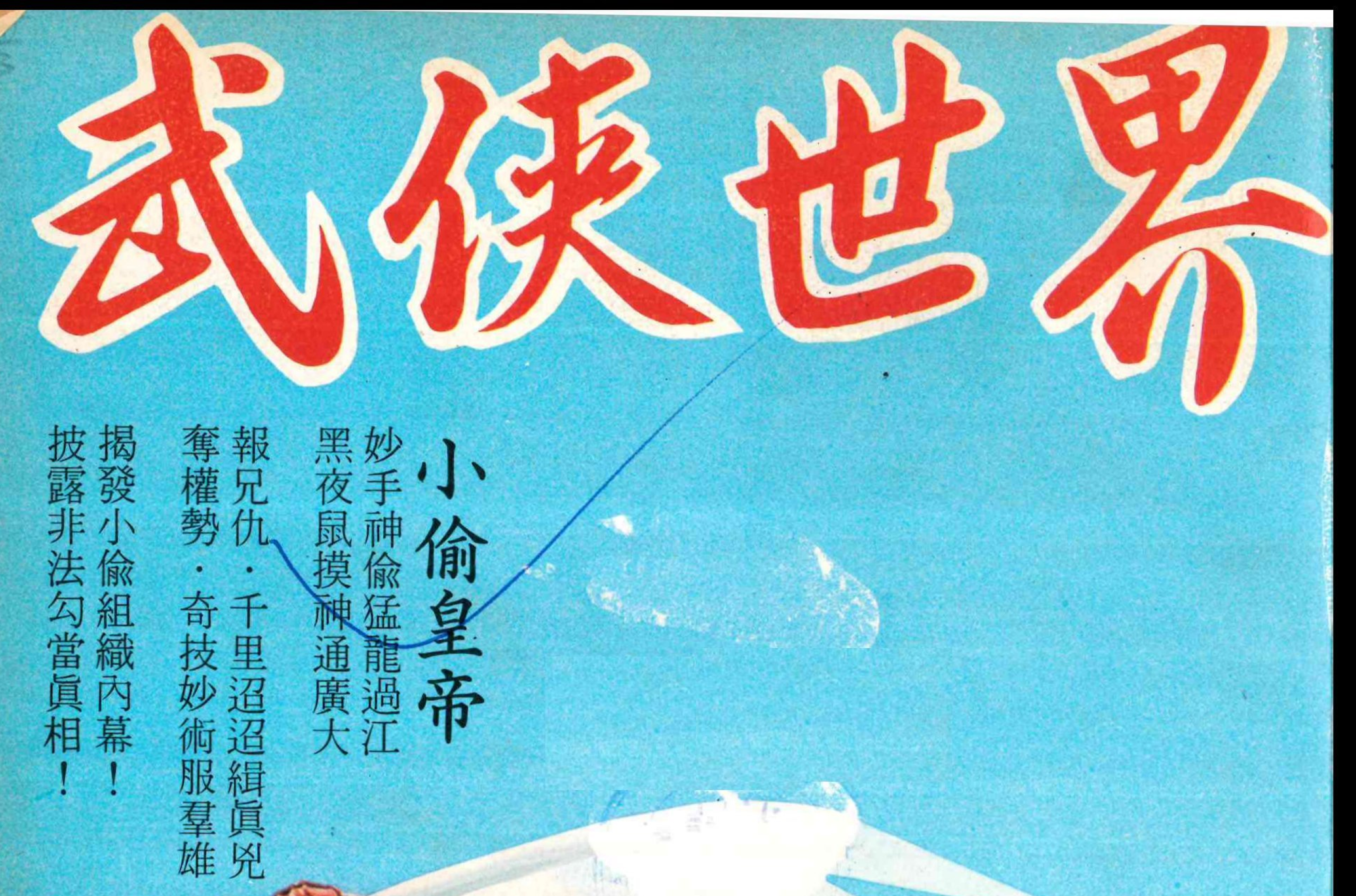


小偷皇帝

妙手神偷猛龍過江
黑夜鼠摸神通廣大
報兄仇・千里迢迢緝眞兇
奪權勢・奇技妙術服羣雄
揭發小偷組織內幕！
披露非法勾當眞相！

$2.00

855

◀編 後 話▶

吸血蛾的出現數目是與日倍增，崔北海在愛妻身上也發現吸血蛾了！難怪使他疑竇叢生，寢食不安，以為妻子是吸血蛾的化身！但更奇怪，更陰森、更恐怖的事情在後來還不斷的發生，閱來使你加倍驚心動魄，陰森可怖！愛好刺激緊張小說讀者，千萬不要錯過古龍君佳作。

***　　***　　***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小鬼子故事：「小偷皇帝」，是篇內容情節構思俱屬新穎突出，由頭到尾鬥智鬥力，奇謀互逞，更番揭發小偷組織內幕，迭次揭露非法勾當眞相！小鬼子王小克的奇技妙術懾服羣雄，威風凜然，大破奇案。不過，在他的經歷過程中，會使你深深為他捏把冷汗。

***　　***　　***

「鐵骨冰心」上期已開始刊載，今期故事立即掀起高潮，少年英俠寇英傑在赴郭老人之約途中，慕聞鐵家門屬下傳說：郭老人已遭不測……眞相如何？下期揭曉。

下期的「定型性」大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清理門戶」，呂偉長等三俠在荷蘭旅程中，又遭到麻煩事，陷身黑手黨漩渦中，且看屆時阿生怎樣施展渾身解數應付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5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上官庸・文
盧令・圖

小偷皇帝

混水摸魚

臨渴掘井

像許多人的頭腦一樣，潘文彥一天到晚想着致富發達之道，而且可以說比任何人想得更多。

潘文彥是一個銀行小職員，整天數着一疊疊的鈔票，却沒有一張是自己的，眞是恨得牙癢癢。

一天，潘文彥正在看一本偵探小說，忽然腦中一亮，他想出發財之道了！

邇來本市刦案頻仍，許多銀行都被持槍大盜衝入去予取予攜，這給予他靈感。如果他想發財，只有等待自己服務的銀行被刦時才有機會。

所以，他坐在櫃窗前，每天在盼望有人來打刦他。

終於，機會來了，那是週末。

每逢週末，潘文彥都格外留心，因爲他知道週末有賽馬，而這一天所發生的刦案也比平日多。

時間是十二時過五分，潘文彥暗想沒有人來搶刦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個眉淸目秀，穿着整齊的年靑人走到他的櫃面，伸手將一張字條遞給他。

潘文彥仔細一看，不由大喜。

那紙條寫着：「我是來搶刦的，請勿叫喊，因爲我有手槍，現在，快將大額的鈔票拿上來！」

潘文彥口瞪目呆地望着對方，期待了這麼久的人，果然來了。

刦匪以爲潘文彥不肯合作，沉着聲道：「快，否則我開槍了！」

「是，是！」潘文彥望着他手中的短鎗，噤若寒蟬地答。

他打開抽屜，拿出一疊百元巨鈔，向前遞去。

「還有沒有？」

潘文彥遲疑了一下，再從抽屜中拿出兩疊十元面額的鈔票遞向前。

刦匪可能是初哥，得到三綑鈔票已經心滿意足，轉身便離去。

在他離去前，恐嚇道：「在我離開銀行之前，如果你敢開聲喊叫，我第一個要殺的便是你！」

潘文彥沒有笨到開聲喊叫，他以極快的手法，將抽屜中那五綑五百元面額的鈔票拿出來，扳開座椅的墊子，塞了下去。

在幾秒鐘之間，潘文彥做完了他的工作，忽然他伏下地去，大聲叫道：「搶刦呀！搶刦呀！」

那刦匪剛走到門口，忽然聽到潘文彥在背後大聲叫嚷，匆急間向天花板射了一槍，挾着那個裝鈔票的膠袋，向大門口衝去。

守門的印度人拿起鳥槍，自後追了上去。

這時，銀行裏的職員也有好幾個離開工作崗位，朝門口追趕，而銀行裏的顧客一聽到槍聲，早已被嚇得面如土色，紛紛縮在一旁，不敢動彈。

× ×

「你們損失了多少錢？」周探長問。

沮喪的劉經理答道：「卅五萬元。」

「卅五萬？」周探長擦了擦鼻子，低呼道：「數目倒不小！」

「我們公司買有保險，一切的損失都會由保險公司付給。」

「失去的都是巨額鈔票？」周探長手一伸，將潘文彥的座椅拉了開去。

潘文彥心中一慄，這張座椅中藏着三十萬元的「刦欵」，由於中心的彈弓已被拆掉，周探長這一坐下去，一定會發現椅子有異。

就在周探長正要坐下去的時候，一個警員走了過來。

「探長，總部有電話來。」

周探長走過去聽電話，潘文彥急忙將椅子拉回原位，公司裏每一個職員都有自己專用的椅子，有高有矮，視乎各人的身材而定。

當潘文彥坐下去的時候，劉經理忽然問道：「小潘，爲甚麼你把抽屜中的鈔票，都交給他？」

「經理，他手中有槍啊！」

「你知道，現在許多匪徒用的都是假槍！」劉經理道。

「可是，他臨走時放了一响，這不是假的吧？」潘文彥理直氣壯地說。

事實上，那個刦匪臨走放的一槍幫了他一個大忙，懷械槍匪刦走卅五萬的現欵，這才容易令人相信。

劉經理望了潘文彥一眼，沒說話了。

警方人員在現場檢查一遍，留下了兩個軍裝警員駐守！其他人都撤離了。

周探長臨走前向潘文彥道：「你要隨傳隨到，知道嗎？」

「爲……爲甚麼？」潘文彥心頭一跳，他認爲自己這次做得天衣無縫，周探長不該懷疑到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們抓到了濂疑人物，要勞煩你認一認人。」周探長道。

「這個當然。」

望着周探長的背影離去，潘文彥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一切全成功了。

周探長率隊離時去，已經是下午二時，星期六的下午不用上班，潘文彥跟着也離開了銀行。

他迎着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幾年來的願望，如今果然得償了，這眞要感謝那個刦匪呢！

三十萬對他不是一個小數目，可以用這筆錢來做小生意，或者投資炒股票。錢滾錢，越滾越大，越滾越多，說不定數年之間，便可以過過「百萬富翁」的癮。

他越想越開心，這天晚上，他失眠了。

翌日是星期天，潘文彥用不着上班，下樓買了一份日報，昨天的刦案成爲今天的頭條新聞：「銀行遭刦卅五萬，刦匪正在通緝中」。

潘文彥不自禁地笑起來，那個倒霉的刦匪看到這段新聞，必定氣到七竅生烟，因爲他才搶到五萬元！

這一隻「死貓」，刦匪勢必要生吞下去的了！

潘文彥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得意地笑着，現在剩下來的善後工作，是如何去將那筆錢自銀行內運出來！

關於這一點，潘文彥也早已計劃好了。

翌日，他踏着輕快的步伐上班，身上穿的是經過特製的上裝，裏面有幾個暗袋，用來「運走」那批鈔票的。

他如常地坐到崗位上，椅墊硬綳綳地，表示那筆錢仍然在裏面。

將近吃午飯時，他故意拿出許多賬目來查閱。

同事洪天寶過來邀請他出外午餐時，他表示自己正在忙着。

「你先去吧，我等一下再來。」他說。

「老地方，知道嗎？」

「知道了。」

洪天寶正欲轉身離去，忽然好像想起甚麼事似的，又駐足道：「昨天遇刼又不是你的過失，用不着心裏難過，想以勤奮的工作效率來彌補的呀！」

「不，這幾張提欵單要登記。」

洪天寶走後，潘文彥四週望了一眼，由於銀行是採取輪流到外面午膳制度，因此，仍然有四五個同事在埋首工作。

他想揭起椅墊，把那批鈔票拿出來，可是隨即想道：萬一被同事們看到了，那便如何是好？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才偷得了三十萬現欵，如果在把它運出銀行時被同事看到，非但見財化水，而且還會身繫囹圄。

潘文彥猶豫着，一時間下不了決定。

時間飛快地溜走，出外午膳的同事們紛紛回來，輪到他出外了。

他收拾起枱上的文件，站起身來，離開銀行。

在附近一家相熟的酒樓坐下後，他叫了一碟「豬什飯」，這是他平日叫慣的午餐，然而此時竟然食不下咽。

他腦際間不斷地盤念着一個問題：怎樣把那三十萬運出銀行？

銀行的營業時間由早上九時半至下午四時，在這段時間內，銀行內都有人，而且，左右的「來往戶口」和「儲蓄部」每分鐘都有顧客，要揭開椅墊把那三十萬現鈔裝入袋中，除非有閃電的手法。

即使有閃電的手法，也未必安全！因為劉經理常在行內巡來巡去。

潘文彥嘆了一口氣，暗忖：難道就讓那三十萬元現鈔，永遠坐在自己屁股之下？

平日數着一疊疊的鈔票，沒有一張是屬於自己的，如今，屁股下有三十萬現鈔是屬於自己的，然而却無法把它運走！

他燃上了一口烟，苦苦地思索着。

他想，總會有辦法把錢運出來的，只要動動腦筋就行了。

思索間，偶爾望了望腕表，已經是下午二時半了——想不到自己一出來便是個多鐘頭，該回銀行辦公了！

他匆匆結了賬離開那片酒樓。

這天，潘文彥為了搬運那筆鈔票的問題而困擾着，做事毫無精神，不過，同事們以為他是為了被刼才心情不佳，也不以為意。

好不容易才捱到下班時分，同事們清理好賬目後，紛紛離去。

他坐在位子上呆呆出怔，希望有機會揭開椅墊，把那三十萬元帶走。

然而，他一點機會都沒有，因為劉經理通常是最遲走的一個，而劉經理的辦公枱，就在自己後面。

「小潘，還不走嗎？」劉經理走過來問。

「走……走了！」

「小潘，別無精打采的，被刼的錢有保險公司賠償，公司也不會責怪你！」劉經理安慰他。

潘文彥向劉經理澀然一笑，站起身來。

「如果你不喜歡支付部的職位的話，我可以派你到會計部——」

「不，不！」潘文彥連忙搖頭道：「我很喜歡現在的工作崗位。」

「是嗎？」劉經理不置信地望定了他，道：「你是會計人才呀！」

「可是我——」

劉經理不待他說下去，便揮了揮手，道：「總而言之，我會安排的。」

離開銀行後，潘文彥一顆心怦怦地亂跳個不停，聽劉經理的語氣，似乎已經決定替自己調職，而將會有人坐自己的椅子。

不論是誰來坐自己的位子，椅子下的秘密，一定會被揭穿！

潘文彥本來以為有很多時間設法把錢弄出來，如今似乎沒有多少時間了，他必須在劉經理宣佈自己調職之前，把那筆錢弄出來。

可是，用甚麼法子？

潘文彥的心亂成一片，根本想不到妥善的辦法。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翻來側去，一點都沒有睡意，腦際間不斷想着那三十萬現鈔！

忽然，大門傳來一陣異聲，似乎有人撬門而入。

潘文彥心頭一跳，坐直起身，豎起耳朵仔細一聽，不錯，是有人在撬門！

他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暗想整層樓只有自己一人，房東兩夫婦昨天到菲律賓旅行去了，這便如何是好？

不一會，大門傳來一陣異聲，跟着，門被人輕輕地關上了，那賊人的撬門功夫好高明，前後還不够十分鐘的時間！

潘文彥迅速地轉着念，這時是把燈開了大聲叫賊，抑或偽裝睡覺，讓賊人搜索一番後自行離去？

就在左右為難時，脚步聲向自己的房間走過來。

潘文彥緊張得心也像要自口腔中跳出來一般，他瞪大了雙眼，望住房門。

「呀」地一聲，房門被人打開了。一個高大的人影，出現在他的眼前。

潘文彥想躺下來裝睡已經來不及，只是驚愕地望住那個入屋行竊的小偷。

那小偷見床上坐着一人，先是大吃一驚，隨即趨上前來，手一翻，一把閃閃生光的匕首，已抵住了潘文彥的胸前。

「別出聲！」

潘文彥早已嚇得渾身抖索，怎敢出聲？

那賊人見潘文彥不出聲，這才放下心來，問道：「屋裏有多少人住？」

「三……三個。」

「怎麼另一間房沒有人？」

「他……他們到菲律賓旅行去了。」話甫出口，潘文彥不由暗暗後悔，為何要把這事告訴對方？他知道屋中只有自己一人後，便可為所欲為了。

「好極了！」賊人吁了一口氣，扭開枱燈，四下裏張望着。

潘文彥眼前一花，好不容易才令眼睛習慣了光亮，他望了那賊人一眼，見他身材高大，但相貌十分英俊，留着長髮，身上衣着十分新潮，年紀看來只有廿六七歲左右。

「我只是來發財，不想傷人，你放心好了。」賊人揚一揚手中的匕首，道：「所以，聰明的便乖乖把財物獻上來。」

潘文彥聽了他的話，一顆心才定了下來，既然對方不想傷人，自己放在家中的財物有限，就讓他拿去罷了。

「錢放在那裏？快說！」賊人逼近床來。

「在……在衣櫃的上裝口袋中，」潘文彥吶吶地道：「綠色格仔那一件。」

賊人不發一言，轉身打開衣櫃，取出那件綠色上裝，自袋中取出一疊鈔票，數了一數，道：「怎麼才百餘元？」

「這……這是我所有的財產了！」

「我才不信！」賊人冷冷地道：「你的財產才一百餘元？」

「我沒騙你，不信……不信你搜搜看好了。」潘文彥道。

那賊人見潘文彥臉上的表情不像說謊，緩緩地點着頭，把錢放入袋中，道：「好，你乖乖的待在房中，不要叫嚷，否則，我一刀殺了你！」

潘文彥點着頭，那賊人轉身向外走去，到另外一間房搜刼去了。

潘文彥望着他的背影，腦際忽然閃起一個念頭，叫道：「先生，你過來！」

那賊人呆了一呆，轉頭疑惑地望着他，道：「幹甚麼？」

「如果……如果我有件事要你幫忙，你，……你肯嗎？」潘文彥問。

那賊人愕了一愕，跟着哈哈笑了起來，道：「老兄，你在做夢不成？」

「不！我說的是真話！」潘文彥跳下地來，趨上前去，道：「我真的有事要你幫忙。」

「——甚麼事？」那賊人驚疑交集地望着他問。

「我要你去偷一張椅子。」

「偷椅子？」賊人冷笑了一聲，逕自向屋主夫婦的房間走過去，道：「你別尋老子的開心了！」

「先生，我不是尋你開心，」潘文彥急忙追上前，道：「只要你替我偷到那張椅子，我會給你報酬的。」

「報酬？」賊人聞言停下步來，道：「你付我多少報酬？」

潘文彥頓了一頓，回答道：「一……一萬元！」

「甚麼！」賊人攣眉一軒。

「一萬元！」潘文彥伸出一隻手指。

「日本紙還是陰司紙？」

「本市的紙幣！」

賊人搔了搔頭，臉上全是不置信的神色，喃喃地道：「他媽的，那是甚麼椅子，竟然值一萬元？」

「那只不過是一張很普通的椅子而已。」潘文彥接口道。

「從甚麼地方偷走它？」賊人終於被那一萬元的酬金吸引住了。

「銀行。」

「那一家銀行？」

「城市銀行東區分行。」

賊人一雙閃閃生光的眼睛，望定了潘文彥，半信半疑地道：「是不是一個陷阱？」

「不！」潘文彥認真地道：「只要你把那椅子偷來給我，我立刻付你一萬元的報酬，現鈔！」

賊人有點意動了，問道：「那張椅子一定有着甚麼價值？」

「不，它本身是一張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任何寫字樓都有的彈弓椅。」

「那你為甚麼要花一萬元叫我去偷？」

「因為它對我很重要。」

「怎樣重要法？」

「這個恕我不能告訴你，」潘文彥道：「你只是負責去把它偷出來，我便付你酬金，貨銀兩訖，大家都不再理其他的事。」

賊人垂首沉吟了一下，問道：「怎樣進入銀行呢？」

「這是你的事了，否則我為甚麼要花一萬元來請你？」潘文彥道：「不過，要在銀行關門後才下手，這種破門行竊的事件，正是你熟行的。」

「銀行和普通的住宅不同，很難撬門而入的。」

「據我所知，城市銀行東區分行的門並不難撬開，難的是保險庫和夾萬而已，」潘文彥道：「我現在又不是叫你去爆竊銀庫，只不過是要你去偷一張擺在『來往戶口部』的椅子而已。」

「那椅子有多大？」

「和普通椅子一樣大小。」

賊人皺起了眉頭，喃喃地道：「一萬元，……一萬元……」忽然咬了咬牙，道：「好，我答應替你去做這件工作。」

「好極了，你幾時下手？」

「且慢，你有甚麼保證，我偷到椅子後，你肯付我一萬元的酬金？」

「這個——」潘文彥沉吟了半晌，道：「有了，我給張卡片你。」

說着，他轉身自上裝袋中取出一張卡片，遞了上去。

那賊人接過來一看，上面是「城市銀行東區分行」，下面是「潘文彥」還有銀行的地址和電話。

「這……這是甚麼意思？」賊人詫異地問道：「那潘文彥是誰？」

「我。」潘文彥答。

「你？」賊人愕了一愕。

「是的，我是『城市銀行』的職員，如果不付錢給你，你只要向銀行告密，這對我有甚麼好處？」潘文彥道：「我甚至可以在卡片上寫上我的委托，同時簽上了名，怎麼樣？」

「你不能先付一部份定金？」

潘文彥苦笑了一下，道：「我現在那兒有錢給你？」

賊人仰首一想，道：「好吧，我信你！」

潘文彥大喜，急忙在卡片上寫了「我委托人偷城市銀行東區分行椅子乙張」，然後簽上了自己的名。

賊人望了卡片一眼，認真地道：「如果我發現其中有詐，或者你不肯付我這一萬元的酬金的話，我會殺了你的！」

「放心好了。」潘文彥笑道：「我是誠心找你幫忙，其中怎會有詐。」

賊人點着頭，道：「限不限日子？」

「最好在月底之前辦妥。」

賊人屈指一數，道：「這樣說來，還有四天的時間了。」

「不錯。」潘文彥說道：「卡片上有我家居的電話號碼，你如果辦好了立即打電話來通知我。」

「然後把椅子送來這裏給你？」

「是的。」

「好吧，」賊人把卡片放在袋中，道：「看在一萬元份上，我大胆信你一趟。」

說着，那賊人轉身便向大門走去，潘文彥叫了他一聲，追上前去。

賊人停下步來，不耐煩地道：「潘先生，又有甚麼事？」

「先生，咱們算得上是……是朋友了，你可以把貴姓大名，告訴我嗎？」

賊人猶豫了一下，道：「我叫曾誠，誠實的誠，你可以叫我阿誠。」

「誠哥，一切全靠你了，」潘文彥道：「我等你的佳音。」

「唔。」曾誠應了一聲，打開大門離去。

潘文彥望着他的背影，咀角露出了笑意，他相信曾誠，憑他的身手，去偷張椅子，絕對不是難事。三十萬現鈔分一萬元給他做報酬，自己還有二十九萬，而且不用再傷腦筋。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怎麼以前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潘文彥伸了伸個懶腰，躺到床上去，想像着那三十萬到手後怎樣花用。

也不知過了多久，矇矓間正要入睡，忽聽樓下有人叫道：「賊呀！有賊呀！」聲音嬌嫩，是個女的。

潘文彥心下一懍，暗想莫非曾誠離開自己

的家後，又去其他人家做世界，被人逮住了？

他一骨碌爬了起身，側耳一聽，樓下傳來喧嘩的人聲，有人叫道：「好大的胆子，竟敢來太歲頭上動土！」聲音十分稔熟，腦際念頭一閃，想起正是樓下鄰居，綽號「小鬼子」的王小克的聲音。

潘文彥住是的三樓A座，二樓，正是王小克的住所，他曾在報章上看過有關王小克的新聞，知道他是個不尋常的少年，倘若曾誠入屋打他主意，正是自投羅網。

他匆匆換了衣服，打開大門，衝下樓去，在二樓梯口，看到了曾誠！

曾誠低垂着頭，更像一頭鬥敗了的公鷄，他的背後，站着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

曾誠聽到腳步聲，抬頭一望，見是潘文彥，彷彿是見了救星，叫道：「潘先生，你救救我！」

王小克認得潘文彥，聞聲詫異問道：「潘先生，你認識他嗎？」

潘文彥遲疑了一下，向王小克點點頭，道：「是……是的。」

「潘先生，你的朋友竟然入屋爆竊，叫我們逮住了，」小辣椒憤憤地道：「這便把他送到差館去！」

「這……這是誤會吧？」

「誤會？」小辣椒冷哼一聲，道：「我揪住他的時候，他正從枱上拿起我的手表，想納入袋內，這還是誤會嗎？」

潘文彥向曾誠望去，只見他滿面都是央求之色，牢牢地望定了自己。

「走！」小辣椒用力一推，道：「到差館去。」

曾誠臉頰青腫一片，大抵剛才吃過拳腳苦頭，自忖絕不是王小克等人手腳，因此不敢違抗，一面向前踏步，一面道：「潘先生，你求求他們——」

潘文彥知道王小克是「一家之主」，若是出口央求，最好從王小克入手，因此面對着王小克，道：「王先生——」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潘先生，你是想要我將他放了？」

潘文彥點着頭，道：「他……他是我朋友，有眼不識泰山，竟然敢向你們打主意，這，……這……」

小辣椒冷冷地揷咀道：「潘先生，你竟然有做賊的朋友，倒是想不到啊！」

潘文彥臉上一熱，但想到自己的三十萬元寄望在曾誠身上，只得硬着頭皮，又道：「王先生，我這位朋友是一時糊塗，才會幹這種事，你們大人大量，饒他一次吧，如果有甚麼損失，由我負責賠償便是。」

曾誠潛入王小克家中行竊時，立即被小辣椒發覺，他最初見屋中全是少男少女，暗想自己一出刀子，還有不把他們嚇倒的道理，不料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均是學過武功之人，尤其是王小克，他目前的武功，足可應付十餘個彪形大漢綽綽有餘，曾誠和三人一交上手，便吃了幾個耳光，立時被擒下了。

曾誠長得頗爲英俊，人也十分精靈，他失手被擒時，已向王小克央求過，但王小克毫不爲所動，如今潘文彥又來相求，王小克心想：大家是鄰居，而且得饒人處且饒人，反正自己又無任何損失，不如就放一次交情，把這小偷放了吧。

「潘先生，既然是你的面子，我們把他放了，只希望他自此改過自新，下次若是撞在我手中，再也不輕恕了。」王小克道。

潘文彥聞言大喜，道：「阿誠，還不向王先生謝過！」

曾誠料不到王小克竟會放了自己，也是大喜過望，急忙向王小克道謝。

小辣椒張口正欲說話，白小妹却拉了她一把，低聲道：「咱們回去吧。」

潘文彥向王小克再三道謝後，搭着曾誠的肩膊上樓來到家裏，低聲斥責道：「我以爲你回家去了，怎料又到樓下做世界？」

「我……我今晚的收穫只……只一百多元，不能回去見老人家，因此……因此只好到樓下去做世界，以爲可以有點收穫，怎料——」

「甚麼老人家？」潘文彥詫異問。

曾誠向他苦笑一下，聳着肩，道：「他是我們組織中的老大。」

「你……你有組織的？」潘文彥心中一慄，吶吶問：「是……是不是黑社會？」

「不是黑社會，但也差不多了，」曾誠驚魂甫定，頹然坐到沙發上，道：「任何行業都有工會組織的，我們這一行也不例外。」

「竊賊也有工會？」潘文彥不置信地問。

「怎麼沒有？扒手有扒手的工會，小偷有小偷的，」曾誠道：「我們的組織，勢力還不小哩。」

「爲甚麼要有這種組織？」

「這個——」曾誠沉默了一下，忽然把聲音壓低，道：「瞧在你這次救了我份上，我告訴你吧，參加組織的好處極多。」

「甚麼好處？」

「第一，組織中有專人窺探目標，第二，行動時可以分工合作，第三，萬一失手被擒，組織可以代請律師辯護，第四：即使被判入獄，組織也會撥出一筆金錢作『安家費』，並且在獄中打點一切，以免被打得不成人形，活不到出獄之日。」

潘文彥第一次聽到這種「內幕」，臉上全是驚愕的神色。

曾誠又道：「這種組織在外國多的是，尤其是美國，每一個州，甚至每一個城鎭都有，本市只是最近幾年間興起的。」

「哦？」

曾誠望了望腕表，站起身來，道：「我得回去交差了。」

「可是你收穫不多，怎樣回去見那個『老人家』？」潘文彥問。

曾誠聳了聳肩，道：「有甚麼法子？做這一行並非有固定入息的，有時甚至一連數天也無分文的收穫哩！」

「阿誠，我告訴你，現在你的第一樁任務是設法替我偷那張椅子，千萬不要再去做其他世界，否則，你失手被擒，我的希望便成泡影了。」

曾誠用奇特的眼光望住了潘文彥，道：「那張椅子眞的對你如此重要嗎？」

「不錯。」

「好，那我先替你去把它偷來再說。」

「你甚麼時候動手？」

曾誠沉默了一會，道：「明天晚上，好不好？」

「唔，這次的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知道嗎？」潘文彥的語氣，和剛才委托曾誠時已經不同，那是因爲救過對方脫險的關係。

曾誠點着頭，道：「我走了。」

「我明天晚上等你的電話。」潘文彥道。

× ×

潘文彥坐在沙發上，雙眼凝視着茶几上的電話。

時針已經指在「十二」上面，是午夜時分了，電話，還沒有響。

客廳的吊燈亮着，三百餘火的光照在電話機上閃閃發亮，然而就是不響。

潘文彥站了起身，在客廳中踱來踱去，不斷地望着腕表，時間和壁鐘上一樣，是午夜時分了。

他告訴自己，也許曾誠要在十二時過後才下手，現在只不過十二點正，曾誠可能剛剛啓程哩。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是凌晨一時半了，仍然沒有曾誠的消息。

潘文彥心底下的焦灼，眞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他忽然咬了咬牙，取起放在茶几上的大門鎖匙，決定到銀行去看看。

當他打開大門之時，驀地發現門口站着一人，不由嚇了一跳。

定眼一看，站在門口的正是曾誠，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你嚇死我了！」

曾誠臉上神色奇特，一雙烱烱的眼光，望定了潘文彥。

潘文彥向外望了一眼，見曾誠兩手空空，地上也沒有椅子，心頭一跳。

「你——你失手了？」

曾誠搔了搔頭，不置可否地聳聳肩。

「告訴我！」潘文彥扳住他的雙臂，沉聲問道：「你到底去過銀行不曾？」

「去過了。」曾誠淡淡地答。語氣好像罩着一層冰。

「那張椅子偷到了沒有？」潘文彥緊張地追問。

曾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兩道奇特的眼光，牢牢地望定了潘文彥。

潘文彥心頭倏地一震，向後倒退了一步，驚駭地望住曾誠。

「你……你到底在……在幹甚麼？」潘文彥微顫着聲音。

「潘先生，跟我走吧！」

「甚麼！」潘文彥又驚又疑地問：「跟……跟你走？」

「不錯。」

「去……去甚麼地方？」

「我老大想見你。」曾誠向潘文彥作了個歉疚的微笑，道：「現在！」

「我……我爲甚麼要跟你去？」潘文彥腦際電一般轉着念，訥訥問：「他……他又爲何要見我？」

「這個你和他面對面談吧，」曾誠無可奈何地吁了口氣，道：「總之老人家叫我來請你去見他，我奉命行事而已。」

「如果我不去呢？」

「潘先生，你救過我一次，對我有恩，可是，老人家的命令，是不可能違抗的，」曾誠澀然笑道：「請你別給我難做，好不好？」

「——好，要我跟你去也行，不過，你必須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問吧。」曾誠不耐煩地道。

「椅子偷到了沒有？」

「這個——」曾誠又搔了搔頭，爲難地說道：「老人家吩咐過我，叫我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潘文彥腦際念頭一閃，問道：「你把我委托的事告訴……告訴那個『老人家』了？」

曾誠苦笑了一下，道：「我們每一次行動，都必須呈報他老人家，這是會規。」

潘文彥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你是告訴了他？」

「是的。」

「椅子偷到手了？」潘文彥又試探問。

「潘先生，椅子偷不偷到手，這是次要問題，」曾誠道：「現在最重要的是，老人家要見你。你知道嗎？他老人家不是這樣輕易接見外人的。」

潘文彥苦笑着道：「這樣說來，我算是非常榮幸的了？」

「可以這樣說，」曾誠伸手搭住他的肩，道：「來吧，時間無多了。」

潘文彥咬了咬牙，決定和他走一趟。

× ×

車子在一幢四層高的舊唐樓前戛然而止，曾誠打開車門，道：「到啦。」

潘文彥一面踏下車來，一面抬頭望去，只見在暈黃的街燈照射下，有一個木匾橫掛在二樓露台，上面寫着「××同鄉會」五個紅色大字。

同鄉會內燈火通明，顯然地，曾誠就是要帶自己到這個同鄉會來。

「小偷工會」竟然設在一個同鄉會中，也眞是潘文彥始料所不及。他望着那木匾呆呆地出怔。

「潘先生，跟我來吧。」

曾誠說着領先向前走去，潘文彥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上。

踏着「吱吱」作響的木樓梯上樓時，潘文彥的一顆心忽然跳了起來。

他開始在懊悔！爲甚麼會想出這種鬼主意，叫曾誠去替自己偷那張椅子。

同時，他暗暗猜忖，那「老人家」爲甚麼要見自己？

十數級樓梯，很快便走完了，來到了二樓的一個門口。

曾誠上前按下門鈴，大門的「防盜眼」打了開來，屋裏有人往門外窺探。

曾誠向那人打了個手勢，大門立時開了。

潘文彥隨着曾誠踏進屋去，只見大廳中擺放着不少椅子，牆壁上掛滿了錦旗獎狀，只是四面牆壁盡皆剝落，柚木地板上厚厚的一層污垢，大概最近幾年不曾擦過打臘了。

那男子替兩人開了門後，逕自轉身向內走去。潘文彥抬首一望，看到了面積寬敞的大廳之外，內廂還有好幾個房間，但房門都緊緊關閉着。

「這邊來。」

曾誠說着，領了潘文彥向甬道走去。

甬道兩旁的房間緊閉着，不知房內是否有人，潘文彥心中打鼓，隨着曾誠向前行。

曾誠來到最後邊一個房間前停下步，伸手叩了叩門。

「唔——唔！」房裏傳來一個蒼老的乾咳聲。

曾誠打開房門，側頭望着潘文彥，道：「你自己進去吧，老人家接見人客時，不喜歡有第三者在場。」

潘文彥雖然未見過那「老人家」，但心底下對他隱然生出一種懼意，竟然不敢入內。

曾誠向他使了個眼色，低聲道：「快進去吧，老人家不會傷害你的。」

潘文彥的確有了臨陣退縮的念頭，可是經曾誠一說，先放下了心，暗想那椅子之中藏着自己這一生的希望，好歹也得查探一下它的下落。

他鼓起勇氣，向內踏步。

房內一燈如豆，光綫黑暗，和廳中的燈火通明，彷彿是兩個世界。

潘文彥眼睛一時間還不能習慣黑漆漆的環境，因此，一點東西也看不到。

逐漸地，他看到房中的情形了。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個倏明倏暗的光點，起初他不知道那是甚麼，但嗅覺告訴他，那是有人在吸水烟。

房中瀰漫一片烟臭味，由於窗戶全緊緊關閉着，因此，空氣十分污濁，潘文彥不由皺起了眉頭來。

他放眼一望，只見接近牆壁的床上，坐着一個人影，那人手中拿着水烟壺，正在抽着，他每吹一下氣，烟咀便發紅一次。

除了那張床之外，房中空空如也，便是椅子也沒有一張。
潘文彥站在當地忐忑不安，凝視着床上的人影。
房間裏靜得只有烟絲被焚燒的「嗤嗤」聲，還有潘文彥的粗重呼吸聲。
潘文彥一顆心怦怦而跳，他暗暗奇怪，「老人家」爲甚麼不說話？
心念電轉之間，兩道冷電也似的眼光，倏地向自己射了過來。
潘文彥心下一懍，暗想原來「老人家」剛才是閉着雙眼的。
潘文彥從來沒見過那樣有神的眼光，刹那之間，一顆心加劇地跳着。
房中實在靜得有逾尋常，潘文彥搓着手，侷促不安地四下裏打量着，雖然房中是一無所有。
忽然，床上的人影開口了——
「你就是潘文彥？」
那聲音沙啞低沉，帶着濃厚的上海音，清清楚楚地傳進了自己的耳朵。
潘文彥猶豫了一下，點着頭。
由於房中惟一的一盞火油燈放在窗檻，燈光折射過來，床上的人看得到他的動作，因此又問：「你是『城市銀行』的職員？」
潘文彥又向他點點頭。
「我要你回答我！」那人沉聲道。
潘文彥聽他語氣中透着不悅，慌忙答道：「是……是的。」聲音竟是禁不住在微微顫抖着。
那人滿意地點着頭，又問道：「你叫阿誠去偷一張椅子？」
「是的。」
「椅子中到底藏着些甚麼？」
潘文彥遲疑着沒有立即作聲，那人沉聲道：「快說！」
潘文彥腦際間念頭電轉：他們偷到了那張椅子嗎？如果偷到了，椅子中的秘密自然已經揭穿，倘若還未下手的話，自己這麼一說出來，「小偷工會」豈會爲了區區一萬元而進行這樁差使？
「潘先生，如果你老老實實說出來的話，還有希望得到其中的一半，否則，哼哼！」
潘文彥聞言大吃一驚，照他的語氣聽來，椅子似乎已被他們偷到手，同時發現了箇中乾坤。
「這——」
「快說！」
潘文彥沉默了一下，道：「它裏面藏着許多錢。」他不把數目說出來，一來是想試探曾誠是否已把椅子偷出來，二來也爲後面鋪路。
「算你老實，」床上那人道：「好吧，我們分一半給你，其餘一半就當作我們的服務費吧。」
潘文彥吃了一驚，一半即是十五萬元，而自己只不過答應曾誠一萬元而已。
「怎樣，你滿意不滿意？」
潘文彥沒有回答，將辛辛苦苦得來的三十萬現鈔一半拱手讓人，無論如何辦不到。可是，如果椅子已經被他們偷了來的話，便不由得自己不答應了。
他沉默了一下，答道：「好吧。」
「明天晚上兩點正，你到這裏來拿你的一半，」床上那人向他揮揮手，道：「現在你可以走了。」
潘文彥腦際一亮，看來對方還沒有得到那張椅子！
姑勿論如何，翌日上班一看，便可得到答案了。潘文彥轉身打開房門，閃身而出。
曾誠站在甬道口相等，他一見了潘文彥，便迎上前來，問道：「老人家怎樣說？」
潘文彥苦笑一下，道：「他要分一半。」
「那也很公道，」曾誠道：「反正那又不是你自己的錢。」
「阿誠，你怎知道椅子中藏着錢？」潘文彥詫異地問。
「那還不簡單嗎，『城市銀行』東區分行日前遇刧，損失現欵三十五萬，而那刧匪只不過得到五萬元而已，另外那三十萬到那兒去了？銀行絕對不會報大數的。」
「你……你怎知道那刧匪只得到五萬元？」潘文彥心頭一跳。
「說出來很簡單，他是我們的會員之一，」曾誠笑道：「只不過三天沒發市，硬起頭皮，拿了把槍挺而走險去刧銀行，剛巧刧中你服務的那間銀行而已！」
潘文彥恍然而悟，這樣說來，那張藏着三十萬元現鈔的椅子，現在絕大可能仍然在銀行中。
「老人家肯給回你一半，也算是你的造化了，」曾誠道：「如果他要全部，你又有甚麼辦法？」
潘文彥緩緩地點着頭。曾誠說的是事實，問題在如果椅子仍然在銀行中的話，他絕不甘心分一半給這個「小偷工會」。
是的，他不甘心。

× ×

潘文彥一踏進銀行，迎面便碰到劉經理。
「早，劉經理。」他像往常一樣，和劉經理打着招呼。
「早。」劉經理向他點一點頭，轉身回他的經理室去了。
潘文彥加快了腳步，向櫃面走去，伸長了脖子向內一望，謝謝天，那張椅子還在！
他匆匆走到自己的工作崗位，拉開椅子，坐了下來，心頭上的一塊大石，也登時鬆卸下了。
椅墊厚甸甸地，一點彈性都沒有，那三十萬現欵，仍然安安穩穩地藏在裏面。
既然錢仍然在，潘文彥便開始盤念怎樣把它「運」出去了。
像以前一樣，他一點機會也沒有，銀行中的「午膳時間」是分批到外面去吃的，換言之，他座位的四週，每分鐘都有人。
當然，同事們未必分分鐘鐘都留意着他，好像上次把錢藏入椅墊之中，就絲毫未被發現，但，現在三十萬元已成自己「囊中之物」，若是搬出來時被人看到，豈非見財化水，一場歡喜一場空？
潘文彥再三告訴自己，不能冒這種險！
然而，如果今天不把三十萬偷偷運離銀行的話，就只能得回一半了。
三十萬是一個大數目，十五萬是個小數目。有了三十萬，可以想點生意攪攪，十五萬元卻能派甚麼用場？
由於他不斷在窺伺着機會，工作時顯得有點心不在焉，被劉經理發覺了。
「阿潘，你今天到底在幹甚麼？」劉經理走近他身畔，沉聲問。
「我——」
「工作就工作，東張西望的，算是幹甚麼？」劉經理不悅地說。
潘文彥垂下首來不做聲，這時剛好有一個客人拿張支票來兌現，他才避免劉經理的進一步斥責。可是，他也知道，不能再胡思亂想了，劉經理會監視着自己。
潘文彥摒棄雜念，專心地工作。
時間過得很快，轉瞬間是銀行打烊數的時間了，潘文彥暗暗嘆了一口氣，看來只好收五折了。

離開銀行時，已是下午五時半，潘文彥雙手揷在褲管中，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散步。
他安慰着自己：算了吧，十五萬就十五萬，有勝於無！
「潘先生！」忽然有人叫了他一聲。
潘文彥抬頭一看，「小鬼子」王小克笑哈哈地站在自己面前。
「那兒去？」王小克問。
「隨便散散步而已。」
「你好像在想着甚麼東西，我一連叫了你幾聲，你都聽不到。」
潘文彥赧然一笑，腦際間忽然閃起一個念頭。他聽過不少有關「小鬼子」的傳說，知道他是一個不平凡的少年，如果他肯幫自己，豈非可以省回十五萬元？即使給予報酬，五千一萬也足夠了，就像自己最初答應曾誠的數目一樣——
想到這裏，潘文彥精神大振，親熱地搭住王小克的肩膊，說道：「王老弟，你要到那兒去？」
「想去看一齣五點半。」王小克說着向附近的戲院一指。
「那齣戲不好看，別浪費時間金錢了，」潘文彥道：「我請你喝杯酒怎樣？」
王小克側頭望了他一眼，問道：「你請我喝酒？」
「大家是鄰居，樓上樓下，難道請喝一杯酒也不賞面？」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好吧！」
兩人在附近一家餐廳坐了下來，叫過飲品，王小克忽然問：「潘先生，你有甚麼難以解決的問題，告訴我吧！」
潘文彥怔怔地望住了王小克，吶吶地道：「你……你怎知道我有難題？」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看你的神態表情，再笨的人也猜得着了，對不對？」
潘文彥緩緩地點着頭，嘆了一口氣。
「潘先生，我小鬼子年紀雖然不大，對朋友可是沒話講的，難道你信我不過嗎？」
潘文彥苦笑搖着頭，並不出聲，他在盤念着應該怎樣開口。
「潘先生，如果我可辦得到的事，一定設法替你解決，」王小克又道：「愁眉苦臉並解決不了問題啊！」
潘文彥咬着唇，忽然好像決定了，道：「王老弟，不瞞你說，我……我前陣子因賭外圍狗馬，欠下人家一筆錢。」
「原來是經濟上的問題，那倒不難解決，」王小克問道：「數目多少？」
「數目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約六千多元。」
「他們追債追得很緊？」
「是的，」潘文彥道：「而且限定這個星期之前還清，否則……否則要派人打我。」
「哦？」王小克雙眉一揚，道：「那有這樣惡的債主？」
「王老弟，放貴利的是這樣惡的了，我如果籌不足這筆錢還給他們，那……那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凝視着潘文彥，等他說下去。
「所以，我……是冒險做了一件……一件我不應該做的事。」
「甚麼事？」王小克忍不住問。
「是這樣的，上星期我工作的銀行遇刧，被刧去三十餘萬，我在把錢遞給刧匪時，暗中扣住了兩疊鈔票——」
王小克聽到這裏，雙眉向上一軒。
潘文彥吞了一口口水，接着又道：「那兩疊鈔票一共兩萬元，……！我是爲了清還賭債，逼於無奈才出此下策的。」
「銀行知道你的作爲嗎？」
「他們當然不知道，」潘文彥道：「而且一切的損失，都由保險公司賠償。」
「你把那兩疊鈔票藏在什麼地方？」王小克噤聲問：「現在運出銀行不曾？」
「我……我把它藏在一張椅子的椅墊下，現在還沒有辦法把它運出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道：「這樣說來，你是早有預謀，把椅墊挖空的了？」
潘文彥臉上一紅，囁嚅答道：「是……是的。」
「爲什麼到現在還想不到辦法把錢運出來？」王小克問。
「沒有機會，」潘文彥道：「你知道，銀行辦公時間內都有人，萬一揭開椅墊把錢拿出來時被人發覺，豈不糟糕？」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道：「現在惟有等銀行打烊後，偷偷潛進去把錢起出來了。」
「不錯！」潘文彥一拍大腿，道：「正是這樣。」
王小克凝視着潘文彥，道：「潘先生，你爲什麼不試一試？」
潘文彥莞然一笑，道：「王老弟，我是什麼材料？別說偷潛入銀行，便是普通店舖，也沒有半點辦法。」
「你倒有自知之明。」王小克笑道。
「王老弟，我知道你是個神通廣大的人，如果由你潛入銀行，那兩萬元當真是手到拿來！」潘文彥說時，一雙央求熱切的眸子，牢牢地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淡淡一笑，說道：「這倒也未必，銀行內的安全設備特別小心，又有自動報警系統，要想自由出入，倒不容易哩！」
「王老弟，你幫幫我吧！」
「——」王小克咬着唇沉吟了半晌，才道：「這樣吧，我借錢給你還債，你慢慢分期還給我，忘掉那兩萬元吧！」
「不！」潘文彥連忙道：「我怎能借你的錢？」
「爲什麼不能？」王小克詫異地問。
潘文彥怔了一怔，這才道：「是這樣的，我……我入息有限，交了租後，所存無幾，還要寄錢回鄉下給我父母，六千餘元，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還給你了。」
「我又不急，你慢慢還好了。」
「王老弟，你難道還不明白？現在有兩萬元現鈔擺在銀行中等我們去拿，它既不是在銀庫中，也不是在夾萬裏，只不過在一張椅墊之下，」潘文彥道：「對你來說，那實在是太容易了。」
「可是銀行也有防盜系統——」
潘文彥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工作的銀行只是一間小小分行，除了大夾萬有防盜報警系統之外，寫字樓就和普通的一樣，絕對沒有防盜系統，你如果可以設法進去，便可安全出來。」
王小克猶豫着，潘文彥又道：「試想想，有兩萬元擺在那裏等我們去拿，這筆橫財怎能錯過？」
「這個——」
「王老弟，如果你肯出馬，那兩萬元咱們一人一半好了。」
王小克雙眉一揚，道：「你這樣大方？」
「反正又不是我的錢，我自己是絕無可能得到手。」潘文彥急忙解釋：「這樣子，我不但可以還債，還可以寄一筆錢回鄉下給我母親了。」
王小克被他說動了，問道：「你的椅子是怎樣的？」
「它在櫃枱左邊數過去第三張，」潘文彥

大喜，道：「椅背上貼着我的姓名。」

「銀行內情形如何，你說來聽聽。」

潘文彥詳細把銀行內的情形說了出來，並且剖明從何處潛入最安全輕便。

王小克聽後，點着頭，道：「好吧，我今晚便替你跑一趟。不過能否成事，還要看看運氣。」

潘文彥聞言大喜過望，道：「王老弟肯出馬，那裏還有不能成事的？不過——」

「不過什麼？」

「我……我希望你把整張椅子偷出來。」

「爲什麼？」

「我下個月可能調職，椅墊中被挖空的秘密，立時會被接任我的同事發覺，所以——」潘文彥頓了一頓，才接下去說：「最好連帶把椅子也偷了出來，這叫毀屍滅跡，永遠不怕被人發現秘密。」

「把整張椅子搬來可就有點難了。」王小克皺起眉頭。

「不難不難！」潘文彥急忙道：「那張椅子好輕，而且，我會向朋友借一架車子在外面接應，一點也不難！」

王小克思索了一會，終於向他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

他鄉遇故　敵愾同心

電話聲一響，王小克立刻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王老弟？」是潘文彥的聲音：「我是樓上的潘文彥。」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問道：「怎麼了。事情有了變卦嗎？」

「不，我想問你，現在可以出發了嗎？」

「才十一點多，街上還有人，不太早了一點嗎？」王小克道。

「不早了，銀行後門對着一個地盤，沒有人看得到的，」潘文彥道：「我現在下來接你，好不好？」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好吧。」

電話才掛斷不久，潘文彥便按時出現了，王小克見他身上穿着黑恤衫和黑西褲，臉上神色緊張異常，淡淡一笑，道：「潘先生，咱們只不過去取一筆不屬於任何人的錢而已，它只有兩萬元，並非二十萬！」

潘文彥澀然一笑，神情不安地搓着手，道：「咱們可以走了嗎？」

「等一會。」王小克說着回房取了應用的工具，和潘文彥來到樓下。

潘文彥逕自走到一輛小型房車旁，打開車門，道：「這是向朋友借來的，後尾廂很大，放得下那張椅子。」

王小克點一點頭，踏進車廂。

潘文彥劃着了火，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緩緩地向前馳出。

不久，車子已經來到「城市銀行」東區分行門口，潘文彥把車子停了下來，道：「就是這裏了。」

王小克向前望去，果然看到銀行旁邊有一個地盤，四週用木板圍了起來，地盤中黑漆一片，闃無人跡。

「你下車去把地盤的大門打開，」潘文彥低聲道：「咱們要把車子駛進地盤中。」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這才下車。

街道上行人稀少，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向大門走去。

那大門用一把鎖鎖着，王小克端詳半晌，取出一條百合匙，很快便把它開了，推開用木板釘成的大門。大門一開，潘文彥立時開動車子，緩緩地駛進地盤之中。

王小克立時把大門關了起來，潘文彥已跳了下車，望着腕錶，是午夜十二時了。

「王老弟，咱們得快點啊！」潘文彥道。

王小克疑惑地望住潘文彥，問道：「爲什麼這樣心急？」

潘文彥先是一呆，隨即澀笑道：「錢早一分鐘落袋，總是好一點。」

王小克心下暗暗疑惑，却沒有追問，跟着潘文彥向前走去。

兩人來到一道門前，潘文彥道：「這是銀行的後門，只要打得開它便行了。」

王小克望着那道門，皺起了眉頭。

那門是用鐵鑄成的，厚達三吋，門上無柄，顯然只有從裏面才可以開關。

「它的結構如何？」王小克問。

「它從裏面反鎖住，不過，從外面也可以開，那是用來預防銀行發生火災有人在內被困時，從外面破門救人的。」潘文彥說着又粗畧地把那道門的結構說了出來。

王小克蹲下地來，把門端詳了半晌，又用手輕輕地在門上敲了幾下。

「門的開啓不會觸動警鐘嗎？」王小克問道。

「不會。」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要打開面前這道門，對他來說並非十分困難的事，問題在時間而已。

「王老弟，你……你打得開它嗎？」潘文彥問。

王小克沉吟着，沒有回答，他正在盤思着打開它的辦法。

半晌，他道：「潘先生，你去替我把風，有人接近時，立即用口哨通知我。」

「是！」

潘文彥向外走了幾走，忽然轉身問：「王老弟，你……你要多久才打得開它？」

「很難說，也許一個鐘頭，也許不止。」

潘文彥雙眉一揚，想起那「老人家」對自己說的話，他會關照自己在深夜二時去取錢，這樣說來，「小偷工會」將會在二時之前下手了。

如果王小克不能在短時間內弄開這門「先下手爲强」，碰上了「小偷工會」的人來到豈非糟糕？

王小克見潘文彥站在當地不動，向他揮了揮手，道：「潘先生，去吧！」

「王老弟，儘量快一點！」潘文彥囑咐道：「時間是寶貴的。」

王小克愕了一然，不知他最後那句話是什麼意思。然而他立即摒除雜念，拿出工具，試圖打開那道鐵門。

那些工具是王小克近年來自己設計的，雖然簡陋點，使用起來時都得心應手，他小心翼翼地將一把型狀十分奇特的「螺絲批」插進匙孔之中。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當王小克逐步瞭解門鎖的構造時，耳畔忽然傳來潘文彥的聲音：「得了沒有？」

王小克抬頭一望，見他站在背後，神情焦灼，道：「就得了，別來打擾我。」

潘文彥這才轉身走開，把風去了。

又過了一會，鐵門傳來「的」地一聲，門鎖的機括被他弄開了。

他將「螺絲批」扣住匙孔，慢慢地，一吋一吋地往外拉，門被他拉開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先把那「螺絲批」取了出來，這才探首向內望去。

銀行裏一團漆黑，看不到詳細的情形。

王小克自袋中取出袖珍電筒，向內射去，不久，被他看到那張椅子了。

他躡足踏進內，朝那椅子走去。

來到那椅子跟前，王小克數了數，果然是左邊第三張，椅背後還有「潘文彥」的姓名。

他拿起椅子，覺得還不太重，於是轉身向那道鐵門走去。

離開了銀行後，王小克把椅子放在地下，取出那把螺絲批，插進匙中，把門扣住，慢慢地拉上了。

「的」地一聲，鐵門又自上鎖，王小克這才拿起椅子向泊在不遠處的車子走去。

王小克向車子走過去的時候，忽然心頭上升起一陣預感：事情有點不妙！

那預感突如其來，王小克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一顆心怦怦地跳着。

他放眼望去，竟然不見潘文彥的影子！

剛才自己進入銀行時，潘文彥還在外面把風，這當兒那裏去了？

王小克四下裏搜索着潘文彥的影子，若非此行見不得光，早已出聲喊叫了。

他慢慢向車子走過去，車廂內也沒有潘文彥的影子。

王小克心下大惑不解，打開車門，不料一枝槍管却自內伸了出來，指着自己的心窩。

「別動！」伏在車內的人坐直起身，聲音冰冷：「把椅子放下來！」

王小克暗叫苦也，向那槍管望去，是一把點二二口徑的左輪，隱約還看得到槍膛裏的子彈，那是眞槍！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乖乖把椅子放了下來，舉起雙手。

那人滿意地點着頭忽然呼哨一聲，黑暗中三條人影竄上前來，迅速地替王小克搜着身。

王小克腦際間念頭電轉，猜忖着對方的身份，又想到會不會是潘文彥出賣了自己。

「他身上沒有傢伙。」其中一個大漢向車內同伴說道。

「好，把椅子搬上車來吧！」

那三個大漢應了一聲，把椅子托了起來，放到車廂內去。

王小克站在當地，尋思道：「任由他們把椅子搶去，抑或突起發難，制服他們？」

車中那大漢一雙銳利的眼光，牢牢地望住王小克，手中緊緊握着槍，食指扣住槍掣，顯然地，他對王小克有了預防。

「咱們走吧！」車中那大漢向同伴道。

「是！」

這時，王小克忽覺腦際生風，有件硬物當頭擊了下來。

他暗呼不妙，欲待閃避時已經來不及了，只覺腦頂一陣劇痛，跟着眼前金星亂冒，栽倒下地……

以王小克的身手，本來是絕對沒有可能被人一襲得手的，可是那人出手實在太快，當王小克察覺不妙時，已經着了道兒。

大漢們見王小克已被擊昏倒地，互相打了個眼色，跳上車去，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駛出。

地盤門口停着一輛小型客貨兩用車，大漢停下車來，把那張椅子搬過去，飛快跳了上車，絕塵而去……

客貨兩用車遠去後，地上的王小克慢慢地支撐起身，伸手摸着腦頂，雪雪呼痛。

原來剛才那大漢雖然一擊得手，還是被王小克閃過幾分，並未擊中要害；他假裝暈倒下地，等大漢離去後這才爬了起身。

他坐在地上，搓揉着被擊中的頭部，那裏已經高腫了起來，剛才那一下若是被擊中了要害，受傷實在不輕。

王小克罵了一句粗口，支撐着要站起身來。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到一陣低低的呻吟聲。

那呻吟聲很輕，若非王小克耳朵特別靈敏，絕對聽不出來。

他側起耳朵細聽，發覺呻吟聲來自十餘碼處。然而前面除了幾塊木板和沙堆之外，根本看不到有人！

王小克慢慢地站起身，向呻吟聲發出處走過去。

這時，那陣呻吟聲更响了。

王小克來到近處，只見沙堆後有一個凹坑，大概是掘來以備打樁用的，凹坑中躺着一人，定眼一看，不是潘文彥是誰？

「潘先生！」王小克低聲叫道。

潘文彥聽到叫聲，緩緩地抬起頭來。

朦朧月光下，王小克看到潘文彥額上，頰下全是血漬，受傷着實不輕。

他猶豫了一下，跳進凹坑之中，把潘文彥扶了起來。

潘文彥身上全是血漬，腦際頭破血流，鮮紅的鮮血，兀自汩汩滴了出來。

王小克撕下衣袖，先把他們的傷口紮住了，在下頷打了個結，然後問道：「潘先生，你走得動嗎？」

潘文彥向他點了點頭，支撐着站起身來。

王小克扶住了他，慢慢地爬上地面，潘文彥站定了，問道：「那……那椅子呢？」

「被他們搶去了！」

潘文彥嘆了口氣，喃喃道：「始終不夠他們來！」

「他們是誰？」

潘文彥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並不答話。

「潘先生，咱們還是先回家再說吧，」王小克道：「這裏的事，你慢慢解釋給我聽也不遲。」

× × ×

王小克望着神情沮喪的潘文彥，口唇掀動一下，却沒說話。

潘文彥呆呆地望着窗外，忽然嘆了口氣。

王小克再也忍不住了，問道：「潘先生，現在你可以把一切告訴我了吧？他們是誰？」

潘文彥沉吟了一下，終於答道：「他們是『小偷工會』的人。」

王小克愕了一然，詫異道：「什麼？『小偷工會』？」

潘文彥苦笑着向他點點頭，道：「王老弟，這次都是我不好，沒有先把一切告訴你，唉！眞是自食其果，沒話好講。」

「到底是什麼事，你快說吧！」

潘文彥這才把怎樣從銀行中偷了三十萬現欵，怎樣委托小偷曾誠去把椅子偷出來，怎樣被「老人家」召見的事說了出來。

王小克微蹙着眉，望定了潘文彥。

「王……王老弟，你……你一定很生我的氣，怪我騙你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並不出聲。

「我去找他們要回那一半。」潘文彥說着站了起來。

「他們會給嗎？」

「那『老人家』親口答應的。」

「可是他沒有答應你請別人去偷那張椅子！」王小克道。

「——」潘文彥呆了一呆，道：「不論如何，我都要去試試看，十五萬啊！」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問道：「你以爲他們還會在那個同鄉會中等你嗎？」

「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一定要去？」

「是的。」潘文彥堅定地點着頭。

「好吧，那麼我陪你走一趟。」王小克無可奈何地道。

「王老弟，如果他們眞肯分一半給我的話

，我……我會分五萬元給你。」潘文彥感激地道。

「你分不分給我沒有關係，」王小克道：「現在的問題是找不找得到他們，找到了之後，他們是否肯和你分肥。」

潘文彥披上上裝，道：「走吧。」

半個小時後，兩人已經來到那「××同鄉會」的樓下，仰頭望去，只見裏面並無燈光，不知是否有人。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將近凌晨四時了，四下裏靜悄悄地，尤其是同鄉會附近都是舊式唐樓，更靜得恍如鬼域一般。

潘文彥領先向樓梯走去，來到二樓的門口，伸手要去拍門。

王小克抓住了他的手，向他打了一個眼色，把耳朵在門扉上傾聽。

不一會，王小克才站直起身，向潘文彥點了點頭，示意他可以拍門了。

潘文彥伸手拍着門，然而，良久仍然沒有人來應門。

「裏面沒有人？」潘文彥問。

王小克雙眉微蹙着，取出袖珍電筒，向大門的門鎖射去。

那是一把普通到了極點的門鎖，王小克自忖只要三分鐘左右，便可以把它打開。然而，他卻伸手去按門鈴。

門鈴響着，在深夜裏聽來特別大聲刺耳。可是仍然沒有人來應門。

「你可不可以把門弄開？」潘文彥忽然問道。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終於取出一條鐵綫，插到匙孔去。

不一會，鎖已被他弄開了，潘文彥大喜，推門便欲入內。

「別急。」王小克噤聲道。

潘文彥知道王小克不是常人，早已以他馬首是瞻，當下站在一旁，等待王小克行動。

王小克輕輕把大門推開，向內望去。大廳中黑漆一團，整層樓靜悄悄地。

「沒有人。」王小克低聲道。

「那『老人家』住在尾房。」

「哦？」王小克淡應一聲，踏足入內。

兩人戒備着向內走去，通過甬道，來到尾房的門前，王小克側頭問：「就是這間？」

「是的。」潘文彥向他點點頭。

王小克把耳朵貼在門上傾聽一會，道：「房內沒有人。」

「打開門看看。」

王小克依言把門打開，房內果然空空如也，只有那張床。

潘文彥剎那間一顆心向下沉着，道：「他們果然逃啦！」想到那三十萬元就此失去，不由恨恨地頓了頓足，又道：「豈有此理，我一定不放過他們！」

「你想怎樣？」一個陰森森的聲音，忽然自背後傳進耳畔。

潘文彥大吃一驚，急忙轉頭去看，只見一個又矮又胖的人影，正站在甬道口。

王小克心底下的驚駭，更在潘文彥之上。他練過武功，耳目比常人靈通一倍以上，然而，背後那人幾時來到，自己卻一點也聽不到，若是他手中拿着手槍的話，這時早已受制於人了。

王小克眼光何等尖銳，回頭瞥了一眼，已看到那胖子兩手空空，並無武器，這才放下心來。

「兩位看夠了嗎？」胖子問。

潘文彥一顆心怦怦亂跳，望了王小克一眼，等待他的反應。

王小克退出房來，笑道：「一間空屋，有什麼好看？」

胖子乾笑一聲，那笑聲鏗鏘有力，聽在王小克耳中，不由一慄，忖道：「原來還是個氣功高手！」

「既然不好看，那麼過來吧！」胖子向兩人招了招手。

潘文彥驚愕地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胖子走了過去，一面嘖嘖道：「好好的一層樓，爲什麼沒有人住，眞是太浪費了！」

胖子一雙眼光望定了王小克，等他來到自己面前，忽然問道：「你是不是姓王的？」

王小克愕了一然，說道：「你是不是姓八的？」

「我怎會姓八？」胖子呆了一呆。

「那麼我又怎樣會姓王？」

胖子念頭一閃，臉上微微變色，道：「好啊，你在尋老子開心！」說着向後退了一步，紮穩馬步，警戒地望住王小克。

王小克淡淡一笑，滿不在乎地道：「閣下貴姓大名？怎知我姓王？」

那胖子見王小克自認姓王，臉上閃過一陣喜色，道：「原來你果然是姓王的！」

「那又怎樣？」

「你是不是有一個綽號叫『小鬼子』？」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他點點頭，道：「不錯。」

「老人家的推想果然不錯！」胖子大喜過望，道：「來來來，你跟我走！」

王小克搖着頭，道：「我爲什麼要跟你走，你連姓名也不肯對我說！」

胖子搖了搖頭，道：「對，對，我差點忘了，我叫水皮。」

「水皮？」王小克先是一呆，道：「好名字。」

水皮凝視王小克，道：「當然是好名字，你笑些什麼？」

「笑笑也不行嗎？」

「你的笑聲很古怪，」水皮道：「說不定在笑我的名字。」

王小克含笑望住水皮，暗想此人卽使不是整個渾人，也是大半個了。

「快說快說，你到底爲什麼這樣笑！」水皮忽然扳起了臉孔，裝着陰森森的聲音問。

王小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你可知道什麼叫『水皮』？」

水皮一怔，訥訥道：「我當然知道，那是廣東話，意思是不中用，不濟事——」頓了一頓，又道：「不對不對，我們『陸花劉水』四大神偷，個個技術超羣，怎是不中用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什麼叫『落花流水』？」

水皮面上現出得意的神色，道：「陸花劉水四大神偷名震天下，你沒聽說過麼？」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沒聽見過。」

「奇了，我們四大神偷名氣如此之响，你怎的沒聽見過？」

「那可見你們的名頭是假响，不是眞响。」王小克笑道。

水皮聞言勃然大怒，道：「胡說八道，我們是眞响，不是假响。」

「我說是假响——」

「眞响！」

潘文彥聽他兩人爭個不休，恐懼之心盡去，插口問道：「水先生，『老人家』已將椅子拿到手了，對不對？」

水皮側頭望了潘文彥一眼，反問：「你就是那個銀行職員？」

「不錯。」

「椅子是拿到了，不過老人家他正生着你的氣。」水皮道。

潘文彥苦笑一下，道：「水先生，你可以帶我去見他嗎？」

「你想找死？」水皮雙眼一睜。

「他……他老人家答應分給我一半的。」潘文彥仍不死心。

水皮「嗥嗥」一笑，道：「別做夢了，老人家見你不守諾言，請了別人去盜椅，本來想殺了你的，可是看在這位王先生的面上，饒你一次，你還想得回一半？」

潘文彥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見他正凝視着水皮，默不作聲。

「王先生，老人家知道你會來這裏找他，所以叫我來請你前去相見，」水皮又道：「你跟我跑一趟吧。」

王小克生平最喜歡結交能人異士，見水皮對那「老人家」恭敬得很，便是在語氣中，也十分恭謹，沉吟一下，道：「好吧，我便跟你跑一趟。」

水皮聞言大喜，轉身向外走去。

「水先生，我可以跟你一道去嗎？」潘文彥追上前問道。

水皮轉頭瞪他一眼，道：「老人家又沒有請你，你去幹什麼？」

「我——」

水皮不待他說下去，便道：「好吧，你要去便去，可是如果老人家發怒把你殺了，可別怪我。」

潘文彥見他說得認眞，渾身一震，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

王小克低聲道：「潘先生，你先回家去等我的消息吧。」

潘文彥心想王小克不是個見財忘義的人，三十萬已失了，若是賠上了自己一條命，實在太不值得，於是向他點了點頭。

三人來到樓下，向街口一輛房車走去。司機見三人走來，早已下車打開了車門，水皮向潘文彥道：「你去不去？」

「不——不去了。」

「好，那麼你自己搭車回家吧，」水皮踏上車去，道：「再見。」

潘文彥點着頭，目送車子絕塵而去。

王小克雙眼望着車窗外，想像着那「老人家」的身份和樣子。

「王先生。」水皮忽然喚了他一聲。

王小克把視綫移回車內，水皮問道：「王先生，你說眞話，我們『陸花劉水』四大神偷的名氣究竟响不响？」

王小克愕了一然，料不到他一直耿耿於懷，遲疑了一下，反問：「你們出道多久了？」

「老大陸志堅出道已經二十餘年，老二花太歲十七八年了，老三劉一波也有十年了。」

「你呢？」

「我——我大概有這個——這個六七年了。」水皮訥訥地答。

「你們四人稱爲『四大神偷』？」王小克笑道。

「是啊！」

「你們妙手空空的技倆，必定十分高明了？」王小克咀角仍然孕育着笑意。

「這還用得着問嗎？」水皮洋洋自得地道：「我們偷術精湛，世上罕有——」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問道：「那麼，只有你們從人家身上偷東西，人家在你們身上，是偷不到什麼東西的了？」

「這還用得着說嗎？」

王小克揚起手，道：「你看這是什麼？」

水皮定眼望去，只見王小克手中拿着一個金光閃閃的打火機，不由呆了。

「這——這是——」

「這是你袋內的東西，對不對？」

水皮張大了口，滿面驚訝無已的神色，道：「它——它怎會在你手上？」

「咦？這就是妙手空空的技術啊！」說着，王小克把那打火機還了給水皮，道：「落花流水，看來也不過爾爾！」

水皮滿面羞愧之色，道：「我——我只是一時不留神，換作老大老二老三，你便是想從他們身上偷一條毛髮，也不容易哩！」

「是嗎，」王小克淡淡一笑，語氣中擺明絲毫都不相信。

水皮把打火機放入袋中，問道：「爲什麼你還不回答我的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四神偷的名頭究竟响不响？」

「咦？我不是答了嗎？」

水皮臉色一變，道：「你幾時回答過我我的問題？」

「如果你們名頭夠响的話，我那裏用得着問你們出道多久？」

水皮搔了搔頭，終於明白了王小克的意思，吶吶道：「這樣說來，我們的名頭是還不夠响亮的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並不答話。

這時，車子已經來到一幢別墅之前。那別墅依山而築，外型壯觀，車子駛近時，鐵閘自動打了開來，王小克聽到一陣陣的犬吠聲。

當車子駛進別墅時，犬吠聲越來越大，便似四面八方全有兇狠的狗吠叫着要衝上前來的一樣。王小克胆子甚大，也是不禁臉上變色。

「這是老人家的愛犬，有專人看守，不會隨便咬人的。」水皮笑道。

車子在別墅台階前停了下來，司機下車替兩人打開車門。

王小克一踏下車，四週的吠聲更大了，他回頭一望，只見黑暗中有不少綠油油的眸子正瞪着自己，原來四週的大狼狗不下二十隻，全部蓄勢待發，似乎隨時都會竄上前來噬自己一口。

這時，別墅裏一個高瘦漢子亦步亦趨出來喝退了狗隻，向王小克道：「王小克，請進，老人家在等你。」

王小克望了那高瘦男子一眼，見他眼光炯炯，精神矍鑠，兩邊顴骨高高突了起來，雙眉倒豎，肌膚黝黑，樣貌十分奇特，知是不尋常的人，卻不知是何身份。

水皮向那高瘦男子道：「招管家，你去把狗隻綁起來吧！」

「是！」

那招管家答應了一聲，向花園中的狼狗走去。王小克見此人相貌氣宇不凡，對半渾人的水皮執禮甚恭，心下暗暗奇怪。

水皮領着王小克踏進佈置得十分清雅的客廳，只見當中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個身穿唐裝衫褲，年紀大約六十開外的老者，正在吸着水烟。

那老者雙鬢如雪，頭上光禿禿的沒有一條頭髮，雙鬢的白髮卻長得長過耳朵，顯得十分古怪。

他抬起頭來，望了王小克一眼。

王小克亦覺這老者樣貌較熟，卻想不起曾在什麼地方見過。

老者放下水烟，垂立在旁的一個青年，立時把它接過了。

「你就是『小鬼子』王小克？」老者問。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老者向身旁的青年和水皮揮了揮手，示意他們退下。青年和水皮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離開大廳。

老者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忽然長長地嘆了

一口氣，道：「我找得你好苦！」

王小克聞言不由一楞，這老者大概便是水皮口中的「老人家」，他為什麼要找自己？以他「小偷工會」的組織，若說要在一兩天內找到自己，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怎會「找得好苦」？

老者指着旁邊一張檀木椅，向王小克道：「請坐。」

王小克不知他將有什麼話說，老實不客氣地坐了下來，問道：「老先生貴姓？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你見過我？」老者悽然一笑，搖着頭，道：「不，不可能的。」

「哦？」

「我三個月前才由婆羅洲來此，一直不會在公衆場合露過面，你如何見得着我？」

「以前呢？」

「以前？」老者仰首一想，道：「我離開本市，轉眼間已經有二十一年了，你今年幾歲了？」

王小克詫異地望着老者，雖然自己的確不曾見過他，但是，為什麼他的樣子竟是這樣面熟？

王小克迅速地在記憶中搜索着！難道在畫報上見過對方？不，不是從畫報或電視上——他告訴自己。

「老先生，你——你叫什麼名？」

「我姓何，單名一個健字。」

「何健——何健——」王小克喃喃地唸着這個名字，它對自己來說，是完全陌生的。

「小兄弟，你絕對不會聽過這個名字的，不用想了。」何健道。

王小克疑惑地望定了何健，道：「可是我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或許你見到的是另一個人，而我和他的相貌却是相差無幾，甚至，還可以說是十分酷肖。」

經他一提醒，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道：「對啦，是『魔術手』何三手何老先生！」

何健緩緩地點着頭，說道：「我和他像不像？」

「像！簡直太像了！」王小克點着頭。（上官庸按：有關王小克和「魔術手」何三手的一段傳奇遭遇，請參閱拙作「魔術手」。）

何健又是悽然一笑，道：「五十年前，人家就已經說我們的樣子，簡直相似極了。」

「何先生，你——你和何老先生是——兄弟關係？」王小克問。

「唔。」何健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聽說你是他的徒弟？」

王小克臉上一熱，道：「許多人都這樣傳說，不過，何老先生的確敎過我許多東西，只是我這個徒弟，却太不長進了。」

「你很不錯啊！」何健凝視着王小克，說道：「我初到本市時，就到聽過不少有關你的傳說。」

王小克得悉面前這個「老人家」何健是何三手的兄弟時，親近之心油然而生。事實上這些年來，他經常都懷念何三手的慈祥和靄和那驚世駭俗的手上奇技。

「小兄弟，你可知道我弟弟的眞名？」何健忽然問道。

王小克仰頭一想，依稀記得何三手對自己說過，由於他的手藝太過出衆，人們叫他「何三手」，連眞名都忘記了。

王小克向何健搖着頭。

「他叫何康，小我十歲。」

直到此時，王小克才知道這個「掛名師父」何三手的眞正名字！

「我們分開了幾近三十年，」何健欷歔地道：「三十年來，一直沒有見過面，直至去年，我才聽到一個消息，他——比我先走一步，去了！」

王小克想起何三手慷慨就義的情形，眼眶兒不由一紅，當年的種種情形，剎那間全湧向眼前。

何健用衣袖拭了拭眼角的淚水，嗚咽着道：「我和他自小相依爲命，後來爲了環境變遷各奔前程，怎料到一別竟成永訣，怎不敎人傷心？」

王小克聽他語氣眞摯，兄弟間友悌之情溢於言表，眼眶一熱，眼淚水忍不住便要奪眶而出。

「小兄弟，聽說他是被奸人所害的，是不是？」何健咬着牙問。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其中情形，我不大清楚，小兄弟，你可以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把何三手如何被蕭東華出賣，怎樣喪身在船王法蘭基手下機槍的經過，說了出來。

何健緊揑着拳頭，一張紅潤的臉，突然漲成紫色，恨恨地道：「蕭東華這小子忒也可惡，我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王小克輕輕嘆了一口氣，並不出聲。

「小兄弟，蕭東華那小子現在何處？」

王小克搖着頭，道：「他目前身在何處我不大清楚，不過，如果要查的話，一兩天便可以查出來了。」

「他現在仍然經營那種黃色架步？」

「我想是吧？」

「好，明天我派人去查查，非把他抓來餵狗不可！」何健說話時，眸子裏閃着怨毒的光芒。

王小克想到花園中那精壯兇狠，利齒陰森的大狼狗，不寒而慄。

「小兄弟，你肯不肯助我替康弟復仇？」何健忽然問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出得了什麼力？」

何健左右望了一眼，忽然壓低了聲音，道：「小兄弟，不瞞你說，我對本市的情形實在太過陌生。」

「可是你有許多手下，」王小克道：「你是『小偷工會』的主席，不是嗎？」

何健苦笑了一下，說道：「話是這樣說，可是我初到貴境，手下的人對我未必忠心耿耿，如果有你來幫手的話，復仇之事，就有希望了。」

說話間，水皮忽然踏進廳來，何健將臉一沉，道：「什麼事？」

「老人家——」水皮一副欲言又止的怪樣子。

「有話但說無妨，」何健道：「王先生是自己人。」

「是，」水皮頓了一頓，道：「焦進寶帶了一個人來求見。」

「焦進寶？」

「他是東區的小扒手，」水皮道：「半年前才參加我們的組織的。」

「他帶來的是什麼人？」

水皮望了王小克一眼，沒有立即回答。

何健臉色極是不悅，沉聲道：「我叫你說，你便說吧！」

「是，是，那人姓楊，自稱是白天賜的秘書。」

「白天賜又是誰？」

水皮正欲回答，王小克插口道：「白天賜是本市名流，又是本市的市議員，是一個風頭人物。」

「哦？」何健雙眉一軒，道：「堂堂議員，派秘書來見我幹什麼？」

「焦進寶說，姓楊的奉白天賜之命，有一樁相當重要的事，要和老人家商量。」

「我現在沒空，」何健揮着手，道：「你叫陸老大接見他吧。」

「陸老大到——到澳門做案去了。」

「那麼花老二呢？」

「他出去了。」水皮道：「劉老三剛才喝了酒，入房睡了，叫我們不能吵醒他。」

何健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小兄弟，如果你不方便的話，請迴避一下。」

王小克知他是好心一片，不想被人看到自己與一羣「小偷」在一起，但他好奇心起，又生就了一副地不怕天不怕的性子，笑道：「不要緊，我倒想看看議員先生怎麼樣和小偷打交道。」

何健微微一笑，道：「好吧，水老四，你叫那姓楊的進來。」

「是。」

水皮轉身離去不久，帶了一個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西裝煌然的中年男子進來。

那中年男子神態倨促，緩緩來到何健面前，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在下楊保森，專誠來拜見何老先生。」

「什麼事？」何健冷冷地問。

「這件事必須守秘，所以——」楊保森說着望了水皮和王小克一眼。

何健自然明白他的意思，道：「但說無妨，他們都是我最親信的人。」

「何先生，我仍然希望和你單獨談話。」楊保森堅持着。

何健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跟我來。」站了起身，領着楊保森向內走去。

王小克和水皮對望一眼，互相扮了個鬼臉，猜不透楊保森何以如此神秘。

過了大約二十分鐘之久，何健才和楊保森由內廂出來。

王小克向何健望去，只見他雙眉微蹙，似乎在盤念着什麼重要的事一般。

「何老先生，這事件就靠你了，」楊保森道：「三天之後，等候你的好消息。」

何健向他點了點頭，道：「好吧，水老四，送楊先生出去。」

「是。」

王小克望着兩人離開大廳，向何健望去，只見他雙眉仍然微蹙着。

「何老先生，那姓楊的有什麼事委托你？」王小克好奇心起，忍不住問。

何健淡淡一笑，說道：「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王小克見他沒有意思說出來，不便追問，何健又道：「劉老三回來告訴我銀行的門早已被人打開時，我左思右想，料不到本市還有什麼開鎖大行家，後來，聽說是個年紀輕輕的少年，這才想起了你。」

王小克凝視着何健不出聲。

「我其實早就想找你了，只是內部問題還未攪好，組織中還有許多漏洞，唉！要領導千餘個亡命之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健說着嘆了口氣。

「何老先生，那張椅子——」

「對啦，椅子中共有三十萬元，都被我起出來了，你那個姓潘的朋友太不老實，所以，我決定分文也不分給他。」

「何先生，可是他——」

何健不待他說下去，便道：「小兄弟，出來社會做事，但講一個『信』字，那姓潘的既然委托我們去偷椅子，就不該再請你出手，對他那種言而無信的人，難道不該給他一點敎訓嗎？」

王小克口唇掀動了一下，却沒有出聲，因為何健說得有理。

「小兄弟，看在你面上，如果他眞是需要錢的話，我便還他五萬元吧，」何健道：「你認為如何？」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暗想能够得回五萬元，總比一個仙也得不到好。

這時，水皮送了楊保森回來，何健道：「水老四，你去叫招管家拿五萬塊現鈔交給王先生。」

「是。」

何健轉頭對王小克道：「小兄弟，時間晚了，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要是有空，請到這裏來一趟，那時，我應該已查到姓蕭的小子的下落了。」

王小克點着頭，隨水皮向外走去。

× × ×

王小克把一包鈔票拋上枱去，道：「潘先生，這裏一共五萬元，你數數看吧。」

潘文彥打開紙包，數着鈔票。

「不錯，是五萬元！」

「他們本來不肯給的，」王小克說道：「是我向那『老人家』求情，他才肯給回六分之一。」

「王老弟，眞是——眞是謝謝你啦！」潘文彥雙手抓着鈔票，抬起頭來，臉上出現了笑容。

「也不用謝我，這是我答應替你辦的事，」王小克笑道：「現在你够錢還狗債了嗎？」

潘文彥澀然一笑，訥訥地問：「我該——該給你多少錢？」

王小克鑒貌辨色，知道他鈔票在手，已是不捨得分給自己，淡淡地一笑，反問道：「你說呢？」

「這個——這個——」潘文彥望了面前的鈔票一眼，說不下去。

王小克本來並不在乎分贓，可是見潘文彥答應了的酬報，過了橋便想抽板，心下不禁有氣，故意道：「二一添作五，怎麼樣？」

潘文彥臉色一變，緊緊抓住那五綑鈔票。

「捨不得啦？」王小克笑問。

「不，不是——只是我有急需，咱們——咱們就以第一次講好的數目，好不好？」

王小克不禁一怔，問道：「第一次講好的數目？」

「是啊，我答應給你一萬元！」潘文彥拿了一綑鈔票，說道：「這裏是一萬元，你請收下吧！」

王小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但還是把鈔票收下了。他這時才明白人性的貪婪——錢未到手時，潘文彥什麼條件都答應自己，可是一旦錢到了手，他便吝嗇起來了。

他不禁又想到，有種人未中馬票之前，發誓說如果中了馬票後，要撥若干錢做善事，可是當眞中了馬票後，却一個仙也捨不得拿出來了。

像潘文彥，就是典型的這種人。

「小鬼子！」白小妹的聲音忽然在門外響了起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打開大門，問道：「什麼事？」

「有電話。」

王小克轉頭向潘文彥說了聲「再見」，和白小妹回到家中。

「誰打來的電話？」王小克問。

白小妹搖了搖頭，表示並不知道。

王小克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王先生？」是水皮的聲音。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是的，找我什麼

事？」

「老人家想見你，」水皮道：「你現在有空嗎？」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是上午十一時正，何健這樣早找自己幹什麼？

「有什麼重要的事嗎？」王小克問。

「我怎知道？」水皮道：「老人家問你，要我派車來接你，還是你自己來？」

王小克略為猶豫了一下，說道：「我自己來吧。」

掛斷了電話之後，白小妹問道：「誰的電話？」

「何老先生的手下水皮。」

「幹什麼？」

「何老先生想見我。」

「難道他們這麼快便找到蕭東華的下落了嗎？」

「這並不足為奇，」王小克笑道：「他手下有千餘個小偷扒手，況且，蕭東華又不是個普通人，要找他還不容易嗎？」

白小妹陪着王小克來到大門口，問道：「小鬼子，如果他要求你出手替何三手老先生報仇，你……你會不會答應？」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何師父對我不錯，而他的確是被蕭東華害死的，在情在理，我……我都應該為他報仇。」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道：「如果他老人家還未過世，我便可以學到他的手藝了。」

「小妹，我走了，」王小克道：「小辣椒買餸回來時，你告訴她一聲，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我會儘快回家。」

「唔。」

離開家後，王小克截了一輛的士，來到近郊的那座別墅。

花園中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後山卻傳來陣陣狗吠聲。

王小克一時好奇，向後山走去，只見一間小石屋之前，十餘隻大狼狗圍住一個木樁，不斷撲上前去噬咬。旁邊站着一個高瘦男子，吆喝着指揮狼狗向木樁進襲，正是招管家。

招管家偶爾一抬頭，見王小克站在遠處觀看，向他笑了一笑，又回頭叱喝狼狗襲擊了。

王小克定眼一看，原來木樁上綁着一個帆布製成的「人」，狼狗牙齒尖利，帆布已被咬穿，露出了裏面的棉花來。

招管家一邊叱喝訓練狼狗，一邊將生牛肉拋擲過去餵食，那十餘隻狼狗對他竟是馴順異常。

「王先生，你來啦？」背後忽然傳來水皮的聲音。

王小克轉過身來，和水皮打了個招呼。

「老人家在裏邊等你。」水皮道。

「好，我去見他。」

王小克來到大廳，何健正在抽着水烟，臉上罩着一層憂色。

「小兄弟，來來來。」何健向他招招手，拍拍身畔的椅子，示意他坐下來。

「查到蕭東華的下落了？」

何健點着頭，跟着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詫異地望住他，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他——他現在已經成為名流，」何健道：「當起議員來了。」

「哦？」王小克雙眉一揚，問道：「什麼議員？」

「市政議員。」

「那又怎樣？」王小克道：「他仍然是人，一樣可以對付。」

「但卻不簡單了。」

「為什麼？」

「姓蕭的那小子經營公寓等等黃色架步發了達，於是投資地產生意，這一兩年發得更厲害，把那些非法架步交給手下馬仔打理，專心致志做紳士啦，」何健道：「他現在出入都有保鏢，平時絕少出現公眾場合，居所戒備森嚴，任何人都不能接近他。」

「何老先生，首先我問你一句話。」

「你問吧。」

「你想怎樣對付他？」

「我——」何健沉吟了一下，道：「我的主意是想把他抓來康弟的靈前，把他碎屍萬段，凌遲處死。」

「現在呢？」

「現在便不能得償夙願了。」

「為什麼？」

「你——你以為我們有可能把姓蕭的小子抓到這裏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天下無難事，只要我們肯去做，一定做得到的，況且，你有千餘個手下，只要下一道命令，蕭東華的社會地位再高，還不是一樣手到擒來？」

「唉！」何健嘆了一口氣，道：「小兄弟，那千餘個人都是些流氓小偷，濟得了什麼事？再說，他們各有各的地盤混飯吃，我其實並控制不了他們。」

「陸花劉水四大神偷呢？」王小克問：「他們可以替你辦事啊！」

「除了水老四之外，其他三人對我存着不服氣的心理。」

「啊？」王小克愕了一然，「四大神偷」中，竟然有三人不服何健，這倒是他始料不及的事。

「小兄弟，你可知道我怎樣當上這個組織的頭頭？」何健問。

王小克搖着頭。

何健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是這樣的，半年前，我聽到康弟在本市遇害的消息後，立即從婆羅洲趕來，暗中調查害死他的真相。」

「由於我人地生疏，在這裏住了一個多月，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正感徬徨，碰上了水老四。」

「水老四當時想向我扒荷包，可是我怎會被他得手？當場把他抓住了，要送到警局去，他又驚又急，央求我放了他。」

「我見他人長得又矮又胖，模樣十分滑稽，卻不像是大奸大惡之人，當下教訓了他一頓，說是憑他的手藝，若要出來跑碼頭，應該再學幾年。」

「水老四聽得不大服氣，一張臉漲得通紅，我心想反正沒事，就逗他玩玩，問道：『怎麼，你不服氣麼？』」

「水老四點着頭，道：『我乃四大神偷之一，剛才只不過是一時不小心，才被你抓着而已。』」

「我笑問他，到底要怎樣他才服氣，他上下打量着我，忽然說道：『你再敢讓我試一試嗎？』。」

王小克見識過水皮的空空妙手，知道他的技藝比自己差得太遠，若和「魔術手」何三手的乃兄何健比起上來，自然更差一大截，當下留心傾聽起來——（上官庸按：為了行文方便，何健以下的敘述以第一人稱撰寫。）

我笑問他：「怎樣試法？」

水老四道：「你閉起眼睛，讓我在你身上扒一樣東西。」

「笑話之至，難道你偷人家東西時，也要人家閉起眼睛不成？」我道。

「這情形怎同？我現在是聲明要偷你的東西，你心中已有防備，下手自然難了，平日我扒人荷包時，卻是在人家毫無防範之下的，現

在要你閉起眼睛，已經比較難了。」

我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於是把雙眼閉了起來，雙手背負，說道：「好，現在你動手吧！」

水老四再不打話，在我身邊走來走去，忽然，我發覺袋中微微一動，知道他已下手了，於是電一般伸出手，把他的手腕抓住了。

「放！我，放開我！」他叫了起來。

「怎麼樣？」我睜開眼睛，道：「你失手了！」

「不算不算！」水老四道：「你心下早有防範，我怎偷得到手？」

我攤開手掌，在他面前一揚，道：「你看看這是什麼？」

水老四雙眼一瞪，驚愕地道：「這……這是我的墨水筆。」

「對了，它怎麼會在我手中？」

水老四臉上全是驚愕之色，訥訥道：「原……原來你是行家！」

「兄弟，你簡直一點都未入門，」我向他笑道：「憑這一點技倆便想出來搵食，遲早要嚐嚐鐵窗風味！」

水老四雙眼連眨，道：「剛才你是出其不意才得手的，如果……如果你真有本事，敢再試一次嗎？」

我把那枝墨水筆遞了給他，笑道：「有何不敢？」

「要不要我閉上眼睛？」他問。

我左右望了一眼，道：「這裏是通衢大道，咱們站在此表演實在太過不智，來，到那邊橫街去吧！」

水老四覺得有理，隨着我來到附近一條橫街，問道：「可以開始了嗎？」

「早已開始了，」我攤開手掌，道：「這是你的記事冊，對不對？」

他見我手中拿着一本小型記事冊，驚奇得張大了口，道：「你——幾時下手的？」

「兄弟，幹這一行，必須出其不意下手，同時盡可能分散對方的注意力，然後才可以百發百中，這是最顯淺的常識，你竟然不知？」

水老四衷心欽佩地望定了我。

我淡淡一笑，道：「兄弟，現在你承認技不如人了吧？」

水老四羞愧地垂下了頭，默然無語。

「兄弟，還是回去跟師父再學幾年，別貿貿然出來搵食了。」

「你……你老人家究竟是誰？」水老四問道：「怎麼我以前從沒聽過有你這樣的一個高手？」

我沉吟了一下，告訴他：「我剛從外埠來此，你當然沒聽過我這個人。」

「你老人家肯……肯教我麼？」

「教你？」我淡淡一笑，道：「你技術還差得很，我欲教無從。」

這句話可能傷了他的自尊，他臉上一紅，忽然道：「你技術再好，也未必是我老大的對手。」

「你老大？」我愕了一然。

「是的，我老大是有名的神偷。」

「他叫什麼名字？」我心中一動，暗想莫非是我那兄弟還未死？

「他姓陸，叫陸志堅。」

「沒聽過這個名字。」我搖着頭，心中不由有一絲失望。

「老先生，你敢不敢去跟我老大比較一下？」水老四問。

我本來想一口拒絕，可是話到口邊，腦中念頭一閃，立時向他點點頭，心想可能從他們那裏查到一點康弟遇害的消息和真相。

水老四大喜過望，帶着我來到一間「××同鄉會」，替我引見了陸志堅，花太歲和劉一波，他們三人和水老四合稱「落花流水四大神偷」，手下還有百餘個小嘍囉，專門向買菜主婦下手。

那陸志堅神態倨傲，冷冷地打量着我，問道：「閣下貴姓大名？」

「何健。」

「聽說你是從外埠來的？」

「不錯。」

陸志堅回頭望了同伴劉一波和花太歲一眼，又道：「聽說你是大會家？」

我微微一笑，道：「其實也只不過是些三腳貓功夫而已。」

「水老四着了你的道兒？」

「他功夫太差，還不適宜出去做世界。」

陸志堅聞言臉上勃然變色，道：「你的功夫一定很好了？」

「不敢，」我道：「總之不會丟人現眼就是了。」

「好，那麼咱們比劃比劃如何？」

「正要討教。」

「怎樣比法？」陸志堅問。

「先講明輸了如何，贏了又如何？」

「好啊！如果我輸了，這老大的位子就由你來坐，」陸志堅冷冷地望着我，問道：「如果你輸了呢？」

我淡淡一笑，道：「那我自斷雙手，從此離開本市。」

他們一聽到我這樣說，臉上勃然變色。如果我不是信心十足，怎會說出這樣的話？

「如果我僥倖贏了的話，也不想坐什麼老大的位子了，」我道：「只是要借重一下諸位之力，去訪查一件事。」

陸志堅不經考慮，便道：「好。」

我向四週掃了一眼，見地下有一條尼龍繩，於是上前拿了起來，先把兩端對稱，拉平開來，將一邊綁在窗框上，另一邊綁在牆上一枚鐵釘上。

然後，我除下外套，向水老四道：「有沒有衣架？」

水老四回房取了一個衣架出來，我把上裝掛到尼龍繩上。

大廳中連陸志堅等「四大神偷」在內，還有十六七個大漢，全部詫異地望住我——他們不知道我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然而，他們之中並無人出聲詢問。我掛好衣服後，又朝水老四問道：「拿一碗水來。」

水老四真聽使喚，片刻間自廚房盛了半碗水出來，我望了一眼，道：「不行，要裝得滿滿地。」

水老四又轉身去把碗裝滿，小心翼翼地端了出來，我滿意地點點頭，接了過來。

衣架最初掛上尼龍繩時，上下搖幌着，但這時已定了下來。我踏上前去，把尼龍繩一分，使兩條繩子作平行，然後，把那碗水放在尼龍繩上面，等它停止了幌動，這才放手。

陸志堅，花太歲和劉一波都是大會家，望着那碗隨時會掉下來的水，立時明白了我的意思，可是水老四並不會意。

「老先生，你——你在要什麼把戲？」他問。

「做扒手的第一條件是下手時穩定輕靈，即使伸手到人家袋中，也不容易被人發現，對不對？」我問。

他點着頭。

「倘若手一微震，立時便會被人發現了，人贓並獲，捉將官裏去，對不對？」我又問。

水老四連連點着頭。

「好了，這碗水放在繩子上，如果稍一動它，它便會掉下來，對不對？」

水老四瞪大了雙眼，叫道：「現在我明白了！」

我連忙「殊」了一聲，聲浪太大也有可能把那碗水震掉下來的。果然，尼龍繩上的水碗微微一幌，水從碗沿淌了下來。

我側頭向陸志堅望去，只見他面色肅穆，緊閤着唇不出聲。

「陸先生，我袋內有一個銀包，你試把它拿出來，」我道：「如果繩上的水碗不動的話，我便算服了你。」

陸志堅咬了咬唇，踏前一步。

尼龍繩上的水碗搖搖欲墮，此時只要稍一動掛在繩上的衣服，它必定掉下地來，陸志堅凝視着那水碗呆呆出怔。

「怎麼樣？」我問。這是考驗手法和定性，一百個「高手」之中，未必有一個辦得到。

陸志堅的勇氣，還是令我十分佩服，他深吸了一口氣，踏上前去。

他屏住了氣息（信不信由你，這時甚至大力吐一口氣，也會把水碗弄翻的），緩緩地伸出了手。

我在把衣服掛上尼龍繩的時候，故意把皮包取了一半出來。

如今，陸志堅只要拿住那一半皮包，把它抽出來，便算及格了。

然而，要抽動皮包而使尼龍繩不動，眞是難比登天的事。陸志堅穩定地伸出手，中指和食指平伸，觸到了皮包。

大廳中靜得一枝針跌下地的聲音也聽得出來。

我聚精匯神地望定了陸志堅的兩隻手指，從他的去勢，我心下暗自一懍：他是個眞正的大會家。

換一句話說，他和水老四不可同日而言，他有可能辦得到的。

如果他辦到了，我却偶一不愼失了手，那時一定要遵守諾言自斷雙手，離開本市，那便如何是好？

大廳中十餘雙眼睛，焦點集中在一處——陸志堅的兩隻手指上。

他平穩地伸出手指，搭在皮包上，中指忽然微微向上一翹，食指一側，黏住了皮包。跟着，他平定輕巧地，把皮包抽了出來。

他的動作是如此之輕，如此之慢，如此之定。

我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看樣子，他一定辦得到。

陸志堅慢慢地，一分一分地把皮包抽了出來，由於他用神過度，精神緊張，額上滲出了汗水。如豆的汗珠，沿着他的頰上淌了下來，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

忽然，尼龍繩微微一幌，那是由於它盛載的重量，突然減輕了一點點——皮包被取出來了！

尼龍繩幌了一幌，水從碗邊淌了下來，但仍然托在尼龍繩上。

這時，大廳中的人——包括我在內，都緊張得氣也喘不過來。

終於，尼龍繩又穩定下來了。

陸志堅這才輕輕地把皮包取出來，望着地上的一灘水漬，深深吸了一口氣。

我拍了拍手掌，笑道：「高明高明，佩服佩服！」

「水老四，把皮包放回衣袋，」陸志堅道：「像剛才那個樣子。」

「是。」

水老四用左手托住水碗，然後將皮包放入袋子中，一樣像剛才露出一截在外面。

「何先生，輪到你了。」陸志堅冷冷地說道。

水老四慢慢地放開了水碗，我道：「水老四，拿一杯水來，把碗注滿了水。」

我這樣做是爲示公平，因爲剛才陸志堅已將水弄瀉了幾分，如果我不將它注滿而下手的話，是可以佔到一點便宜的。

然而，我不要這樣的便宜。

水老四依言把碗注滿了水，站到一旁。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踏前去。這一次的比劃，我是托大了一點，不過騎虎難下，勢不能臨陣退縮的了。

我伸出食指和姆指（指法的使用視乎各人習慣而已，我習慣使用姆指和食指），輕輕地搭住了皮包的邊沿。

然後，我一分一分地，把皮包抽了出來。

當我知道尼龍繩又要因爲失去皮包的重量而幌動時，動作放得更輕更慢。

果然，我的慢動作對消了重量的消失，把皮包取了出來。

水碗安穩地放在尼龍繩上面，一滴水也沒有溢出來，而且，我的動作，比陸志堅洒脫得多。

我轉頭望去，只見陸志堅面如死灰，站在那裏呆若木鷄。

半晌，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你贏了！」

我淡淡一笑，水老四已把碗取了下來，解開尼龍繩。

陸志堅轉身向外走去，我急忙叫道：「陸先生，你到那兒去？」

他回頭悽然望了我一眼，道：「技不如人，我還有什麼面目待在這兒？」

「陸先生，我們這行講的是信義，你竟想食言而肥麼？」

他臉色一變，道：「陸某人還不至不肖到這個地步。」

「那麼，剛才的說話算不算數？」

「什麼話？」他愕了一然，道：「我說過把老大的位子讓你，現下便退位讓賢，有什麼不算數的？」

「我幾時說過要坐老大的位子？」我道：「我只是要向你們查問一件事，查淸楚了，立即離開這裏。」

陸志堅望了衆人一眼，終於站定了，道：「好吧，你要查什麼事？」

「不知你們有聽過『魔術手』這個名字不曾？」

他們一聽到「魔術手」這三個字，均是臉上變色，相顧愕然。

劉一波忽然低呼了一聲，說道：「你——你老人家莫非是『魔術手』何三手何……何老前輩？」

我苦笑着搖搖頭，道：「不，何三手是舍弟。」

「啊！」水老四叫了起來，道：「難怪你的功夫這樣好，陸老大，你該輸得心服了！」

陸志堅面上靑一陣白一陣，站在當地，呆呆地出不了聲，水老四剛才那句話是好心一片，却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自尊。

半晌，陸志堅才道：「何三手何老前輩的大名我們如雷貫耳，却不曾見過。」

「他人呢？」

「聽說……聽說在一年多前去世了。」花太歲忽然插口道。

「怎樣死的？」

「這個——」花太歲沉吟了一下，道：「傳說紛紜，其中眞相，外間鮮有人知。」

我心中一沉，康弟之死，難道將會永遠成謎？

「你——你老人家想查一查何老前輩的死因麼？」水老四問。

我向他點點頭，望了衆人一眼，道：「你們之中有誰知道？」

衆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均是答不出話來。

半晌，我打破緘默，道：「聽說舍弟是中了人家圈套而死的，是不是？」

「的確是這樣聽說過。」陸志堅道。

「誰設下的陷阱？」我追問。

陸志堅搖着頭，道：「那件事發生得太神秘，外間誰也難明眞相。不過，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們是可以替你查一查的。」

從那天開始，我就在「小偷工會」住了下來，心想他們有千餘個會員，耳目衆廣，必定可以查出端倪來。

然而，這個「小偷工會」的組織十分散渙，其實並沒有人認眞在做事，我見「陸花劉水」表面十分尊重我，於是便着手改革。

我以爲我大力革新之後，大家同心合力，總比散漫漫的好，同時，也容易查出康弟遇害的眞相。

可是，由於人地生疏，陸、花、劉三人又只是表面上尊重我而已，所以，追查康弟的事，一直被就擱着。

直到有一天，我才聽說康弟遇害時，「王小克」也在場，但當我要求他們找這人時，他們却顯得懶懶散散。

我發現只有用强權手段來控制這些小偷扒手才能見效，使他們聽我的話辦事，於是更進一步改革組織，陸志堅他們自然大不以爲然。

爲了康弟，我一步一步地來，現在，總算有了一點成績，我在他們的組織中，開始有點實權和地位了。

我用基金買下了這幢別墅，同時更飼養一批狼狗，逐步擴張實行我的計劃。

如今，我終於查到了康弟的眞正死因，他們也肯聽話，在追查姓蕭的那小子的下落，不過，如果要替康弟報仇，去對付姓蕭的那小子的話，可以寄望他們嗎？

不，我一定要靠自己！可是老實說，我已經六十七歲了，風燭殘年，還能辦什麼大事？小兄弟，你說這件事是不是一定要你帮忙？（何健敍述到此完畢）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緩緩地點着頭。他早已打定了主意替何三手報仇，現在的問題是怎樣下手而已。

「小兄弟，你願助我一臂嗎？」何健問。

「如果我有盡力的地方，一定答應。」王小克毫不猶豫地道。

「好得很，」何健道：「那你就設法把那姓蕭的小子抓來見我吧！」

「限不限時間？」

「當然不限，我半年多也等過去了，何必再爭一兩天？」

王小克點着頭，道：「好。」

抽絲剝繭　水到渠成

王小克雙手揷在褲袋內，向「百德山道」走去，那是全市超一流的高尙住宅區，居住的全是達官貴人，蕭東華就住在其中一幢西式小型別墅中。

王小克的計劃是：潛進別墅中，窺伺機會把蕭東華綁架出來，當然，行事時必須不讓任何人看到爲妙！

當王小克接近那幢鐵門上掛着「蕭宅」的別墅時，裏面傳來了狗吠聲。他心下一懍，原來蕭東華也養了狼狗看門！

狗吠聲一起，別墅裏一個窻門立時燈光大亮，顯然地，屋內的人被吵醒了，想起身來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急忙躲到一個電壓箱後面，狗吠聲仍然不止。他手中扣住了兩顆玻璃彈，以防萬一。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豪華房車駛了過來，在鐵門口停住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竄上前去，飛快地打開了行李廂的蓋，攢身入內，然後輕輕把蓋子拉下來。

由於他動作快而輕，車廂內的人渾然未覺，這時，鐵門緩緩打開，車子向內駛了進去。

不一會，車子又停了下來，王小克只覺車身一震，有人下車了。

「蕭老板在嗎？」是一個男子的口音。

「正在等你，」另一個男子道：「請跟我來。」

王小克腦際一亮，原來是蕭東華的訪客。

這時，吠叫聲仍然不停，那男子叫道：「阿貴，把『拿破崙』鎖起來，別讓牠吵住了隔壁的王律師。」

「是！」有人應道。

王小克這才放下心來，暗想大狼狗被鎖，自己的行動便可以得到若干方便了。

他側耳留心傾聽，等那人進入內廂，肯定外面沒有人後，這才輕輕托起了車蓋，爬了出來。

車子原來停在一個有上蓋的車房中，另外還有二架車子，王小克認得其中一架是「銀彩型」的勞斯萊斯，另一架則是平治四五〇型跑車。

「他奶奶的，蕭東華眞的撈得不錯！」王小克喃喃說道。

他向前望去，別墅中有燈光射出來，蕭東華在客廳中接見訪客。

當王小克向一個窻子竄過去時，一陣犬吠聲又起了。他大吃一驚，急忙躲在一個花叢之後，伏着身子，動也不敢一動。

犬吠聲吠個不停，跟着，有脚步聲向這邊傳了過來。王小克一顆心不由怦然而跳，把手中的兩顆玻璃彈扣得更緊了。

「別吵，拿破崙！」那人叫道。

然而，名喚「拿破崙」的狼狗仍然吠個不休。

「屋內的人是貴賓，吠個什麼？」那人叱喝了兩聲，「拿破崙」果然不吠了。

聽着那人的脚步聲遠去，王小克這才定下心來，放眼一看，只見一雙綠油油的眸子，正望定了自己，原來自己伏身之地不遠的一棵樹幹上，綁着一隻大狼狗。

那大狼狗異常高大，大約有二三百磅，伸出長舌，怒瞪着王小克。

王小克向牠扮了個鬼臉，道：「乖乖別吵，明兒買根骨頭給你咬！」

說着，慢慢地爬了起身，向窻畔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屋內脚步聲響，有人走了出來。

「一切全拜托你了。」是蕭東華的聲音。

王小克一聽到蕭東華的聲音，心中不由一震，不知他樣貌有沒有改變。

他急忙把身子貼住墻壁，耳中聽到一個陌生男子的口音：「蕭老板放心好了，這是小事一樁，日內定能替你辦到！」

「勞煩你了！」蕭東華道：「這卷錄音帶對我極端重要，你們千萬不要大意。」

「這個當然，」那人笑道：「蕭老板請留步吧，過兩天定有好消息給你。」

那人逕自向車房走去，王小克側頭一看，原來是個身材瘦削的男子，男子穿着煌然西裝，黑暗中却看不淸楚他的樣貌。

「阿貴，去把『拿破崙』放了，」蕭東華道：「客人走啦。」

「是！」

王小克一聽到這句，心下不由一懍，倘若那「拿破崙」恢復自由，自己的行藏便要敗露了。

正轉念間，阿貴已走過去把「拿破崙」放了。王小克一個箭步奔到門口，見蕭東華早已入內，不知到那兒去了。

他畧一沉吟，決定先離開別墅才說。

就在這個時候，「拿破崙」狂吠着追上來，王小克大吃一驚，亡命般向別墅門口奔。

這時自動鐵柵正緩緩關上，王小克在空隙間攢身閃出，「拿破崙」吠着啣尾追來。

王小克深吸了一口氣，向前奔出，轉頭一望，見「拿破崙」離自己背後只不過二三十碼遠，不由暗叫不妙，揚起手來，便欲發射玻璃彈。

「打牠的前足！」黑暗中有人叫道。

王小克本來想瞄準牠的眼睛，聞言腦際一亮，「刷！」「刷！」兩聲，玻璃彈飛射而出，不偏不倚擊中「拿破崙」兩隻前足，牠悽厲地吠叫着，栽下地去！

如所週知，狗隻的嗅覺最靈敏，追踪敵人時全靠嗅覺，王小克若是襲擊牠的眼睛，牠受傷之下，兇性大發，會更拚命追噬敵人，但打跛牠的前腿，便不能啣尾追來了。

王小克見「拿破崙」已倒地不起，這才吁了一口氣，定眼一望，見黑暗中有兩個人影向自己迎來，正是水皮和曾誠。

「唉？你們在這裏幹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老人家叫我們暗中跟着你，隨時加以協助。」水皮答道。

「剛才若非你出言提醒我，這當兒恐怕已被牠追上了！」王小克說話時，暗自揑了一把冷汗。

水皮向遠處的別墅望了一眼，道：「咱們快離開這裏！姓蕭的一定會報警。」拉着王小克，向前奔去。

王小克見他身材矮胖，但步履輕快，奔跑起來時面不紅氣不喘，不由問道：「水老四，你自小練過功夫，是不是？」

水皮向他洋洋自得地一笑，道：「不錯，我爺爺教過我練氣。」

「那就怪不得了。」

三人來到「百德山道」尾，曾誠向停泊在路旁的一輛車子走去，取出車匙打開車門。分別上車之後，王小克問道：「咱們現在到那兒去？」

「我們要去辦一件事，是老人家吩咐的，」水皮反問：「你呢？」

王小克聳聳肩，道：「我回家了。」頓了一頓，好奇地問：「去辦什麼事？」

「哈哈，說出來你不會相信，我們要去偷一卷錄音帶。」

「哦？」王小克陡地一怔，忽然想起蕭東華剛才的話，問道：「什麼錄音帶？」

水皮搖着頭，道：「我怎知道？不過老人家指派下來的事，只有盡力去辦了。」

「到什麼地方去偷？」

「市立大專學院。」

王小克又是不禁一呆，「市立大專學院」是本市高等學府之一，何健派水皮和曾誠去那裏偷一卷錄音帶，究竟是什麼意思？

「王老弟，你有沒有空？跟我們跑一趟怎樣？」水皮問。

王小克心中一動，點着頭，回答道：「好啊！」

曾誠駕着車子，直朝着「市立大專學院」駛去。

「市立大專學院」位於近郊，佔地四萬多方呎，建築物林立，有實驗室、教室、師生宿舍和康樂室等等。

車子在距離「市立大專學院」大門前數百碼停了下來，曾誠道：「咱們只要翻過一道圍墻，便可以進入裏面了。」

三人向一條小徑走去，來到這圍墻前。

「市立大專學院」的十餘座建築物，有疏落的燈光，大概仍然有人澈夜溫習功課。

「甘德彰博士的宿舍就在那邊。」曾誠向遠處一幢四層高的洋樓指去：「他住在地下，我今天查到的。」

「那卷錄音帶是屬於甘德彰博士的？」王小克低聲問。

水皮點着頭。

「錄音帶裏面，到底錄了些什麼？」王小克又問。

「我怎知道。」水皮說罷，縱身向上一躍，休瞧他身材矮胖，動作却捷若靈猴，不一會已翻過圍墻，進入花園中了。

王小克和曾誠分別進了花園，四週攢探着，見沒有動靜，這才向甘德彰的住所走去。

三人到地下一道窗前，見裏面有燈光透出。但由於厚厚的窗帘拉合着，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水皮沉吟了一下，向兩人打了個手勢，示意繞到屋子後面去。

王小克有心想看看兩人怎樣做案，默默地跟在水皮和曾誠背後，向前走去。

來到屋子後面，水皮向後門的門柄一按，喜道：「沒有上鎖！」

那後門是廚房的出路，三人躡着足踏了進去，側耳一聽，客廳中傳來交談的聲音。

水皮向王小克和曾誠打了個手勢，趨上前去，探首竊聽。

「甘博士，現在這個價錢，難道你還不滿意？」

王小克一聽這個聲音，不由呆了一呆，那正是剛才拜訪蕭東華的客人！

難道天下間竟有這麼湊巧的事，何健要的錄音帶，也即是蕭東華認為對他「十分重要」的錄音帶？

王小克側起了耳朵，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對不起，不滿意。」

那人沉吟了一下，道：「甘博士，再加多三萬，十萬元，滿意嗎？」

甘博士仍然搖着頭，道：「不滿意。」

那男子臉上勃然變色，道：「甘博士，那麼你開個數目來好了！」

「對不起，這卷錄音帶，我是無論如何不能交給你的！」

「為什麼？」

「它關係着一個人的榮辱生死，」甘博士大義凜然地道：「你即使出再高的價錢，我也不會接受。」

那男子嘆了一口氣，道：「一點商量都沒有？」

「不錯，」甘博士頓了一頓，忽然問道：「彭先生，我有一事不明，不知你肯不肯加以解釋？」

「什麼事？」

「你從何處聽到我有這樣的一卷錄音帶？」甘博士問。

那姓彭的男子聽了淡淡一笑，道：「不瞞甘博士，我們耳目衆廣，什麼事都可以預先得知。」

「但這是學院裏的事，況且，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有這樣的一卷錄音帶，你們——」

那男子不待他說下去，便說道：「甘博士，你不說，又怎知白天賜的寶貝女兒白姬蒂也不說？」

「她……她為什麼會把這件事說出來？」

「誰不知道白天賜白議員有個半白痴的女兒？」那男子笑道：「她什麼反常理的事都做得出來的！」

「哦？」甘博士臉色微微一變。

「甘博士，十萬元這個數目不算少了，」那男子又道：「你年薪也只不過七萬元而已，如果你肯的話，我們只要副本就行了，原有的錄音帶，仍然由你保存。」

「不，我不能出賣我的學生！」

「因為她是白議員的女兒？」

「即使她是個街市賣菜的女兒，我也不能出賣她！」甘博士斬釘截鐵地說。

那男子站了起身，嘆了口氣，道：「好吧，那麼多談也無用了。」

「對不起。」

「甘博士，你相信嗎？我們總有辦法得到那卷錄音帶的，」男子冷冷一笑，道：「我就不信我彭熾有做不到的事！」

甘博士臉色一變，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那自稱「彭熾」的男子，頭也不回地離去了。

王小克和水皮曾誠兩人對望了一眼，心下均是暗暗詫異，那錄音帶到底有什麼秘密？何以竟值十萬元？

王小克向客廳望去，只見甘博士背負雙手，在大廳中踱來踱去，不時發出一聲嘆息。

「怎麼樣？」王小克低聲問道：「你們到底幾時下手？」

「等他睡着了才行！」水皮低聲答。

王小克不由苦笑了一下，看甘博士臉上煩惱的模樣，他一時半刻之間，怎睡得着？

就在這個時候，屋外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王小克等三人心頭一動，屏住了氣息留心傾聽。

「篤篤篤！」

屋門響了起來。甘博士雙眉一軒，趨上前去，隔着門問道：「誰？」

「我，姬蒂。」是一個嬌美的聲音。

甘博士這才把屋門打開，一個長髮披肩，身材丰滿的少女，踏進屋來。

那少女正是白天賜議員的獨生愛女白姬蒂，她雙眉微蹙，似有滿腹心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王小克自門縫空隙間望去，只見她身穿短裙，一雙修長均勻的美腿令人目炫，樣子清秀絕倫，若非那「彭熾」提過她是個「半白痴」，自己怎看得出？

「這樣晚了，你還不睡？」

「甘博士我……我睡不着。」白姬蒂說着，忽然掩面哭了起來。

「為什麼？」

「為什麼！」白姬蒂忽然仰起首來，道：「你還問我為什麼！」

甘博士「殊」地一聲，道：「小聲一點，別吵醒了郭教授他們！」

白姬蒂垂首低聲啜泣着。

甘博士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緘默着。半晌，白姬蒂忽然跪下地來，道：「博士，我求求你，把錄音帶還給我吧！」

甘博士登時手足無措，扶住她的肩膀，道：「姬蒂，你快起來！」

「不，如果你不肯把錄音帶還給我，我便長跪不起。」

「這……這……唉！」甘博士頓了頓足，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

「博士，為了我，也為了我父親，請……請你把錄音帶還給我吧，求求你！」

甘博士雙眉緊皺，道：「你先起身，慢慢再說。」

「你答應了？」白姬蒂大喜，俏臉露出又驚又喜的神色。

甘博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果我知道你把它看得這樣重要，三天之前，就把它給你了。」

「現在也來得及啊！」

「現在？」甘博士苦笑了一下，沒有說下去。

白姬蒂在呆呆地凝望着甘博士，等待他說下去。

「姬蒂，你先起身吧，這樣跪着，讓人看到了成什麼話？」

「你答應把它給我了？」

「唉！如果它還在我手上的話，我怎會不給你！」甘博士頓一頓足，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博士，你——」

「它失掉了！」

甘博士此言一出，不但大廳中的白姬蒂大吃一驚，便是在廚房中偷聽的王小克、水皮和曾誠，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不過，王小克從甘博士剛才的一番話，就隱約猜到那錄音帶的下落有點問題了。

「它……它失掉了？」白姬蒂聲音微顫。

「是的。」

「幾時……幾時失的？」

「昨天晚上。」

甘博士說着走到一張坐枱前，拉開抽屜，又道：「你看，抽屜的鎖撬壞了！我這裏一共有六十幾卷錄音帶，全部失去了！」

白姬蒂臉色剎那間變得蒼白，微顫着身子，道：「是……是誰偷的？」

甘博士搖着頭，道：「我不知道，可能是學院裏的人。」

「你……你沒有報警？」

「這錄音帶對你和令尊是這麼重要，我既不知竊賊把它偷去的目的，所以，暫時不敢報案，只怕張揚開來，對你們父女更不利！」

白姬蒂滿面迷茫驚惶，搖着頭，道：「不，不！它不能失的！」

「姬蒂，你錄這卷錄音帶的事，告訴過誰來？」甘博士道。

「我——」

「姬蒂，告訴我吧。」甘博士柔聲道：「也許我對你有幫助呢？」

「我……我告訴過父親，還有……還有范積克。」白姬蒂道。

「文科三年級的范積克？」

白姬蒂點着頭。

「你和他很要好？」

白姬蒂又點着頭。

甘博士又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道：「這種事情你怎能告訴別人？」

「我……我錄了那卷錄音帶後，才覺得後悔，於是把它告訴了我父親——」

「他立即要你向我索回錄音帶？」

「是的。」白姬蒂道：「可是你當時又不肯說。」

「唉！我以為這卷錄音帶可以幫我分剖你們的煩惱和難題，怎知——」甘博士說着，又嘆了一口氣。

「博士，現在如何是好？」

「依我看，范積克是最有嫌疑偷去錄音帶的一個，」甘博士道：「咱們去找他！」

「現在？」

「是的，難道你還不知道這卷錄音帶落入外人手中對你的影響有多大嗎？」

白姬蒂茫然地點着頭，隨着甘博士向外走去。

王小克聽到「嘭」的關門聲，這才長長吁

吁了一口氣，說道：「你們此行，是沒有收穫的了。」

「奶奶的，」水皮罵了一句粗口，道：「是誰捷足先登，把我們的目的物先偷去了？」

「水老四，這樁任務是不是白議員委托你們做的？」王小克問。

「我看是吧？昨天，白議員的秘書楊保森來找老人家，大概就是爲了這件事！」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白天賜叫女兒索回錄音帶不果，於是聘請小偷去把它盜來，倒也是另外一種辦法。

「喂！咱們跟甘博士去看看！」曾誠提議道：「說不定錄音帶眞的在范積克那裏。」

水皮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怎麼樣？」

「儘管去看看不防。」

三人離開甘博士的宿舍，向四週掃了一眼，只見甘博士和白姬蒂正在前面趕路，向不遠處一幢男生宿舍走了過去。

甘博士和白姬蒂踏進宿舍不久，三樓一個窗口的燈光亮了。

王小克仰首望着那個窗口，道：「你們在樓下等我，讓我上去看看。」

「這個——」

王小克不給水皮說下去，便道：「人多不方便，你想被他們發現嗎？」

水皮還欲再說話，王小克白了他一眼，道：「難道你竟信我不過？」

水皮知道何健對王小克禮遇有加，當下不再堅持，王小克吸了一口氣，向樓梯走去。

他來到三樓那道窗口前，蹲下身來，自空隙間望進去。只見甘博士、白姬蒂面對着一個睡眼惺忪的英俊少年，正在談話，那少年大概就是范積克了。

「博士，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范積克搓揉着睡眼。

「積克，錄音帶，知道嗎？」甘博士沉聲問：「那六十幾卷錄音帶是不是你偷走的？」

「博士，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范積克苦笑一下，道：「我要你那六十餘卷錄音帶幹什麼？」

甘博士望了白姬蒂一眼，道：「姬蒂，你不是說過，你把錄音帶的事告訴了他？」

白姬蒂口唇掀動了一下，囁嚅着道：「我只告訴他錄音帶中有着一個大秘密，却沒有告訴他到底是什麼秘密。」

「這樣說來，積克是不知道錄音帶的內容了？」甘博士問。

白姬蒂點着頭，答道：「是的。」

甘博士白了她一眼，說道：「你怎麼不早說。」

「我……我怎知道。」

范積克道：「博士，現在你相信我的話了吧？錄音帶的失竊，是與我無關的。」

甘博士在房中四週望了一眼，雙眉仍然緊緊地皺在一起。

「博士，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儘可在我房中搜搜，看看是否有你失竊的錄音帶。」范積克又道。

甘博士托着下頷，沉思半响，向白姬蒂道：「我們還是走吧。」

王小克見甘博士出聲告辭，急忙閃身躲在一條石柱之後。不久，甘博士和白姬蒂踏出房來，拾級而下了。

王小克等兩人離去後這才趨上前去，從窗子空隙間望進去。

只見范積克起身坐到電話几去，拿起了電話，猶豫着，臉上罩着一層憂色。

王小克一見到了他的表情，心中不由得一動。

此時四下裏一片寂靜，王小克恐怕被房內的范積克發現自己的行踪，於是屛住了氣息，留心窺探。

范積克終於好像想通了什麼事似的，撥下三個電話號碼。

「喂，我是積克！」范積克壓低了聲音。

王小克心中一動，范積克只撥三個號碼，那表示他在與學院中的人通電話，因爲，本市的電話號碼是六個字，三個號碼顯然是內綫電話了。

他豎起了耳朵，留心竊聽。

「他們剛才來過了……是的，甘博士和姬蒂……你小心一點，千萬不要露出破綻……是的，我自己也會小心，再見！」

范積克掛斷了電話之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從他的對答中，終於明白了！

那卷錄音帶卽使不是范積克親手偷走，也必定是他串謀了同黨去偷的！

他偷錄音帶何用？最簡單的解釋便是：利用錄音帶來勒索白姬蒂，甚至她的父親白天賜白議員！

至於蕭東華極力想得到那卷錄音帶，目的可能和范積克一樣。不過，蕭東華本身已有花用不盡的錢財，他想得到錄音帶的原因，與社會地位的競爭有更多的關係！

王小克腦際盤念着：和范積克串謀的是誰呢？會不會是學院中的講師、教授，抑或是同學？

他可以肯定一點的是：錄音帶目前並不在范積克的身邊！

如果要得到錄音帶，首先必須查出誰是范積克的同黨！

× × ×

何健一見王小克，立時放下了水烟筒，道：「昨晚的事，水老四已經向我說了。」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姓蕭的別墅裏養了狼狗，不過已經被我打跛了脚，今晚可以再去試一試！」

「不，」何健搖着頭，說道：「經過昨晚之後，他們的防衞一定更森嚴，不能輕易去冒險了。」

「何老先生有什麼妙計嗎？」

何健沉吟了一下，道：「我想過十多種辦法對付他，但目前來說，還沒有一樣行得通，不過，總有辦法的！」

「何老先生，那天白天賜派楊保森來見你，是不是叫你們去替他偷一卷錄音帶？」王小克問。

「是的，」何健道：「他出一萬塊的報酬，這數目不小，於是我答應了。」

「他有說明那是怎樣的一卷錄音帶？」王小克又問。

何健搖搖頭，道：「這個他倒沒有說，只是告訴我錄音帶是卡式裝，盒子上寫着『白姬蒂』三個字。」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果然是那卷錄音帶。

「一卷錄音帶竟然值一萬元，它自然是非比尋常的了。」何健苦笑了一下，又道：「只是姓蕭的那小子又要它來幹什麼？」

「何老先生，蕭東華肯出十萬元以上的價錢來買那卷錄音帶。」

「哦？」何健雙目一瞪，詫異地道：「這是爲了什麼？」

「錄音帶中有白天賜女兒白姬蒂的秘密。」王小克道：「也許他想藉此作把柄，威脅白天賜吧？」

「唔——」何健緩緩地點着頭，道：「姓蕭的這小子卑鄙已極，康弟助他成人，他都會出賣，何況是一向和他對敵的白天賜了。」

「白天賜和姓蕭的有轇轕嗎？」王小克問道。

「他們都貴爲議員，任期已將屆，爲了競選連任，私底下已在明爭暗鬥，」何健說道：「這都是陸志堅告訴我的，也不知道是眞，抑或是假。」

王小克知道何健對他的一羣「小偷手下」不敢寄予太多信任，聞言立卽道：「陸先生這些話是可信的，因爲競選宣傳已經開始了，如果蕭東華得到那卷錄音帶便可威脅白天賜退出競選，他自然便可得到更多的機會了。」

「不錯，」何健道：「咱們得設法使他難償夙願才是！」

「這個當然！」

「小兄弟，你有什麼好辦法？」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先取得那卷錄音帶！」

「可是我聽水老四說，它已自甘博士處失竊了！」何健道。

「我知道它的下落。」

「哦？」何健聞言大喜，道：「小兄弟，那你還不快點把它弄來？」

「我只知道是誰偷掉的，却不知它現下藏在什麼地方，」王小克道：「不過，總會查得出來的。」

「小兄弟，要不要我派人協助你進行這樁工作？」何健問。

「何老先生，我一向是單獨行動的，」王小克說着站了起身，道：「再見。」

「你——到那兒去？」

「市立大專學院。」王小克道。

× × ×

王小克走近「市立大專學院」門口，從鐵閘望進去時，不由呆了一呆，學生宿舍前停着一輛警車，還有一輛十字車。

最令他驚奇的是周探長的小型房車，也泊在門口。

一看到周探長的車子，王小克便意味到事情不比尋常了！

若非發生了什麼重大的案件，周探長是不會出動的，他已被升爲華籍總探長，正式名銜是「刑事偵緝主任」，平日多半坐在寫字樓指揮屬下工作。忙得連和王小克喝一杯啤酒的時間也沒有了。

周探長拈起一隻尼龍襪，王小克這才看眞切——范積克是被尼龍襪勒死的。

王小克向前走去的時候，一個警員上前想來阻止他。可是，當他看清楚是王小克時，臉上露出了微笑，道：「小鬼子，是你。」

「什麼事？」

「發生了命案，」警員向內一指，道：「探長在裏面。」

「我可以進去看看嗎？」

警員沉吟了一下，向他擺了擺手，示意快點入內，因爲這時幾個揹着相機的記者匆匆趕來，警員急忙上前擋駕。

王小克仰首一望，認得是男生宿舍，向梯邊另一個警員問道：「探長在幾樓。」

「三樓三〇一室。」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那正是范積克的宿舍！莫非遇害的竟然是他。

他加快了脚步，奔上樓去，只見范積克的房門前駐守着兩個軍裝警員，門口圍着許多青年學生，正翹首向內張望。

那兩個軍裝警員不認識王小克，因此上前擋駕，冷冷地道：「幹什麼？」

王小克也不和他們多說，逕自向內叫道：「探長！」

周探長聽到叫聲，探首出來，見是王小克，雙眉一揚，道：「小鬼子，你進來！」

王小克在那兩個軍裝警員詫異的眼光下，施施然踏進房去！

甫進房間，王小克便看到范積克身穿內衣褲，伏在床上，身子已經僵硬，顯然已經斃命了！

周探長俯身用手指拈起一隻尼龍襪，王小克這才看眞得切——范積克是被一隻尼龍襪勒斃的！

「死了？」王小克問。

周探長點着頭，道：「死了。」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房間內的擺設十分

整齊，死者遇害之前，顯然未經掙扎。
周探長拿起枱上一個杯子嗅了一嗅，皺起了眉頭，道：「他遇害前喝過酒。」
王小克瞥見尼龍襪的襪頭有「KP」兩個英文字母，道：「探長，這尼龍襪似乎是專用的，是不是？」
經王小克一提醒，周探長湊首一看，原來那「KP」兩個英文字母是綉上去的。
「KP？」周探長喃喃地說道：「是什麼意思？」
「會不會是英文名字的縮寫？」王小克說道。
周探長點着頭，道：「如果是英文名字的縮寫，也應該是女性。」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問道：「探長，白姬蒂這個名的英文縮寫是——」
「白姬蒂？」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即道：「姬蒂．白，對啦，正是KP兩個字。」
「那就對了！」
「白姬蒂是？」周探長問。
「死者的同學，也是市立大專學院的學生。」王小克回答。
這時，門外傳來甘博士的聲音：「讓我進去看看！」
王小克轉頭望去，只見甘博士正在門口和警員理論，無論如何要進房來看個究竟。
周探長踏上前去，問道：「閣下是誰？」
「我叫甘德彰，是心理學博士，也是市立大專學院的副校長。」
「好，請進來吧。」周探長道。
甘博士踏進房來，一眼瞥見范積克的屍體，臉色不由大變。
「甘博士，你認識他嗎？」周探長問。
甘博士點着頭，道：「他是文科三年級的學生范積克！」
「貴校有個名叫白姬蒂的學生嗎？」周探長問。
甘博士臉上微微變色，訥訥反問道：「怎……怎麼啦？」
「你看！」
周探長說着把勒在范積克頸脖間的絲襪拿起來，指着「KP」那兩個英文字母。
「這……」甘博士臉上肌肉起着抽搐，囁嚅道：「不！不！不會是她！」
「甘博士，我可以見見她嗎？」
甘博士猶豫了一下，向電話几走去，拿起了電話筒。
王小克留意到他也只是撥了三個號碼，然後等候接聽。
不一會，對方接聽電話了，甘博士道：「姬蒂，積克發生了意外，你快點來他房間。」
掛下電話後，甘博士問周探長道：「她現在立刻就趕過來了。」
周探長道：「勞煩你了。」
王小克忽然問道：「博士，內綫電話是不是一律都撥三個號碼？」
「是的，」甘博士呆了一呆，問：「怎麼啦？」
「沒什麼。」
「探長，這位是——」甘博士詫異地望着王小克，猜不透他的身份。
周探長遲疑了一下，道：「他是我的特別助手，王小克先生。」
王小克知道周探長的意思，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不一會，白姬蒂自外衝了進來，看到范積克的屍身時，呆了半晌，忽然掩住了臉，尖叫起來。
「姬蒂，你鎮靜一點！」甘博士急忙上前扶住她。
白姬蒂又驚又悲，伏在甘博士肩膊上，啜泣個不停。周探長等她情緒稍爲平定後，這才道：「白小姐，我有幾句話想問你。」
白姬蒂望着救護員將范積克的屍體舁走，一眼瞥見勒在他頸脖間的絲襪，輕輕地「咦」一聲。
「白小姐，那是你的絲襪，對不對？」周探長問話時，雙眼凝視着白姬蒂。
「是……是的。」白姬蒂點着頭，臉上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
「怎麼會成爲殺人兇器？」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白姬蒂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
「白小姐，你有沒有遺失過絲襪？」周探長又問。
「我不知道！」白姬蒂猛力搖着頭。
周探長道：「那是屬於你的東西，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白姬蒂掠了掠頭髮，道：「我爸爸在我十八歲生日時，訂了十打這樣的絲襪，上面綉着我的英文名字縮寫送給我——」
「你全帶到學校裏來了？」
「不，我……我只帶了兩打。」
「現在用剩多少？」
「我不知道，」白姬蒂搖着頭，道：「有的弄爛了便丟。」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心底下明白，單憑兇器是不能證明白姬蒂是兇手的。
白姬蒂受打擊太大，周探長接下來問的話，她都問非所答，情緒陷入迷亂中，甘博士道：「探長，我看她需要休息。」
周探長暗想這樣也問不出什麼後果，向他點了點頭，這時指紋部的工作人員已開始印取指紋，幾個偵緝處的便衣拿着膠袋，收集房內有關的物事帶回去研究。
周探長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領先離開房間。
兩人來到操場，周探長這才打開話匣子，問道：「小鬼子，你究竟來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在附近散步，看到你的車子，所以過來看看。」
「你認爲那白姬蒂會不會是兇手？」
「不會。」
「什麼理由？」
「第一，白姬蒂是弱質女流，第二，如果她要殺人的話，會笨到用自己的絲襪，同時把它留下來做警方的證據嗎？第三——」
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便道：「且慢，關於第一點，我有解釋。」
「什麼解釋？」
周探長道：「死者臨死之前，曾經喝過酒，對不對？」
「單憑酒杯是不能算的，要經驗屍後才可確定。」王小克道。
「據我的經驗看來，不用看驗屍報告，也知道他臨死前，必定喝得爛醉如泥！」
「你的意思是想說，死者喝醉後，即使是弱質女流，也可以輕易地置他於死地？」王小克問。
「不錯。」
王小克搖着頭，道：「死者頸脖間青紫一片，足見兇手是個孔武有力之輩，白姬蒂嬌小得很，怎有可能弄成這樣的傷痕？」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道：「不過，這個可能性仍然存在的。」
「關於我剛才所說的第二點呢？」王小克側頭問：「你又有什麼理由反駁？」
「你知道我國有句老話叫『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嗎？兇手留下那兇器，也許就是想給我們這種猜想。」周探長道。

「這樣說來，兇手簡直懂得心理學了！」王小克笑道。
「那並不足爲奇，現在的犯罪份子，智力都有逾常人。」
「探長，我可以告訴你，兇手絕對不會是白姬蒂。」王小克道。
「爲什麼這樣肯定？」
「因爲——」王小克向他神秘一笑，道：「因爲我知道兇手另有其人。」
「誰？」周探長緊張地問。
「咦？那要去追查啊！」王小克道：「天下間怎有不勞而獲的事？」
周探長困惑地望着王小克，道：「你有了頭緒不成？」
「可以這樣說。」
「快說來聽聽。」
「天機不可洩漏，」王小克神秘地笑了笑，道：「總之，我會把他抓來交給你的。」
「一言爲定？」
「我幾時騙過你了？」王小克忽然正色道：「只是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周探長生怕王小克有什麼刁難的條件提出來，臉上登時現出爲難的神色。
「怎麼樣？」王小克問。
「你……你先說來聽聽。」
「給予我一切行事的方便，譬如——譬如給我一張『派士』，讓我可以隨時進出市立大專學院。」
周探長「啊哈」一聲笑了起來，道：「我還以爲是什麼條件，這實在太容易了！」
「那麼，你幾時給我？」
「今天晚上！」
「好，一言爲定！」

× × ×

王小克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時，周探長正戴着老花眼鏡，在閱着一疊文件。
他一見了王小克，立刻摘下眼鏡，道：「你的『派士』已批出來了。」說着打開抽屜，取出一張像身份證大小的，用硬膠啤住的卡片出來，珍而重之的交到王小克的手中，說道：「這是警務署長親自簽發的，你小心不要遺失了。」
「謝謝。」王小克把證件放入袋中，問道：「怎麼啦？有什麼新發現？」
「小鬼子，我發現才多着哪，你想不想知道？」周探長問。
「這還用得着問嗎？」
周探長翻一翻面前的文件，道：「首先，驗屍報告上指出，死者在遇害前，喝過大量的酒。」
「還有呢？」
「我又跟甘博士談過話，原來他日前遺失了六十幾卷卡式錄音帶，全是學生們向他吐露心聲的錄音帶，其中一卷，還關係了白姬蒂的一個大秘密——」
「什麼秘密？」王小克急忙問。
「甘博士不肯說，」周探長道：「不過，他懷疑那六十餘卷錄音帶，全是被范積克偷去的。」
「還有呢？」
「經過細心的調查後，我們發現死者遇害前，不止只獨自一人喝酒。」
「哦？」
「房中另外還有人，意思是說，他不是獨斟獨飲，而是有人陪着他的。」
「可是房中只有一個酒杯。」
「不錯，兇手可能早有預謀，把酒杯帶走了，一點綫索都沒留下來給我們。」
「那你們又怎麼知道，兇手曾經和死者對飲？」
「因爲死者的酒量很淺，而且從來不會獨斟獨飲的，」周探長道：「三年級的一個姓曾的同學說，他昨天送了一瓶威士忌給他，可是，那瓶威士忌只剩下一點點，而死者體內的酒精，並沒有那樣多。」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起碼可以證明一點，死者和兇手很可能是好朋友。」
「不錯。」
「那麼，你們的調查工作，必定是向那些接近他的人開始了。」
「唔。」周探長點着頭，道：「不過，兇手的動機是什麼呢？」
王小克微微一笑，站了起身。
周探長見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詫異道：「小鬼子，你到那兒去？」
「市立大專。」
周探長望了望腕錶，道：「現在？快十二點了。」
「發生了這樣的命案，我相信過半的人都還睡不着。」王小克道。

× × ×

王小克踏上甘博士住所的台階，向內一望，裏面黑漆漆地，一點燈光都沒有，不禁愕了一然，甘博士竟然這樣早就入睡了？
他伸手去按門鈴時，瞥眼間，看到大門只是虛掩着，心下不由一懍。眼珠轉了轉，躡着足踏上前，輕輕推開大門，閃身而入。
大廳中黑漆一片，王小克站定身子，豎起耳朵留心傾聽。
書房傳來一陣「簌簌」的聲音，有人在翻着東西！
如果是甘博士的話，他怎會摸黑行事？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躡着足向書房走去。
黑暗中，他看到有個人影俯着身在書枱旁翻着抽屜。
那人舉止鬼鬼祟祟，身型十分熟悉，一時間却猜不出是誰。
王小克手中扣住兩顆玻璃彈子，「拍」地一聲，把書房中的燈亮了。
那人大吃一驚，站直起身。
王小克定眼一看，不由愕了一然，滿面驚詫的正是白天賜的秘書楊保森！
楊保森看到王小克時，緊張的神情才稍懈，尷尬地向他一笑。
「楊先生，你好啊！」
「我……我……」楊保森把手中的一個盒子放下，踏上前來。
王小克凝着眼望定了他，問道：「甘博士呢？」
「他——」楊保森話未說完，忽然竄上前來，一拳朝王小克面門擊來。
王小克在他向前走過來時，心下早已暗暗防備，倏地向旁一閃，來到他背後，手指一彈，玻璃彈疾射而出，掌在他後腦之上。
楊保森「哎呀」一聲慘叫，仆倒下地。
王小克趨上前去，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拉了起來。
楊保森後肘一撞，心想先擺脫了王小克，然後奪命而逃，怎料王小克忽然手指一鬆，向後廻避，這一撞便落了空。
王小克雙手揮動，「嗖！」「嗖」兩聲，兩顆玻璃彈向楊保森腿彎射去。
楊保森背向着王小克，瞧不到玻璃彈來勢，（其實即使他看到了，玻璃彈來勢如電，距離又近，他如何躲避得了？）腿彎中彈，又摔倒下地。
王小克趨上前去，踏住了他的背脊，笑道：「好大的胆子，竟敢暗算老子！」
楊保森面如死灰，伏在地上喘着氣，王小克把脚放開，叫道：「起來！」

楊保森慢慢地掙扎着爬起身來，可是雙腿中了玻璃彈，一陣劇痛，險險又摔下地去。

「你剛才在找些甚麼？」王小克問。

楊保森遲疑着不回答，王小克喝道：「快說！」

「我……我是奉了白先生之命，來……來找——」楊保森囁嚅着接不下去。

「來找一卷錄音帶的，是不是？」

楊保森臉色一變，訝異道：「你……你怎麼知道？」

「哼，白議員還委托『小偷工會』來盜取那卷錄音帶，是不是？」

楊保森倒抽了一口氣，嘆道：「你甚麼都知道了！」

「楊先生，那卷錄音帶已不在甘博士這裏，難道你竟不知道嗎？」

楊保森點着頭，道：「我知道，可是，也許……也許這是甘老頭故佈疑陣呢？」

王小克不再理會他，四週望了一眼，道：「甘博士呢？」

「他——」楊保森臉色又是一變。

王小克奔出書房，終於在臥房發現了甘博士，他昏迷在床上不省人事。

王小克搭一搭他的脈，尚有跳動，這才放下心來，來到書房，冷冷問道：「甘博士是被你打暈的？」

楊保森垂下首來，不置答。

王小克瞪了他一眼，道：「甘博士年事已高，你這樣做很容易攪出人命。」

「我……我是逼不得已。」

「甚麼逼不得已？」王小克雙眉一軒。

「那……那卷錄音帶對白先生委實太重要了。」楊保森道。

「哼！這樣就能罔顧別人的死活嗎？」

楊保森垂下首來，顯得極端恐惶的樣子。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你快走吧！」

楊保森如逢綸音大赦，急忙轉身，向外奔去。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這才向甘博士的臥房走去。

他找到一瓶驅風油，替甘博士擦揉着，半晌，甘博士悠然轉醒，一見王小克，支撐着坐直起身，詫異問道：「你……你幹甚麼？」

王小克莞然一笑，道：「把你救醒。」

甘博士摸了摸腦頂，臉上現出痛疼的神色，道：「是……是你打暈我的？」

「如果是我打暈，為何還要救醒你？」

甘博士點着頭，問道：「那麼是誰？」

「我放他走了，」王小克道：「是白議員的秘書，一個姓楊的。」

「他……他為甚麼要打暈我？」

「便利於搜查那卷錄音帶。」

「可是它已經不在我手上了啊！」

「白議員懷疑你故佈疑陣。」

甘博士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白議員真是以小人之心度人了。王先生，你是警方的人，請你做個見證，那卷錄音帶的確不在我這裏。」

「我知道。它是被范積克偷走了。」

「哦？」

「甘博士，范積克和人串謀，前來偷走你的六十餘卷錄音帶，當然，他們的真正目標，是白姬蒂那一卷。」王小克道。

甘博士不置信地望定了王小克，訥訥地問：「你……你怎麼知道？」

王小克並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反而又道：「同時，殺死范積克的兇手，也即是那個串謀者！」

甘博士呆呆地望定了王小克，張大口說不出話來。

王小克站了起身，在房中踱着步，又道：「那兇手就你在學院之中！」

「警方不是懷疑白姬蒂嗎？」

「表面上的證據，的確對白姬蒂相當不利，但我敢說，范積克不是她殺死的！」

「那……那麼究竟是誰？」

「這就需要你協助來調查了。」

甘博士怔怔地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扳起「大偵探」的臉孔，將手背負，在房中來回踱着步。

面對着一個大專講師兼副校長，要他聽自己的「言論」，王小克還是第一次，他仍然童心未泯，不禁覺得十分「過癮」。

「甘博士，就你所知，范積克和誰來往最頻密？」

「這個——」

「白姬蒂不算，」王小克道：「據我推想，那應該是男性。」

甘博士仰首想了一會，道：「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范積克是數百個學生之一，我怎會特別留意他？」

王小克皺着眉頭，問道：「真的一點也不知道？」

「王先生，也許你可以找白姬蒂談談，」甘博士說道：「她是他的女朋友，應該比較清楚。」

「我會找她的，不過，現在——」

王小克的話還未說下去，忽然有個大漢自外衝進了房中。

王小克心下一懍，轉頭去看，原來是個穿着護衛員制服的精壯男子。

「甘博士，你——」

甘博士向他揮了揮手，道：「這裏沒有事，你出去吧。」

「剛才我……我看到一個陌生男子鬼鬼祟從這裏逃出去，上前追截時，卻被他上了汽車溜掉了，」護衛員用懷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問道：「甘博士，他是——」

「他是警方人員，王小克先生。」甘博士笑道：「這位是我校的護衛長杜炳。」

杜炳又望了王小克一眼，道：「自從昨天發生了那樁命案後，校長命令我加緊巡視，甘博士，你要小心門戶。」

「知道了，你出去吧！」

杜炳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離去。

就在他剛要踏出門口時，王小克忽然叫道：「杜先生，請留步！」

杜炳回過頭來！問道：「甚麼事？」

「命案發生時，你在當值嗎？」王小克問道。

杜炳點着頭。

「當時可曾聽到甚麼異聲，或是看到甚麼可疑的人物？」

杜炳沉吟了一下，搖搖頭。

「留心一下白姬蒂小姐的安全。」王小克道：「你可以走了。」

杜炳並沒有依言離去，反而問道：「為甚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沒甚麼，也許兇手也看中了她！」

杜炳臉上現出困疑的神情，聳了聳肩，轉身離去了。

「王先生，剛才你想說些甚麼？」甘博士問。

王小克皺着眉猶豫了半晌，這才道：「沒甚麼，你小心一下自己，如果下次來的不是白議員的人，你的處境就大大不妙了。」

說罷，王小克逕自向外走去。

他來到屋外的曠地，慢慢地踱着步，陷入思維之中。心忖：要在數百個學生之中查到范積克的「同黨」，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現在惟一的辦法，是從白姬蒂那裏查查看，平日誰與范積克交往最密，這樣便可以縮減調查的範圍。

想到這裏，他加快腳步，向不遠處的杜炳走了過去。杜炳一見王小克，迎上前來，道：「王先生，走了嗎？」

「我想請問白姬蒂小姐的宿舍在那裏？」

杜炳向遠處一幢六層高的建築物指去，說道：「白小姐就是住在那邊的女生宿舍，四〇五室。」

「咦？你和她倒是很熟啊！」王小克笑道：「是不是每一個女生的宿舍房號，你都記得清楚？」

杜炳澀然一笑，沒有答話。

王小克也不追問，逕自向那幢女生宿舍走去。

當他來到四〇五室門口時，聽到裏面傳來一陣低低的啜泣聲。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這才伸手去敲門。敲門聲過後，房內的啜泣立時停了，跟着，一個嬌美的聲音自內傳來：「門沒有鎖。」

王小克一扭門柄，打開了門，出現在他面前的是雙眼紅腫的白姬蒂。

白姬蒂經過這次的打擊，容顏雖然憔悴了不少，卻不掩她的絕代風姿。

「白小姐？」

「你——你是誰？」白姬蒂站了起身，警惕地望定了王小克。

「我是警方人員。」王小克說着將周探長給他的證件取出來揚了揚。

「你……你想幹甚麼？」

「我有幾句話想問你。」

白姬蒂頹然地坐了下來，垂下首，又低低地啜泣着。

王小克四週打量了一眼，宿舍的面積和范積克的差不多，只是房間內一片淩亂。

「白小姐，你想得回那卷錄音帶，是不是？」王小克開門見山地問。

白姬蒂聞言渾身一震，呆呆地望着王小克，問道：「你——你知道它的下落？」

「只要你幫忙的話，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它的，」王小克道。

「怎樣……怎樣幫忙？」

「首先你告訴我，范積克平日多數和誰來往？」王小克問。

「他——」白姬蒂仰首想了一想，卻聳着肩，眸子一片迷茫的神色：「我不知道。」

「你是他的女朋友，怎會不知道？」

「那……那有甚麼關係？」

「關係才大着呢！」王小克道：「范積克和人串謀，偷了你的錄音帶，後來卻被同伴殺了，我想，殺人的動機是為了獨吞利益，你說，這有關係嗎？」

白姬蒂茫然地搖着頭，喃喃道：「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王小克看到她那種渾渾噩噩的神情，心下暗暗失望，這時才想起白姬蒂的神智一向不大清明，尤其是經過這次的打擊之後。

「他在班上和誰最談得來？」

「和誰最談得來？」白姬蒂忽然恨恨地咬着牙，道：「和孟依莉！」

「孟依莉？」王小克愕了一然，道：「是個女的？」

「哼！孟依莉這賤人一直在勾引他，挑逗他，卻以為我不知道！」

剎那之間，王小克明白了！白姬蒂是在嫉妒！

「孟依莉住在那裏？」

白姬蒂向隔壁呶了呶咀，王小克立時站了起身，道：「謝謝你。再見。」他想，也許在神智清明的孟依莉口中，可以問出個結果來。

他來到「四〇六」室，在門上叩了一下，房內立即有人問：「誰？」

「孟小姐，請開門，我是警方人員，有幾句話想問你。」

門開了，一雙大眼睛滴溜溜地望出來，孟依莉原來也是個美女！

「孟小姐？」

「是的。」孟依莉上下打量着王小克，似乎為他的年輕而感到詫異。

「我可以進來嗎？」

孟依莉猶豫了一下，終於讓開身，道：「請進。」

王小克踏進房去，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張亞倫狄龍的大海報，貼在床上面的牆壁。

「請坐。」

王小克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問道：「關於范積克之死，孟小姐知道了？」

「我很難過。」孟依莉點着頭。

「孟小姐和范積克很熟？」

「我們是同班同學，主修文科。」

「平日經常來往嗎？」

「偶爾到外面喝喝茶，跳跳舞，」孟依莉咬着指甲，晶瑩徹亮的美眸望着王小克，問道：「怎麼啦？」

「聽說范積克有一個很要好的女朋友？」

孟依莉爽朗地笑了起來，向隔壁房一指，道：「你是指白姬蒂？」

「不錯。」

「他們是很要好，」孟依莉道：「不過，一個男孩子未結婚之前，是可以結交許多女朋友的，可不是？」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暗想她一定是個思想新潮的女孩子。

「你和范積克的交情好到甚麼程度？」

孟依莉聳着肩，洒脫地答：「好到好像情侶一樣的程度。」

「他和白姬蒂呢？」

「我看情形也差不多吧？」

「你不呷醋？」

「呷醋？」孟依莉失聲笑了起來：「犯得着嗎？」

王小克回心一想，發覺像孟依莉這樣新潮的女孩子，自然不知「呷醋」為何物了。

「對了，你們查到了兇手沒有？」孟依莉忽然問。

「有了一點線索。」

「甚麼線索？」孟依莉好奇地問。

「兇手是學院中的人。」

「這就叫線索？」孟依莉又笑了起來，說道：「學院中一共有七百多個人，你怎知道是那一個？」

「這需要孟小姐幫忙了。」

「哦？」孟依莉詫異地望着王小克，道：「我幫得了甚麼？」

「范積克平日多數和甚麼人來往？」王小克問：「那一個男同學和他最好？」

「積克對男同學沒有興趣的，」孟依莉道：「你知道，他是女人湯丸，平日只和女同學來往。」

「難道他一個男同學也不睬？」

「事實是如此，」孟依莉道：「不信你可以去問問馬教授。」

「他是——」

「馬教授是我們的系主任。」

「哦！」王小克頓了一頓，又問：「他根本不和任何男孩子來往？」

「是的，」孟依莉說着又補充了一句，道：「不過有一個人例外。」

王小克聞言心中不由動，急忙問道：「是誰？」

「他和阿炳很好。」

「阿炳？」

「就是我們的護衞員杜炳，」孟依莉道：「他們常在一起喝酒。」

王小克腦際一亮，又問道：「杜炳在這裏做了多久？」

「大約三個月。」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謝謝你。」

「我的回答對你有幫助嗎？」孟依莉問。

「當然有，」王小克愉快道：「太有幫助了！」

王小克離開孟依莉的房間時，一條高大的人影從梯角閃過，向黑暗中竄去，刹那間沒有了踪跡。王小克腦中正想着一件事，因此並沒有發覺。

他來到樓下，向大門口走去。

護衞員的宿舍就在大門口附近，那便利於換更。

「杜先生！」王小克向內張望。

宿舍的門虛掩着，裏面一團黑漆，看不到是否有人。

「你是誰？」一個粗沉的聲音自他背後的響起。

王小克回頭一望，原來又是一個穿着護衞員制服的青年男子。

「你找阿炳？」

「是……是的，他下了班嗎？」

青年男子望了望腕表，道：「不，今天他和我當夜更，也許巡到後山那邊去了吧，你是誰？」

王小克取出證件，道：「我是警方的便衣人員，有幾句話問他。」

「你在這兒等一會吧，」青年男子道：「我過去叫他。」

「好，謝謝你。」

望着青年男子遠去，王小克眼珠一轉，閃身而入，扭亮了袖珍電筒，四週搜索着。

他動作飛快，不一會已搜遍了整個房間，連床舖也一吋一吋地搜過，那裏有錄音帶的踪跡？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傳來了腳步聲，王小克心頭一懍，急忙熄了袖珍電筒，閃身離開屋子，只見那青年男子搭着杜炳的肩膀，向這邊走了過來。

「王先生，你找我？」杜炳問。

「是的，」王小克向他招了招手，走到一旁，低聲問：「炳哥，昨晚你到積克房中幹甚麼？」

杜炳聞言臉色一變，訥訥道：「我……我幾時去……去過他房中？」

「炳哥，你雖然把酒杯帶走，又將酒瓶上的指紋抹去，但警方却在你所坐的沙發上，發現——」

王小克話未說完，杜炳忽然發了一聲喊，抓起腰間的警棍，便欲向王小克當頭擊下。

「別動！」王小克伸手往腰間一探，好像是要拔槍的動作，杜炳大吃一驚，拋下警棍，轉身便逃！

王小克剛才那幾句話只不過是試探性質，怎料杜炳作賊心虛，露出了馬腳。

杜炳亡命價地向校門奔去，王小克伸手入袋，却摸了一個空，原來他忘記携帶玻璃彈出來，眼見杜炳去勢如電，自己是追不上的了。

那年輕護衞員奔了過來，詫異問道：「怎麼一回事？」

「杜炳是謀殺范積克的疑犯，」王小克叫道：「他事敗要逃，快去追他！」

年輕護衞員將信將疑，王小克頓了頓脚，道：「電話在那裏？我要打個電話回警局。」

「阿炳房內有電話。」

王小克轉身入屋，扭亮了電燈，看見電話放在雪櫃上，即上前拿起話筒，撥下周探長辦公室的專用電話號碼。

戮力殲仇　却酬歸璧

王小克踏進白姬蒂的房間時，不由一呆。房間內除了白姬蒂之外，還有兩個男人，其中一個是楊保森，另一個年紀大約在五十開外，相貌堂堂，魁梧壯健，大概便是白天賜了。

「王先生，這是我爸爸，」白姬蒂介紹道：「他是王小克，警方的人。」

「王小克？」白天賜雙眉一揚，問道：「你是不是有個綽號叫『小鬼子』？」

「是的。」

白天賜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忽然向楊保森揮揮手道：「阿楊，你出去吧。」

「是。」

楊保森離去後，白天賜客氣地道：「王先生，請坐。」

王小克老實不客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王先生，這裏所發生的事，你都知道了？」白天賜問。

「是的。」

「小女這次險些涉嫌謀殺，都虧你查到眞兇，」白天賜頓了一頓，又道：「對了，那兇手呢？」

「仍然在逃，」王小克答道：「警方目前正在通緝他。」

白天賜緩緩地點着頭，道：「王先生，據我所知，你以前不是警方人員啊！」

王小克莞然一笑，道：「我現在仍然不是警方人員。」

「可是——」

「我只不過是客串性質而已。」

「原來如此，」白天賜咬了咬唇，道：「王先生，我有一件事求你。」

「哦？」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是不是設法把那卷錄音帶找回來？」

「不錯。」

「我們正在找。」

「不，我的意思是——」白天賜澀然一笑，才接着說下去：「當你找到它後，別交給警方，交給我。」

「這——」

「王先生，我知道這不合手續，不過，老實對你說，這卷錄音帶對我很重要，千萬不能落入任何人的手中，你……你明白嗎？」

王小克點着頭。

「只要你拿來給我，我會給報酬你的！」

王小克忽然想起，蕭東華出價十萬元要得到那卷錄音帶，他好奇心起，問道：「白先生，你出多少？」

白天賜沉吟了一下，答道：「二十萬元，必要時，甚至可以多給一點。」

王小克心頭一跳，二十萬！

「你不是委托『小偷工會』去盜取那卷錄音帶嗎？」王小克問。

「這——」白天賜澀然一笑，道：「可是他們到今天還沒有消息。」

「一萬元的報酬，怎能冀望人家盡心盡力？」王小克道。

白天賜臉色一變。

「你……你都知道了？」白天賜顫聲道。

王小克淡淡地一笑，向他點點頭。

「白先生，爲甚麼突然出二十倍的價錢給我？」王小克問。

「因爲它對我太重要了，」白天賜凝視着王小克，道：「同時，我對你也有信心！」

「謝謝。」

「王先生，你——你肯幫我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可以考慮一下嗎？」

「王先生，二十萬！」白天賜又道：「如果你答應的話，我立即可以先付一半給你。」

王小克心中不由一動！

看來，白天賜倒是一個相當爽快的人！二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用它來買一卷卡式錄音帶，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王先生，怎麼樣？」白天賜問。

「現在根本不知道那卷錄音帶在那裏，即使我答應了，又怎麼樣？」

「你一定可以找到它的。」

「對我這樣有信心？」

白天賜點着頭，道：「是的，許多本來不可能的事，都被你辦到了。」

王小克莞然一笑，道：「那都是碰運氣而已。」

「這次也許一樣可以碰運氣？」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答應你！」

白天賜聞言大喜，伸手和他相握，道：「王先生，咱們一言爲定。」

「好。」

離開房間後，王小克正打算到杜炳的宿舍去看看，不料有人追了上來，叫道：「王先生，你等等！」

王小克回頭一看，原來是白天賜的秘書楊保森。

「楊先生有什麼指敎？」王小克駐足問。

「不敢不敢，」楊保森神秘地四週望望，低聲道：「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哦？」

「請跟我這邊來。」

王小克見他神態鬼祟，心下暗暗納罕，但還是跟着他來到女生宿舍的轉角處。

楊保森又四下裏張望，見附近無人，這才低聲地問，道：「白先生剛才跟你說了一些什麼話？」

王小克疑惑地望着他，反問道：「他跟我說了些什麼話，與你何關？」

楊保森澀然一笑，道：「他是不是叫你設法去將那卷錄音帶找回來？」

「不錯。」

「他答應付給你很高的待遇？」

「不錯。」

「數目多少？」

王小克心下不禁有氣，道：「楊先生，憑什麼要我告訴你？」

楊保森沉吟了一下，道：「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話，最好告訴我。」

「哦？」

「不論他肯付你多少，我都有辦法令你賺得更多！」楊保森認眞地道。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道：「他答應給我三十萬元。」

「啊！這個數目不算少！」

「你有辦法令我賺得更多？」王小克不置信地望定了他。

「這個當然！」楊保森道：「你猜那個姓杜的向白先生要求多少？」

「杜炳？」

「是的，」楊保森道：「他打了電話給白先生，說是如果他想得回那卷錄音帶的話，要付出二百萬元！」

「二百萬！」

「怎麼樣？和三十萬是不是相差老大一截？」楊保森笑着問。

「你怎知道？」

楊保森先是臉上一紅，隨即答道：「我在分機電話中聽到的。」

刹那間，王小克已經明白他如何使自己「賺得更多」的計劃了，但還是問道：「你想用什麼辦法使我賺多一筆？」

「王先生，你是聰明人，難道還要我把話說明嗎？」楊保森道。

「像那個姓杜的一樣，勒索他？」

「對啦！」

「可是錄音帶在姓杜的手上哩！」王小克道：「我憑什麼勒索他？」

「王先生，以你的本領，如果想把錄音帶弄來的話，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楊保森道：「只要找到那姓杜的，便有辦法了。」

「是嗎？」

楊保森點着頭，道：「三十萬和兩百萬，你寧願要那一筆？」

「可是白先生肯付這個數目嗎？」

「他會付的。」

「你怎知道？」

「那卷錄音帶對他太重要了！」

「它裏面到底錄了些什麼？」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忽然問道：「你把這個發財的計劃提供了給我，到底對你有什麼好處？」

楊保森笑了起來，說道：「王先生，如果你眞的得到那二百萬元，相信你也不會虧待了我吧？」

「你想分多少？」

「多少都無所謂，反正都是意外之財，」楊保森頓了一頓，接着說道：「二十萬，怎麼樣？」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道：「倘若眞的可以找到那卷錄音帶，而白先生又肯付出二百萬元，這二十萬你是賺定的了！」

楊保森大喜過望，伸出手來，和王小克相握，道：「一言爲定，找到錄音帶時，請立即通知我，讓我爲你安排一切。」

「好。」

楊保森向外望了一眼，道：「我走了，咱們保持聯絡。」

王小克望着他鬼鬼祟祟的背影遠去，不由搖頭苦笑了一下，暗想白天賜請到一位像楊保森這樣的「秘書」，眞是倒足了大霉。

他猶豫了一下，向大門口走去。來到警衞宿舍，推開杜炳的房門，踏了進去。

房中的窗戶全關閉着，王小克扭亮了燈，一雙銳利的眼光，四下裏搜索着。

他巡視了一遍，開始搜索了，但從床底下找到壁櫥的空隙，都看不到那卡式錄音帶的影子。

「奶奶的，會不會被他帶在身上？」

這念頭一閃即逝，因爲他知道，像那樣重要的物事，杜炳絕對不會帶在身上，萬一被人發現了，豈不糟糕？然而，如果不帶在身上，又應該藏在什麼地方呢？

王小克取了一瓶酒和一個酒杯，倒了些少，呷着，眼睛仍然四週搜索，希望突然有些發現。

酒是劣酒，滑進喉嚨時，有一種辛辣的味道，王小克打開雪櫃，打算取點冰水拌着喝。

然而，雪櫃裏空空如也，他打開冰格，暗想沒有冰水，用冰塊也是一樣。

當他把冰匣子取出來時，不由「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

嵌在那冰匣子當中的，正是一卷卡式錄音帶！

那卡式錄音帶遍體都是冰花，但依然看得

到，盒子上寫着三個字——白姬蒂！

王小克大喜過望，暗想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急忙把它納入袋內，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若非自己嗜酒，若非酒質奇劣，怎會打開冰格來細看呢？

現在，錄音帶已經落在自己手中了，應該把它交給周探長、何儺、白天賜、楊保森，還是據爲己有呢？

所有的人都在找着這卷錄音帶，而它安安穩穩地放在自己袋中！王小克不由自主地拍拍袋子，這才肯定不是幻想。

他告訴自己：儘快離開這裏！

他熄了房中的燈，離開房間，還順手把房門掩上了。

當他來到學院大門口時，忽見遠處人影一閃，有人閃身躲在路旁花叢之中。

王小克心頭一動：那人是誰？

由於剛才那人動作太快，大家相距又遠，王小克根本看不清楚。他畧一沉吟，向大馬路走去。

這時，剛巧有一輛的士駛來，王小克伸手把它截了，跳上車去。

車子駛出半哩左右，王小克忽然道：「司機大佬，請把車子駛回去。」

「哦？」司機詫異地望着他。

「把車子駛回大專學院。」

司機無可奈何，只得來了個大轉彎，朝來路而回。不一會，已經來到「市立大專學院」，王小克付過車資，跨下車來。

他向警衞宿舍那邊望去，只見外面靜悄悄地，一個人影也沒有。於是吸了口氣，向前奔去。

來到杜炳房外，他放輕了腳步，從房門空隙間窺探進去。

這一望之下，不由大喜，原來那人正是杜炳！他站在雪櫃之前，手中拿着冰匣子，呆呆出怔。

王小克扣住兩顆玻璃彈，輕輕把門推開了，沉聲叫道：「炳哥！」

杜炳驟聽王小克的聲音，不由大吃一驚，倏地轉過身來。

「找什麼？」王小克笑着問。

杜炳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的，他雙眼一轉，忽然好像想起什麼事似地，趨上前來，道：「把錄音帶給我！」

杜炳吃過王小克玻璃彈的苦頭，聞言站定了腳步，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王小克見他果然怕了自己的玻璃彈，這才定下心來，但仍然和他保持着一段距離，以便隨時發射玻璃彈。

「炳哥，我眞不明白，你爲何要殺了范積克，」王小克道：「兩百萬一人分一半的話，也可以做個百萬富翁了。」

杜炳面如死灰，忽然吼叫一聲，揉身向王小克撲來。

王小克早有防備，在他身形甫動時，「颼颼」兩聲，玻璃彈已疾射而出，打在他膝蓋骨上。

杜炳「啊呀」一聲慘叫，雙腿一彎，仆倒下地，王小克得勢不饒人，又是兩顆玻璃彈疾射而出，仍然擊在他腿上。

杜炳本來掙扎着要站起身來，可是雙腿各中了兩顆玻璃彈，痛入心脾，躺在地上雪雪呼痛，却是不能站立起身了。

「炳哥，如果你還想要花樣的話，下兩顆玻璃彈你猜會射在什麼地方？」王小克說着向他雙眼望去。

杜炳大吃一驚，雙手亂搖，道：「不！不！我不願變成瞎子！」

「那麼就得乖乖地坐在地上，不要亂動！」王小克說着踏進屋中，拿起電話。

「你——你想幹什麼？」杜炳微顫着聲音問。

「打個電話。」

「你……你要報警？」

王小克再不答話，撥下周探長辦公室的專用電話號碼。

× × ×

王小克按下「關」製，把卡式機熄了，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望去。

「天……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的事！」白小妹訥訥地道。

王小克澀然笑着，答不上話。

「小鬼子，這白天賜眞不是人！」小辣椒恨恨地道：「竟然迷姦自己的親生女兒！」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暗想上流社會藏污納垢，是個極端卑鄙的階層，却料不到像白天賜那樣有名望和有地位的人，竟然會幹出這種事來。

「難怪白天賜把這卷錄音帶看得如此重要了！」白小妹道：「如果他公開來的話，白天賜名譽掃地，在本市便無立足之地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看來，這卷錄音帶的重要性，簡直比他的性命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落在蕭東華手中的話，白天賜肯定是完了！」

「白姬蒂爲什麼會錄這樣的一卷錄音帶？」白小妹問。

「她——」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不是自己錄，而是甘博士錄的，他是心理系教授，本意是想藉此來研究解剖學生的心理狀況而已。」

「話是這樣說，但白姬蒂怎會笨到將自己的隱秘說出來？」白小妹道。

「那也很難說，這件事大概一直蘊在她肚子裏，恨不得有發洩的機會，她做夢也想不到會攪出這樣的事來的。」

「小鬼子，現在你打算怎樣做？」小辣椒問道：「把它交給周探長，抑或把它給回白天賜？」

王小克咬着唇不作聲。半晌，他才道：「杜炳已經被落案檢控了，如果我把它交給周探長，他一樣會給回白天賜，不是少了一個發財的機會？」

「對！對！」小辣椒道：「白天賜答應給你二十萬元的！」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小辣椒，你以爲他眞會心甘情願，順順利利地把二十萬元給我嗎？」

「哦？」

「人的心理是這樣的，未得到一件物事前，什麼諾言代價都肯出，但得到手之後，就會考慮其他的後果了，好像這卷錄音帶包含了白天賜的醜聞，如果我交回給他，他一定會想：我聽過沒有？是否另外錄了一卷？」

王小克頓了一頓，又道：「我相信他一定想得到我會聽上一聽，那麼，我就是惟一知道他秘密的人了，他爲了保守他的秘密，你說，他會來對付我嗎？」

小辣椒一拍大腿，叫道：「對！對！怎麼我沒想到這一點，像他那樣卑鄙的人，一定會對付你的！」

「甚至還會殺了我滅口！」王小克接口說道。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爲了他的名譽和安全感，他一定會這樣做的！」

「所以說，這卷錄音帶不能給他！」王小克道。

「那麼給誰呢？」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說道：「把它給何老先生！」

「爲……爲什麼要給他？」小辣椒詫異地問：「他不是一樣會送去給姓白的嗎？」

「由何老先生送去，那又不同了。」

「怎樣不同？」

「首先，他不可能去殺了何先生滅口，」王小克道：「因爲『小偷工會』起碼有八百個會員，而白天賜能夠一一地將他們都殺了滅口嗎？」

「不錯！」小辣椒道：「姓白的再神通廣大，也絕對做不到這一點。」

「可是白天賜才答應給何老先生一萬元的酬勞。」白小妹插口道。

「那是以前的行情，」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現在恐怕不止了！如果何老先生向他提出非二十萬以上的價錢便不肯把錄音帶交回給他，他一定肯的！」

「小鬼子，那你快去找何老先生啊！」小辣椒道：「那姓白的這樣可惡，非好好敲他一筆不可！」

「這件事也不必太急，」王小克道：「只有慢慢吊住白天賜，然後才能令他心甘情願拿錢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起來。

小辣椒趨上前去開門，站在門口的，是一個西裝煌然的中年男子。

王小克定眼一望，依稀覺得此人身型好熟，仔細想想，心下不由一震。

「在下姓彭，單名一個熾字！」中年男子臉上露着友善的笑容，道：「請問王小克先生在嗎？」

王小克向他走了過去，道：「原來是蕭先生的得力助手彭先生大駕光臨，不知道有何指教？」

「不敢不敢，」彭熾伸手和王小克相握，道：「有件事想王先生幫幫忙才眞。」

「什麼事？」

彭熾望了白小妹和小辣椒一眼，遲疑着沒有說話。

「彭先生有話儘管說，這裏沒有外人。」

王小克猜到他的心意。

彭熾莞然一笑，乾咳了一聲，說道：「是這樣的，蕭先生好久沒見你了，他經常在掛念你——」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插口道：「彭先生，我喜歡開門見山爽爽快快，別再兜圈子行嗎？」

彭熾搓着手，一副不知從何說起的樣子。

「是不是爲了那卷卡式錄音帶？」王小克問。

彭熾先是一呆，隨即點着頭，道：「對，正是爲了它。」

「蕭先生不是委托你去找嗎？」

彭熾聞言臉色一變，實在想不到王小克爲何得知。

「這個……」彭熾澀然笑着，訥訥道：「我見過那個姓杜的，許以重酬，可是他說，錄音帶已經不在他的手中了。」

「哦？」王小克假裝愕了一然，道：「有這樣的事？」

「姓杜的對我說，若要找到那卷錄音帶，只有找你才行。」

王小克聳着肩，道：「找我有什麼用？我又不是齊天大聖，可以變一卷出來。」

彭熾凝視着王小克，道：「王先生，明人不說暗話，那卷錄音帶是不是在你手上？」

王小克瞪大了雙眼，一副詫異無已的表情，道：「是誰告訴你的？」

「除了你之外，根本無人進入過姓杜的宿舍。」

「那就能證明錄音帶在我手中嗎？」王小克道：「彭先生，你未免太天眞了！」

彭熾沉吟了一下，道：「王先生，你到底要多少錢，才肯把錄音帶給我們？」

王小克料不到他對自己的觀察力如此有信心，不由愕了一然，但隨即哈哈大笑。

彭熾一直凝視着王小克，閤着唇不出聲。

王小克笑聲甫畢，彭熾又道：「只要你開個數目來就行了。」

「你們出得起多少錢？」

「我剛才說過，你開個數目來好了。」

「兩百萬！」

「嘩！」彭熾低呼了一聲。

「數目太大了？」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其實一點也不多，那正是姓杜的勒索白天賜的數目。」

「白天賜顯然不肯給。」

「蕭先生呢？」王小克側着頭問道：「蕭先生肯不肯給？」

「這個——」

「彭先生，還是回去和你的主子商量一下再說吧。」王小克道。

彭熾沉吟了一下，忽然道：「王先生，你和我走一趟，去見見蕭先生怎樣？」

「爲什麼要去見他？」

「這個數目最好由你親口向他提出，否則，恐怕他會以爲我——」

王小克心中一動，立即向他點點頭，道：「好，我跟你走一趟。」

彭熾料不到王小克答應得這樣爽快，不由大喜過望，站了起身。

「請等等我換去，件衣服。」

王小克說着轉身入房，他換衣服是假，入房取了幾顆「毒霧彈」和玻璃彈子才眞。

出得房來，彭熾已經等得有點不耐煩，站在大門口連連搓着手。

兩人來到樓下，司機已將車子駛了過來，彭熾道：「王先生，請上車！」

「是！」車子怒吼一聲，向前疾駛而去，半個小時後，已經來到了蕭東華的別墅。

王小克一踏下車來，幾隻大狼狗已吠了起來。那名叫阿貴的男僕立時趨上前來，把那幾隻大狼狗喝退。

王小克隨着彭熾踏進大廳，蕭東華口啣雪茄，笑哈哈地迎了上來，道：「小兄弟，許久不見了！」

王小克畧向他點了點頭，想起何三手之死，不禁義憤塡膺。

「小兄弟，來來，快請坐！」

蕭東華說着向彭熾揮了揮手，示意他可以離去。彭熾倒也十分知機，悄然引退了。

大廳中只剩下蕭東華和王小克。

王小克腦際映現當年何三手被蕭東華出賣的情景，以及蕭東華飛車追殺自己和阿九的情形來……如今，何三手死了，阿九也死了！

雖然，他們並非蕭東華親自下手殺害的，但，蕭東華也難辭其咎。

想到阿九的似水柔情和俏麗容顏，王小克恨不得立即撲上前去，給蕭東華一拳。

然而，他按捺着自己。

他知道蕭東華的別墅不啻龍潭虎穴，如果自己貿然出手，必定會賠上一條性命。以自己的性命和他相搏，自然是不划算之至！

「小兄弟，別來無恙？」蕭東華笑問。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還不是一樣。」

「聽說你有一卷卡式錄音帶，是不是？」蕭東華忽然問。

「我起碼有三四十卷，」王小克笑道：「你指時代曲的還是粵曲的？」

蕭東華臉色一變，道：「小兄弟，我不大喜歡開玩笑的，你應該知道。」

「誰跟你開玩笑？」王小克假裝愕了一然，道：「我的確有三四十卷卡式音樂帶啊！」

「我指的是白天賜的寶貝女兒的那一卷。」蕭東華道。

王小克臨來之前，心中早已盤算了應付的話，當下答道：「啊！原來是那一卷！」

「它……它現在在你的手上？」蕭東華緊張地問道。

「以前是，現在不是了！」

「哦？」

「昨天它的確是在我手中的，可是，我已把它交了給人了。」

「誰？」蕭東華雙眉一揚。

「你猜猜看。」

「白……白天賜？」

「不！」王小克笑道：「我怎會給他？」

「那你交給誰了？」

「這個人你是不認識的，」王小克說道：「但他卻和你大有淵源，因爲他的弟弟，乃是你的——」

王小克的話還沒說下去，蕭東華便低呼了一聲，道：「何健！」

「不錯！」

「你……你爲什麼要把那卷錄音帶交給他呢？」

「咦？交給他和交給你不是一樣嗎？」王小克道：「你不是要他去偷這錄音帶？」

蕭東華咬了咬唇，道：「我的確是委托了他去辦這件事，但他們一直沒有消息。」

「現在錄音帶已在何先生手中，你應該和他聯絡才對啊！」

「我——」蕭東華眼珠一轉，露出了兇光，道：「不錯，我是應該和他聯絡一下。」

「何先生看在他弟弟何三手師傅的臉上，一定會立即把錄音帶交給你的。」

蕭東華苦笑了一下，站起身來，道：「對不起，我進去打個電話。」

當蕭東華向內走去之際，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只見在石柱後，或屏風後都是幢幢人影，顯然地那些全是蕭東華的保鏢。

經過這許多年的奮鬥和掙扎，蕭東華在圈子內十分吃得開，正因爲吃得開，自然也樹立了不少敵人，所以，他才會聘請這許多護衛來保護自己。

王小克忖道：姓蕭的一定是打電話給何老先生了，不知何老先生會怎樣回答？萬一他回說錄音帶不在他那裏，姓蕭的豈不遷怒我欺騙於他？

正盤念間，蕭東華已自內廂走了出來，臉上笑哈哈地，似乎得到了什麼好消息一般。

王小克心中暗自愕了一然，蕭東華踏上前來道：「好啦，現在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

王小克不明他此言是什麼意思，呆呆地望定了他。

「咱們走吧！」

「到——到那兒去？」王小克詫異地問。

「去那找個『小偷皇帝』！」

王小克心中一懍，望着蕭東華臉上那詭異的笑容，一顆心不禁怦怦地亂跳起來。

「來吧！」

王小克心下惴惴不安，跟蕭東華來到別墅門口，司機已伺立在一旁，等待兩人上車了。

王小克放眼一望，只見後面還停着三輛大房車，引擎全着了火，車內人影幢幢，三架車起碼有十七八個人以上。

「上車吧。」蕭東華道。

王小克眼珠一轉，已經猜到蕭東華的意思了——他要直搗小偷工會！

只是有一事他猜想不透，「小偷工會」共有近千會員，僅是「總會」中，也有三四十人，況且尚有「四大天王」駐守，蕭東華憑一二十人之衆，如何可以上門尋釁？

王小克不及細想，踏上車去。

車子引擎發出一聲怒吼，向前疾馳而出，後面那三架大房車也啣尾跟來。

王小克側頭望了蕭東華一眼，見他口角掛着笑，似乎成竹在胸的樣子，心下更感奇怪，不知他究竟葫蘆裏在賣些什麼藥。

車子不徐不疾地前進着，王小克向車窗外望去，認得正是向「小偷工會」的別墅而去。

大約數十分鐘後，車子抵達別墅了。

王小克聽到一陣陣的吠叫聲，心下稍安，他想，何健令人養了數十隻大狼狗，隻隻兇猛精悍，這一二十個大漢即使個個都有武器，也未必能討了好去！

車子抵達鐵柵前，它自動地打了開來，四架房車先後長驅直進。

這時正是黃昏時份，太陽餘暉從山巒間折射過來，整幢別墅染上了金黃。

在別墅的曠地上，圍着十餘個漢子，另外還有十餘隻大狼狗都有人牽住，面對一條木樁狂吠。

王小克定眼一望，只見木樁上綁着一個人型布袋，招管家手携一個膠桶，忽然伸手入內，取一塊牛肉出來，向布袋拋去。

這時，其中一個大漢叱喝一聲，那大狼狗立時撲上前去，張口狂噬，片刻間，把布袋咬得支離破碎。王小克見大狼狗利齒如此犀利，心下不由發毛。再放眼望去，只見何健背牆而立，眼光望定了那十餘隻大狼狗。

何健旁邊，還站着水皮和曾誠，兩人怒容滿面，望定了招管家。

王小克一看到這種陣勢，心下大駭，暗想莫非招管家被蕭東華收買了，如今利用何健所豢養的大狼狗來對付他？

車子在不遠處停了下來，蕭東華道：「小兄弟，下車看一齣好戲吧！」

這時，招管家已看到衆人來臨，把膠桶交給身邊一位大漢，迎上前來。

「蕭老板，我們全依你的吩咐，把事情安排好了。」招管家道。

「唔，很好，很好。」

王小克這時再無懷疑，暗想招管家若非早就被蕭東華所收買，定是被派來臥底的。

「王老弟！」何健看到王小克，老遠便叫了起來。

王小克正欲向他奔過去，不料手臂一緊，已經被蕭東華抓住。

「小兄弟，不要過去！」蕭東華低聲道。

就在這個時候，別墅裏有幾個大漢走了過來，王小克定眼一望，認得正是「落花流水」的陸志堅，花太歲和劉一波。

陸、花、劉三人沉着臉，向蕭東華走來。

王小克知道「落花流水」四人不但妙手空空，而且都身負絕世武功，可是，單憑他們四人之力，是否可以協助何健和蕭東華對抗？

陸志堅領前，向蕭東華走過來，站在他的面前。

王小克暗暗扣了兩顆玻璃彈在手中，暗想倘若三人發難的話，自己便從旁協助。

然而，陸志堅的動作，却大大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只見他躬身向蕭東華行了一禮，道：「蕭先生，你好！」

「陸大哥，辛苦你了！」

王小克心頭一跳，差點沒彈跳起來！

他早已知何健在「小偷工會」的地位不穩，也知「落花流水」四大天王對他不服氣，却料不到「四大天王」中竟又有三個背叛了他！目前形勢，何健的處境實是危險到極點！

「陸老大，你這樣是幹什麼？」水皮叫了起來：「老人家生氣啦！」

陸志堅望也不望他一眼，只是對蕭東華道：「蕭先生，你想怎樣處置他？」

「叫他交出一卷錄音帶，那便饒他一命。」蕭東華道。

陸志堅踏上前去，道：「老人家，蕭先生叫你把錄音帶交出來。」

「什麼錄音帶？」何健問。他雖在數十大漢和十餘條狼狗包圍下，臉上仍然毫無恐懼。

「你心中有數。」

何健冷哼了一聲，道：「姓蕭的，何某人一時不愼，落在你手中，要殺便殺，要剮便剮，還多說話幹什麼？」

蕭東華並不答話，向陸志堅道：「陸先生，先給他知道一下厲害！」

「是！」陸志堅答着，向招管家走去，道：「老招，讓老人家試試你的心血結晶！」

招管家自膠桶中取了一塊牛肉出來，向何健站立之處拋去。其中一個大漢手一鬆，那狼狗狂吠着，向何健撲了過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手中玻璃彈便欲發射而出，然而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白光一閃，那狼狗去勢突然停了，整個身軀彈飛了起來。「砰」地一聲，掉在地上。

王小克定眼一望，只見狼狗咽喉之中，插着一把光閃閃的匕首，鮮血兀自迸射着。

「好功夫！」蕭東華叫道。

何健右手搭在腰間，原來他腰間綁着一條皮帶，皮帶上套着十餘把鋒利之極的匕首。

「好飛刀！」水皮拍手叫道。

陸志堅鐵青着臉，站在當地不出聲。王小克這才暗吁一口氣，憑何健這一手飛刀，便可以一敵十。

「何先生，」蕭東華叫道：「剛才只是一頭狼狗，如果十餘隻一塊撲上去，你的手法是否夠快呢？」

何健緊閤着唇不出聲。

「何先生，我只不過要那卷錄音帶，並不想要你的性命。」蕭東華道。

何健仍然緊閤着唇，右手搭住腰間，蓄勢待發。

「陸老大！」水皮又叫起來：「老人家神通廣大，你們快回心轉意歸服他老人家，否則他氣起上來，放飛刀把你們一個個都殺了！」

陸老大冷冷一笑向劉一波打了個眼色，道：「教訓他一頓！」

「是！」劉一波取了一塊牛肉，向水皮拋過去。

牛肉才拋到半空，那十餘隻大狼狗已經狂吠了起來，劉一波叫道：「阿威，阿猛，阿龍，阿福，阿積，攻擊敵人！」

他一連叫了五個名字，那五隻大狼狗脫繩而出，向水皮疾衝過去。

水皮大驚失色，剎那之間，不知如何應付才好！祗聽何健一聲叱喝，亮光閃動，五把匕首如閃電般，分向五隻狼狗疾射而去。

幾聲慘叫聲後，那五隻大狼狗紛紛滾下地去，蜷縮成一團。

「好！」人叢中有人叫了起來。

王小克向何健望去，只見他氣定神閒，站在當地。蕭東華咀角泛笑。

水皮望着那五隻大狼狗，嚇出一身冷汗。

王小克看到蕭東華臉上那種神色，心下不由一懍，想到了他的用意。

「老招，再來一次。」蕭東華道。

招管家自膠桶中取了幾塊牛肉，向何健，水皮和曾誠三人拋去。

何健不等狼狗衝上前，便雙手一揚，數把飛刀脫手而出，每一把都不偏不倚地射在狼狗的咽喉之上。

這時，圍着三人的狼狗，只剩下四隻，不過何健腰間的飛刀，却只剩下兩把了！

蕭東華笑道：「把狗隻全放出去！」

「何老先生！」王小克叫道：「他想消耗你的飛刀，不要中計！」

何健沉着臉，忽然飛身撲上前來，右手一揮，兩把飛刀，朝蕭東華身上要害襲來。

蕭東華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縱身撲下地去，此時，那四隻大狼狗已撲到何健身上了。

何健揮拳朝爲首一隻狼狗腹部擊去，那狼狗嘷叫着彈飛了起來，掉在地上掙扎了一會，立時倒斃，衆大漢見了臉上勃然變色，都是料不到何健年紀如此老邁，手勁却是非同小可！

「大夥上！」蕭東華叫道：「抓活的！」

他此言一出，四條大漢縱身撲上，王小克正想上前相助，忽然背上一凉，被一管硬物抵住了，跟着，蕭東華的聲音傳入了耳中：「小兄弟，你不想陪着他送命吧？」

王小克一呆之間，僵立不能動彈，蕭東華手中有槍。既然有槍，爲何不拿來對付何健？

王小克念頭一閃，立刻找到了答案：他要留下活口，好去拿那卷錄音帶來對付白天賜！

招管家側頭望住王小克，咀角泛着陰鷙的笑容，剎那間，王小克明白了！

招管家才是蕭東華的人，從他們的神態看來，說不定「陸花劉」三人的叛變是招管家煽動的，難怪他神態非凡，却甘心爲人驅使了！

他跟着又想，當何健來到本市時，蕭東華可能早已知道他的存在了，因此處心積慮地安插了招管家入「小偷工會」，並且訓練了一羣狼狗，用來對付何健！

正盤念間，前面傳來幾聲慘呼，原來剛才撲上前去的那幾個大漢，全給何健擊倒了！

何健一頭白髮，隨着他矯捷的動作幌着，只見他竄前竄後，已連續擊倒了四五個大漢，欺身向蕭東華撲來，臉上神態憤怒，漲得通紅，和他白色的長髮相映成趣。

蕭東華料不到何健的身手更在乃弟之上，一時慌了手腳，用槍挾持着王小克向後退却。

「姓蕭的，那裏逃！」何健倏地彈跳起身，一腳往蕭東華背脊踢去，可是，站在一旁的陸志堅忽然竄上前去，揚起腳來相擋。

兩人雙腳一交，均是一震，向外彈飛了出去。水皮衝上前叫道：「陸老大，你別——」

劉一波橫裏攔住，沉聲道：「水老四，你發什麼神經？」

「劉老三，陸老大他——他——」

劉一波不待他說下去，一拳向他面門擊去，水皮迎面吃了他一拳，登時鮮血長流。

「好！好！你不是當我兄弟了！」水皮一雙失望絕頂的眼光，望定了劉一波。

劉一波倒也想不到他會受了自己一拳，一呆之下，說道：「水老四，你想找死？快站在一旁，兩不相幫！」

「不！老人家對我不薄，我豈能見他以寡敵衆？不！我要幫他，」說完，水皮又向何健和陸志堅的戰團奔去。

劉一波咬了咬牙，手一長，抓住了水皮的衣領，道：「水老四，你聽我說——」

水皮咬實牙齦，「吁」地兩肘向他撞來。

劉一波悶哼了一聲，疼痛得彎下了身去。

「陸老大，你別和老人家——」水皮的話戛然而止，瞪大了雙眼，緩緩地回轉過頭來。

劉一波睬在一隻狼狗屍身旁，那狼狗咽喉上的飛刀，已經不知去向——它飛進了水皮的身上。

「劉老三，你——」水皮踉蹌腳步，向劉一波走去，才踏出兩三步，已經不支倒地了。

花太歲一直站着沒動手，這時見水皮已死，何儀和陸志堅戰在一團，於是向曾誠走去。

曾誠渾身抖個不停，見花太歲向自己走來時，訥訥地說道：「花二爺，不——全都不關我的事！」

「誰說關你的事？關你什麼事？」

「我——」曾誠囁嚅地，說不出話來。

「那卷錄音帶呢？」

「什麼——什麼錄音帶？」

「阿誠，到了這個地步，你還裝蒜？」花太歲一步一步地向曾誠逼近。

曾誠一步一步地退着，來到了圍牆。

「我——我真的不知道！」

花太歲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點着頭，道：「唔，我看你也不知道。」

「是，是，我不知道！」曾誠連忙道。

花太歲道：「那麼我問你，到底跟誰？」

曾誠向前望，何儀被二十餘個漢子圍住，眼看不久便要落敗，自己的處境，也不很妙。

花太歲見他不回答，笑道：「阿誠，這裏沒你的事了，你走吧！」

「我——」

「還不快走？」花太歲沉聲道：「難道你想死嗎？」

曾誠沉吟了一下，覺得還是性命第一，義氣第二，拔腿向外奔去，不一會已隱沒在黑暗中。花太歲得意地，向蕭東華走去，笑道：「蕭先生，你要的錄音帶，包在我的身上！」

「你有辦法？」蕭東華不置信地望住他。

「不錯。」說着，花太歲伸手出來，道：「蕭先生，可否借你的手槍一用？」

「幹什麼？」

「蕭先生，既然想要活的，咱們便抓個活的跛子，你認為怎樣？」

蕭東華眼中一亮，道：「不錯，但小心不要殺了他！」

「我理會得。」當蕭東華把手槍遞給太歲時，王小克忽然揚起腳來，「拍」地一聲，踢在兩人手掌，那手槍立時向上飛了起來。

蕭、花兩人大吃一驚，伸手去接，由於他們身型較高大，眼看手槍又將落在他們手中。

忽聽「嗖」地一聲，王小克發射玻璃彈，把手槍打得向旁橫飛出去。王小克矯捷無倫地自兩人空隙間竄了過去，伸手接住短槍。

蕭、花兩人被他搶了先着，心下一驚，王小克雙手一揚，兩顆「毒霧彈」飛擲而出。

那「毒霧彈」着地立即爆炸開來，衆人吸了毒霧——雖然只有一點點，也立時頭昏眼花，昏下地去——

王小克來到何健身旁，把他扶了起來，只見他也昏迷不醒，用力搖了搖，他呼吸入肺中的毒霧不多，雙眼抖動了一下，醒了。

「何老先生，不礙事的，一個小時後，你便完全恢復常態了。」王小克安慰他。

「姓——姓蕭的呢？」

「他在那邊。」

何健掙扎着爬起身向前望去，果然看到蕭東華和花太歲，劉一波等人都昏倒在草坪上。

「把——把槍給我！」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把手中的短槍遞了給他，跟着別過頭去。五秒鐘之後，他聽到「砰」地一下槍聲，回頭去看時，何健手中的短槍槍咀，仍然在冒着烟——

× × ×

「白小姐，這是送給你的禮物。」

王小克把包紮得十分精緻的小盒，隨手遞給白姬蒂。

「這——這是什麼？」

「你把它拆開後，就知道它是什麼了。」

王小克說着轉身向房外走去。

背後，傳來白姬蒂的呼叫聲，然而王小克不理，因為白小妹和小辣椒在女生宿舍樓下等他，準備和他作竟日遊。來到樓下，小辣椒問：「小鬼子，把錄音帶給了白小姐啦？」

「唔。」

「你猜她會怎樣處置它？」白小妹問。

王小克道：「她是個不幸的人，所以，她有權利用任何方法來處置那卷錄音帶的！」

「不錯。」

三人向外走去時，小辣椒忽然道：「對了！咱們別忘記早點回去，今晚約了何老先生，替他老人家餞別哩！」

王小克點着頭。

「如何先生不走，那多好？」白小妹道。

「你希望他留下來？」王小克側着頭問。

「他人不錯嘛！」

「如果他留下來，本市的小偷們更無法無天了，」王小克笑了笑道：「還是走了好！」

「對啊！一山難容二虎，本市有了你這樣一位開鎖大行家，怎能再有第二位，還是走了好！」小辣椒打笑說道。

王小克一呆，隨即揮拳去捶她。

小辣椒嘻嘻一笑向前奔去，王小克提了口氣自後追上。「市立大專學院」校園裏，洋溢着歡聲笑語——

（全文完）

武林秘事

少林寺秘事

希華．文

談到中國功夫，首先就使人想起了少林寺，事實上近代以功夫享譽的人，十居其九是由少林寺練習得到很高深地步然後下山的，不管打木人巷走出，抑或由溝渠鑽出來，俱是高手。總之，少林寺是功夫的發祥地，那是一般人所共知的事實了，一傳再傳，開枝散葉，分出許多種門派來，可是，最初的一個練武地方，仍是少林寺。為什麼呢？原因是少林寺本身就有許多和尚朝夕練武，企圖反清復明。

既然少林寺從古到今都以武功享譽，在少林寺居住的人，當然是繼承祖業，不斷研究功夫了，因為它附近的山田特別多，非常富裕，別的寺觀想聚着一班人練習武功也比不上它，自然鬥不過它。閒話休提，言歸正傳，現時我開始報道少林的實際情形。

少林寺分內院和外院，初入的人，在「初祖堂」練習功夫，有了造詣，然後入「羅漢堂」，再過一段日子，認真武功精湛，進入「伽藍廳」，起碼苦練五年，然後有資格進入最高深的「達摩院」。這幾種等級就像是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無法超越那幾個階段，正如一般學生很難跳班升級。

少林寺的達摩院既然是最高深的一處，它的練功方式也就特別古怪，有一個雙腳殘廢的僧人，盤足而坐，在他面前放下一個竹籮，竹中貯滿銅錢，他運用金錢鏢的手法把那個籮裏面的銅錢一枚又一枚的拋出去，銅錢竟然在他面前三丈過外的地板插入，去得無影無踪，要是他用銅錢飛擊石頭，也可以插入半寸，雙足殘廢的和尚，眼見是無法跟別人交手了，想不到他用金錢鏢作為自衛的武器，給他眼睛看見的人，很難逃出金錢鏢作為自衛的武器，給他眼睛看見的人，很難逃出金錢鏢的圈子之外，因為他一出手就可以一口氣飛出十二個銅錢，分別向對方臉孔腰腹等要害出擊，碰着它就凶多吉少。

又有一個僧人，用兩根細繩綑住左右手的中指，吊在天花板上，恍如打鞦韆，把渾身氣血集中在兩隻指頭，鍛鍊指功，靠着兩隻鐵指出手傷人，這一類古怪的練功方式，起碼要做到超越一般武林高手之上，然後由該院的方丈指示如何練習，故此，到過達摩院的和尚，確實武功勝人一籌。

進入少林寺練習技擊，究竟要學了多少時日然後有成就呢？那就無法預卜，原因是每人的天份不同，苦練的程度也有分別。有人練了三年，即可下山，有些人苦練十年過外，不過如此，仍然要閉門苦練，免得有損少林寺的盛譽。

最奇妙的就是在少林寺羅漢堂裏面有三十六個活動的神像，據說，已經練習得十分超卓的少林子弟，都要穿着白衣走向羅漢堂來，連打三十六座神像，由一條正路衝出，大概這種傳說就是一般人說的木人巷。

不管被打的是木人抑或神像，必然是用機械操縱的，不打則已，剛剛走進了羅漢堂，向前衝擊，就要打足了三十六個神像，除非那個神像忽然罷手。

這是相當古怪的，那些神像可以跟少林子弟拳打腳踢，直到給對方打倒為止，假如那個神像一動手就把少林子弟打中要害，他立刻停止，那時，主持的方丈就會走進羅漢堂把受傷的和尚扶起來，叫他再學。

因此之故，想打神像的人，要穿白色的衣裳，那些神像的手腳都是有污黑汁液的，打完神像走出寺外看看身上的衣裳，就知道自己受過多少拳腳。

捱過三幾拳，那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夠讓神像打中要害，神像代表一個活人，如果那個和尚給神像擊中要害的話，將來他在江湖上面跟武林高手作戰，就會同樣的倒在別人腳下。

某一個和尚得到方丈的准許，打過羅漢堂的神像，就可以正式離開寺門，到時寺中照例擺設許多圍酒，當然是吃素的，作為餞行，借此表現出他們崇拜武功的心理，因為有許多人投身少林寺，並非真的想做和尚，只是想學習武功，一住十年，始終無法從木人巷或羅漢堂打出去，逼於爬或者鑽渠，「爛頭何」就是其中一個。

有關少林寺的史跡，人所共知的是一本書，叫做「萬年青」，書中描寫方世玉打擂台，胡惠乾三打機房，寫得非常出色。這一位萬年青的作者寫了許多英雄人物，實際上有一部份是真有其人的，書內暗示着反清復明的用意，當時清廷沒有把他抓住，加以殺害，可謂一件奇事。

至於洪熙官給人特別崇拜，就因為他的確是明朝大官貴人的後代，照史實稱述，明朝亡了之後，洪熙官的祖父本來姓朱，改姓一個洪字，隱約紀念洪武皇帝的意思，因為明朝第一個皇帝就叫做「朱洪武」，他是至善禪師嫡傳子弟，火燒少林寺，當時在火海中逃生的人，百中無一，洪熙官是其中的一個，仇恨更深。因為他姓洪，不便把少林拳清清楚楚的說出來，故此稱做洪拳，實際上洪拳便即是正宗的少林拳，廣東五大門派，洪、劉、蔡、李、莫，洪拳佔了第一位，就是因為洪熙官的功夫確實非常精湛，幾乎逢打必贏。

照武林的野史稱述，洪熙官到了廣東，娶了一個武藝高強的女子，叫做永春三娘，由她教授的洪拳，就變成永春拳。另外一派詠春拳也是少林拳，現時發展得非常廣闊，李小龍初期學習武功，也出自詠春之手。

洪熙官晚年隱居花縣，活到九十，然後病逝，廣東十虎的第二頭猛虎黃麒英，他的師傅陸亞采，就是洪熙官晚年所收的徒弟，至今在花縣還有洪熙官的墳墓，可以證實真有其人。

粵劇戲班有兩個武林高手叫做梁二娣以及黃華寶，這兩個武林高手都是少林門派，可見少林拳從北方進入南方，幾乎可以說是水陸並進的。在陸地上面有嶺南十虎，水上的紅船也也兩個大師傅，其實那些人都是少林寺走出來的拳師，比不上在少林寺裏面一生苦練武功的和尚。究竟當時少林寺的和尚把武功發展到如何高超的地步呢？現時已無可追查。

最初的少林寺拳術是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達摩在少林寺裏面的一個山洞裏面練習氣功，早上必然苦練兩個時辰，太陽從他背後升起，於是把他的影子投在石壁之內，經過九年，石上印着一個人形的黑影，至今仍然流傳下來，相傳達摩苦練的是一種內功，叫做「易筋經」，不管他練習什麼功夫，總之每天有三幾個鐘頭苦練，弄到影子也在石上投下一個不可磨滅的痕跡，有九年那麼長的時間練習，達摩能有恆心地練習這種武功，當然使他變成武林高手了。

另外一種傳說就是「一葦渡江」。據說達摩祖師想渡江到對岸去，沒有船隻來往，他把一條蘆草放在水上，踏着蘆草就飛渡到對岸去，因此，少林寺內武功精湛的人，除了內功和硬拳硬馬之外，還有一手輕功。若以現時科學的頭腦推測，可能達摩不止用一條蘆葦渡江，而是把一束又一束的蘆葦握在手中，一路踏着蘆葦，一路把它向前拋下，借着蘆葦作為踏腳石，直到走完江面為止，這種想法是比較合理的，擅長輕功的人，能夠踏着很細微的東西，就可以借力踏第二步，再又借力踏第三步，然後抵達彼岸。

少林寺的和尚志在苦練武加，那一座寺院跟紅塵遠隔，不准下山，整天躲在寺裏，除了敲經念佛之外，就是練武，這種環境當然會培養出武林高手的，現時很少人有機會入山練武，一住十年了，故此，近代的拳師在武功方面，無論如何敵不過真正屬於少林寺的內外武功，無怪歐美空手道雜誌都推重它，說它是古代的「功夫學校」。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沙漠風雲(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五年一度的大廟會在哈爾紅河畔舉行，由蒙古來的勇士及內地趕來參加賽馬的英雄，先後絡繹到達，一蒙古勇士巴金剎爲了愛人被漢人曹長貴所奪，要約曹長貴決鬥，曹長貴雖不願逃，但又沒胆決鬥，漢人柳石鼓勵他赴約，到時當盡力帮忙他，曹長貴聽信柳石的話決定赴約。翌日，江湖豪客韓棠找着柳石，要柳石依照他帮助曹長貴的辦法行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他會扭斷柳石的脖子，另一到來參加賽馬的漢人丁月明，不明所以地向韓棠詢問，曹長貴已自知贏不了對方，何以還要去赴約——

塞外風雲急

韓棠道：「他並不想去，是不能不去。」

丁月泉不明地問：「不想去，又不能不去，爲什麼？」

「因爲這是決鬥。」韓棠說完轉身就走。

「韓兄！」丁月泉却又攔住了他。「店主人是漢人，挺和氣的，又只有那麼一個兒子，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啊！」

「哦？你老兄莫非有什麼高見？」

「不瞞你說，我這回帶來兩個武師，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隨便挑一個去對付那個蒙古哥們都綽綽有餘。」

韓棠這才發現自己遇上了一個二百五，這種人竟然還要跑到塞外來賽馬，他一時是哭不得也笑不得，冷冷地說：「丁少爺！我眞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丁月泉道：「用我帶來的武師代替少掌櫃去決鬥呀！」

「丁少爺！沒那種規矩，你還是省省精神吧！」

韓棠的話很不客氣，丁月泉却笑了笑，看上去，他的涵養倒不錯；有錢的公子哥兒沒一個不是脾氣暴躁的。

× × ×

羣豪逞神通

決鬥的現場已經湧來了不少人，他們很有秩序地圍成了一個圓圈，哈娃娜也在場，她非常冷靜，似乎並不爲這場生死決鬥而担心；生存者就是男子漢，這是塞外每一個女人的看法。死的一方是弱者，他們不值一顧。

曹長貴來得稍早一點，他對以「太陽看時間」的方法還不太習慣，寧可早到。韓棠向他作了保證，使他心頭踏實了許多，不過，他還是有些膽寒，只是沒有流於言表。

接着，巴金剎也到了，彎刀揷在腰間，以睥睨的眼光瞪了曹長貴一下，這使得他不知覺地打了一個寒噤。

一個年老的蒙人走了過來，很客氣地對曹長貴說：「你同意我作公正人嗎？我可以發誓，絕對公正不偏。」

「同意。」曹長貴毫不猶豫地回答。

那年老的蒙人拔出彎刀，在草原上劃了一個圓圈，圍觀的人都站在圈外三步的地方。公正人提高了聲音說：「這是一場公正的決鬥，是兩個男子漢在這兒爭榮譽，使用彎刀，不准使用詭詐的暗器，誰要離開這個圈子，誰就棄刀伏地，聽任對方宰割……姓曹的漢人！彎刀不是你們漢人慣用的武器，如果你不贊成，現在還可以說。」

「贊成！」曹長貴很神氣地握着刀柄。

哈娃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似乎是深情的鼓勵。

公正人又開始喊：「當我喊開始的時候，決鬥的人立刻跳進圈內，拔刀相鬥，勇猛向前……開始！」

曹長貴猛力躍入圈內，快速飛刀，他這時已不關心巴金剎那把銳利的刀是否會丟失。哈娃娜的眼光給予他太大的鼓勵，他應該爲她而戰，卽使戰死，也是光榮。

當他揮刀猛砍時，才發現巴金剎楞楞地站在那裏。

巴金剎的彎刀果然在那一瞬間不見了。

曹長貴的攻勢猛烈，巴金剎只有閃躲，只不過眨眼間，他已退出了圈外，公正人立刻大叫停止。

每一個在場的蒙古人都默然無聲，巴金剎則是驚愕，羞愧。曹長貴並不關心這些，他立刻去找哈娃娜。

他們的眼光剛接觸，哈娃娜就撲進了他的懷裏。

公正人發問：「漢人！你要怎樣處置巴金剎？」

「他連刀都不敢帶，這證明他不是男子漢。」曹長貴擁着哈娃娜往圈子外面走。「我不殺沒有勇氣的人。」

人潮自動讓開了一條路，他們以沉默代表了憤怒，當然他們也對巴金剎的手中無刀感到奇怪，但他們是豪邁而英勇的民族，只知道服從勝利，遵守規矩。

他們離去之後，這些圍觀者才開始七嘴八舌。

「漢人用了狡計，巴金剎明明帶了刀。」

「巴金剎！你的刀呢？我剛才還看見揷在你的腰間。」

「我們再選一個向他挑戰，他不該擁有哈娃娜。」

「我們不能容許漢人佔有我們的姑娘。」

「他是卑鄙小人，不應該算他贏。」

最後，公正人下的結論：「漢人贏得無愧，巴金剎是大草原上用彎刀最有名的能手。漢人敢應約，而且敢拔刀，這份勇氣就不得了。而且事後他還不殺巴金剎。你們還有什麼話講，關於哈娃娜的事我們倒應該找她父親談談。他應該制止他女兒再跟那個漢人來往。」

哈娃娜自然聽不到這些話，她這時正沉醉在曹長貴的懷裏；愛情能開放一個女人的心，却封住了她們的眼睛。

「哈娃娜！我們的關係巳經公開了。」

「你怕？」她偏着頭，斜睨着他。

「我不在乎，我是在担心妳的處境。」

「放心。我父親最崇敬英雄。」

「哈娃娜！妳說，我能娶妳嗎？」

「當然可以。」她毫不羞澀地回答。「不過……」

「我知道，還要備一份豐盛的聘禮。」

「聘禮倒在其次，我希望你在大賽馬中奪得頭綵。」

「一定。」他以强而有力的臂膀摟着哈娃娜，那似乎就是保證。「我一定要得到今年大賽馬的頭綵。」

「那時候你就是大草原上的大英雄啦！」

× × ×

曹家老店又來了客，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大概二十三、四歲吧！他胯下沒有駿馬，身上沒有鮮麗衣衫，背着一個小包袱，寒寒酸酸的。

儘管如此，長喜並沒有對他簡慢。

「姑娘！」這小伙子有些怯怯地問：「最便宜的房間，最簡陋的伙食，一天得要多少錢呀？」

「三頓飯，不管酒，最便宜的一天也得一毛五。」

「噯——姑娘！您這兒需要幹零工的伙記麼？」

「你？」長喜楞了。「你打老遠跑到塞外來，就是爲了來幹零工？」

「不！不！我老遠來，就爲了要參加賽馬的。」

「賽馬？」長喜的語氣中充滿了關切。「你的馬呢？」

「我沒有馬。」他雙手一攤，又聳聳肩。

長喜道：「哎！你連馬都沒有，怎麼參加賽馬呢？」

「內地的馬比這兒貴，一路上還要草料錢，我打算到這兒來買一匹馬，恐怕帶的錢不够多，所以……所以……我想幹零工抵房飯錢，妳看合適麼？」

長喜一直都想笑，現在她開始糾正自己嘲笑對方的觀念了，因爲她覺得這個小伙子赤誠得很可愛。

「參加賽馬要天天練，若是幹零工你那裏還有精神？這麼着，你先買馬，練馬，房飯錢我暫時不收，以後再一起算。要是你得了綵頭，當然有錢還帳啦！要是沒得綵頭，也不要緊，那時你再留在我店裏幹活兒償還房飯錢。」

「姑娘！謝謝妳！這……這太好了。」

長喜道：「不用謝啦！對了！你身上帶了多少錢？」

「十塊錢。有人告訴我，在塞外三、五塊錢就能買到一匹馬。姑娘！眞能買得到麼？我眞担心哩！」

「三、五塊錢只能買劣馬，」長喜不禁皺緊了眉頭。「稍爲像樣點的也要二、三十塊，你先去馬圈子裏揀選揀選，若是差的數目不多，來跟我說，我先借給你。」

「這……？」這小伙子的臉都紅了。

長喜却很洒脫地說：「沒關係！反正你還是要還我的。」

「那我就謝謝妳啦！我住那間房呢？」

「我會教巴喀帶你去，先吃晌午，然後洗個澡，換身衣服。巴喀會帶你去選馬，凡事不明白的可以問問他，巴喀待人很友善，他是一個大好人，難得有的好人！」

「姑娘，妳也是難得有的好人，我的運氣眞好。」

長喜道：「作好人運氣就會好，對了！你貴姓呀？」

「我姓練，訓練的練，這姓有些冷，名字叫有方，練有方，家鄉的人都叫我小練，姑娘也這麼叫吧！」

這小伙子赤誠、爽朗，看上去土土的，其中蘊藏着一股可怕潛力和衝勁，現在，長喜是怎麼看怎麼順眼。

「巴喀！」長喜拉開了嗓門喊：「帶這位客官去東院的上房，等他吃過飯，陪他去一趟馬圈子，他要買馬。」

「是啦！客官隨我來。」巴喀向練有方招招手。

巴喀帶練有方去了，長喜又坐進了櫃枱。此刻她應該是沒有心事了，因爲她哥哥平安無事的消息巳經傳來了。但她却在那兒托腮沉思，就好像有塊石頭壓在她心上似的。

練有方倒是很聽話，吃飽喝足之後，眞的洗了澡，換了衣服，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抖，由巴喀帶着到馬圈子去買馬。馬圈子是蒙人的買賣，設在女兒城的西頭上，那兒接近大草原的邊緣，馬匹不怕沒有草料。

「巴喀！櫃上那位姑娘待人眞好喲！」

「小練！她可不是待每一個人都好。」

「哦?你是說，她待我有些特別?」

「小練！別想岔啦！她不是待你特別，而是……這怎麼說呢?」巴喀想了想。「她喜歡正直、上進的人。」

「哦?」練有方陷入了沉思，這小子倒不是沒有頭腦的人。過了一會兒才說：「我眞不知道該怎麼報答她?」

「說這些幹什麼呀?你以為那些對別人好的人都是希望將來得到別人的報答嗎?錯啦！最少咱們姑娘就不是那種人。」巴喀丟開老話題，談到馬：「小練！你喜歡馬?」

「我愛馬，愛得發了狂，勝過愛自己。」

「那麼，你應該很懂得馬的性子啦?」

「不能說很懂，關外也有馬，我經常有機會接觸牠們。馬是通靈性的，善待牠們，這是第一個原則。」

「我陪你來，姑娘是有交待的，她說，要你盡量選好的，不要在乎錢，不够的她借給你，我還帶了錢來。」

「那是她的一番好意，我盡量不去動用她的錢。」

巴喀道：「小練！你倒挺有出息，你帶了多少錢?」

「十塊錢。我想，大概够了。」

「十塊錢可以買三匹馬，但是沒有一匹能够參加大賽。」

練有方笑了笑，沒有再和巴喀爭執這個問題。

馬圈子到了，一陣陣嘶鳴聲傳進耳鼓，約莫估計，圈子裏有兩百多匹沒有套上籠頭的野馬，練有方的臉上出現一股罕見的興奮之色，他似乎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馬。

販馬的「馬頭子」是個五十來歲的蒙人，他身胚高壯結實，嘴裏嚼着菸草，巴喀和他用蒙語交談，練有方楞楞地站在一邊。過一會兒，巴喀才回過頭來對他說：「小練！他說馴馬在後面的槽頭上，咱們過去看看。」

「不！」練有方搖了搖頭。「我不想買馴馬。」

「哦?」巴喀楞楞地望着他。「難道你要買野馬?」

「是的。馴馬太『溫』，也太貴。我寧願買一匹還沒有馴服的野馬，價錢也許要便宜許多。」

巴喀將他的意思告訴「馬頭子」，「馬頭子」那雙銅鈴大眼對他瞪了許久，將嚼碎的菸草吐掉，嘰哩咕嚕地說了一些令練有方聽不懂的話，掉頭走了。

「巴喀！他在嘀咕些什麼呀?」

「他說，你大概是想吃點苦頭。」

一會兒，那「馬頭子」又來了，還牽了一匹馬，臂彎上掛着一圈繩子。繩子交給練有方，馬韁也交給練有方。「馬頭子」則同身去開了馬圈子的木柵子，冷冷地望着他。

「巴喀，這……這是幹嗎呀?」

「唉！」巴喀情不自禁地嘆了口氣。「我看你根本就不懂馬。你不是要買野馬麼?那得你自己進圈子去挑呀！這匹馬是給你騎的，繩索是給你套馬的喲！」

練有方很開心地笑了，繩索往肩膊上一套，翻身就躍上了馬背，巴喀心想：這小子還挺俐落的嘛！

圈子裏的馬匹本來是很安靜，被練有方夾馬一衝進去，立刻亂了起來，有的掀蹄如人立，有的放蹄狂奔，有的引頸嘶鳴。站在圈子外面的巴喀不禁替練有方担心，要是不小心落下馬背，不被這羣野馬踏成肉醬才怪。

其實，巴喀是白白担心，不多一會兒，練有方就出了圈子，繩索還套了一匹沒有上籠頭的野馬。

現在非但巴喀對練有方刮目相看，就連那個「馬頭子」的看法也不同了，目光中有明顯的欽佩之意。

那是一匹灰色的健馬，背部有黑色的斑點，毛色並不受看。牠的馬鬃直立，四蹄不停地扒着地上的泥土，顯然地對牠頸上的繩套感到不慣，目光中也充滿了敵意。

「巴喀！」練有方興奮地從馬上躍下。「請你問『馬頭子』，這匹馬他要賣多少錢?」

巴喀發問，「馬頭子」豎起三根指頭。

「多少?」練有方有些發急。「是三十塊嗎?」

「不！他說只要三塊錢，但是你牽走之後不能退回來。」

「奇怪?我為什麼要退回來呢?」

「他說，這是一頭難馴的野馬。」

「愈是難馴的馬，愈是有衝勁，我決定買下了。」

巴喀却攔阻他：「你不再考慮一下嗎?」

「我為什麼要考慮?三塊錢，那兒去買馬啊！」

「不瞞你說，來的時候，女掌櫃一再交代，如果你買了這匹馬回去，恐怕我會被女掌櫃臭罵一頓。」

「不會的，她要罵就讓她罵我好了。」

× × ×

曹家老店後面有一塊空地，如果想在這塊工地上蹓馬，那實在是太小了。這裏只是有時候將槽頭上的馬匹牽出來晒晒太陽而已，然而練有方現在却在這兒馴馬。

空地的四週圍滿了人，丁月泉，那位齊寒梅小姐，韓棠，大金牙等等都來了。當然，曹長貴也在場。

練有方已經被那匹野馬從牠的背上顚下來好幾次，但他還不死心，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往那匹野馬背上爬。

曹長貴心頭暗暗好笑，這個人也許有資格參加賽馬，這匹馬是絕對不够資格的。如果要將這匹野馬馴服，恐怕不是十天、半月能够辦得到的，而大賽馬在三天後就要舉行了。哼！他暗暗冷笑，這小傢伙絕不是對手。

在前面店堂裏的曹長喜却翹起了嘴吧在罵人：「巴喀！我還教你帶了二十塊錢去，結果却買了這樣一匹馬。」

「女掌櫃，那小子根本不聽勸呀！」

「那匹馬怎麼能騎呀?摔死了我們還要化錢買棺材哩！巴喀，你也眞是的，教你辦這點子事都辦不好。」

「女掌櫃！別替那小子担心，我看吶，他對馬匹可在行哩！若說他會摔死，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曹長貴來了，長喜連忙閉上了嘴吧。

「妹妹！那小子是打那兒冒出來的呀?」

長喜沒好聲地說：「你不會去問他?」

曹長貴道：「眞好笑！竟然想用那種野馬來參加大賽。」

長喜冷冷地說：「你應該高興才對。」

「哼！我當然高興啦，眼前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敵手。」

「哦！」長喜冷冷地望着他：「那個姓韓的怎麼樣?」

「妳不是說過了麼?他根本就不是來賽馬的。」

「另外那個姓丁的呢?他還沒有露過他的騎術哩！」

「哼！他只不過是個公子哥兒，是玩玩罷了！」

「那麼，你就穩得綵頭啦，作妹妹的先恭喜你，不過，我只希望你老老實實，別再紕惹

漏了。」

「我惹紕漏我自己了，妳少管我。哼！」

長喜才懶得管他，只是心頭有話蹩不住，一扭頭又走進了櫃枱，就在這個時候，練有方走了出來。

他滿頭是汗，滿身是泥，拐肘、腿彎，額頭等處也都是傷，但是他的臉上却洋溢着興奮的笑容。

「姑娘！」他直趨櫃枱前，似乎沒有把站在一旁的曹長貴看在眼裏。「那是一匹好馬，我有信心。」

長喜道：「你瞧！還好馬哩！把你摔成這個樣子。」

「姑娘！好馬才有性格啊，隨便被人騎了就跑的馬還有用嗎?妳等着瞧吧，這匹馬一定可以幫我得綵。」

「那麼，我就先恭喜你啦，去歇着吧！」

站在一旁的曹長貴可有些不是滋味，他一扳練有方的肩頭：「喂！小子，你可知道在跟誰說話?」

「怎麼啦，我是在跟女掌櫃說話啊！」

「他是我的妹妹，你知道嗎?」

「啊！他是你妹妹?」他轉頭望着長喜：「是嗎?」

那神情彷彿是認為曹長貴說謊，他根本不相信這漂漂亮亮的女掌櫃會有這樣一個不入眼的哥哥。

曹長貴眞正的憤怒不在這小子跟他妹妹挺熟，也不在這小子不將他放在眼下的神情。他計較的是那句話——這匹馬一定能幫我得綵，任何人想要搶去他早已認定非他莫屬的綵頭都會使他受不了，隨時會使他變成一頭激怒的獅子。

他沒有再多說半個字，結結實實地揮出了一拳。

練有方也不知是因為方才馴馬早已累得精疲力盡，還是壓根兒就沒有防備，這一拳竟然搗得他連翻了好幾個觔斛，腮邦子腫得像饅頭，嘴角也流出了鮮血。

「哥哥！」長喜尖嚷了起來。「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付客人?咱們是開店，作買賣的啊！你……」

「怎麼?妳心疼了是不是?哼！」

「少掌櫃的！」巴喀也出面說話了，「人家是客人，住咱們店，付咱們錢，你這麼一來，可就虧理啦！」

「巴喀！你跟我站到一邊去！」曹長貴神氣活現，根本就不認為自己作錯了事。「我揍他，不是因為他缺了咱們的房飯錢，是因為他嬉皮笑臉地跟我說話。我是人，他也是人。我揍他，他要是不服氣，照樣可以揍我。如果沒那個本事，沒那個種，就乖乖爬起來回房睡覺去。」

練有方爬了起來，以手背擦拭嘴角處的血漬。

長喜什麼也不顧地衝了過去，掏出雪白的手帕為他擦拭，熱淚盈眶地說：「對不起！請你看在我份上……」

「沒什麼，姑娘！你哥哥的拳頭，眞够勁兒！」

長喜道：「對不起！千萬不用理他，他毫不講理……」

「姑娘！你讓我和你的哥哥說幾句話，好嗎?」

「聽我的，」長喜一臉着急相。「不用理他。」

「長喜！你跟我站開。」曹長貴又吼了起來。

長喜只得乖乖地站開，她眞怕曹長貴因她生妬，再狠狠地揍練有方一頓，她看得出，練有方不是對手。

練有方大步上前，直逼曹長貴，大有無所畏懼之概。

曹長貴倒有些含糊，身子一側，採取了戒備的姿態。

「老兄！你的拳頭硬，我打不過你。」

曹長貴差點想笑，不過，他竟然將這份得意收斂住了。

「不過，在別的方面我可以贏你。你參加賽馬嗎?」

「怎麼?小子！你想在馬場上面贏我?」

「你說對了！我要在馬場上面贏你，你賽一場，我跟這一場，場場敎你名落孫山，也讓你嚐嚐失敗的滋味。」

「哼！你這小子倒挺會說大話。」

「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若想保全面子只有一個辦法，等大賽馬的時候，裝病躺在床上。」

曹長貴的拳頭捏得很緊，似乎隨時都會揮出。

練有方機警地退了一步，嚷着說：「不用想再動拳頭，我已經承認拳頭上贏不過你，再動也就沒什麼意思啦！」

「好！」曹長貴咬牙切齒地說：「我等着瞧！」

練有方笑笑，揮手向長喜打個招呼，洒脫地走了。

「長喜！妳跟我記住，」曹長貴咬牙切齒地說：「往後我若看見妳跟那小子說半句話，我就打落妳滿嘴牙。」

當曹長貴神氣活現地離開曹家老店的時候，韓棠和大金牙却在後面那塊空地上碰了頭。練有方那匹野馬牽到槽頭上去了，看熱鬧的人已經散去，這地方倒很適宜清談。

「大金牙！」韓棠先開腔，大金牙是他找來的，當然由他先扯開話題，「那小子是什麼來路你知道嗎?」

「傻傻楞楞的，你管他是什麼來路?」

「大金牙！幹你這一行的，應該要練就一副賊眼……」

「嗳！韓爺！您別罵人行不行?」

「你是討罵挨，你憑什麼說那小子傻傻楞楞的?」

「韓爺！你聽着：他三塊大洋買匹野馬來摔觔斛，是他傻，沒事去逗櫃上的小姐，惹得小霸王飽以老拳，是他楞。韓爺，難道說我看人還會看走眼嗎?」

「大金牙！這一回你可眞是看走眼啦！」

「難道說，那小子還大有來頭?」

「大金牙！你可曾去過關外?」

「韓爺！那還用問，我當然去過。」

「那麼，你該聽說過吉林的練家囉?」

「練老爺子練魁是長白山麓說一不二的舵把子，以前幹過鬍匪，後來……後來……」大金牙突然停下來，望着韓棠，緩慢地問道：「韓爺，您提練家幹什麼?」

「你問這句話更證明你才是一個傻傻楞楞的蠢小子。」

「哦！莫非這小子，跟練老爺子有什麼關係?」

韓棠道：「哼！豈止有關係，他就是練魁的兒子。」

「韓爺，我看你才是看人看走眼啦！」

「大金牙！你是最清楚我底細的，怎麼也說出這種話?不是我誇海口，一隻蚊子眼前過，我也知牠是公母。」

「韓爺！按理說，你是見多識廣，一眼到底，可是，這小子那像練老爺子的兒子呢?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子……」

「練魁有兩個兒子，老大有為去年在黑龍

江畔不明不白地死了，關內還有不少道上相好的前去奔喪。這小子是練魁的次子有方，沒錯兒，準定是他。」

「韓爺！我可不願跟你抬槓，可是這個槓子是非抬不可。練老爺子是鬍匪出身，馬術之精湛自是不在話下，這小子那有半點父風？再談功夫吧，練老爺子一雙鐵拳也不知搗翻了多少英雄豪傑，這小子竟然被曹長貴一拳擊倒，這那像練家的子弟？如果您嫌這還不够，我再跟您舉個證兒。練家在關外雖不說富可敵國，倒也是家大，業大，驟馬成羣。這小子一身寒酸，還要靠幹零工抵充房飯錢，這那像練家的二少爺喲！韓爺！你這囘是鐵定走眼啦！」

「大金牙！正因爲他一身寒酸，不懂馬，不會功夫，我才找你來商量的呀！他呀，裝羊裝到家啦！」

大金牙訝然道：「什麼？你認爲那小子是反穿皮襖……？」

「沒錯。所以我才暗暗生疑，找你來合計、合計。」

「韓爺！你要跟我合計什麼呀？」

「他進店的時候，手裏擰了個小包袱，說是衣裳吧！又太小，說是大洋錢吧，又太輕，而且還當寶貝似地時不離手。他進房的時候我暗暗留意過了，那隻小包袱竟然塞在褥子下，這不有些怪麼？所以……所以……」

「韓爺！我明白啦！」大金牙討巧賣乖地說：「您是要我施展空空妙手將那個小包袱偷出來讓你瞧瞧。」

「算你聰明，不過，我得先跟你打一聲招呼……」

「韓爺！您請放心，這種事，我是駕輕就熟……」

「我是說，萬一被那小子逮住了的話，你得一個人挺住，別扯上我，我才好在一旁當和事佬。」

「您放心，不會讓他逮着的。待會兒他一定還要試試那匹野馬，我就趁那個機會下手，到時候您在房裏等着，我拿來給您看，看過了我立刻又送囘去……」

「不用那麼費事，你只要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然後告訴我就行了，千萬記住，不管值不值錢，都別動他的。」

「韓爺！您的吩咐我那敢不遵啊！嘿嘿……」大金牙陪着笑臉，壓低了嗓門：「有樁事還得請示韓爺。」

「說吧！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了。」

大金牙道：「那個姓丁的……嘿嘿，我想作點買賣。」

韓棠扳着臉說：「大金牙！我昨兒就跟你說過了，不擋你的財路，不揭你的底兒。可是你怎麼能够先來跟我商量再去動手呢？那我豈不成了你的同黨了？」

「是！是！我只是……嘿嘿！有您在，我不敢亂來，凡事都得跟您提一提，韓爺既如此說，我往後就不提啦！」大金牙那副謙恭狀實在令人作嘔，「韓爺還有吩咐嗎？要是沒什麼事，我要到前面店堂裏去喝兩杯。」

「你去吧！」韓棠連連地揮着手。看神色，他並不想跟這種小人打交道，只不過被情勢所逼而已。

果然，隔不了一個鐘頭，練有方又將他那匹野馬牽到後面那塊空地上來了，那匹野馬也眞絕，牽着牠，牠乖得很，如果有人騎上去，牠就非將那人顛蹶下來不可。

四週又圍滿了看熱鬧的人，自然韓棠也在其中，其實，他不是看熱鬧，是在帮助大金牙下手行竊。如果練有方突然要囘房去的話，他還可以藉故擋住練有方片刻。

不過，他這種預防措施是多餘的，隔不多久，他就看見大金牙在人叢中向他打眼色，那是已然得手的表示。

韓棠不着痕跡地離開，囘到自己的房間，大金牙已迫不及待地跟了進來。

「韓爺！我……我已經看過啦！」

「怎麼啦？是什麼東西嚇着你了麼？」

「您眞是神猜，我着實嚇了一大跳。」

「怎麼！他房裏還有別人在麼？」

「房裏那還有別人呢？我說的是包袱裏的東西呀！」

「快說吧！別老是拐彎兒抹角的。」

「韓爺！您可知道包袱裏頭是什麼東西？」大金牙壓低了嗓門，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下去：「是一件血衣。」

「血衣？」韓棠似乎連作夢都沒有想到。

「是一件男人穿的內衣，全是血痂，都已經泛黑了，那股子血腥味兒，差點熏得我吐出來？」

一件血衣？練有方帶着一件血衣遠來塞外，玄了！玄了！韓棠一個勁兒地想，可是他怎麼也想不通。

「韓爺！您剛才提到他哥哥不明不白地死，莫非……」

韓棠很快地接上了口：「大金牙！不要再往下說了，你是老行家，也用不着我跟你打招呼，千萬別洩漏風聲。」

「韓爺！這還用得着你吩咐嗎？」

× × ×

練有方那匹野馬仍然是「野」得够瞧，牠說什麼也不讓牠的新主人騎在背上，練有方的身子又多了幾處傷痕。

憑良心說，圍在空地四週的人大都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只有丁月泉例外，練有方的耐性似乎很被他欣賞。

當練有方牽着那匹野馬去上槽，人羣都散了之後，丁月泉和齊寒梅也囘到他們房裏，這兩人雖然已經文訂，倒還守着規矩，分房而居，只有在大白天才會在一起聊聊天。

齊寒梅道：「月泉！我瞧你看得很認眞，那小伙子的馬術不壞嗎？你是不是想偷偷學他一點招數？」

「寒梅！」丁月泉很嚴肅地說：「我看的不是馬術。」

「那是什麼？」齊寒梅非常詫異地問。

「他的精神；那種奮鬥不懈的精神。」

「月泉！」齊寒梅深情欵欵地望着他。「我爹一直以爲你是一個花花公子，其實我知道你不是……」

「寒梅！妳以爲妳很了解我？嗯？」

「當然啦！不然，我怎會將終身托付給你呢？」

「寒梅！」丁月泉緩緩地搖着頭，喟然地說：「我說句話你千萬別生氣，其實，妳並不了解我。」

「哦？」齊寒梅楞了，眼眶也發了紅。

「寒梅！妳說吧！我這囘爲什麼要來參加賽馬？」

「好玩，或者是藉機會到塞外來見識、見識。」

「錯了。」這兩個字，丁月泉說起來很有力。

「錯了？」齊寒梅瞪大了雙眼。「那麼，眞正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難道你是想來奪綵的。」

「不錯，我的目的就是奪綵來的。」

「月泉！我不相信，你怎麼會在乎那點綵金？」

「我要得到的不是綵金，而是勝利。」

「勝利！」齊寒梅喃喃地說道：「那可能嗎？」

「寒梅！」丁月泉岔岔地說：「妳根本不了解我，妳的口氣和他們一樣。當我學騎馬的時候，我娘說，孩子！別摔傷了胳臂腿啊！我爹說，什麼！你要騎馬？不要被馬騎你啊！他們根本就沒有將我看成一個男子漢……」

齊寒梅歉聲道：「月泉！請不要生氣，我不是故意的……」

「我的父母親說那些話也不是故意的，他們從小就寵我，疼我，又怕風兒吹着，又怕雨兒淋着，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我。一個男子漢就是要經得起風霜雨雪，經得起堅苦磨練，不然我將來有什麼用？妳願意嫁給一個毫無志氣，只靠祖產過日子，一打雷就躲進妳懷裏的男人嗎？」

「月泉！」齊寒梅擠在眼眶子裏眼淚沒有落下來，反而笑了。「我是該罵，我不但不生氣反而高興。」

「寒梅！」丁月泉的語氣緩和了許多。「我方才看見那個小伙子騎那匹野馬時，不禁有太多的感觸；一個眞正有作爲的男人是在磨練中長成的，妳等着瞧！到時候在大賽中奪頭綵的說不定就是他。但是此刻誰也不會把他看在眼裏。」

「月泉！你難道不想勝過他嗎？」

「寒梅！」丁月泉吁了口氣：「嗨！那是不可能的。」

「怎麼啦？月泉，這跟你剛才的口氣又不一樣了。」

「寒梅！我跟他的鬥志是一樣的，但是體力就不一樣了。他久經磨練，而我呢？養尊處優。如果我從那匹野馬的背上被顛蹶下來，只要三次，我就爬不起來了。」

「其實，人只要奮勇向前就已經難能可貴了。月泉！我這囘陪你到塞外來，只是關心你，怕沒有人照顧你，你能否奪綵都無關重要。不過，我還是祝福你能得到勝利。」

「謝謝妳，寒梅！」丁月泉緊緊地握着她的手。

齊寒梅嬌羞地低下了頭，這一定是她最滿足的片刻。

突然，一個女侍跑了進來，她邊跑邊嚷：「小姐！小姐！不得了啦！妳……妳快房去看看……」

「怎麼啦？青秀！」齊寒梅在這一瞬間臉色都變了。

丁月泉連忙問道：「青秀！房裏出了什麼事？」

那個名叫青秀的侍女結結巴巴地說：「小……小姐的首飾盒子都給人撬開了，也不知道丟了些什麼？」

齊寒梅不禁一楞，連忙就往房裏跑。

清點之下，發現只丟了一串珍珠項鍊。

青秀振振有辭地說：「找店主人賠去。」

「瞎說！」丁月泉叱斥侍女。「櫃上明明貼着告白：重要財物請交櫃，不然若有遺失概不負責，妳難道沒有瞧見？……寒梅！那串珍珠項鍊要值多少錢？」

「那是爹托人從東洋帶囘來的，要值兩萬多塊大洋。」

丁月泉又指着首飾箱子問：「剩下的這些呢？」

「都不怎麼值錢，最值錢的是這隻鑲翡翠鐲子，也不過值百來塊大洋而已……月泉，這該怎麼辦呢？」

「唉！寒梅！這麼貴重的東西帶出來做什麼呀？」

「我一直都是戴在頸子上的，來到塞外，怕引人注目，才收了起來，想不到，反而弄丟了。」

丁月泉道：「寒梅！偷兒是內行，一定是漢人幹的。」

齊寒梅反問道：「你怎麼能肯定是漢人偷的呢？」

「塞外久居，牛羊爲伍，那裏識得珠寶的貴賤？不但是漢人偷的，恐怕還是剛從內地來的漢人。寒梅！青秀！別吭聲，裝着還沒有發現的樣子，我們在暗中查訪，也許還可能失而復得，一嚷嚷，就永無機會了。」

「月泉！」齊寒梅眼淚汪汪地問：「你不會怪我吧？」

「這也不能怪妳，說句實話，我們都太嫩了，這囘遠來塞外，眞是冒險得很。」丁月泉拍拍齊寒梅的肩頭，然後轉頭吩咐侍女：「青秀！請兩位武師到我房裏來。」

這兩個武師一個姓關，名叫正飛，另一個叫唐一峯，是師兄弟，在關外小有名氣，而且對道上的朋友也熟悉得很。他們的武功如何，丁月泉還沒有見識過，不過，一路上這二人的表現都顯示他們經驗非常豐富，因此，丁月泉對他們非常信任，對待他們也非常有禮。

丁月泉要言不繁地先將失竊的事情說了一遍，然後又說出他的判斷，最後下了決定：「關師傅！唐師傅！我們只在暗中查訪，不要顯露聲色，東西還有希望追囘來。」

「師兄！」唐一峯搶先開了口：「一定是他幹的。」

「師弟！」關正飛畢竟年紀大，表現得較爲老練。「不要亂說，這種事沒有憑據怎可以亂說話？」

「憑據？當然有。」唐一峯可說得很有把握。

「哦！你抓住了憑據？什麼憑據？」

「第一，他在道上是有名的神偷；第二，剛才咱們在看那個混小子馴野馬的時候他不在場。這難道還不够？」

「師弟！這怎麼能算憑據？冷靜點。」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丁月泉可糊塗了。這個時候，他才有機會挿口：「你們二位到底是在說誰呀？」

「哦！丁少爺！」關正飛連忙解說：「是這麼囘事，店裏住了一個客人，是道上有名的神偷，咱們很了解他的底細，但是沒有憑據咱們絕不能空口硬指他是賊呀！」

「對！對！」丁月泉連連地點着頭。「捉賊要拿贓，你們暗暗地查，先抓住贓證再說。你們一嚷嚷，他有了警覺，反倒不妙……對了，他認得你們嗎？」

「丁少爺！咱們了解他的底細，他却不認識咱們。」關正飛對這位東家眞是必恭必敬：「您放心，丟掉的那串珍珠項鍊，咱們十成倒有九成把握能够拿囘來。」

「那我就放心了。不管事兒辦得怎麼樣，東西是否追得囘來，我都重重有賞。」丁月泉站起來表示了送客之意。

關正飛和唐一峯也就告辭退了出來。

一囘到他倆住宿的房間，關正飛就開口埋怨：「師弟！臨出門時我就告訴過你，少說話，凡事放在肚子裏，你總是喜歡逞能，你這毛病什麼時候改得了？」

唐一峯道：「師兄！這……這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呀？」

「你知道什麼？憑咱們的門第，會跟有錢的公子哥兒當保鏢？師父會讓咱們來賺這兩百塊大洋？師父知道你嘴快，不讓我告訴你，我看，不告訴你是不行的。咱們這一趟遠來塞外，是另有大事，只不過是利用丁少爺作掩護而已。」

「呀！師兄！」唐一峯顯得很驚訝。「你怎麼不早說呢？害得我一路上好窩囊，原來咱們還有大事要辦。」

「早告訴你，只怕早就弄得盡人皆知了。師弟！我可得跟你打聲招呼，從此刻起，你可得閉上你的嘴吧，一個字也不要說。你要是不聽話，我就趕你回去，我寧可一個人留在這兒單打獨鬥，也不要留下你這個破嘴吧！」

「師兄！往後我連一個屁都不敢放了。」

「你自己有數點就行了，去吧！像個保鏢的武士，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可別讓人看出破綻來。」

唐一峯只是點頭，他的嘴吧緊得很緊。

× × ×

隔壁藥舖子裏的陸順槐又過來了，本來，長喜是不願意跟他打招呼的，不過當她看到陸順槐那種企求的眼光時，她禁不住向他點點頭，還向他笑了笑。

如此一來，顯然給了陸順槐莫大的勇氣，他連忙來到櫃前，笑着問：「長喜呀！我能跟妳說幾句話兒麼？」

「就在這裏說吧！這會兒還不忙。」

「長喜呀！我……我實在很怕長貴哥。」

「你為什麼要怕他呢？嗯？」

「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我見了他就是沒轍兒。」

長喜道：「順槐！可是長貴又要你作什麼壞事啦！」

「前些日子他教我配一副藥，馬兒吃了之後會發瘋一般奔跑的藥，我給他配了，如今他又要……」

「說呀！」長喜以柔和的眼光安慰他。

「他要瀉藥讓馬兒吃了會瀉肚子的藥。」

「哼！他作壞事，你帮兇，出了漏子你也跑不了。」

「長喜！我可不是甘心情願的，都是他逼我。」

「你不理他，就是他逼你又有什麼用？」

「可是……可是……我有求於他。」

「哦！你有求於他？求他什麼呢？」

「我求他准許我跟妳來往……」

「什麼！」長喜瞪大了眼睛。「你……你說什麼？」

「長喜！我……說錯了什麼嗎？」

看他那種緊張樣兒，長喜噗哧一聲笑了：「順槐呀！這可就怪了！你要跟我來往，為什麼要經過長貴哥呢？」

「我……我怕妳不喜歡我……」

「難道長貴哥就能令我喜歡你嗎？」

「我也不知道，可是，長貴哥是這麼樣說的。」

「順槐呀！你眞是太傻了，你要是喜歡我，就儘管對我說好了，又何必轉彎抹角呢？如果我不喜歡你，我也會直截了當地告訴你，別人是無法左右我的。」

「那麼，那麼……妳喜歡我嗎？」

長喜道：「順槐！你這種傻勁，倒是挺逗人喜歡的。」

「啊！我太高興了，從今天起我可以不理長貴哥了。」

「順槐呀！話可不能這麼說，大家都是隣居，又都是漢人，怎麼能說誰不理誰呢？不過，他要你作壞事，你就不該理他。順槐！作人要正派，你明白嗎？」

「我明白！我明白！長喜！我以後一定聽妳的話。」

長喜的臉色突然變了，變得非常蒼白。

順槐嚇了一跳，連忙問：「長喜！妳怎麼啦？」

長喜道：「順槐！快回到店裏去吧！有客人來了。」

陸順槐回頭望去，門口果然站着一個客人，身胚很壯，一臉絡腮鬍子，相貌很粗獷，也很兇惡，難道是這個客人的兇惡長相將長喜嚇壞了嗎？

長喜已經飛快地迎了出去，笑嘻嘻地說：「哦！客官！好一點的上房都租出去啦！您去別家吧！」

「怎麼啦？女掌櫃！」客人已經邁步進了店。「妳不認識我啦？去年我在你們這兒住了半個月，老主顧嘛！差點的又有什麼大不了？像我這種人還講究什麼舒服嗎？」

「哦！老主顧？你是……？」長喜好像記不起來了。

「我姓蔡，單名一個非字，是非的非，忘啦？」

「哦！蔡爺！想起來啦！你去年來賽馬還贏了兩場哩！怎麼？今年又是來趕廟會參加大賽的？」

「當然啦！得到了甜頭還能不再來麼？」

「巴咯！」長喜吆喝了一聲。「快去照顧蔡爺的馬……蔡爺！您坐會兒，喝杯水，房間就跟您收拾好啦！」

「行！行！」姓蔡的擰着行囊找個座頭坐了下來。

陸順槐又在嘀咕了，又古怪！這姓蔡的相貌生得兇，人倒是挺和氣的，又是老主顧，長喜幹嗎臉發白呀？

再看長喜，她還是不停地向他使眼色。

陸順槐再也不敢多作停留，扭頭走了。

長喜心頭可不平靜哩！這姓蔡的就是韓棠所要找的人，她並不是怕這姓蔡的吃虧。對這兩個人，她根本就沒有什麼好感，她只是不願曹家老店出事情罷了。

怎麼辦呢？得想個法子將他們隔開……

她正在動腦筋，韓棠正好來到店堂。長喜不禁吃了一驚：這下好啦！剛進門就遇上，這下有得瞧啦！

韓棠看了姓蔡的一眼，來到櫃上，輕輕地問：「女掌櫃！那邊那位，是剛剛投店的客人麼？」

「嗯！」長喜顯得很緊張，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又是來參加賽馬的。」韓棠的語氣很輕淡。

「是吧？」長喜假裝在作別的事情。

「這玩意兒倒眞能吸引人，你忙。」

韓棠在店門口站了一會兒，又進去了。

怎麼啦？長喜心裏想：他們兩人都互不相識麼？

「女掌櫃！」蔡非向她招招手。「不忙過來聊聊呀！」

長喜出了櫃枱，很客氣地問：「蔡爺有什麼吩咐嗎？」

「女掌櫃太客氣啦！今年來賽馬的外地人多麼？」

「誰知道？大概……大概不會少。」

「大賽嘛！單是妳店裏就住了多少？」

「讓我算算看，嗯！連你一共四個。」

「五個。」蔡非臉上流露出來一股神秘的笑容。

「哦！五個？蔡爺是說，還有一個朋友要來？」

「女掌櫃！還有一個是妳的哥哥呀！」

「他呀！算了吧！今年高手雲集，沒他的份。」

蔡非道：「女掌櫃！好玩嘛！誰指望得綵奪標哩！」

「蔡爺！剛才跟我說話的那位韓爺您見到了嗎？」

「見到了呀！」蔡非翻翻眼，再問：「怎麼樣？」

「他也是來參加賽馬的，蔡爺認識嗎？」

「沒見過。老實說，我眼界不寬，認識的朋友很少。」蔡非擰着行囊站了起來。「房間大概收拾好了吧？」

「好啦！好啦！我這就帶您去。」

往後院走的時候，長喜不禁暗暗嘀咕：韓棠那天問來問去不就是問這個人麼？怎麼他們互不相識呢？

蔡非一進後院，唐一峯就回到房裏，緊張地說道：「師兄！來了，剛剛到的，只來了一個。」

「是誰來了？」關正飛倏地從榻上，跳了下來。

唐一峯道：「還有誰？蔡非呀！我一眼就認出了他。」

「師弟！冷靜點，就來了蔡非一個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另外幾個人隨後到，就一定是安伏在暗中，咱們千萬不要上當。」關正飛表現得非常沉着。「他住在那間房？」

「反手最後一間，那個姓韓的隔壁。」

「師弟！千萬記住，別冒失，一切要聽我的。」

「師兄！你放心吧！我不會亂來的。」

他們兩人在密談，韓棠和大金牙，也在密談。

「大金牙！」韓棠向隔壁一指。「認識他嗎？」

「剛才跟他對過盤兒了，好像不認識。」

「當然啦！你所認識的都是有油水的。」

「韓爺！別挖苦我啦，他到底是誰嘛？」

「大金牙，一說出來，你包管知道——蔡非。」

「蔡非？」大金牙吃了一驚。「關外有名的鬍匪呀！他不是還有三個兄弟麼？怎麼一個人放單呢？」

「別問這些，大金牙！你可知道蔡非憑什麼在道上稱雄？如果你答不出來，你就不够格在道上混啦？」

「韓爺！這你可考不倒我？蔡非在道上稱雄，所憑的是他那十二把百發百中的薄葉飛刀呀！」

「如果他那十二把薄葉飛刀丢了呢？」

「韓爺！」大金牙突然渾身發起抖來。「你是說……你是說……不行……這……這絕對不行。」

「怎麼啦？大金牙，你衣服穿得太少，冷麼？」

「韓爺！這可不行，你要我去偷蔡非的飛刀，這不是要我去送命麼？求求你，韓爺！別逗我？」

「大金牙，你能够偷巴金刹身上的彎刀，能够偷那位齊小姐首飾箱裏的珍珠項鍊，就不能偷蔡非的刀囊？」

大金牙差點要哭出來了，可以想見蔡非够多厲害了。

「大金牙，你可是道上有名的神偷呀！」

「聽說……聽說蔡非身上的刀囊是從不離身的。」

韓棠道：「他要是刀囊離身，我還用得着找你嗎？」

「韓爺！這麼着，今晚讓我試試看。」

「別那麼客氣，你只要一伸手，刀囊就過來了。」

「韓爺！我那有那份能耐？你把我看成神仙啦！」

「神偷，神偷！你本來就是神仙中的偷兒嘛！大金牙！我不跟你說笑，若是你在明天天亮之前不將蔡非的刀囊偷過來，大金牙！你只有兩條路可走。」

「韓爺！」大金牙哭喪着臉問：「那兩條路呀？」

「一條路是連夜逃走，不過你得想想，萬一逃不掉，落到我手裏，可有你好受的，另外一條路就是被人家吊起來狠狠挨一頓鞭子，到那時候，你這神偷就變成笨偷了。」

「好啦，韓爺！在你面前我簡直就沒轍兒，我一定照辦，一定照辦，萬一我死了，你可得為我收屍。」

「大金牙！如果你眞的死了，我不但為你收屍，還要為你報仇，不過，我有預感，你一定順利得手。」

「韓爺，討您的口綵，夜裏別關門，得手之後，我就連夜送過來，您……您還有什麼吩咐？」

「你去歇着吧，若有空閑，趁沒天黑之前打打底兒。」

「不勞你費心。」大金牙拱拱手，走了。

這也是怪事，像大金牙這種老江湖，竟然被韓棠吃得死死的，叫幹什麼就幹什麼，這內中必有什麼緣故。

那蔡非洗過澡，換上衣服，天色差不多也晚了。這個時候，店堂裏已經燃上了羊脂油的燈，食客也不少，當然內中有許多不是住在店裏的客人，蔡非也找了副座頭坐了下來。剛坐下，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嗨：什麼時候到的呀？」

「今兒下午，怎麼樣？我說過，今年要來的。」

跟他打招呼的人是曹長貴，他似乎對蔡非格外友善，從他那雙放射出熱情光芒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應該早來一天的。」曹長貴神采飛揚地說。

蔡非道：「怎麼？難道錯過了什麼精采的節目麼？」

「當然啦！今天晌午我跟巴金刹用彎刀決鬥。」

「巴金刹？嗯，我聽說過這個名字，烏蘭蔡布盟旗的戰士，用彎刀的好手，少掌櫃，結果怎麼樣？」

「你看，我不是好好地活着嗎？」曹長貴回答得很閃爍，他不願說出實情，那樣對他似乎毫無光采。

「嗨，少掌櫃！」蔡非拍打着他的肩膀。「一年不見，你這麼厲害啦！今年賽馬我看準定是你手下的敗將！」

「今年高手雲集，很難說。」說到這裏，曹長貴突然壓低了嗓門：「對了！你有沒有去馬房看看。」

「看什麼呀？」蔡非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問。

「那兒拴着一匹非常名貴的賽馬。」

「你新買的？」蔡非已經在注意聽了。

「算啦！我那裏買得起那種名貴的賽馬，是別人的。」

「哦，誰的？」蔡非很認眞地問。

「一位從內地來的客人，不過，騎術却不怎麼樣。」

「哦？那位客人也是來參加賽馬的麼？」

「嗯？」曹長貴點點頭，說道：「他是這麼說的。」

「是誰呀？現在有沒有在這兒吃飯？」

曹長貴巡視一遍，搖搖頭：「沒有，他姓韓……」

「哦，我剛才見過，你妹妹還問我認不認識他。」

「你認識他嗎？」曹長貴的眼光很古怪。

「不認識，我們從來都沒見過面。」

「他可能認識你。」曹長貴伸長了脖子，輕輕地說。「他一住進來就向我打聽你，想必也問過我妹妹。」

蔡非笑着說：「怎麼，他把我當作勁敵了嗎？」

談話就在這兒中止了，如果曹長貴談起來這件事是有什麼目的的話，對方已不着痕迹地封了他的門。

接下來，曹長貴開始叫酒，叫菜，他堅持要作東，可是拗不過蔡非，最後，他反而白吃了一頓。

這一頓晚餐是非常愉快的，蔡非說了許多曹長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使曹長貴聽得津津有味。

晚飯後這一段時間是大草原上最美好的時刻，夕陽已下，晚風漸起，情歌處處，笛聲頻傳，眞是有說不出的綺麗風光。

哈爾紅河河畔也是儷影成雙，遊人如鯽；在許許多多的夜遊人當中，有一個是從曹家老店趕來的關正飛。

他戴着一頂闊邊大草帽，坐在河畔，手裏揀着碎石，一顆一顆地往河裏扔着。他是在這兒消磨時間麼？

不，他是在等人，在等誰呢？那人已經來了。

那人是個蒙古哥兒，無聲地在他的旁邊坐下。

「柯克金！」關正飛先開口：「好久不見了啊！」

「嗯，好久不見了！」那蒙古哥兒說的竟是漢語。

關正飛道：「我先一步托人帶來的信，你收到了吧？」

「嗯，收到啦。」柯克金的回答始終是那樣淡淡的。

「我托你辦的事怎麼樣啦？」關正飛提到了正題。

「沒問題，十個最好的蒙古戰士。」

「他們的騎術，彎刀，搏鬥，都是最好的嗎？」

「當然，」柯克金的回答非常肯定。

「他們都有保守秘密的好習慣嗎？」

「當然。」柯克金的回答沒有一絲拖泥帶水。

「價錢呢？」關正飛還在不停地扔石頭。

柯克金道：「黃金？白銀？還是用你們的銀元計算？」

「都可以。」關正飛補了一句：「最好用黃金計算。」

「那麼，每個人十兩黃金，我要雙倍。」

「一共是一百二十兩黃金，對嗎？」

「是的。不過，這筆酬勞一定要先付。」

「當然，請你今晚到曹家老店後面那塊空地來一下。」

「什麼時候呢？」柯克金問得很仔細。

「今晚是下弦月，就在下弦月昇起的時候好了。」

「好的，我會準時候到。」柯克金站了起來。

「柯克金，在我付出黃金之後，我能隨時動用那些戰士嗎？」關正飛也跟着站起。「我的意思是任何時刻。」

「當然。」柯克金的回答始終保持乾淨俐落。

「好，今晚再見。」關正飛掉頭走了。

柯克金走向另一邊，但他只走了幾步就停了下來，因爲他的面前有一個人擋住了路，是韓棠。

當然，柯克金不認識韓棠。他閃開了一步，再往前走，韓棠又擋住了他，這明顯是故意的。

「幹什麼？」柯克金說的是蒙古語。

「柯克金！你的漢語不是說得很好嗎？」

柯克金是個約莫三十四、五歲的健壯漢子，他的臉黑而有稜綫，跟許多蒙古哥兒一樣，顴骨生得很高。

現在，當一個陌生漢人叫出他的名字，抖出他的底細時，他是應該吃驚的，而他却沒有吃驚。

他更沒有說話，平靜地轉身走開。

韓棠自然不會容他離去，立刻跟了上去。

柯克金去得很慢，逐漸離開了哈爾紅河河畔。天色漸黯，人也逐漸稀少，終於，在他們立足之處已看不到第三個人了。就在這個時候柯克金閃電般回過身來。

他的快速轉身不是質問韓棠爲什麼跟着，而是攻擊。他的雙手一直在前後擺動，不知是什麼時候拔出的刀。但是彎刀在他的手上是事實，看上去，彎刀就像是他的手。

攻擊似乎是意料中的事，因此韓棠表現得很冷靜。他並沒有還擊，只是閃躲，一連躲過了三刀。

柯克金也只攻了三刀就停了下來，他是一個老手，很懂得如何估計敵人，他知道即使加三刀也無法傷到對方，任何人只要躲過他三刀，功夫就一定會比他高。

「請問，」現在柯克金說漢語了。「你跟着我幹什麼？除非你抽出刀來殺死我，不然你就要回答我的問題。」

「柯克金，別人是先禮後兵，你是先兵後禮！」

「回答我，你跟在我後面，到底是想幹什麼。」

「柯克金，我要跟你談一樁買賣。」

「對不起，你弄錯了，我不是生意人。」

韓棠道：「我很了解，你是大生意人，不作小買賣。」

「哦？」柯克金開始打量韓棠了。「你要談的買賣，大到什麼程度？一千頭牛？還是一萬。」

「十個人？十個最好的蒙古戰士。」

「我不是人販子，而且蒙古戰士也不容許出賣。」

「柯克金，我對你的底細非常淸楚，你用不着跟我來這一趟。你曾經在錫金王國的宮廷中當過侍衛，三年前你離開了。爲何離開？我想也不必再多說。這三年來你收留年輕無經驗的，或者雖有經驗，而眼前落魄的勇士，加以訓練，給他們金錢，然後以他們性命去賺錢，對嗎？」

柯克金深深吸了了一口氣，沒有說話。

「我說這些，難道會傷害你的自尊嗎？」

柯克金道：「你的確知道得不少，但是，你應該知道的倒忽略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眼前的情況。」

「如果你認爲我不了解，那我就請你說明吧！」

「我一共只有十三個戰士，其中最好的十個……」

「對，我就是需要其中最好的十個。」

「但是，這十個已經答應給別人用了。」

「我知道，他住在曹家老店，名叫關正飛，對不對？」

「你的確很了不起，簡直無所不知。」

「那十個戰士，可以爲他作事，也可以爲我……」

「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經和關正飛談好了價錢。」

「我知道。」韓棠的語氣很平靜。「連你在內，一共一百二十兩黃金對不對？月昇之時，你就要去收錢，你按時去收，我再給你一份，一百五十兩黃金，那十個戰士明處是爲姓關的作事，暗中是爲我作事，你明白嗎？」

柯克金沒有答話，却打了一個寒噤。

「柯克金，你那麼膽小嗎？你是如何離開錫金王宮的？三年前膽子那麼大，如今膽子就那麼小嗎？」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如此信任我？」

「柯克金，只要你收下我的黃金，我就不怕你。」

「爲什麼？」柯克金一連向前跨了三步。

「爲什麼？」韓棠輕鬆地聳聳肩頭。「因爲你的性命比一百五十兩黃金更值錢，你不會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

「你的話很敎人受不了，但是我承認你說的是事實。」

「成交嗎？」

「成交。」

「黃金什麼時候付？」

「我不要半分黃金。」

「那麼，你要什麼？」

「我要你那匹賽馬。」

「柯克金，我小看了你，其實，你的消息也很靈通。」

「成交嗎？」

「成交。」韓棠很爽快地答應，不過，他又補了一句：「不過有一個基本條件，你必須活着。」

「我知道。而且我自信最少還可以活五十年。」

× × ×

在一陣疾奔之後，大金牙最少落後了三里之遙，他胯下坐騎是臨時向曹家老店借的，當然比不過韓棠那匹名貴的賽馬啦！

最後，二人還是哈爾紅河的河畔碰頭了。

馬兒在飲水，他們在喁喁細語。

「怎麼？大金牙？昨晚失敗啦？」

「韓爺！不是失敗，是沒有機會下手。」

「沒有機會下手就是失敗，這是沒有分別的。」

「韓爺！你可知道？姓蔡的整夜喝酒？」

「哦？」

「我們剛才出來蹓馬的時候，他還在喝酒哩。」

「大金牙！那麼，你今天就該有機會下手了。」

「誰知道？」神偷也變得毫無把握了。

「這是一定有機會的，你想想看，喝了一夜的酒，他就算不醉，也會累吧？大金牙，今天一定要跟我辦成這樁事，要不然……」

「韓爺，我看，這樁事兒，是絕對辦不成的。」

「怎麼呢？」

「我有預感，而且我的預感很靈。」

「大金牙，這那裏像是一個聞名神偷說的話。」

「韓爺，你也不用逼我，我答應了的事，就是賣命我也會去幹。不過，你不要給我時間限制行不行？」

「大金牙，不是我逼你，你不知道這件事對我有多麼多麼的重要。」

「難道他的刀囊不偷了過來，你就贏不了他？」

「不是這個緣故，大金牙，我保證不是這個緣故。」

「那麼……？」

「你不要問。大金牙！你也不要東猜西猜想，全心全力去辦這樁事，我姓韓的絕不會虧待你就是。」

大金牙似乎還要說什麼，剛好有人牽着一匹馬走向河畔，大金牙就連忙牽着他的馬走開了。過來的人是練有方，他是牽他那匹野馬來喝水的，可是他用盡了各種方法，那匹野馬都不肯喝水。

「唉！」練有方嘆口氣，坐在地上，回頭望着韓棠，「我眞羨慕你有那麼一匹好馬，多少錢買的呀？」

韓棠道：「名馬跟美人一樣，不能以價錢去衡量。」

「對，對極了！憑你這句話，就够資格擁有這樣一匹名貴的賽馬。」

「你這匹馬，也不錯呀！」韓棠很認眞地說。

「眞的嗎？」

「眞的。」

練有方道：「我佩服你的眼光，這是一匹稀有的好馬。」

「可是……」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這匹馬，早晚都會馴服，就是怕趕不上這次的大賽，我沒有猜錯吧？」

「你很聰明，這正是我要說的。」

練有方很無聊地以石塊打水漂玩兒，玩了一陣，累了，他才停下來，偏着頭問：「你認識西房那個姓丁的嗎？」

「以前不認識，不過現在算是認識了。」

「聽說……他也是來參加賽馬的？」

「好像是吧！怎麼！你怕他成爲你的勁敵嗎？」

「我才不怕哩！」練有方很有豪氣地說：「勁敵愈多愈能激發鬥志，愈能顯出本事……我只是有些奇怪，帶着傭人，帶着護衛武師，帶着未婚妻出門的人，還能參加這種競爭激烈的塞外大賽嗎？他一定是跑最後一名。」

韓棠道：「也許……他來此的目的，不是爲了奪綵。」

「你呢？」這一問，似乎有點突如其來。

「我？」問得太突然，使韓棠竟然一楞。

「你來參加賽馬是不是爲了奪綵呢？」

「我也說不上來，也許想藉機會，試試馬力。」

「這樣說，我好像不會有什麼勁敵了。」

韓棠心裏在笑，往好的方面說，這小傢伙是樂觀進取，往壞的方面說，這小子就未免太天眞無知了。

「你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曹長貴也是好手。」

「曹長貴？」練有方聳一聳肩。「不在眼下。」

「小伙子！」韓棠揚掌在練有方肩頭上重重拍了一下。「你眞狂，狂得可愛。不過，你可不要忽略一件事，廟會大賽還有許多蒙古哥兒們參加，他們都是好手。」

「蒙古哥兒們的騎術都着重在快速和衝刺，他們總是先快後慢，沒有技巧，也不懂得控制馬匹的精力。」

「嗨！小伙子！原來你是一個行家呀！」

對於韓棠的誇獎，練有方坦然地接受了：「我承認對馬很在行。我愛馬，勝過愛自己，我了解馬，也勝過了解自己。不瞞你說，我這次有信心連奪幾個大綵。」

「哦？小伙子！那麼我倒應該先向你道喜呀！」

「謝啦！」練有方行了禮，然後牽着他的野馬走了。

韓棠一直在凝注練有方的背影，也不知他心裏在想些什麼。他的目光很怪，像是被一股強烈的吸力吸引住。

× × ×

大金牙將馬兒往槽頭上一送，心裏只想着兩件事：先洗澡，後喝酒。但是，他只能想，眼面前還辦不到。

爲什麼呀？只因爲有一個人攔住了他。

是關正飛。

「你幹麼呀？」大金牙還神氣活現的。

關正飛道：「幹嗎？大金牙！幹嗎你難道還沒有數？」

有人喊出他的混號，大金牙立刻傻了。

「這位大哥貴姓大名呀？」大金牙轉機也眞快。

「用不着來這套。」關正飛的口氣硬梆梆的。

「這位大哥，你可把我唬住啦！到底怎麼回事，您儘管明示，我大金牙人笨，腦筋不活，猜不透呀！」

「非得要我明說嗎？好！拿來吧！」

「拿什麼來呀？」大金牙心頭已有底，又不能不裝糊塗。「這位大哥可是要我請客喝酒，沒關係，我作東！」

「呸！」關正飛竟然吐了大金牙一臉的口涎。

大金牙就有這份忍耐功夫，竟然把滿臉口涎用衣袖擦乾，依舊笑呵呵地說：「您要我拿什麼出來請明說呀！」

「珠子。」關正飛說得很慢，也說得很用力。

「珠子？嘿嘿！我只有兩粒眼睛珠子。」

「我看你是有眼無珠！」關正飛的右手倏地一揮。

這一揮雖說沒有什麼招式，却也是快而有力，挨上了，不落下幾顆牙齒，那就算是交了好運。

大金牙竟然沒有挨上這個重重的耳光。

「好小子！」關正飛咬牙切齒地說：「你還有一套麼！躲！躲！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再躲一招試試！」

這一回是左右開弓，兩手交揮而出。

那大金牙身子一幌，可又躲過去了。

「哦？大金牙！你可是深藏不露呀！」

「別逗啦！老哥！我從小跟伙伴玩慣了鬥牛，誰摸着誰的肩膊頭誰就算贏，所以嘛，就練會了閃躲的功夫。」

「大金牙！你除非不開口，一開口你的招牌就亮了出來。十個賊就有十個脚快，那是騙不了人的事，現在閑話少說，書歸正傳，珠子拿出來萬事皆休，要不然……」

「老哥！什麼珠子，你可得說清楚呀！」

「齊寒梅姑娘的珍珠項鍊。說得够明白了吧！」

「齊寒梅姑娘？」大金牙向前跨了一步，神秘兮兮地問：「你所說的齊姑娘可是那位丁少爺的未婚妻？」

關正飛那會放過這個機會，一伸手揪住了大金牙的衣領，冷笑着說：「大金牙！這回你再躲，嗯？」

「老哥！這是幹嗎呀？君子動口，小人動手。你老哥貴姓大名，憑什麼跟我要珠子，總得說個清楚呀！」

「憑什麼？哼！憑你是個賊，是個有名的賊！」

大金牙道：「抬擧！抬擧！敢情我腦門頂上刻了字？」

「哼！別耍賴！誰不知道你大金牙是個有名的神偷？」

「嘿嘿！讓你逮着，像個小舅子，算什麼神偷？」

「大金牙！我關正飛，可沒有空閑跟你磨牙……」

「哇！你是關正飛呀！我說你，誰敢在我面前硬說我是賊哩！放手！放手！咱們有話好說嘛！」

關正飛竟然將手放開了，冷冷地問：「你認識我？」

「不認識。不過，我倒認識你的師父。」

「胡說！他老人家怎會認識你這個賊。」

「關武師！你再要這麼說，我大金牙可要發脾氣啦！這捉賊要拿贓，紅口白牙的，亂說行麼？這塞外荒涼之地，就算沒有王法，也有公理呀！你說是不是？」

關正飛楞了，嘴皮子上的功夫他的確差了些。

「關武師！您也別冲我瞪眼豎眉啦！咱們到前面去喝兩杯，我作東，一回生，兩回熟，往後就成了朋友啦！」

「大金牙！你的確有一套，好！今兒算你走運，等我抓到了贓證再找你算賬。」關正飛扭頭就走。

怪哩！大金牙却又一橫身將關正飛給攔住了。

「大金牙！你是不是硬想找個碴兒？」

「關武師！我這個人挺好奇的，你剛才說了半天的珠子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說清楚，我很想聽聽。」

關正飛道：「齊姑娘丟了一串珍珠項鍊，是你偷的。」

「就一串？關武師！你把我大金牙看得那麼不值價？」

「怎麼！你難道還想偷十串八串？哼！」

「再過兩天，莫說十串八串，恐怕有價值數十萬的珍珠寶玉到這女兒城來哩！關武師！我的消息不會錯吧？」

關正飛一把揪住了大金牙的衣領，臉上殺機密佈。

「關武師！」大金牙可是沉得住氣得很。「別來這一套，你如果眞要動粗，豈不是壞了你的大事？」

關正飛悻悻地放開了手，冷笑着說：「大金牙！我倒是小看了你，原來你知道的事情還眞不少哩！」

「嘿嘿！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你知道又怎麼樣？還想沾個邊兒嗎？」

「不敢！不敢！我大金牙只是個小偷，偷隻鷄摸個狗的。那些價值連城的珠寶，是你們大盜幹的買賣。」

關正飛怒聲道：「大金牙！你說話放乾淨點，誰是大盜？」

「小偷幹久了，太膩，也想幹大盜。」

「憑你？哼！大金牙！你不秤秤，你有多重？」

「關武師！別瞧不起人。你跟你師弟到這女兒城來爲了什麼，我全明白。我能助你成事，也能攪和你的局。關武師！我從來不嚇唬人，信不信由在你，你合計合計吧！」

關正飛傻眼了，一雙眼睛瞪得像鷄蛋。

「關武師！你以爲手下有十個蒙古哥兒就能成事？錯啦！只要有我大金牙一個人，就勝過千員大將。」

「名聞道上的神偷柳石果然名不虛傳。」

「關武師！你誇捧啦！怎麼樣？點頭搖頭隨你。」

「大金牙！這可不是一樁小事。」

「正因爲不是一樁小事，你方需要一個好幫手。」

「不忙，我得好生想想，現在，不能回答你。」

「你是應該好生想想，什麼時候，給我回信？」

關正飛道：「今兒晚上，咱們在哈爾紅河河畔一見。」

「好，天一擦黑我就去，不見不散。」

關正飛走了，大金牙臉上却漾起了一股神秘的笑容。

颼！一柄飛刀以疾若流星的速度由他背後射來。

大金牙連動都沒有動一下，手一追，就將飛刀接住了，看他的手法，他絕不僅僅是一個神偸而已。

他並沒有去追那擲飛刀的人，甚至沒有回頭去看，他只是低着頭覩看手裏的飛刀，發出吃吃的笑聲。（2）

（未完）

「幹嗎呀？關武師！我又沒有指名道姓，何必犯疑心。你放心，我大金牙這張嘴呀！緊得很哩！洩不了的。」

氣得關正飛咬牙切齒，却又沒有轍兒。

大金牙突然從懷裏掏出一串珍珠項鍊，幌幌悠悠的，臉上漾着微笑：「這就是齊姑娘的吧？」

「大金牙！這會兒可有了贓證啦！」

大金牙道：「關武師！有了贓證你又打算怎麼樣呢？」

關正飛差一點要吐血了，可是他還是沒轍兒。

「吶！拿去。」大金牙將項鍊往關正飛手裏一塞。「讓你交差，關武師！我這個朋友可以交吧。」

「大金牙！別拐彎抹角，直說，你想怎麼

秘事珍聞

呂四娘屠龍揭秘

慧心

一般歷史小說寫到呂四娘，總是喜歡把她寫做飛俠，甚至說她的輕功十分超卓，能够在皇宮大殿細殿飛行，雙脚踏瓦無聲，看準了雍正皇在內室與姬妾喝酒，即時施展雁落平沙一招，雙脚穿破窗子，人到劍到，向雍正皇當胸刺去，隨即斬首，把皇帝的頭顱帶走。

另外一種寫法就說呂四娘以宮女身份混入宮中，由於她秀色可餐，皇帝見了也覺心動，晚上召她伴飲，準備在酒後承歡，怎料呂四娘苦練多時，不但武功超卓，酒量也極爲出色，兩人大杯灌飲，她佯作喝醉，嬌笑不已，柳腰擺動，好像醉得難分難解，乘着雍正皇不覺，突然拔出她的佩劍，向他當胸一劍，便把雍正皇刺殺，隨即飛躍，以燕子穿簾一招，竄出空地，飛身躍上屋瓦，就此逃去無踪。

這兩種說法都是不可靠的，雍正皇雖然死於呂四娘之手，但却不是伴飲，乘醉偷襲，更不是在屋頂偷窺雍正皇跟姬妾狂飲至醉，然後飛躍下來，用寶劍刺殺，因爲雍正皇生平多疑多忌，決不會跟一個陌生的宮女伴飲，而身邊沒有侍衛，至於從大殿偷窺雍正皇各種動靜，更無可能，雍正皇的飲宴地方，必在密室之內，並無窗戶，只有暗門相通，經過三度暗門，然後進入要道，且有血滴子做守衛，武功極精，呂四娘僅是一個弱質女子，如何能够闖三關，拔劍刺殺雍正皇呢？上述兩種推測，都是寫小說的人故弄玄虛，實則雍正皇並非如此喪生的，雖然他給人刺斃，而且死於呂四娘的劍下，實情乃是呂四娘預先躲在宮中，伺機行刺。

呂四娘的武功卓絕，體態輕盈，平時無人能够深入寢宮，就算大殿也不能到達，只是在才女考取功名之際，然後有資格在大殿，用筆墨去寫點什麼，大概呂四娘冒名作爲才女入宮應試，潛入禁宮之內，帶備乾糧，而且躲在宮中最高的橫樑之上，寂然不動，直到有機可乘，然後飄然而下。皇帝與妃嬪暢飲取樂之際，兩人俱在密室，呂四娘絕無機會進入揮劍刺殺他。照情理推想，只有一個特殊的情形是可以下手的，那是雍正皇內急，需要大解之際，乘機出擊。

皇帝不管如何權威，始終是個凡人，多吃了什麼，就要到厠所，清宮沒有厠所，宮女坐在馬桶之上，那些馬桶俱是玉製的，由白玉製成，放在固定之處，三日一次，由專人沖洗，至於皇帝與皇后兩人，都有大小玉馬一共三隻，放置在寢宮一旁，只有帝后兩人專用，如厠之際，他竟然騎在馬背之上，看來相當滑稽，但以雍正皇說，却認爲如此措施，可以杜絕別人藏匿厠所之內，且又避免臭氣。玉馬的腹部貯放糞溺，並非用木桶，而是用沉香桶，香氣罩住臭味，不聞其臭。皇帝騎馬，有所動作之際，呂四娘就從橫樑飛躍到該處，然後飄然落到，人到劍到，那一劍是從雍正皇背後刺入的，反手一劍，便把皇上的首級割下來，放在革囊之內，隨即飛身逃外，因爲雍正皇死前沒有機會叫喊，亦無機會還手，故此，侍衛茫無所知，呂四娘走後，他們才發覺，震駭莫名。

這種說法是比較近似的，在淸宮野史裏面有這一段的記載，看來是可信的。該野史稱述，指明雍正薨於內寢，侍衛揭帳一望，幾乎嚇到氣絕，又說：呂四娘從獨臂神尼以及劍術名家黃犢，苦練多年，然後入宮行刺。另外談及宮中玉馬，認爲呂四娘冒名頂替女秀才潛入大殿應試，凡此種種，俱有蛛絲馬跡可尋，由此推想，她可能是如此刺殺雍正皇的。

至於雍正皇，他以詭計奪取江山，誅滅兄弟，而且用毒酒灌飲，使血滴子喪命，凡此種種，俱是大惡，理應受到天誅。

歷史稱述，他本來是四王子，封爲「雍貝勒」，當時皇上最喜愛的是十四王子，詔書貯在錦盒之內，深藏於大宮的橫匾正大光明背後，一定要皇上駕崩，然後啓閱詔書，有如現代人士讀遺囑，雍正皇訓練飛簷走壁的血滴子，用銅索抓住正大光明的橫匾，攀登上去，偷了詔書，用書法家把它修改，將十四王子的十字上面加了一劃，下面微加一個小鈎，看來就變成于字，才把它放回原處，幹得神不知，鬼不覺，到了皇帝駕崩的一天，由攝政王以及大臣監視，派人用長梯到大殿的橫匾背後取出龍形錦盒，當衆在大殿宣讀，果然是傳位於四王子，故各人無話可說。他剛登位，便即大宴羣臣，潛入大殿盜取詔書的幾個血滴子侍衛，當晚飲後，腹痛如絞，毒發封喉，便即喪生，此項秘密，無人知曉，後來不知如何洩秘，看來是有些血滴子幹了此事之後，偶然與同伴談及，後來他本人飲了毒酒喪生，同伴憤無可洩，便把這種秘密向外宣揚，使宮中互相猜忌，天下大亂，引致王子互相仇殺，由此雍正皇感到片刻不安，晝夜驚心，常常獨宿，還用雙劍放置身旁自衛，似此情形，呂四娘如非事前藏匿，宮中行刺，實在不易成功。

精選俠情故事

莊周夢・文
盧令・圖

生死之約

勇赴生死約

這是一座溪流旁的八角亭，亭中三個石凳，都已磨得十分光亮了，可見建造的年代相當久遠。這裏是溪流的下游，溪水由上游湍湍奔而下，載着浮萍和落英，流向山峽中。

秋夜山野中涼爽宜人，一輪滿月快到中天，洒落一片清輝，大地呈現着迷濛的美。

這時山峽中傳來了緩慢的蹄聲，和清脆而單調的鑾鈴聲。隱約可見一匹青驢上側坐着一個相貌英挺而威猛的青年人。年紀輕輕，而有絡腮鬍子，看來就非常惹眼，長髮束於頭頂，垂散於腦後，一襲青衫，洗濯得相當潔淨，顧盼自若地勒驢小亭外，喟然道：「五年了……五年前的今日……隨興印證武功，初試新招，不意威力意外强大……居然把她的未婚夫斃於掌下……於是溪亭為證，明月監誓，我和她訂下了今日之約！唏！造化弄人……。」

一聲深沉的太息，好像溪流也跟着嗚咽起來。

× ×

同一時間，溪流上游約一里之遙，這裏沒有八角亭，只有一塊巨大的磐石，一半伸入溪中，一半在岸上。磐石上端坐着一個英武而有絡腮鬍子的青年人，長髮束於頭頂，身着青衫，一匹青驢在一邊啃地上的青草。

這青年人非但神色和衣着與下游亭中那個十分相似，連青驢也一樣。不同的是，這一個還有二個侍從，侍立於磐石左右。左邊的三十五六，非但衣着隨便，骯髒無比，相貌也很滑稽，眼小，咀大，塌鼻，聳顴，面孔油垢，耳後部份完全是黑的。這位仁兄却是笑口常開，必是一個心胸開明，吃得飽睡得着的人。

右邊那個四旬年紀，表情嚴肅，和左邊那

智除武林害

個完全不同。

溪水「嘩嘩」流過，更顯得這三人之寂寂無聲。此刻，更上游來了二人，並未騎驢，也未騎馬，前面的人三旬上下，除了一雙眼睛白少黑多（相法稱為重瞳）外，其他無甚出奇之處，背插長劍。

此人身後一人約二十六七，猿臂蜂腰，一看便知武功很有基礎。

來人在磐石十丈以內時，石上及左右主僕三人好像根本不知有人來此。來人身後的青年人冷冷地道：「石上何人，敢對『桃花源主』如此怠慢？」

磐石左邊那個露齒笑道：「小子，今天是八月十七，月亮很好，你的招子看起來也沒有毛病，難道看不出我家主的風格，打扮和坐騎嗎？」

那青年人正要答話，前面的人揮手阻止，淡然道：「本源主和『龍宮遺老』五公子龍驚濤有約，在不遠處亭中相會，難道五公子記錯了地方？」

骯髒漢子嚷道：「我們主人豈能記錯了約會之地，只因為下游八角亭附近，白晝有牧童放牧，到處都是牛屎羊矢，在那裏約會，可真是煞盡風景！就這樣，我們主人也只好另選個地方啦……」

磐石上的五公子龍驚濤微微睜開眼，向桃花源主余避秦抱抱拳，但未出聲，余避秦說道：「既然如此，改在此處甚好，時已三更，五公子……」

骯髒漢子接口道：「我們主人和源主，是壓軸戲，我『漁餌』不才，想和令高足，折騰兩手……」

桃花源主哂然一笑，道：「五公子手下的『漁鈎』和『漁餌』，在晚一輩儕之中，那個不知……」

「客氣，客氣！」漁餌「嘻嘻」笑道：「源主，你別介意，在下不興作虛偽客套，其實，在下又何止在晚輩之中有點名氣？即使在那些自詡為老而不死的儕輩之中，也不便妄自菲薄——」

桃花源主輕蔑地一笑，身後的青年人已竄了出來，道：「龍五公子手下高手如雲，的確不假，連吹牛也高人一等……」

「漁餌」吆喝着撲上，二人接上手，青年人動作俐落，有時飄逸如蝶，有時疾如風雷。「漁餌」以小巧身法應付，顯然守多於攻，有點吃力。

青年人冷笑道：「『漁餌』，就憑你這兩手，如何在老一輩的高手中出人頭地？」

「漁餌」閃到上風頭大力抖衣，一股濃烈的狐臭撲鼻而來，青年人沉喝聲中，一疊掌影山壓而下。「蓬」地一聲，「漁餌」被踢入空中，如果筆直落下，會掉在湍急的溪流中。

龍五的手下，畢竟不同凡響，頭下脚上落到水面上一丈左右時，發現青年人在溪邊撫掌大笑，「漁餌」右掌蓄勁一吐即收，左手有點小動作，刹那間溪水出現一個漩渦，且有一股水注射向青年人。

青年人急閃時，「漁餌」藉反震之力落在溪邊。

「好險，好險！」「漁餌」道：「幸虧你這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要是踢在別的部位，八成無法提勁，那就變成落湯鷄了！」

桃源主人道：「小輩們勝負已見，五公子請！」

磐石右邊的「漁鈎」道：「令徒身手不凡，在下也不免技癢……」

青年人挺身而出道：「兄台瞧得起小弟，自當捨命奉陪。」

桃源主人漠然道：「年輕人不可驕狂，你剛才勝得雖不僥倖，和『藏鋒於鈍』的『漁鈎』動手，可要酌量點！」

「是的，師父。」青年人剛才閃得够快，仍被「漁餌」震起的溪水，濺了一些身上，奇的是，凡是濺到水的部位，已開始發癢。「怪事，他們總不會在山溪中下了毒吧？況且，『龍宮遺老』的後人，還沒有做過這種缺德的事啊！」

「漁鈎」道：「兄台剛才已經動過手，內力耗損，在所難免，不如稍為休息一下，咱們再——」

「不必多此一舉。」青年人哂然道：「沒超過五十招擊敗『漁餌』，對小弟之內力無什影響。」邊說邊在身上抓癢。

「漁餌」自被踢了一脚，表面上不改詼諧本色，實際上並不輕鬆，坐在磐石旁休息，至於石上的龍五公子，也是外弛內張，不時睜開眼打量「漁餌」和現場上的情勢。

武林中老誠凋謝，頂尖人物僅剩二三人，其一是「龍宮遺老」龍潛。龍家本有五子，七八年內，神秘失踪四人，只剩下了最少的龍驚濤了。

龍潛本已於十年前歸隱，但五子已失其四，他豈能不管，於是，天南塞北，到處查訪緝兇。

另一頂尖人物柳半樓，四十年前即以醫毒雙絕譽滿江湖，老來據說隱於長白山，很少現身。

最後一位，那就是眼前的桃花源主了，無人知道他的姓名，也無人知道他的派別師承，只聽說他來自桃花源，也就是世外桃源。至於桃花源在何處？大概知道的人也不多，至於余避秦那個不俗的名字也是假的。

桃花源主能和七旬以上「龍宮遺老」龍潛以及柳半樓相提並論，甚至於近二三年來，前二老一位忙於查訪四子失踪之事，另一位遠隱長白，整個中原武林，似已是桃源主人的天下了。

說得明確些，非但「漁餌」和青年人動手是不自量力，即使「漁鈎」也有點勉强。

坐在草地上的「漁餌」道：「小伙子！你不停地抓來抓去，是不是幾年累月不洗澡，身上生了虱子？」

青年人混身奇癢，而且似有不斷蔓延之勢，正自心煩，聞言遷怒於「漁餌」，大喝聲中，人比聲音先到，快比迅雷疾電，掌勁沉如泰山壓頂。「漁餌」坐式不變彈起閃避時，終未能脫出無儔的怪異掌勁之外，慘嗥半聲，卜通落水，順流而下。

從發難到得手，不過眨眼工夫，桃源主人的武學，在這青年人身上已略見端倪。

青年人聳肩大笑，桃源主人沉聲喝止，道：「勝不驕，敗不餒，乃兵家箴言，難道你忘了？」

「是，師父……」青年人狂態一收，躬身不敢仰視。

在月光下，桃源主人的重瞳更加深邃逼人了。而磐石上的龍五公子，在「漁餌」被擊落水，隨波而去時，淚光曾在眼簾處流轉，但被收回。

「既然弟台不在乎剛才動手時之耗損，在下就討教幾手。桃源武技，別走蹊徑，如能因此大開眼界，啓我茅塞，雖死何憾？」

青年道：「『漁鈎』兄乃龍五公子手下最得力之奇才，在下……」這時他正在抓他的頸部，一片紅腫，顯得頸子粗了很多。

「漁鈎」冷聲道：「兄台是否染有疥癬之疾？」

「不，小弟在此以前還是好好的，剛才『漁餌』震了些溪水於小弟身上，不久就覺得奇癢難當。」

「漁鈎」道：「此溪迤邐數十里，源自深山，也許有毒虫棲息溪中，污染了溪水——」

桃花源主冷哂道：「本源主雖非使毒名手，也略諳一二，而且聽說中原一流高手之中，有位柳半樓，對毒物之研究，極為精博，且醫術高超，小徒之症狀，頗似人為之施毒暗算，只不過，『龍宮遺老』的部下，應不至施毒害人吧？」

磐石上的龍五微微皺眉，似在忍耐着內心的不悅。

「漁鈎」肅容道：「即使柳半樓柳老前輩精研百毒垂數十年，也從未施毒於年輕小輩身上，她老人家不用則已，用則必是對付萬惡不赦之徒！」

桃源主人十分不悅，臉上已有殺機，而青年人越抓越癢，越癢就越要快抓，身體露出衣外的部份，都已紅腫，現已蔓延到雙耳了。

現在青年人的雙耳通紅而明亮，比原先大一倍有餘。不禁暴怒，道：「一定是『漁餌』這個敗類，利用剛才震濺之水漬施毒！」

「漁鈎」道：「兄台不可信口誣栽，五公子左右的人，豈能以這種手段暗算於人？」

「反正你們都是一丘之貉，你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漁鈎」並不急於動手，似在拖延時間，時間愈久，對他則愈有利，因為青年人的毒，已由雙耳蔓延到面部，眼泡紅腫，眼睛只見一綫，兩片嘴唇上下分飛，好像要爆破似的。

癢是一種令人不易忍受的事，有時較痛更苦，青年人一發怒，癢得更厲害，就更加怒不可遏，嘶吼着撲向「漁鈎」。

這對「漁鈎」來說，正中下懷，他的武功路子和「漁餌」不同，內外兼修，平平實實，穩紮穩打。

青年人一出手就想以對付「漁餌」的方法對付「漁鈎」，出手本就很重，加之盛怒，全力以赴。但因身上紅腫之處，一旦血脈流速加快，熱度增加，就更加癢不可忍。

試想，在交手時不是肚子癢就是耳朵癢，要不就是背上奇癢，即使强忍着不去抓，又豈能不分散精神。

桃源主人乃是大行家，二人一動上手，他就看出不妙，可是以他的身份不屑插手，如果叫停，也會弱了自己的名頭。況且他深信，就像「漁餌」和「漁鈎」這等人物，即使青年人連續接下也是勝多敗少。

只不過，桃源主人無法體會那種無法形容的奇癢而已。

「如果兄台感到奇癢，不妨先到一邊去抓抓，就會再戰不遲……」「漁鈎」經驗豐富，以這方式黏住青年人，比激他要有效得多。

當然，這一套可瞞不了桃源主人，他眼見自己的徒兒即將有生命之危，揮揮手道：「停一下——」

「漁鈎」道：「兄台不可逞强，還是休息一下吧！」

青年人氣咻咻地吼着道：「笑話，即使再加上一個『漁鈎』，又奈我何？」

桃源主人顯然動了殺機，冷聲道：「『漁鈎』，不可欺人太甚，本源主叫停，並非要他休息……」

「漁鈎」道：「前輩你別介意，即使休息一下也是應該的呀！」

青年人類似瘋狂，身上越癢他就必須不停地動，他現在是欲罷不能，卻不知道對方在談笑中已準備隨時下煞手了。

「住手——」桃源主人喝聲中，青年人想一擊成功，那知「漁鈎」就等他雷霆地一擊，滑步扭身，奇快而靈巧，比之「漁餌」的小巧功夫還要靈活，已到了青年人左後側，貼身而過時，右手在袖內以「梅花指」點中。

但是，「漁鈎」不敢冒招惹桃源主人猝然出手之險，身法一緩，被青年人踢了個踉蹌。

表面看來，青年人佔了便宜，然而，青年人踢了人之後，連打兩個「寒鷄步」，跌坐在地上，本來赤紅而腫的面孔，變成醬紫色。

「嘿……」桃源主人道：「五公子手下果然名不虛傳，只不過『漁餌』施毒於先，『漁鈎』趁人之危於後，『龍宮遺老』一世英名，毀之過半矣……」

「漁鈎」道：「前輩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晚輩不想多辯，如有缺失，自願領罪。」

桃源主人冷漠地道：「既有罪，你就自行了斷吧！」

「漁鈎」喟然道：「在下既爲龍家之奴，自應一切遵守龍家家規，龍家家規明文規定，上天有好生之德，非萬不得已，不可輕言自我了斷，因身體髮膚承之於父母，龍家有此規定，應無不妥之處……」

桃源主人沉聲道：「既願領罪，又不願自栽，難道要本源主與你動手不成？」

「漁鈎」肅容道：「源主武功蓋世，名震八荒，小可一介賤僕，本不該瀆褻源主，可是門規所限，明知不可爲，也必須不自量力，甘冒以卵擊石之譏——」

「哈……」桃源主人氣極而笑，道：「狂妄的奴才，你想陷本源主於不義嗎？」

「漁鈎」躬身道：「源主何出此言？」

桃源主人傲然道：「自本源主來到中原，公認爲叱咤一時的『龍宮遺老』龍潛和『醫毒雙絕』的柳半樓，都已銷聲匿跡，奴才何人？竟敢和本源主過招？」

「漁鈎」冷聲道：「源主所言甚是，只不過，老主人『龍宮遺老』遠去邊陲大荒，是爲了查訪失踪的四位少主，至於『醫毒雙絕』柳半樓柳老前輩，恐也不是震於源主之威名，而有意廻避。因此，源主要奴才領罪，就必須動手才行。」

桃源主人輕蔑地一笑，道：「龍驚海，你的家奴說的，你應該聽到了吧？」

龍驚海點點頭，並未睜眼，這使桃源主人狐疑不定，龍家主僕親如手足，只是「漁餌」被擊落溪中流走，石上的龍五並無激烈表現，現在「漁鈎」不自量力，不啻自求速死，龍驚海居然沒有出言攔阻，難道赫赫有名的龍五公子要奴才打頭陣，以逸待勞，看看路數再動手不成？果眞如此，嘿嘿！你就大錯特錯了……

「或者，龍五在來此之前遇上了棘手人物而受了傷，既然和我有約，又不能不來，所以只好趁機調息療傷……」桃源主人以爲這想法較爲可靠。因此，他對今夜之結局，幾乎可以預先猜出十之八九。

「也罷！」桃源主人冷峻地道：「你既有必死之心，以便拖延時間使你主人自療內傷，也是一份主僕之情，我決定成全你！」

「謝源主！」「漁鈎」道：「只是五公子既非受傷調息自療，更非趁機觀察源主之武功路數，而是今夜他有兩個約會，與源主在此了結之後，還要赴另一人之約會……」

桃花源主肺都差點氣炸，「漁鈎」言下之意，龍五有勝無敗，反之，又如何再去赴另一次約會呢？桃花源主雖較「龍宮遺老」和柳半樓年輕，卻被視爲一流人物，龍驚海是龍潛最少的兒子，矮了一輩，居然如此輕視這位睥睨中原武林，隱然以第一自居的新貴人物。

「奴才，本源主必須告訴你，當今世上，除了龍潛及柳半樓二人之外，絕對沒有第三個人能在和我的生死約會之後再赴另一約會。」

「漁鈎」肅容道：「我家公子也曾說過，源主當代奇人，罕有其匹。只是奴才天生愚魯，總不信有天下第一之說，奴才將屆知命之年，自八歲跟隨老主人，數十年如一日，從未荒廢武事，自信成名不易，自保有餘，即使敗在源主手下，也是一件光榮之事……」

「我看你是找死……」這時坐在一邊的青年人忽然身形搖搖，張口噴出一口瘀血，仰身倒下。

「奴才，就會我再收拾你……」桃花源主走近青年的身邊，連拍青年身上數大穴道，這是利用深湛內力，暫時穩住內傷，不然生命難保。

桃花源主再次站起時，漠然道：「奴才，你要自求速死，是時候了！」

「漁鈎」抱拳道：「晚輩冒犯了——」左掌護胸，右手如鈎殿後，繞着桃花源主游去。

桃花源主紋風不動，即使「漁鈎」繞到他的身後，他也未動一下。這時龍五突然睜開眼來，他的眼神十分清澈明亮，但有一層迷濛的淚幕。

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何等可佩的忠僕？

躺在地上的青年人突然哼了一聲，「漁鈎」趁機作閃電一擊，這是龍家的七大絕招之一「春雷驚蟄」。瞬間明月無光，風雷壓頂，所傳罡氣至桃花源主身上反射出去，草木橫飛，土石激濺。

桃花源主僅僅絞動雙臂，已把這龍家七招絕學之一化於無形。

磐石上的龍五長長吁口氣，淚幕中閃爍着嘉許的笑意。

當青年人大叫聲中翻身時，「漁鈎」再攻出第二招「騰雲鬧海」。一排排的暗勁如波浪

般地排壓向桃花源主，但是，桃花源主的衣衫鼓起，在狂飈之下居然聽不到「獵獵」衣袂聲，而且吐氣開聲，把「漁鈎」震了出去。

這時，磐石上的龍驚海終於站了起來。

也就在龍驚海站起的瞬間，被震出的「漁鈎」，疾然如箭射回，事出倉促，桃花源主本是注意站起的龍五，急快出招。一個是孤注一擲，未留絲毫體力，一個是無暇提聚全部眞力，倉卒出手。

「卜」地一聲，雙方勁道一接，血雨飛濺，「漁鈎」已是肉碎骨折，身子凌空飛落溪中，而桃花源主也居然被這視死如歸的拚法震退了兩大步。

龍五向溪中拜了兩拜，落水的「漁鈎」早已隨流而下不見了。

以常情推斷，桃花源主此刻一定會狂笑一陣，以便表示對一個不自量力者悲慘下場之恨。他們之間相差太懸殊了，要不是「漁鈎」每次攻擊，都是在青年人呻吟和呼叫的同時，用不着第三次，在第二次攻擊中，「漁鈎」就完了。

當然，龍驚海位居龍家第二代之末，傳說中他的造詣卻是五個第二代之冠。原因是小的較易受寵，加之，上面四兄長相繼失踪，「龍宮遺老」龍潛不能不全力造就這唯一的兒子。

這可能就是桃花源主接受龍驚海挑戰的主要原因，桃花源主把龍五當作了第二代年輕高手中的表率。

二人相對默然，似乎桃花源主在說，你終於下來了！却是在犧牲了兩個忠僕之後。

桃花源主事實上並未想這些，而是「漁鈎」那孤注一擲，比他想像中的竭力一擊厲害得多，雖未受傷，却也耗損了不少眞元。

所以他恨龍五，他仍以爲贏龍五是必然的，只不過不如事先所預料那麼輕鬆而已。

溪水嗚咽，浮雲掩月，原野上蒙了一層晦暗。

龍驚海冷冷一笑，雖是無聲之笑，在桃花源主看來，這種輕視之笑已經無法忍受。

不論一個人如何深沉？當他發現對自己的估計過高時，任何人的一次冷笑或不屑之色，即使根本不是對他而發，也將使他激怒。

桃花源主冷漠地一哂道：「龍五，你笑什麼？」

龍驚海仰望夜空，又發出一次冷笑。

「龍五，你……你不會說話，只會冷笑嗎？自本源主今夜在此遇見你，迄今你沒有說半句話，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龍驚海不屑地瞅了他一眼，又發出一連串無聲的冷笑。

桃花源主自來中原，最初確有些不知死活之輩，輕視於他，但不久，他那文雅而富有詩意的綽號一旦被人提起，非但未引發人之雅興，反而是死亡的威脅表徵。

久而久之，除了二三人，整個武林中人，見到這個入侵不久，表面看來與世無爭的人物，畏如鬼神。

因此，一個看慣了虔誠，溫順，馴良之態的人，突然有人在他面前表示輕蔑，不屑和冷笑，他可能會忘記這種冷笑是一種比武功更厲害的東西。

「混賬的龍五，本源主接受你的邀請，印證武功，是瞧得起你，你……你居然敢對我不敬——」

再次不屑地一瞥，龍五負手轉過身去，背向桃花源主，翹首望月，只見他雙肩震動，顯然又在無聲的訕笑。

桃花源主有點顫抖。「也許龍五已看出，剛才『漁鈎』的全力一擊，已耗損了我不少的眞元吧？因此，他笑而不語，是讓我趁機恢復體力，不屑取巧。」

人，只要情緒不穩定，攢入牛角尖中，僅是掉回頭即是正確方向，他也做不到。

所以，人在憤怒之中，不要去做或者決定重大的事。

「你……你這個混帳的小崽子！小王八旦……」就像現了原形一樣，斯文儒雅之氣蕩然無存了。由「龍五」而「混帳的龍五」而「混帳的小崽子，小王八旦……」怒火燒去了他一層層虛僞的外衣。

他緩緩抬起手，但又顫抖着放下，盛名累人，桃花源主自然不能背後襲人，當然，在另一種場合則又當別論了，這是指他的徒兒不在身邊的時候。

就在這時，龍五突然掉轉身來，桃花源主已大爲驚愕，因爲龍五淚流滿面，剛才聳肩，原來是在無聲悲泣。

「龍五，你……你這是……」

龍五的身子像疾風撲來，瞬間便出三招。

這三招固然凌厲無匹，卻不是龍家的七式絕招武學。

桃花源主幾乎已做到了寵辱不驚的境界，但今夜他遇上了太多的怪事，心身都受到了影響，所以竟採取了守勢，逃避數步。

龍五攻勢一開始，就如長江大河，風雷乍動，土石飛揚，一連又是三招，桃花源主忽然驚噫一聲道：「住手，你不是龍驚海……」

的確不是，因爲龍家的武功對他太不陌生，其他各派的武功就十分陌生了。

這一聲斷喝，本以爲龍驚海會住手，那知他斜退半步，一聲龍吟，奪目毫芒的一柄短劍，已自腰間束帶內的劍鞘中撤出，一式「春風舞柳」，連人帶劍攻到。

名劍一出鞘，名家即心裏有數，「青霓」和「紫電」本是一對名劍，這一柄就是「青霓」，削鐵入泥，吹毛斷髮。

加上「春風舞柳」，也是當代名派的不傳絕招之一，其勢如虹，桃源主人本也帶劍而來，急退中撤出長劍時，左袖已被挑破，皮開肉綻。

自雄踞中原，還無人能與他打成平手，流血負傷，更是不敢想像的事。怒極厲嘯，凌空飛旋，有如大鷹撲兔，在一丈方圓之內，不論往左往右，往前往後，似都脫不出他的劍幕和掌幕了。

龍五清嘯聲中，全力自救，兩劍相接，一聽便知優劣。桃花源主的劍尖，被削斷五寸。但是，龍五却被一掌掃落溪中。

桃花源主並未立刻去追查龍五的死活，這有幾種原因。第一，他剛才聽出龍五清嘯，不是男聲。其次，名劍已毀在一個不知名的年輕人手中，驚怒交集。第三，他的徒兒還在生死存亡中掙扎。

如果說他的受挫是由于對方的名劍乍出，不如說他先被對方控制了情緒。像他這等高手，自然知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的兵家常識，但知與行能否合一又是一回事。

總之，近年來武林中人對他的馴服，養成他的倨傲，造成了今日之挫折。

在別人來說，今夜之戰，有賺無賠，在桃花源主却是一次奇恥大辱。因爲使他毀劍之人，居然是個後生晚輩的女子。

「師……師父……」青年人微弱的呼聲，使桃花源主人更加悲怒，調理這個徒弟，已耗去十年歲月，他走近一看，就知道傷及內腑，撩起青年人後衣，有三節脊骨已碎。

桃花源主面孔扭曲着，年來首次體會到被迫害的苦況。前此，他一直是以統治武林者自居的。

「師父……雖然我們仍然勝了……却等于

中了他們的計……徒兒先中了『漁餌』之毒……繼被『漁鈎』趁機擊傷……就連師父您……也未能以預期的時間和方式取勝……」

桃花源主道：「不要說了！爲師終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的計謀再多，也找不回他們已失去的……。」

「師父……最後我隱隱看出，那女郎似乎很面善……她冒充龍驚濤本來很勉強，只怪我們粗心……而且她又不出聲……」

桃花源主狠聲道：「其實，最大原因是龍驚濤的二個部下在她身邊，試想，這二個忠僕豈是輕易聽別人指揮之輩？誰會想到龍五是假的？」

「師父……此女能冒充龍五在此代龍五赴約，和龍五必有極深關係……師父……我……我不成了……」

桃花源主餵他服下一顆藥，道：「此女與龍家有淵源，是意料中事。要不，『漁餌』和『漁鈎』絕對不敢讓別人冒他們主人名在此赴約的。」

「師父……徒兒似乎見過此女……她……她可能就是當今有數高手之一的柳半樓之女柳序春。」

「是她？」桃花源主搖搖頭道：「不對，人人都知道，龍五公子數年前，與柳序春的未婚夫武陵書生吳登科印證武功，而把吳登科殺死。聽說柳序春已和龍五訂下約會，以決生死。他們之間有此深仇大恨，她豈能幫他？」

「不……師父……據徒兒所知……柳序春配吳登科，是因柳半樓昔年重傷，需眞正之龍涎香，牛黃和馬寶三味藥，幸吳登科之父獻出此三味藥，救了柳半樓。在當時吳父只不過是武林中三流人物，卻頗精岐黃。救人之初，似有娶柳之意，但柳半樓那時才二十六歲，色藝雙絕，豈能中意這無名小卒，但恩又不能不報……乃允第二代如各生男女……決爲通家之好……後柳半樓嫁了太行劍客黃坤……不到半年，黃坤到長白山採藥……死于長白山……柳半樓生一女……就遵守諾言……」

桃花源主道：「可是此女姓柳，她該從父姓黃才是。」

「也許是從母姓……比較方便些吧。」

「你怎麼知道如此詳細？」

「師父……不瞞您說……徒兒以前曾暗下決心……在柳，吳未成親之前……徒兒決不死心……所以對他們之間過去的事……知之很詳……師父……徒兒以爲柳女……冒充龍五于此……而龍五也許眞在下游八角亭中等候師父。」

「對！」桃源主人一躍而起，道：「爲師聰明一世，今夜爲何如此糊塗？現在我馬上到下游去看看。」他似乎不準備把青年人一起帶走。

「師父……徒兒眞的……不成了……師父快去吧……事了之後……如徒兒已死……請師父把我埋了……請恕徒兒先您老人家而去，不能略盡孝道……」

桃花源主道：「這箇你自管放心，其實師父早就連本帶利收回來了……」

桃花源主轉身欲去時的曖昧笑意，忽然啓發了年青人的靈機，在臨死以前，他必須弄清一件事，他叫住了桃花源主，道：「師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希望師父能告訴徒兒。」

「甚麼事？」桃花源主有點不耐，也許是因爲這個徒兒絕對無救了，或者猜透徒兒所要問的話。

「近來徒兒常常想，『龍宮遺老』龍潛的四個兒子……在當今武林中……除了二三人……任何一個都罕爲其敵……誰會甘冒招惹龍潛之大不韙……而連續殺死龍家四個兒子？」

桃花源主仰首夜空漠然道：「失踪和被殺，不可混爲一談……」

青年人道：「師父……徒兒冒昧不孝……可否請師父……」

「時已不早，爲師先要去辦正事。」桃花源主冷森地道：「如果爲師回來，你還活着，也許我會……」語音由近而遠，瞬間已在數十丈之外了。

青年人忽然嘶呼着，叫道：「師父……你不必回來了……我就這樣死去……會心安理得些……」

× × ×

當八角亭中的龍驚濤等得十分不耐時，忽然發現了一個人隨波而下。而且馬上認出是部下「漁餌」。

這次來此赴柳序春之約會，是爲了解決一段失手誤傷柳序春未婚夫吳登科致死的事，即使過了時辰，他仍要等。自然不會帶「漁餌」和「漁鈎」來。

弄上「漁餌」時，龍驚濤發現他傷得不輕，連忙餵他服了藥，道：「『漁餌』，你爲甚麼也來了？傷在何人手中？」

「五公子，我……我不要緊的。」

「還說不要緊，你受了嚴重內傷！」

「漁餌」道：「五公子不必爲小的担心，從小我娘就找算命先生爲小的批八字，先生說我是天生苦命。五公子，苦命人一定不會早死的，我死了那個替我受罪呢？」

「少說廢話！你到底傷在何人手中？」

「五公子，你快注意溪中……說不定『漁鈎』也會順流漂下來的……。」

「他？他也來了？」

「是的公子……他也來了，現在八成又和那人幹上了……」

「是誰能把你傷得如此之重？」

「公子，快注意溪中，……其實我們並不重要，而是另一個人代您對付一個頂尖人物……他才十分危險呢……。」

龍五向溪上游望去，果然又漂來一個人體，撈上一看，果然是忠僕「漁鈎」，已被精湛內力震碎了內腑，而且肋骨全折。

龍五忍不住淚光閃閃，切齒道：「何人如此狠毒？下此重手？」

「五公子……是桃花源主……」

「他？」龍驚濤心頭一震，道：「是你們約他，還是他約你們？」

「五公子……桃花源主既不屑約我們……我們也不配約他。」「漁餌」道：「是柳姑娘約他的。」

「姑娘？那個柳姑娘？」

漁餌道：「當然就是柳半樓的千金柳序春柳姑娘了！」

「是她？」龍驚濤面色一冷，道：「這個莫名其妙的女人，約我在此解決昔年之事，她卻另和別人約會，分明是輕視我龍五了。」

「不，五公子，您寃枉柳姑娘了！她……她……」

龍驚濤沉聲道：「既是她和桃花源主約會在此決鬥，你們二人怎會和她在一起？」

「五公子，你不知道，柳姑娘約鬥桃花源主，完全是爲了您，也可以說是爲了龍家和柳家。」

「胡說！我與柳序春有仇，她豈會幫助我們？」

「眞的，五公子，柳姑娘打扮得完全和您一樣，也不知道在那裏找了一匹黑驢……。」

「胡說八道，難道桃源主人是聾子，聽不出她的女子口音嗎？」

「五公子……柳姑娘根本不出聲，由我和『漁鈎』和他交談，剛見面時，我對他說下游的八角亭被牧童弄了滿地的牛屎羊矢，只好改在上游會面。」

龍驚濤伸手在「漁鈎」眼皮上一抹，含淚長身而起道：「桃源主人近年來雄視中原，龍家和他卻無過節，柳序春要和他較量爲何冒我之名？」

「五公子，柳姑娘說桃源主人和龍家不能並存兩立，火拼勢在必行。」

龍五道：「『漁餌』，我馬上到上游去，柳序春絕非桃源主人之敵手。」，

「五公子，柳姑娘弄了一把青霓劍，她說有此寶刄，就有五成把握。」

「哼！青霓的確是短劍中之佼佼者，但桃源主人的寶劍也非凡鐵。也許她也會順流而下……」話來說完，又是一個人體在溪中浮沉而下。

龍驚濤一看到柳序春就有很大的火氣，忠僕「漁鈎」死得極慘，「漁餌」也受了重傷，都是這女人引起的。這分明是借刀殺人，要龍家和桃源主人火拼，柳家坐收漁利。

當他要把她救起時，她卻躍上岸來，冷笑道：「我的一石兩鳥之計雖好，但不太成功，爲了吳登科之仇，咱們拚吧！」

「慢着。」龍驚濤道：「妳們柳家的人一向自負，爲吳登科報仇，應該直接找我，何況妳已與我有約，爲何誘惑我的部下在上游和桃源主人動手？」

「少費話！咱們拚命吧，……」

龍，柳二家武功各有所長，但柳家着重于毒物之研究和治療，以及醫術，武學固高，但有時對付邪惡人物時輔以施毒，就不可輕侮，這才儕身一流高手之中。

所以，在柳序春已受傷之情況下，更不是龍驚濤的敵手了。才不過三十招左右，被龍五一掌掃落溪中。但在她落水之前，厲叱一聲：「看劍」！青芒打閃，一瀉而至，龍驚濤伸手抄住了劍柄。

這工夫柳序春已隨游而下。龍驚濤自岸邊檢起劍鞘，心中一動，以柳序春的經驗來說，剛才兵刄出手，應該知道傷不了人，既知傷不了人，而此劍又是罕見名劍，她爲何要勉強出手？

還劍入鞘，插入腰間，廻身時發現桃源主人已站在五七丈之外。

「五公子，他就是桃源主人，」「漁餌」坐在「漁鈎」屍體旁流淚。既然一個是「漁餌」一個是「漁鈎」，他們二人是永不分離的。「漁餌」一邊抹淚一邊訴說着：「漁鈎……本來應該我先去的……漁餌嘛！總是要被魚吃掉的，可是你卻先去了……從今以後，沒有漁鈎……要我這漁餌何用？」

龍驚濤漠然道：「以你的經驗，柳序春冒充于我，你事先應該發覺。因此，本公子不能不懷疑，你恃技冒然出手，殺我忠僕，必是故作不知……。」

「龍驚濤，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人順溪而下，本來是要到八角亭赴約的，可是……」

龍驚濤道：「不必多說了！我已經知道一切，但我龍驚濤，並未邀你，也未接到你的邀約。」

「不錯，可是柳序春那賤人冒充你，代你發出帖子，訂下比鬥之地點和時間。」桃源主人道：「我相信那是因爲你殺了她的未婚夫之故。」

龍驚濤沉聲道：「男女筆蹟有別，你不會看不出來。」

桃源主人道：「帖子是男人筆蹟，想必是你的部下代筆的，本源主以爲你的部下死有餘辜，你豈能工于實人憚于責己？」

龍驚濤道：「何以見得在下工于實人憚，于實己？」

桃源主人冷笑道：「就以柳序春來說，你本是她的仇人，她卻串通你的部下，冒你之名邀本源主決鬥，本來我以爲她想挑撥你我火拼，一石兩鳥，以便爲她的未婚夫報仇，現在我另有看法了。」

「源主的高明看法可否與聞？」

桃花源主道：「想那吳登科，不論家世，武功，人品以及個人私德，都不能與你相提並論，是以她對你……」

「源主自謂爲當今武林頂尖人物，一言一行，應該十分謹愼才是！」

桃花源主哂然道：「柳序春的行爲和動機，至爲明顯，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就所知。」龍驚濤道：「她明知本人部下絕非源主敵手，而遊說蠱惑他們，共同邀鬥源主，心意十分明顯，借刀殺人而已！」

「不。」桃源主人斷然道：「最初本源主的確持相同看法，但在柳序春身懷利刄，與本源主動手時閃電拔出青霓作雷霆一擊，似想以奇襲得手看來，他可能是爲了討好你。只不過她枉費心機，未曾得手而已！」

龍驚濤道：「在下不懂源主的話，他冒我之名邀源主拚命，而且明知在下二僕非源主對手，竟讓他先出手，使其一死一傷，這怎能說是爲了討好我？」

桃花源主道：「人所共知龍家，柳家和本源主爲中原武林三大支柱，而且由于本源主近年來鋒芒畢露，龍，柳二家必然爲之側目。而柳序春唆使你的二僕，共同對付我，一旦成功，對龍，柳兩家皆有利，此舉豈非討好于你。只不過，你殺了她的未婚夫，她即使落花有意，也該想到人言可畏吧？」

龍驚濤哂然道：「源主心思靈巧，智慧過人。這些在下從未想過。」

桃花源主道：「本源主推測，若有不實之處，願負全責，即使我有柳序春那麼個女兒，也決不願嫁與吳登科那種小人物的。」

龍驚濤沉聲道：「源主此話，顯然又想無事生非。」

桃花源主道：「難道本源主又說錯了？柳半樓昔年欠吳釗一份情，口頭答應第二代結爲親家，雙方兒女長大之後，吳登科不成材，柳半樓還指點過他，只可惜資質太差，既然柳序春也厭惡他，最好的辦法是讓他死去，而且死在別人手中……。」

「桃花源主，原來你是一個卑鄙陰險之輩。」龍驚濤冷峻地道：「只可惜有件事你還不淸楚。吳登科找我決鬥之時，本人還根本不知他是柳前輩的女婿，柳序春的未婚夫。」

「對呀！」桃花源主道：「正因爲你不知吳登科和柳家的關係，她們才慫恿吳登科和你較量。說得好聽點，是借刀殺人，說得刻薄些是廢物利用。」

龍驚濤雖然氣極，却又不能絕對不信桃花源主的話。因爲剛才柳序春落溪之前，名劍出手，表面上爲襲擊龍五，明眼人知道那是借他利器以便應付大敵。

即使龍驚濤想通了這一點，仍不感激她，因爲他和「漁餌」和「漁鈎」的主僕情感太深了。

一邊的「漁餌」有一肚子話，又不便當着桃花源主的面告訴龍五，急得他抓耳摸腮。

龍驚濤的心情十分悲壯，他絕非怕死之人，而是老父可能不在中原，四位兄長生死不明，萬一自己不幸，龍家就此斷了香烟。

世上很多事是明知不可爲，而必須去做的。龍驚濤道：「桃花源主，『漁鈎』和『漁餌』，乃是龍家忠僕，他們任何疾苦，龍某如同身受。龍某雖知技藝微薄，比之源主猶如螢火

燭光之與旭日皓月。與他們報仇却是義無反顧之事。」

桃花源主正色道：「小徒先中了『漁餌』所施之毒，繼而傷在『漁鈎』的重手之下，也是奄奄一息。龍五，依我看，在龍老頭未返之前，你我最好別動手，不是本源主狂妄，你我動手，武林中人必責我以大欺小。」

「漁餌」在一邊道：「你既然倚老賣老不願與後輩動手，就滾蛋，別拿話來套人了。」

龍驚海道：「桃源主人，以你的年齡，我還不承認你高我一輩，應該與我同輩，至于你的武功，在下絕未輕估，現在我要為部下報仇了……」

「依我看，你還是暫忍一時吧！你即使比柳序春高明，也非我的敵手。」

龍家的武功博雜。「漁餌」和「漁鈎」自不能和五公子相比。況且龍潛近年來對他的確也下過苦心教導。

即使如此，二人一接上手，龍五就知道，勝他很難，能保持平手，已經很不錯了。像龍家武學之博雜，居然弄不淸桃花源主武學的出處。

五七招過後，桃花源主哂道：「龍五，論武功，柳半樓未必能接下本源主一百招，只不過他的施毒手法令人防不勝防。至于龍老頭子，在本源主未到中原以前，他算是第一號人物，但我敢斷言，力拚二三百招，他會輸我一招半式，因為他畢竟是六旬以上的人了！怎麼樣？你現在罷手還來得及……。」

龍驚海以為他說柳半樓僅能接下他的百招，並不太誇大，柳半樓主要以醫，毒聞名，武功要遜色些。至于他的父親龍潛，他深信二三百招之後，可以擊敗桃源主人。

龍驚海道：「如果你以為能在五百招內勝家父一招半式，主要是佔了體力和年齡的便宜，那麼，在這方面，你又會輸于我的。」

再次開始都是重手，二人走過之處，地上留下的足印，都有三寸多深。如果劈出一掌或砸出一拳用粘字訣，地上草木會連根被吸起。

「漁餌」在一邊直冒汗，大聲道：「五公子，何不用柳姑娘那柄青霓劍？」

「是啊！」桃源主人道：「柳序春臨去擲出名劍，志在成全于你，像你這等聰明之人，不會不懂的。不必難為情，亮劍吧！」

龍驚海冷笑道：「龍五還不屑用名劍傷你……」本來二人以重手互拆，對方出手忽然輕飄飄起來。如果他仍用重手，就等于力揮鐵拳去打飄舞的鴻毛，耗力而不討好。于是他也改為「綿裏藏針」。

類名思義，「綿裏藏針」是寓剛于柔，以柔誘敵，以剛克敵。

但是，桃花源主忽柔忽剛，往往是前半招柔，後半招剛，應付龍五的「綿裏藏針」更是巧妙，遇針則棉，遇柔則針。變化巧妙迅速無匹。

他的身法詭異，輕功高絕。像潛水撈參的水鬼，可以控制衣內空氣而飛昇或驟落。

龍家的武功博雜，桃源主人的武學更為博雜。

百十招在驚濤駭浪中過去，龍五以「七絕式」的第五式抓了桃源主人的左臂一下，但他被對方踢了個觔斗。

大約接近兩百招時，龍驚海被擊中兩掌，踢中三腳。他却僅僅擊中對方一拳。

優劣之勢，自一百五十招之後就十分明顯了。「漁餌」一邊抹淚一邊大叫道：「五公子，你不能敗，更不能死……」

柳序春俏生生地站在八角亭中，「漁餌」大喜道：「柳姑娘，快來想想辦法，我們公子不肯用劍。」

柳序春冷冷地說道：「那根本無甚稀奇，他不用劍是因為他知道用劍也非桃源主人的敵手。」

「不，柳姑娘，我知道，我們公子如果肯用劍，身劍合一，威力強大無匹，必能除去此一強敵。」

柳序春道：「漁餌，告訴你吧，我希望你都被桃花源主殺死，只可惜我剛才一擊沒有成功。」

「漁餌」道：「一擊沒有成功，姑娘指的是誰？」

「當然是指龍驚海。我想親手殺他，只可惜我……」

桃源主人道：「我代妳殺他也是一樣。因為拚搏的結果一定是他敗，在他來說，敗就是死——」

「不見得……」龍驚海反守為攻，先是畧佔優勢，但不久就被強大的無形之牆擋了回來。他陷入苦戰了。

「漁餌」悲聲道：「柳姑娘，妳的行為，簡直是使親痛仇快！妳到底居心何在？」

「我希望他們二人兩敗俱傷。一個殺死了我的未婚夫，此仇豈能不報。另一個睥睨中原，似有獨霸整個武林之勢，中原武林容不得這個人。」

「漁餌」道：「既然如此，事情很好解決，待我五公子解決了桃花源主，再和妳解決殺死吳登科的事，豈不是兩全其美？」

柳序春想了一下，冷笑道：「這樣是一個辦法。」

現在的情況對龍驚海太不利了。論武功博雜，桃花源主並不遜色，若論功力深厚以及體力和年輕，他也不遜于龍五，僅是豐富的經驗，在這種功力相差不太多情況之下，往往就能決定勝負生死。

因此，他們完全是近身相搏，有時龍五僅攻不守，可以佔點便宜，但大多數時間，他處于被打狀態中。

龍五以精明聞名，幾次自生死一髮中脫身，但被打倒兩次踢中十餘腳，桃花源主吃虧少而輕。

「現在，我先揭開桃花源主的底牌。」柳序春說道：「他來到中原，就是想獨霸武林，而獨霸武林的最大障礙，他認為不是柳家而是龍家……」

「為甚麼？」桃源主人厲聲道：「妳少在這裏胡說八道。」

「第一，龍家乃武林世家，世代守正不阿，黑白兩道無不折服，而柳家雖也堂堂正正，却因研究毒物，多多少少，對聲譽有些影响，所以桃花源主必須先弄垮龍家。」

「笑話！」桃花源主道：「本源主如果志在統御中原武林，應先除去龍老頭子，不是本源主吹噓，龍潛在中原儘管俠名顯赫，本源主却未放在心上。」

龍五一掌掃破桃花源主的胸衣，傷及皮肉，但他也被對方踢出五七步之遠。

現在，幾乎三五招內，龍五必吃點虧，他的時間經不多了。

柳序春道：「你不必狡辯，因為你的方法不同，先把龍家五子除去，龍老悲忿過度，即使你不找他，三五年後也會鬱鬱而歿！」

「妳這賤人不可無中生有，本源主豈能做出那種事來？」

「你賴不掉的，我猜想，你是先殺了龍老四，繼而龍老三，當你殺龍老大那天，我曾看到你和他在華山中出沒，第二天巧得很，我又在華山老君洞附近看到了你，却未看到龍老大，直到龍老大的屍體被發現後，我才知道，是你……。」

「賤人！你看到本源主與龍老大同時出現于華山，就能證明他是被我殺死的嗎？」

「不錯，龍老大的死法，和『漁鈎』一樣。」柳序春道：「我明知你下一個必須殺死龍五，所以先冒龍五之名邀你，一邀就到。在你來說正是求之不得，如果龍老爺子在家，他絕對不許龍五邀你的。」

「嘿……」桃花源主獰笑未畢，招式驟變，在眨眼工夫拳，掌，踢，掃，幾乎同時攻向龍五七八個致命部位，龍五一生，還沒見過這種凌厲無儔的攻擊方式。

當龍五中了一掌和一腿，踉蹌後退時，柳序春如幽靈般地欺近，在龍五右後側三步處，揚手射出兩道銀芒。

在這一刹，龍驚海已是七竅流血。還沒有倒下，只是因為他有過人的倔強。現在，他的身子大大地震動一下，兩支極細的劍型利器，分戳入他的背心，尖端自前身探了出來。

如其說這是兩支約一尺長的小劍，不如說是兩支細錐，比鞋匠所用手扎鞋底的錐子還要細一半，銀光閃閃，只不過把手處像劍柄，故稱之為劍。

這是一個震人心弦的時刻，柳序春趁人之危下此毒手，「漁餌」固然悲痛欲絕，就連桃花源主也怪她多事。因為用不着她動手，龍驚海也死定了。

就在「漁餌」掙扎着要站起去扶龍驚海，桃源主人怒叱着柳序春時，她却疾撲上來自龍驚海腰上取去了那柄青霓短劍。道：「我本想使你用此劍和桃源主人同歸于盡，你却願走這條路。」

此刻的龍驚海，低頭看看胸前探出的細劍劍尖，搖幌着身子，仰天狂笑，說道：「桃源主人，以家父的成就……應該能够除去你……如果不成……那就合該你獨步武林，君臨天下了……。」

「不見得！」柳序春冷笑道：「如果真有那天，獨步武林的是柳家，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高手，能破解柳家的毒。只不過，柳家的人雖精于使毒，却絕不輕易使毒，如果今夜本姑娘要使用毒攻，根本就不須和你們動手，早就把你們放倒了。」

這話，龍驚海相信，桃花源主也信，他相信他的徒弟，混身奇癢，一抓就腫，必是柳序春傳給「漁餌」的雕虫小技。

即使劍再細，兩支小劍穿膛過，也必是性命交關，而龍驚海迄未倒下，難道說他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嗎？何況，他居然還能夠大笑及說話？

此刻桃源主人撤下斷劍，走向柳序春，他現在已不再對龍驚海有所顧慮了。除去兩少，剩下柳半樓和龍潛，各個擊破，他估計半年內就可以辦到。想到得意處，他也就「嘿嘿」笑起來。

現在，龍驚海，柳序春和桃花源主所站的方位，正好是鼎足而立，「漁餌」傷重，爬了半天沒有爬起來，却在狠狠道：「柳姑娘，你再害我們公子，我要罵妳最難聽的了。」

柳序春手持短劍，仍然獰視着龍驚海，似乎殺死龍五比除去桃源主人更重要。所以桃源主人不能不加提防，他以為柳序春殺完了龍五，必以柳家最厲害的施毒方法來對付他。因而他要趁機先下手。

「龍驚海，正因為你還不倒下，我還不能放過你，至于桃源主人，我有辦法使他和你一道去的——」說着，青霓名劍電射而出。由于相距不過五七步，青芒一閃就到了龍五胸前。

那知短劍出手是劍尖朝前，到了龍五胸前恰巧是劍柄朝前，龍驚海力貫右掌貼在劍柄上一撥，短劍掉轉方向，其快絕倫，「卜嗤」一聲，戳入桃源主人左胸之中。

這種結果誰也不知道，儘管柳序春有此打算，而隱在一邊的另一位高人也以「蟻語」暗示龍驚海隨機應變。

但是，對手畢竟是桃源主人啊！誰能保證預期的效果？

桃源主人中劍，柳序春樂得前仰後合，本來爬不起來的「漁餌」居然也站了起來，但就在這時，桃源主人手中本有一支殘劍，突然出手，「卜嗤」聲中，柳序春中劍部位竟和桃源主人完全相同。

桃源主人倒下，柳序春也被飛掠而來的柳半樓托住倒下的身。龍驚海身上還帶着那兩根過膛針。（銀針過膛保住他一命。）這些，剛才柳半樓已在「蟻語」中對他說了。至于吳登科，于有一次在洛陽想在茶中弄手脚遭塌柳序春，她才恨透了他，決心不嫁他。也可以說吳，龍決鬥也是柳序春鼓勵的。柳序春今夜約「漁餌」及「漁鈎」邀約桃花源主，柳半樓自然不知道。

但雙方來到這八角亭附近，柳半樓正好趕到，才暗中授計柳序春以過膛針救龍驚海之嚴重內傷。然後再以巧妙的飛劍斃敵。

現在柳半樓已把柳序春放下餵她服了藥。龍五說：「柳前輩，柳姑娘還有救嗎？」

「試試看。」柳半樓把自衞的施毒法教給他道：「要輕聲在她耳邊不斷地呼叫她的名字，我以數十年修為救人。如果有人想趁吾等之危，你就施毒，稍後我再救你。人是需要信心和希望的，序春的信心是醫，毒雙絕的母親，她的希望是你的呼喚。」

「是的，前輩。可是有些事我真不明白……」柳半樓阻止了他。

柳序春的傷勢極重，儘管柳半樓是醫，毒雙絕，又有龍五在一邊呼喚，但柳序春仍然需要奇蹟………。

（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古龍・文
盧令・圖

吸血蛾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常護花接獲崔北海求援急函，信中簡說爲吸血蛾日夜窺伺左右，命危在旦夕，常護花雖不知吸血蛾爲何物，但因他曾欠崔北海一次情，是以飛馬趕往。崔北海第一次發現吸血蛾是在書齋，他驚慌起來，施展生平從不輕用的一劍七星絕招，驅逐了吸血蛾，第二天他往找杜笑天，在柳樹幹上又發現二隻吸血蛾，杜笑天飛身抓着其中一隻，但他的食指却被吸血蛾的口中吸管刺中，杜笑天急鬆手，吸血蛾瞬即失踪。第三次正當杜笑天與妻易竹君晚膳，又發現四隻吸血蛾，崔北海一駭跳起，連椅子都翻倒——

香閨驚魅影　暗室鬥血蛾

「砰」一聲靜寂中聽來，份外响亮。

她一驚抬頭，就看到崔北海恐懼的面容。

她脫口問道：「什麼事？」

崔北海聽得問，一側首，啞聲道：「蛾！」

「蛾？」易竹君奇怪：「什麼蛾？」

崔北海道：「吸血蛾！」

「吸血蛾？」易竹君更加奇怪。

她彷彿聽都沒有聽過這個名稱，這種東西。

崔北海啞聲接道：「四隻吸血蛾！」

易竹君道：「在什麼地方？」

崔北海戟指道：「燈罩上！」

易竹君偏頭望去。

她就坐在那盞銀燈之下，却完全沒有發覺燈罩之上出現了四隻吸血蛾，方才燈光的一暗，她亦似並無感覺。

現在她的目光已落在燈罩之上，立時就一臉詫異之色。

是詫異，絕不是恐懼。

她詫異的將頭轉回，詫異的望着崔北海，道：「燈罩之上何來四隻吸血蛾？」

崔北海一怔，瞪大了眼睛。

他看的眞切，四隻吸血蛾分明仍然附在燈罩之上。

易竹君却竟沒有看見，莫非在她望去的刹那，四隻吸血蛾便自隱去。

他雙眼瞪的更大，急聲道：「你仔細再看清楚。」

易竹君應聲側首，這一次她就像崔北海，眼睛瞪的大大。

那四隻吸血蛾即使只得蚊蠅般大小，現在亦難以逃過她的眼底的了。

她看得很仔細，却還是搖頭。

不成，她仍然沒有看見？

崔北海忍不住問道：「看見沒有？」

易竹君搖頭道：「沒有。」

崔北海嘶聲道：「我分明看見四隻吸血蛾！」

易竹君嘆了一口氣，道：「我却一隻都沒有看見。」

她並不像在說謊。

——難道是自己眼花？

崔北海揉了一揉眼睛，再望去。

四隻吸血蛾仍在燈罩之上，血紅的眼睛彷彿帶着譏誚。

絕不是眼花！

易竹君怎會看不見？

他霍地盯着易竹君，沉聲道：「你眞的沒有看見？」

易竹君又歎了一口氣，索性閉上了嘴巴。

崔北海「哼」一聲，突然舉步走向那盞銀燈。

他走得很慢，右手緊緊的握住了劍柄，眼睛狠狠的盯着那四隻吸血蛾！

一有異動，他的七星絕命劍就全力出擊。

四隻吸血蛾却一動也不動。

崔北海三步跨出，右手的青筋便已根根怒起。

左手也一樣，五指已如鈎曲起！

只不過七步他就來到銀燈之前。

探手可及，劍仍未出擊，從他身上透出來的殺氣，已幾乎可以將燈火迫滅。

燈火未滅，四隻吸血蛾仍然動也不動，眼中的譏誚却似乎更濃了。

牠們就簡直不將崔北海放在眼內。

崔北海也有這種感覺。

忽然感覺憤怒！

憤怒取代了恐懼。

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他一聲斷喝，右手猛抓了出去。

眼看這隻手就要抓在燈罩之上，那四隻吸血蛾忽變的通透。

血紅的眼睛刹那變的昏黃，四隻吸血蛾就只剩下四個碧綠的輪廓。

那樣子簡直就像是燈罩上用碧綠的顏料白描着四隻青蛾。

崔北海的眼瞳暴縮，一隻手却變的僵硬，凝在半空。

碧綠的輪廓這瞬間亦已變的昏黃。

昏黃的是銀燈的燈罩，四隻吸血蛾已完全消失！魔鬼般消失！

這種事這已是第二次發生。

——這到底是吸血蛾還是吸血鬼？

崔北海張目四顧。

消失在燈罩之上的四隻吸血蛾，並沒有在他處出現。

崔北海不由徬徨起來。

這妖魔鬼怪一樣出沒抓都抓不住的吸血蛾，他實在不知應該如何應付。

易竹君吃驚的望着他，那表情就像在望着一個瘋子。

如果她眞的沒有看見那四隻吸血蛾，崔北海方才的舉動在她的眼中看來，的確就像是一個瘋子。

崔北海看見的爲什麼她竟會看不見？

莫非這些吸血蛾原就是妖魔的化身，只有牠們要害的那個人才能够看見？

崔北海的目光一轉再轉，終於又落在易竹君的面上。

他本想說幾句話，緩和一下動盪的心情，誰知道目光一落到易竹君的面上，就看到一雙血紅色的眼睛！

這本是易竹君的眼睛，不知何時已變的通紅！

紅得就像是鮮血，紅得就像要滴血！

點漆一樣的眼珠已然消失，易竹君的眼睛就像是蜜蜂的巢，竹篩的孔！

千百個蜂巢篩孔一樣的眼睛結合在一起，組成了這一雙眼！

吸血蛾的一雙眼豈非是這個樣子？

易竹君的臉龐亦變了顏色，嫣紅的一張臉色已變的青白，青白而晶瑩，就像吸血蛾的翅！

崔北海目定口呆。

易竹君嘴唇旋即張開，好像要說話，可是那嘴唇張開，說話却沒有出來，舌頭反倒出來了。

尺多長的舌頭，尖銳如刺槍，鮮紅如鮮血！

她簡直就是吸血蛾的化身！

崔北海脫口一聲怪叫，蹬蹬蹬連退三步！

他手指易竹君，嘴唇不住的顫動，却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噎住了他的咽喉。

那份恐懼迅速的蘊斥他的整個身子。

他的整個身子都開始顫抖。

自己的妻子竟變成妖怪，要吸自己的血，若換是第二個人，嚇都只怕已嚇死。

他雖然沒有嚇死，胆已簡直要破了。

若不是親眼看見，他實在難以相信竟會有這樣的事情。

這片刻，易竹君的舌頭已又伸長了很多。

她的雙手已按在椅把之上，看情形便要站起身子，走過來，吸崔北海的血！

她還沒有站起來崔北海已心驚胆戰。

一股森冷的寒氣從他的腳下升起，襲上了他的心胸，衝開了他噎住的咽喉。

他嘶聲突呼：「不要走過來！」

語聲充滿了恐懼，完全不像是他的聲音。

易竹君半起的身子應聲坐下，道：「你到底怎樣了？」

說話一出口她那條鮮紅如鮮血的舌頭就消失不見，青白的面色也恢復了嫣紅，眼睛亦變回原來的樣子。

這只是刹那間的事情，崔北海只覺眼前一花，易竹君可怕的形像就完全消失！

魔法只怕也沒有這麼迅速？

崔北海實在有些懷疑這一切完全是自己的幻覺。

他突然一個箭步竄到易竹君的面前，雙手閃電般伸出，左手扣住了易竹君的下頷，右手揑開了易竹君的嘴巴。

易竹君的兩排牙齒美如編貝，與平時一樣，舌頭也與平時無異，與常人無異。

崔北海「嗄」一聲，放開雙手。

易竹君的嘴巴仍張開，眼睛瞪得大大，眨也不一眨，彷彿已給崔北海的舉動嚇呆了。

崔北海盯着她，緩緩退開，「颯」的倒在一張椅子之上，面色紙一樣蒼白。

窗外却已暗黑，夜色濃如潑墨。

長夜漫漫，如何待得到曉？

× × ×

三月初四。

漫漫長夜終於逝去。

崔北海清晨起來，眼中佈滿了紅絲。

這一夜，他沒有半刻好睡，幾乎是睜着眼一直到天明。

平日這個時候他大都猶在夢中，即使已醒來，他也會留在床上。

因爲床上除了他，還有易竹君。

現在易竹君仍在床上，他却已無法在床上躭下去。

對於易竹君他已心存恐懼。

他一夜不睡，就是担心在他睡着的時候，易竹君又變成吸血蛾，伸出長長的舌頭，刺吸他的血。

一夜不睡對於他還沒有多大的影響。

他伸了一個懶腰，一振精神，緩步走到衣櫃前面。

這三年以來，幾乎每一天都是自己取衣服穿着。

因爲他不想易竹君太辛苦。

今天更不例外。

他雙手一落一分，拉開了衣櫃的兩扇門。

衣櫃一打開，他就看到了八雙眼睛！

血光閃動的眼睛，血紅的眼睛。

「霎霎霎」的一陣異响，八隻吸血蛾在櫃門打開的刹那，飛蝗般從櫃中撲出來，撲向崔北海的面龐。

血紅的吸管便要刺在崔北海的面上！

崔北海「嘩」的一聲怪叫，驚翻在地上。

熟睡中的易竹君給這一聲怪叫驚嚇的從床上跳起來。

她驚顧跌翻地上的崔北海，急問道：「發生了什麼？」

崔北海嘶聲道：「發生了什麼，你難道沒有看見那些蛾，吸血蛾！」

易竹君張目四顧，道：「那裏有什麼吸血蛾？」

崔北海颯的從地上跳起身，瞪着滿佈血絲的眼睛，搜遍整個房間。

的確沒有蛾，一隻都沒有。

衣櫃中飛出八隻吸血蛾這瞬間已不知所踪！

四面的窗戶全都關上，門戶也還未開啓，這八隻吸血蛾莫非又是魔鬼般消失？

崔北海手扶衣櫃，看看衣櫃，又看看易竹君，一個身子簌簌的，不住發抖。

大清早吸血蛾就出現，這到底是預告，還是恐嚇？

三月初一吸血蛾只出現一隻，三月初二是兩隻，三月初三是四隻，到今日三月初四，却已是八隻！

每一個吸血蛾的出現恰好是前一日的一倍！

今日是八隻，明天吸血蛾若是再出現，應該就是十六隻的了。

除非這全都是巧合，否則這種吸血蛾只怕就眞的是妖魔的化身！

要不是妖魔的化身，又豈會懂得二的一倍就是四，四的一倍就是八？

× × ×

三月初五。

夜。

夜風透窗，燈搖影動。

銀燈彷如變了走馬燈，一簇吸血蛾環繞着銀燈「霎霎」飛舞。

崔北海沒有動，他靜坐在床緣，數着那一簇吸血蛾。

十六隻。

崔北海由心寒了出來。

他偸偸的望了易竹君一眼。

易竹君坐在床內，也在望着那銀燈。

他霍地正望易竹君，問道：「你望着那燈幹什麼？」

易竹君一怔，幽幽道：「我看見你老是望着那盞燈，心裏覺得很奇怪，所以也看看。」

崔北海「哦」了一聲，接問道：「你看到什麼？」

易竹君道：「一盞銀燈。」

崔北海冷冷的說道：「就只是一盞銀燈？」

易竹君點頭。

崔北海轉問道：「燈光是不是不住的在閃動？」

易竹君道：「沒有這種事。」

崔北海又問道：「你有沒有聽到霎霎的聲响？」

易竹君道：「沒有。」

崔北海啞聲道：「你難道眞的沒有看見十六隻吸血蛾，環繞着那盞燈不停的飛舞。」

易竹君搖頭，道：「眞的沒有。」

崔北海慘笑一聲道：「你說謊，你騙我。」

易竹君歎了一口氣，沒有作聲。

崔北海呆呆的道：「我待你有何不好，你爲什麼這樣待我？」

易竹君只有歎氣。

崔北海呆呆的站起身子，緩步走向那盞銀燈。

未等他走到十六隻吸血蛾已通透，只見一個碧綠的輪廓，旋即就消失。

崔北海毫不動容。

他早就知道必然又是這種結果。

這種事已不是第一次在他眼前發生。

他慘笑，也只有慘笑。

× × ×

三月初六。

夜，夜已深。

風禁鈴索清如語，月迫紗窗薄似烟。

崔北海臥在床上，心情很寧靜。

這六天以來，只有今天他覺得比較好過。

因爲整整一天，吸血蛾都沒有在他的眼前出現。

迷濛的月色帶着種說不出的旖旎。

他望着這旖旎的月色，心裏頭忽然生出了一種强烈的衝動。

他轉過半身，望着睡在他身旁的易竹君。

易竹君已入睡，熟睡。

月光淡薄。

他雖然看不眞易竹君迷人的睡態，却可以想像得到。

他與易竹君已是三年夫妻，已不下千次看到易竹君嫵媚的睡姿，美麗的胴體。

何況他現在還可以聽得到易竹君輕微的呼吸聲响，輕淡的肉體芳香。

肉體的芳香，充滿誘惑，就連那呼吸聲現在聽來，也份外撩人。

崔北海實在忍不住了。

他的手從被底下伸過去，就碰到了易竹君的手。

易竹君的手滑如凝脂，却亦如凝脂一樣清冷，彷彿易竹君體內的血液已經凝結，已經冰結。

這對於崔北海來說反而是一種刺激。

强烈的刺激！

他的咽喉漸變的乾燥，氣息却變的急促起來。

他半起身子，手順臂而上，到了易竹君的肩膀，就轉往下移，移向易竹君的胸膛。

易竹君的胸膛正在微妙地上下起伏。

雖然看的不大清楚，崔北海已心蕩神旌。

他的氣息更急促，手伸的更下，輕輕的揉着易竹君的胸脯！

他的手才一揉就停下，一面的奇怪。

這的確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一揉他的手竟摸到了三隻乳房！

他的手現在就停在易竹君那第三隻乳房之上！

——怎會有三隻乳房？

他將手移開了一些，瞇起眼睛凝神望去。

並不是幻覺，的確有三隻乳房！

那第三隻乳房就在本來應該是乳溝的地方隆起來。

着手是軟綿綿的感覺，那隻乳房還在輕輕的顫動。

易竹君的身子，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的了。

他清楚知道，易竹君一如常人，一直就只得兩隻乳房。現在，却竟然多出了一隻！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莫非是她放了什麼東西在乳溝那裏？

——那又是什麼東西？

崔北海忍不住分開易竹君的領子，一手滑入，探向乳溝，摸向那第三隻乳房！

一手摸上去，崔北海更加奇怪！

那隻乳房之上赫然長滿了絨毛！

——到底是什麼東西？

崔北海正要探索清楚，那隻手五隻手指之上突然感覺到一連串刺痛！

針刺一樣的刺痛，就像是無數根利針一齊刺入了他的手指！

然後他就感覺到整隻手突然抽搐起來，手內的鮮血彷彿不住的被抽出！

他大驚縮手！

這隻手一抽出，易竹君那第三隻乳房也隨手拉了出來！

沒有血，沒有肉，也根本就不是一隻乳房！

是蛾！

吸血蛾！

一羣吸血蛾團伏成那一隻乳房，崔北海的手一摸上去，那羣吸血蛾尖針一樣的吸管就刺在他的手指之上，吸他的血！

崔北海這刹那的恐懼已不是任何言語文字所能够形容！

他驚叫！

那簡直不像是人所發出來的叫聲！

恐怖的叫聲震撼整個房間，他的人就像是負傷的豺狼，從床上倒翻了出去，撞在一扇窗戶上！

砰的窗戶碎裂，人破窗飛出了院外！

崔北海着地一連兩個翻滾，才跳起身子，一雙眼瞪大，死盯着自己的手！

那隻手之上却已沒有吸血蛾叮在上面，一隻都沒有，也沒有血，却彷彿多了幾十個針孔，血紅色的針孔！

崔北海整張臉的肌肉都痙攣起來。

他再望破窗那邊。

破窗那邊也沒有吸血蛾，却有一張人面。

易竹君正站在破窗之內，正望着他。暗淡蒼白的月色，正照在易竹君的面上。

她的面色也因此顯得蒼白，只是蒼白，並不青綠，眼睛既沒有變成篩孔蜂巢，亦沒有變成血紅。

她完全是原來那個樣子，一些也不恐怖。

月色下，只覺她清麗脫俗，就像是天仙化人。

那種美，已不像人間所有。

美得淒涼，美得令人心碎。

她驚訝的望着崔北海，走的更近窗，探頭出窗外。

蒼白的月色遍照她的面。

那張面孔是更蒼白，蒼白得全無血色，就連她的嘴唇也顯得蒼白起來。

望着這樣的一張面，崔北海不由省起了方才那一手摸上去之時，摸到的是凝脂也似清涼，全無血溫的肌膚。

方才那對於他來說是一種刺激，現在想起來，他却只覺恐怖。

那簡直就像是血液盡失的肌肉。

血液那裏去了？

是不是那一羣吸血蛾方才團伏於她乳溝中就是在吸她的血液？她的血液已大半給那一羣吸血蛾吸去？

是不是吸血蛾這一次選擇的對象其實就是她？

要不是那一羣吸血蛾爲什麼團伏在於她的乳溝中？

崔北海一腦子的疑惑，眼定定的盯着易竹君。

易竹君亦是一面的疑惑，忽問道：「你在幹什麼？」

幽幽的聲音，也像是來自天外。

夜深的天外清冷如水，她的語聲無疑水一樣輕柔，却也水一樣清冷。

她的身上那一襲白綾寢衣，月照下迷迷濛濛，眞似是烟霧，但更像寒冰上散發出來的冷氣。

崔北海彷彿已被這冷氣封住了咽喉，他沒有作聲。

易竹君忍不住又問道：「方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崔北海啞聲應道：「蛾——」

一個蛾字出口，他就已打了好幾個冷顫。

他顫抖着接道：「一羣吸血蛾團伏你的胸膛之上，在吸你的血……」

這彷彿從咽喉中發出來的聲音，靜夜中聽來仍然清楚。

他說得非常眞實，絕不像說謊。

易竹君立時大驚失色，自然的拉開領子，檢查自己的胸膛。

淒冷的月色照射下，她的胸膛晶瑩如白玉。

崔北海眼都直了。

他何曾在月光下看過易竹君的胸膛。

這刹那之間，他幾乎完全忘記了心中的恐懼。

易竹君面上的驚慌之色也很快消失，換過來却又是一面詫異。

她似乎並無發現。

一聲歎息，她輕輕的將胸前的衣襟掩上。

也就在這下，崔北海颼地一個箭步標回，縱身越過欄干，身形剛落下，就已握住了易竹君按在窗緣上的一隻手。

易竹君下意識縮手。

她的手當然無法擺脫崔北海的掌握。

崔北海那隻手却沒有多大用力，握的她並不痛，所以她一縮不脫，就放棄了掙扎。

她的手與方才已有些不同，雖然一樣凝脂般滑不留手，已有了溫暖。

崔北海不由一呆，另一隻手連隨分開，易竹君剛掩上的衣襟。

他的目光也跟着落在易竹君的胸膛之上。

相距這麼近，他看得當然更清楚。

易竹君的胸膛光潔晶瑩，乳溝中亦無瑕疵，並沒有血紅色的針口，甚至蛾粉都沒有。

沒有針口並不奇怪，因爲那一羣吸血蛾也許還沒有刺破她的肌膚，吮吸她的鮮血，可是那麼多的吸血蛾結集在一起，即使動也不動，在牠們爬入去的時候，少不免亦會與衣衫磨擦，多少也應該有一些蛾粉遺下。

他並沒有忘記那一次，杜笑天將一隻吸血蛾，抓在手中的時候，撲了一手的蛾粉。

現在易竹君的胸膛之上却連丁點蛾粉也找不到。

怎會有這種事情？

那些吸血蛾到底又怎樣進入易竹君的衣襟？

牠們到底在易竹君的乳溝內幹什麼？

崔北海一面想，一面再三檢查易竹君的衣襟。

沒有就是沒有。

他苦笑，面上却沒有多少詫異之色。

這幾天以來，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實在已發生的太多。

他已詫異的太多。

這種詫異的心情雖未痲木，已開始痲木。

他盯着易竹君，眼睛中突然又有了恐懼。

這瞬間，他想起了很多事。

——先後三次與她在一起，我看見吸血蛾，她却沒有看見，雖然表示詫異，並不顯得驚慌，事後更完全不問，就像是什麼都已知道。

——三月初三那天的晚上，吸血蛾消失之後，她的眼睛就變成血紅，就變成千百個蜂巢篩孔結合在一起一樣，面龐同時亦變得青綠，還吐出尺多長的一條，血紅色尖針般的舌頭！

——方才一羣吸血蛾進入她的衣襟之內，團伏在她的乳溝之中，那本是女人一個相當敏感的地方，她竟然全無感覺，這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那羣吸血蛾在她的乳溝之中團伏，既沒有蛾粉留下，也沒有吸她的血，可是到我的手摸上去，牠們便狂刺我的手，狂吸我的血，形如她的守護神，不讓人侵犯她的肉體，莫非……

——莫非她就是一個蛾精，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

一想到這裏，崔北海的面龐就青了。

他不覺將手鬆開，往後一縮，靠住了廊上的一條柱子。

雖然沒有倒下去，他那個身子看來已癱軟了一半。

古老相傳，天地萬物，吸收日月精華，日久通靈，就會變成精怪，隨意作化人形。

妖精化人的傳說也實在已不少。

有關這種傳說自然又以狐狸精最多，其他的飛禽走獸，甚至乎花草樹木也少不了一份。

連花草樹木都可以成精化人，蛾又怎會不可以？

× × ×

三月初七。

東園滿院花飛。

烟也飛。

其實那並不是烟。

是雨。

如絲的春雨，烟霧般，籠罩着整個院子。

崔北海人在院中。

在他的眉宇之間，猶帶着昨夜的恐懼，心頭却已沒有昨夜那麼的沉重，因爲他已秘密寫好了一封信，已秘密着崔義飛馬送去給常護花。

一封求救的書信，簡單的說出了他現在的處境，說出了他需要常護花的保護。

他不寫信給別人，只寫信給常護花。

這非獨因爲常護花的武功高强，還因爲常護花雖是一個賊，却是一個賊中的君子，一個正義的劍客。

即使眞的有妖魔鬼怪，相信也不敢來侵犯一個正義的劍客。

他只希望常護花能够及時趕到，却並不担心常護花不肯來。

他並沒有忘記，他們已不是朋友，却也沒有忘記他們還是朋友之時，他曾救過常護花一命。

常護花絕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這一點他比誰都清楚。

常護花絕不會忘恩負義，他又何嘗願意挾恩求報？

只是他整個人都已將崩潰，也實在想不出第二個可以求助的人。

春雨綿綿不休，風再吹過，滿院又飛花。

落花如雨雨如霧。

一地落花。

杏花。

杏花落盡的時候，春也將盡了。

崔北海看着這漫天落花，不禁有了傷春之意。

他不覺抬手接下了一朵杏花。

淡白的花瓣上赫然有血紅的雨點。

崔北海方自一怔，中指的指尖之上就傳來針刺一樣的一下刺痛。

血紅的雨點之間這刹那突然多出了一支血紅的尖刺，淡白的花瓣也變爲碧綠！

吸血蛾！

一隻吸血蛾靜伏在那朵杏花之上，崔北海一將花接住，那隻吸血蛾的吸刺就從口中吐出，刺入了他的中指！

崔北海大驚，那隻手連忙用力摔出，摔掉接在手中的那朵落花。

花還未飛落地上，那隻吸血蛾已從花瓣之上飛了起來。

一飛無踪。

崔北海這才鬆過口氣。

他這口氣未免鬆得太早。

風仍在吹，花仍在落，每一朵落花之上刹那都多出了血紅的雨點。

每一朵落花之上赫然都伏着一隻吸血蛾！

多少朵落花？多少隻吸血蛾？

崔北海一眼瞥見，鬆開的一顆心立時又收縮，一個身子連隨暴退！

一退半丈，七星絕命劍已在手，嗡一聲半空中抖的筆直！

那些吸血蛾即時飛離落花，吐出了尖針般的吸刺，蜂湧襲向崔北海！

青白的落花，碧綠的蛾翅，血紅的眼舌，烟雨中組成了一幅妖異之極的圖畫！

崔北海那裏還有心情欣賞，一聲恐喝，七星絕命劍洒開了漫天劍雨！

哧哧哧的一連串暴响，烟雨被劍雨擊碎，落花亦被劍雨擊成了碎片！

只是烟雨，只是落花，數十隻吸血蛾一隻都沒有在劍雨中粉碎，却又全都不知所踪。

那刹那之間，數十隻吸血蛾就像是被劍雨絞成了烟霧，散入了烟雨之中。

崔北海却知道絕不是。

他知道自己還沒有這種本領，也知道那刹那之間那數十隻吸血蛾又已魔鬼般消失。

好像這樣的敵人，他實在束手無策。

他橫劍當胸，木立在那裏，面上的肌肉不住抽搐，眼中雖無淚，却已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信送出，最快都要六日才可以送到萬花莊那裏，常護花即使一接信就起程，也得在三月十八頭上方能够來到聚寶齋。

吸血蛾却明顯的日趨猖獗！

到了蛾王出現的時候，羣蛾就蜂湧撲擊，將牠們的吸刺刺入他們吸血的對象的身子，吸乾那個人體內的血液。

蛾王的出現據講都是在月圓之夜。

月圓之夜也就是十五之夜。

這傳說如果是事實，常護花趕到的時候已遲了三天，吸血蛾若眞的要吸他的血，他已變成一具死屍、乾屍！

× × ×

三月初八。

吸血蛾在夜裏出現。

一大羣吸血蛾，數目比昨日又多出了一倍，圍繞着燈光飛舞。

崔北海沒有理會。

那羣吸血蛾，飛舞一盞茶時候終於消失。

幻影般消失，魔鬼般消失。

× × ×

三月初九。

色。

今日他先後曾將吸血蛾的事告訴了十一個朋友。

他這十一個朋友之中，有鏢師，有商人，甚至有江湖郎中。

這地方的府尹高天祿，總捕頭楊迅，也是他傾訴的對象。

這些人大都足跡遍天下，見聞多廣，崔北海告訴他們，就是希望他們之中能夠有一個人提供他一個抵抗，甚至消滅吸血蛾的辦法。

結果他完全失望，他甚至有些後悔。

這些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說話，當他在說笑。

只有兩個人例外。

這兩個人都是以為他的腦袋有毛病。

崔北海沒有辯護，他只是苦笑。

因為他早就預料到可能有這個結果。

吸血蛾的事如果不是發生在他的身上，他也一樣不會相信的。

他直入書齋。

經過初六那天晚上的事情，他已不敢再跟易竹君睡在一起。

過去的兩天，他都是睡在書齋之內。

今夜天上也有月。

冷月照淒清。

崔北海獨立窗前，浴着淒清的月色，內心亦起了淒涼的感覺。

他忽然感覺，自己已完全孤立。

「霎霎」的聲音忽然從他後面傳來。

這種聲音在他來說已並不陌生。

每一次吸血蛾的出現，他都想到這種「霎霎」的聲音。

這正是吸血蛾振翅時，所發出來的聲響。

他霍地回頭。

入眼是一片黑暗，他進來之時滿懷心事，忘記了將燈燃起。

這一片黑暗之中，突然閃起了無數團慘綠色，鬼火一樣的寒芒。

每一團慘綠的寒芒之中都有赤紅的兩點，雖然細小，却又特別閃亮的血光！

慘綠血紅的光芒霎霎聲中飛閃，就像是無數對魔眼在黑暗之中窺望！

——吸血蛾！

崔北海心中悲嘶，咽喉却似被什麼噎住，並沒有聲音發出。

他突然轉身衝入黑暗之中！

書齋內的一切他瞭如指掌。

這一衝正好衝到書案之前，他清楚記得書案之上放着一盞燈。

燈仍在書案之上。

崔北海左手一揮，「叭」的將燈罩擊飛，右手旋即晃着了火摺子，燃起燈火！

昏黃的燈光刹那驅散黑暗。

慘綠血紅的光芒亦在這刹那之間完全幻滅。

「霎霎」的聲響同時消失。

書齋中沒有吸血蛾。

慘綠血紅的光芒幻滅之時，吸血蛾亦已幻滅！

崔北海掌燈在手，詛咒在心中。

× × ×

三月初十。

更深人靜，月明風裊。

崔北海靜臥在書齋中，人已疲倦的斷命，却仍然沒有入睡。

他雙眼勉強睜大，瞪着書齋正中的七團拳大的光芒。

是火光。

七條燈蕊接成的粗大火蕊正在燃燒。

火蕊的下半截全浸在一個盛滿了燈油的大銅鉢之內，那個大銅鉢，則放在一張几子之上，几子却放在老大的一個浴盤之中。

浴盤裏載滿清水，整張几子都浸在水裏，銅鉢也有一半被水浸着。

七條粗大的火蕊同時燃燒已經明亮非常，再與水輝映，整個書齋就如同白晝。

崔北海想了整整一天，終於想出了這個陷阱。

一般的蛾，大都是見火即撲，燈外套燈罩，所以蛾撲到燈上，就只是團繞着燈罩飛舞，若是將燈罩取丟，必然就撲入火中。

燈蛾撲火，九死一生。

燈下再加一盆水，更就是必死無疑。

灼傷了的翅再給水浸濕，根本就難以高飛。

崔北海只希望吸血蛾撲火的習性與一般的蛾並無不同的地方。

他更希望火能將魔法燒毀，水能將魔法淹滅，吸血蛾撲入火中，掉進水裏後，就不能再幻滅消失。

只要有一隻吸血蛾的屍體在手，那些完全不相信他的朋友多少都應該有所懷疑。

只要他們動疑自然就會插手追查下去，與他們一同設法對付那些吸血蛾。

那最低限度他也不會現在這麼孤獨。

他現在不睡，勉強的支持下去，就是在等候那些吸血蛾的出現，自投羅網。

二更。

更鼓聲天外傳來，竟已是二更。

崔北海數着更鼓，輕輕的閉上眼睛，一顆心却已開始焦灼。

以他過去幾天的經驗，吸血蛾如果在夜裏出現，這個時候應已出現的了。

現在却仍未出現。

——莫非那些吸血蛾真的通靈，知道了這裏佈下陷阱？

這念頭方起，崔北海就聽到了那種「霎霎」的聲音。

每當吸血蛾出現，他就會聽到那種聲音。

那種聲音也就是吸血蛾振翅的聲音。

——來了？

崔北海精神大振，霍地一睜眼！

這一睜他突然發覺眼皮上如墜重鉛，睜都睜不起。

他只是閉目養神，並不是閉目睡覺，前後也不覺片刻，怎會變成這樣子？

他連隨舉手抹向眼蓋，誰知道他儘管想舉手，那隻手竟然舉不起來。

這片刻之間，他混身的氣力竟然已完全消失。

崔北海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叫在心中，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却還有感覺，也聽的非常清楚。

「霎霎」的聲音已越來越響亮。

吸血蛾顯然已在書齋之中飛舞。

崔北海心中越發焦急，他正想掙扎起身，突然感覺到一種強烈已極，無法抗拒的睡意猛襲上心頭。

心神一陣模糊，連感覺都消失。

也不知過了多久，崔北海又突然恢復了知覺。

一恢復知覺他就聽到一種聲音，非常奇怪的聲音，就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尖叫，在哀呼。

他很想看看自己現在在什麼地方，已變成怎樣。

因為他實在担心在昏迷的那一段時間之內，吸血蛾已將他搬出書齋，已將他的血吸乾。

對於昏迷之前所發生的事情他却仍有記憶，他也很担心自己能否將眼睜開，能否移動身子。

他試試睜眼。

一睜就睜開，一睜開便又閉上。

方醒的眼睛實在難以忍受強烈的火光刺激。

那睜眼之間，他却已矇矓的看見自己仍然在書齋之內。

他最少已放下了一半心。

人猶在書齋之內，人猶有感覺，那即使吸血蛾已吸血，還沒有將他的血吸乾。

他還可以活下去。

他輕眨着再睜眼望去。

這一次好得多了。

到了他的眼睛完全習慣，面容就變得奇怪非常。

他看見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銅鉢上那七條粗大的火蕊已有兩條掉進水裏熄滅，還有五條在燃燒。

五條火蕊的亮光仍然可以將書齋照耀得光亮。

火光下却已不見水光，觸目一片晶瑩的碧綠，浴盤的水面之上就像是浮着一片碧玉。

碧玉之上却閃着一點點的光芒。

血紅的光芒！

那一片碧玉不是整整的大片，是無數小片結合在一起，結合的並不齊整，亦並不緊密。

血紅的光芒不住的在閃動，那些小片也竟然不住的在掀動，就像是一片片的魚鱗。

崔北海知道那絕不是魚鱗，他已看的很清楚，那是無數隻晶瑩如碧玉的吸血蛾漂浮在盆水之中，血紅的光芒就是蛾眼。

他設下的陷阱已收效！

那些吸血蛾果然亦是見火即撲！

七條粗大的火蕊被牠們撲滅了兩條，牠們却似乎全都被火灼傷了翅，跌入浴盤的水中。

奇怪的却並不是吸血蛾舖滿了水面這件事情。

崔北海奇怪的目光並不是落在那片浮滿了吸血蛾的水面之上，他是在盯着飛舞在浴盤上的一隻吸血蛾。

一樣是吸血蛾，那隻吸血蛾比其他的吸血蛾顏色美麗，體型最少大三四倍，每一邊翅幾乎都有手掌那麼寬闊，一展翅，「霎霎」的响聲如扇急搧，五條火蕊的火熖在牠的雙翅搧動之下，火蛇般亂竄。

牠並沒有撲火，只是在浴盤之上急起急落。

每一個起落，就有一隻吸血蛾給牠從水中抓起來，掉落在浴盆旁邊的地上。

牠竟是在搶救給火灼燒，掉進水中的吸血蛾！

浴盤附近的地上已被濺濕，二三十隻負傷的吸血蛾正在那裏撲翅掙扎。

那種奇怪的尖叫，哀呼聲音，赫然是從浴盤的水面漂浮着的與及附近的地上掙扎着的那些吸血蛾之中發出來。

恢復了知覺，耳朵自然就更加靈敏，那種聲音，越聽的清楚，崔北海心頭便越寒。

他死盯着那隻奇大的吸血蛾。

那隻吸血蛾的搶救工作顯然已進行了不少時候，牠的出現却一定是在羣蛾出現之後，否則牠既然沒有撲火，又懂得搶救灼傷墮水的吸血蛾，在羣蛾撲火之時，牠應會阻止。

牠忙着搶救羣蛾似乎並不知道崔北海已經醒轉，在死盯着牠，在準備對牠採取行動。

崔北海的確已在準備採取行動，他的手一緊，便已緊握住劍柄！

他那支七星絕命劍本來就放在他的身旁，劍柄本來就擱在他的手心之上。

陷阱佈置好之時，那支七星絕命劍他亦已放在這個最適當的位置。

他早已準備隨時出擊。

一握緊劍柄，他就發覺混身的氣力並未散失。

他却沒有發覺混身上下有任何疼痛的地方。

那片刻的昏迷莫非真的只是因為他實在太過疲倦，根本不能抗拒突來的那份睡意的侵襲？

崔北海沒有再想這件事，現在他一心只想如何格殺那隻奇大的吸血蛾。

看樣子，那隻奇大的吸血蛾即使不是蛾王，也必是羣蛾之首。

只要將這隻羣蛾之首除去，羣蛾不難就大亂，何況除去了這隻羣蛾之首，浴盆的水中與及浴盤附近地上的那些傷蛾就必死無疑。

沒有了首領，再加上傷亡慘重，蛾王即使要報復，即使還是以他來做吸血的對象，不免要對他重新估計，再重新部署一切。

那一來，蛾王可能就延期出現，羣蛾再來的時候，常護花相信也已到了。

是以他如果要保命，似乎就得先行殺掉眼前這羣蛾之首。

非殺不可！

一劍緊握，崔北海就殺機大動！

殺機一起，殺氣便生！

崔北海的整個身子刹那彷彿裹在一團淡薄迷濛的烟霧之中。

明亮的燈光，立時也彷彿變的迷濛。

那隻奇大的吸血蛾也好像感覺到這殺氣的存在，牠突然停下了動作，一偏翅，回身向着崔北海！

這一回，崔北海看的更加清楚。

——好大的一隻吸血蛾！

崔北海心裏一聲驚歎。

那隻吸血蛾也實在夠大，蛾首的一雙複眼幾乎有人眼那麼大小。②　（未完）

武林六俊彥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閻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花玫向陳飛虹盡傾來頭臥底秘事，並向陳飛虹示愛，惜陳飛虹一時糊塗，未能領受，花玫幽怨地決心離開陳家，這一來，急煞隱身暗隅的虞筱眉和陳虹虹，不得不現身攔阻，懇請花玫留下，作她們粧台長伴，並說這是她們誠懇的衷心話，花玫心頭有絲激動，說她相信她們說的全是眞心話，但，這話只是出之虞、陳二姝之口，並不是……並不是什麼，她沒說下去，目光却有意無意地瞥視一眼陳飛虹，虞筱眉明白花玫言中之意，請花玫放心，這件事包在她身上，虞筱眉說的這件事，是什麼事？——

情絲縛鳳足 追兇發虎威

花玫自然明白，旁邊的陳虹虹心中也是雪亮！

花玫嬌靨不由倏然一紅，說道：「謝謝妹妹，這恐怕不大好！」

虞筱眉道：「這有什麼不大好的！」

花玫道：「我怕將來會令妹妹爲難！」

虞筱眉黛眉微微一揚道：「這有什麼爲難的，他要是答應，該是他前生修來的福氣，他要是不答應，小妹會和姊姊站在一邊，也休想小妹理他！」

他，這個他是誰？

花玫心裏明白，陳虹虹也知道，是她哥哥陳飛虹。

陳虹虹站在旁邊，一直沒有揷口說過一句話，這時竟突然開口帮上了腔，說道：「花姊姊，妳放心好了，這件事，小妹也包他一定答應！」

看來她是希望自己的嫂子多多愈善！

花玫心頭不由一陣激動，美目盡射感激之色地說道：「謝謝妹妹！」

陳虹虹嬌聲一笑道：「謝謝大可不必，只要姊姊不再說走就行了！」

花玫羞赧地嬌笑道：「妹妹放心，現在妳就是撵也撵不走我了！」

這話一說，陳虹虹、虞筱眉都格格嬌笑了，花玫自己也笑了！

笑聲一落，陳虹虹立即揚聲說道：「哥哥閣下，花姊姊已經答應不走，現在我們要回房去休息了，不陪你閣下了！」

說罷，三位姑娘又再揚起一陣格格嬌笑，走進了月亮門兒，回房去了。

陳飛虹站立在涼亭中，對三位姑娘的談話，他雖然大都入了耳，但是那究竟是怎麼回事？他竟然一點兒都不明白！

其實這也難怪，他既未深思，也根本想不到事情與兒女之情有關，他又怎會明白呢！

月西沉，曉色將露。

陳飛虹站立在小亭的青石階上，靜靜地站着，背負着手，仰着臉，望着天空那一顆顆稀疏將隱的星星在出神，似是若有所思！

奇怪！天都快亮了，三位姑娘都已回房去了，他怎麼還站在這兒望着天上的星星出神，發呆，他在想什麼？……

驀地，他似乎倏有所覺地星目異采一閃，剛凝目朝左方夜空望去，已見一道黑影身如電射劃空般直落他前面三丈左右地上！

那是個相貌俊逸英挺，神色冷峻的黑衣少年。

陳飛虹連忙跨前一步，拱手說道：「二哥辛苦了！」

原來這黑衣少年竟是名列「六俊」第二的「閃電刀」項君彥。

項君彥淡然擺手道：「虹弟別多禮，咱們亭子裏坐下談。」

陳飛虹點點頭，二人相偕走入涼亭，分別坐下。

坐定，項君彥首先問道：「虹弟這邊的情形如何？」

陳飛虹笑道：「出人意外的好。」

項君彥目光一凝道：「怎麼個出人意外的好法？」

陳飛虹道：「她自動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小弟！」

這個「她」指的是誰？項君彥自然明白是花玫。

「哦！」項君彥雙目異采一閃道：「這倒眞是出人意外得很！」

陳飛虹道：「可惜美中不足！」

項君彥一怔！道：「怎麼美中不足？」

陳飛虹道：「她所知並不多！」

接着他便把花玫告訴他的對項君彥說了一遍。

項君彥靜靜聽後，不由雙眉微蹙，沉吟地說道：「以虹弟看，她會不會隱瞞了部份？」

陳飛虹搖頭道：「可能不會！」

項君彥道：「照此說來，她那位主人必然是個心機十分深沉可怕，高明非常的英雄人物了！」

陳飛虹點頭道：「事實也確是！」

項君彥道：「她人呢？」

陳飛虹道：「她本來是要走的，幸虧虹妹和眉妹適時出現說服了她，留了下來！」

語聲一頓，問道：「二哥跟踪的情形如何？順利麼？」

項君彥點頭一笑道：「沒有白費氣力！」

「他落脚在什麼地方？」

「西街大茶棚。」

「是馬三刀那裏？」

「正是那兒。」

「看清楚他是誰麼？」

「沒有，我遠遠的跟着他，看着他撲進了後院子裏就沒再出來，根本沒看見他的臉！」

「二哥確定他確實沒再出來？」

「我隱身暗中守了很久，沒有一個人影出來，要不我早就回來了！」

「這麼說來，他該是馬三刀那兒的人，住在那後院子裏了！」

「應該不會有錯！」

陳飛虹劍眉忽地一蹙道：「這可就有點難弄了！」

項君彥惑然道：「什麼難弄了？」

陳飛虹道：「馬三刀那大茶棚兼營賭場，手下人有四五十個，我們雖然確知他落脚在那兒，奈何二哥沒看到他的臉，不知他是那一個，怎麼找他？」

這話的確不錯，那麼多人，你知道他是那一個？

項君彥明白了，眉鋒不由也是一蹙，道：「以虹弟看，馬三刀和他會不會是一夥？」

陳飛虹沉吟地道：「那很難說，也許是一夥，也可能他只是借馬三刀那兒隱藏身份的一個！」

項君彥雙目眨了眨道：「虹弟可是打算找他？」

陳飛虹點頭道：「我本來不打算動他的，現在情形不同了，不得不動他！」

項君彥一時沒有深思，問道：「何以不得不動他？」

陳飛虹道：「花玫說他是那位神秘主人的十二令使之一！」

項君彥道：「虹弟是想由他口中問出那位神秘主人是誰？」

陳飛虹點頭道：「令使身份不低，必是那位神秘主人經常接觸的心腹死黨，應該知道主人是誰！」

有道理，若不是心腹死黨，焉能獲得信任，擔任「傳令使者」重任！

項君彥默然想了想，突有所得地說道：「那麼明天我就到大茶棚去逛逛去！」

陳飛虹似已明白他的用意地，倏然凝目問道：「有用麼？」

項君彥道：「我雖然沒有見他的臉，却記得他的背影身材！」

陳飛虹星目異采一閃，道：「再看到他的背影身材，二哥便能認的出來？」

項君彥淡然一笑道：「我不敢說有絕對把握，但也有八九分自信！」

陳飛虹點點頭道：「如此，明天我陪二哥一起逛逛去！」

項君彥搖頭道：「那不好！」

陳飛虹一怔！道：「爲什麼？」

項君彥笑說道：「你『洛陽俠少』的名氣太大，熟人也多，那兒沒人認識我，不如我一個人去方便！」

這話不錯，以「洛陽俠少」的身份名頭，只一走進馬三刀那座大茶棚，要不立刻引起一陣大沸騰，馬三刀要不倒履相迎才怪！

這雖是事實，但陳飛虹他早已想到了這一點，微微一笑道：「二哥放心，這我明白，我另有我的辦法！」

項君彥目光一凝，問道：「你另有什麼辦法？」

陳飛虹淡然搖頭道：「二哥現在別問，到時候二哥就明白了！」

項君彥道：「這也要賣關子！」

陳飛虹笑笑道：「二哥，我這不是要賣關子，我是要試試自己辦法和技巧靈不靈，管不管用！」

項君彥眉鋒微蹙地深望了他一眼，話鋒一轉，說道：「虹弟，這件事可要告訴霜妹和吳老知道一下？」

陳飛虹略一沉吟道：「以小弟看，還是等明天我和二哥去過大茶棚以後再告訴他們二位吧！」

項君彥點了點頭，沒再說話。

這時，天空已現露曉色。

陳飛虹抬眼望了望亭外的天空，說道：「二哥，天已亮了，折騰了一夜，够累的，請回房休息一會兒吧！」

項君彥道：「你呢？」

陳飛虹道：「小弟自然也得回房去休息一忽兒！」

項君彥道：「什麼時候去大茶棚？」

「午後。」

「到時候是我去叫你，還是你叫我？」

「不用叫，二哥只管自去好了！」

「怎麼？你不和我一起去？」

「我們在大茶棚裏碰頭好了！」

項君彥目光凝注，道：「虹弟，你究竟在玩什麼花樣？」

陳飛虹搖頭道：「小弟沒有！」

項君彥道：「那麼你爲何……」

陳飛虹含笑接口說道：「二哥，我說過，我只是在試試自己的辦法技巧靈不靈，管不管用！」

項君彥眉鋒微蹙了蹙，無可奈何地道：「

好吧，你既這麼說，那我就不再多問，等着看你的什麼辦法技巧了，午後大茶棚見！」

話落長身站起，邁步走出凉亭行去。

陳飛虹沒再開口說什麼，跟着站起身子，默默地跟在項君彥身後，走進月亮門，回房而去。

× × ×

大茶棚，在西街街尾的一條巷底，後院牆外是一大塊空地，空地過去是一片桃樹林，越過桃樹林便是西城脚根兒。

大茶棚這地方原是一位方姓富紳的府邸，夫婦倆雖然家財萬貫，府中傭僕成羣，但年過半百却仍膝下空空，連個女兒都沒有！

也許是方家祖上無德，或者是這位姓方的富紳爲富不仁，年輕時候做過什麼天理不容的缺德事，該遭那不爽的因果報應吧！

三年前的一個月黑多夜，突然失了火，在寒風凜冽，火伏風威的情形下，整座府邸變成了一片斷壁殘垣的廢墟，老夫婦倆葬身火窟，死了，十多名傭僕，除了那該遭刦的以外，那僥倖保得性命的也都各走各的散了，另外找了主人！

這也是當然的事，方家已經家毀人亡，又沒有後人，他們身爲傭僕者不另投主人，他們吃什麼，怎麼生活下去？

馬三刀原是洛陽城中地方上的地痞混混兒，也是這西街地盤兒上的地頭蛇！

方家遭刦之後，馬三刀就在方家的前院利用那斷垣殘壁，搭蓋起了一座大竹棚，賣茶，賣麵點。

方家府邸雖然遭了回祿之災，成了一堆廢墟，但是這塊地兒很大，起碼可以值個百兒八十兩銀子，如果能够找到個買主的話，眞還是筆不小的財富！

馬三刀佔住這塊地，方家有幾個親戚有心出頭，想把這塊地，佔爲己有，但却又害怕不敢！

當然，這是因爲馬三刀是當地的混混兒，地頭蛇，是個動輒動刀子的亡命徒，一般百姓生意人，誰敢招惹這種人，一個不好，便可能惹上殺身禍，那划得來？

大茶棚開業之初，生意很清淡。

本來也是地處巷底，既僻靜又不方便，誰願意拐彎抹角的跑到這種地方來喝杯茶，吃碗麵！

所以，開業之初的個把月時間，除了少數的一些過路江湖客光顧外，經常的座上客十有八九都是當地的混混兒，馬三刀的自己兄弟。

馬三刀這人不簡單，很有點小聰明，他腦筋一動，請來了一位說書的，也請來了一位美麗動人的唱大鼓的大姑娘。

大姑娘芳名玉環，與唐玄宗寵愛的的那位「太眞貴妃」同名，不過她是不是姓楊，這就不知道了！

玉環姑娘的模樣兒長得既美麗動人，更嬌媚無比，尤其是她那雙水汪汪的，能勾人魂魄的大眼睛，只要她向誰抛上個媚眼兒，誰就靈魂兒準能飛上天，甚至能爲她去殺人！

於是，大茶棚的生意好起來了。

愛聽書的，愛聽大鼓的，還有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於是，大茶棚裏天天客滿，尤其是一過响午，簡直是人擠人，座無虛位！

剛開業的時候，大小只不過五六張桌子，從來沒有賣過個滿座兒，現在巳經增加到三十多張仍嫌不够！

現在，巳經沒人感到大茶棚這地方偏僻，也沒人嫌拐彎抹角多跑幾步路了！

尤其是一些有閒階級的人，一過响午準到，風雨無阻，且必定早到！

因爲到晚了，那好座位兒便會被人捷足先登了！

大茶棚的生意一好，白花花的銀子滾滾而進，馬三刀是樂開了！

爲了想要更多的銀子滾滾而來，馬三刀又動了腦筋！

於是，他把後院整修了起來，分隔成兩半，一半是他和一些兄弟手下人的住處，一半開了賭場。

於是，三年下來，大茶棚巳成了洛陽城裏城外無人不知的地方，馬三刀也由一個混混兒變成了馬三爺！

情形顯然，那每天滾滾而進的白花花的銀子，在洛陽城中建立了馬三刀的勢力地位，比以前巳不可同日而語，高了甚多！

不過，儘管馬三刀的勢力地位比以前高了甚多，但他仍是一條「地頭蛇」！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這「地頭蛇」的頭銜是丟不得的。

否則他的賭場就得收起來，大茶棚的生意也非得歇不可！

× × ×

午後，項君彥步履從容的走進了大茶棚。

他到晚了，一個空座位也沒有了。

沒有空座位，他只好走到最後靠牆處，和另外一些晚到的人一樣，背靠着牆一站。

這時，說書的正說到：「那諸葛亮穩坐艙中，他成竹在胸，談笑如常地不住向魯大夫頻頻舉杯勸飲，魯大夫爲人忠厚老實，他那知諸葛亮的胸中奇謀，這時早巳經嚇得渾身索索打抖，心驚膽顫，那還有心情飲得下滴酒……」

原來說的是三國誌裏的諸葛亮「草船借箭」的一段！

正說到這精彩緊張關頭，說書的賣了關子，右手抓起桌上的「驚堂木」，「叭！」的一聲敲在桌上：「諸位，欲知諸葛亮與魯大夫此去曹營的情形如何，容在下息口氣兒，先請聽玉環姑娘唱一段珠走玉盤的京韻大鼓，輕鬆調劑一下之後，在下再爲諸位說下去！」

說完，說書的站起身子朝台下聽衆們欠身一禮，退入了後台。

接着美麗嬌媚動人的玉環姑娘出場了，蓮步嬝嬝地自後台走了出來。

她剛一出場，台下立刻轟然响起了一片震天的怪叫聲，喝采聲和掌聲！

玉環姑娘俏立在台上，嬌靨兒上含着笑，不住地朝台下的聽衆俛首萬福答以謝禮！

待等那些怪叫、喝采，掌聲停息下來後，玉環姑娘這才打起大鼓，敲着拍板，輕啓檀口，珠喉婉轉唱出了一段西廂記裏的張生踰牆！

利時，整個大茶棚裏，靜了下來，鴉雀無聲！

玉環姑娘的京韻大鼓確實稱得上聲色俱佳，讓人聽來蕩氣迴腸，悅耳，舒服！

項君彥不是來聽大鼓的，他靠牆站了這麼一會兒工夫，巳經把大茶棚裏忙着冲茶，打手巾把兒，招呼客人的幾個伙計全看清楚了，沒有一個的背影身材是他眼熟的！

於是，他的背影離開了牆，緩緩地邁了步，走過一道門，進了後院，進了賭場！

賭場裏，賭的名堂雖然只有牌九、骰子，押寶三種，但是賭客却很多，每一張賭枱都擠滿了人，賭的情況也十分熱鬧緊張而刺激！

吆五喝六聲，贏錢的高興得意大笑聲，輸錢的沮喪嘆氣聲和詛咒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項君彥緩步走進賭場，目光正在掃過那一張一張的賭枱的當兒，一名中等身材的黑衣漢子快步走了過來，躬身哈腰，臉上堆着笑說道：「大爺，您喜歡玩兒什麼？」

項君彥淡淡道：「我是頭一回來，先看看再說！」

黑衣漢子連連點頭道：「是，是，大爺，您請隨便看，隨便玩兒！」

說着往旁退了一步，站立着。

項君彥雖然不是爲賭而來，但是他不能不應應景兒！

於是，他走向了牌九那一桌，掏出兩錠銀子，玩上了牌九！

半個時辰過後，賭場裏的人手——連那每一張賭枱上的那些當莊主事的，他全都仔細的看過了，就是沒有一個背影身材與他昨夜跟踪的那個「傳令使者」相似！

這很明顯，那「傳令使者」不在大茶棚與賭場裏的這些人手中間！

既然不在這兩處的這些人手中間，那就必定在賭場隔壁的後院住宅內！

事情果眞如此，要想找到那個「傳令使者」，就必須進入隔壁的後院住宅內不可！

可是，如何才能進去呢？……

項君彥抬眼朝那通往隔壁後院緊閉着的兩扇木門望了一眼。

門旁牆壁上釘着一塊長方形的木牌，寫着：「私人住宅，閑人莫入！」八個大字。

項君彥不由暗暗皺起了雙眉！

突然，他心中意念一動，暗忖道：「奇怪！怎地沒看見虹弟，難道他還沒來？」

他暗忖間，目光不由緩緩掃視過各處賭枱上的賭客，希望能找到陳飛虹！

然而，他又失望了！

適時，他耳畔响起一股「傳音入密」極細的聲音：「二哥，有發現沒有？」

項君彥聞聲知人，巳聽出正是陳飛虹的聲音，神情不由微呆了呆，目光一掃！

此刻，他這才想到陳飛虹此來巳經易了容，化了粧，掩住了他那「洛陽俠少」的面目、身份！

他目光四掃，想找出陳飛虹易容化粧的是個什麼樣的人？

結果，他竟毫無所得，又一次失望了！

只聽陳飛虹那極細的聲音笑說道：「二哥，別找了，小弟就在你對面！」

一聽說是「對面」，項君彥看到了，他對面隔着賭枱坐着個蠟黃臉孔，三角眉，左頰上有一塊銅錢般大的青疤，青疤上還長着一小撮長長的黑毛，一身衣着非常考究，二十五六歲年紀的少年書生。

黃臉少年書生正是陳飛虹所易容巧扮，他正朝項君彥點頭微笑！

至此，項君彥完全明白了，難怪他一直沒有發現，原來是化粧易容成這副模樣，這麼個人！

於是，他含着苦笑地朝陳飛虹搖了搖頭！

陳飛虹一面下着賭注，一面嘴唇微微嗡動地傳音問道：「二哥，沒發現一個身材相似的麼？」

項君彥又搖了搖頭，同時也以「傳音入密」把自己心裏所想的告訴了陳飛虹。

陳飛虹沉默了刹那，又傳音說道：「二哥，你別離開，小弟出去一下就來。」

傳音一落，立刻站起身子，離開賭枱往外走了出去！

項君彥沒問，仍在繼續賭他的。

× × ×

半個時辰過後。

陳飛虹回來了，他走到項君彥身旁，輕喊了聲：「二哥！」

項君彥雖是聞聲知人，但是他一轉臉，立刻怔住了！

原來這喊他「二哥」的人，竟是個三十多歲年紀，濃眉，白淨臉孔，嘴唇上長着兩撇小鬍子的黑衣漢子！

項君彥怔了怔之後，旋即雙目異采飛閃地倏然一笑道：「兄弟，有你的！」

「有你的」什麼？是什麼意思？

陳飛虹懂，他笑了笑道：「二哥，請跟我來！」

說着轉身邁步走向一邊，項君彥連忙揣起銀子，跟着離開了賭枱！

走到一名賭場伙計面前，陳飛虹含笑說道：「勞駕，請問馬三爺現在那兒？」

那伙計望了陳飛虹和項君彥二人一眼，道：「二位要找我們三爺？」

陳飛虹點了點頭道：「他在麼？」

「我不大清楚。」那伙計眨了眨眼睛道：「您找我們三爺有事兒？」

「嗯。」陳飛虹又點了點頭道：「我找他談點事情！」

那伙計道：「什麼事情？」

陳飛虹笑笑道：「告訴你能有用？你能做得了主？」

這話問住了那伙計，儍着眼答不上話來！

本來也是，他只不是個替人跑跑腿，打打雜的小嘍囉，平常連屁大的事兒都做不了主，何況是馬三爺的事情！

適時，一個穿着打扮整齊俐落，長相也頗爲體面，年約四十來歲的黑衣漢子走了過來，問道：「小崔，什麼事兒？」

那伙計小崔一見黑衣漢子，連忙哈腰恭敬地答說道：「丁爺，這位要找三爺！」

「哦！」

丁爺朝小崔擺了擺手，小崔哈着腰退了開去。

接着丁爺目光灼灼地上下打量了陳飛虹一眼，問道：「朋友貴姓？」

陳飛虹道：「我姓陳！」

丁爺道：「陳爺的府上是？……」

「遼東。」

「陳爺是遼東來？」

「我從京裏來！」

「陳爺和三爺是熟朋友？」

「從未謀面！」

「那麼陳爺找三爺是？……」

「談筆生意！」

「什麼生意？」

「大生意！」

「能先賜告麼？」

「不能！」

「爲何？」

「不能就是不能！」

丁爺雙眉微揚了揚，旋忽一笑道：「陳爺大概還不知道我在這兒的身份吧！」

陳飛虹道：「我請教？」

丁爺道：「我姓丁，是這兒的賬房！」

陳飛虹神色淡漠地抱了抱拳，道：「原來是丁賬房，恕我失敬！」

丁賬房臉容一肅，道：「陳爺請別客氣，是什麼生意？請賜告吧！」

陳飛虹搖頭道：「丁賬房原諒，這筆生意，除馬三爺本人外，我不願與任何人談！」

丁賬房眉頭皺了皺，說道：「這可就麻煩了！」

陳飛虹道：「怎麼麻煩了？」

丁賬房道：「三爺恰好不在。」

「哦！」陳飛虹雙目一眨道：「丁賬房可知三爺去了何處？」

丁賬房搖頭道：「不知道，三爺出去的時候沒有說！」

陳飛虹道：「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麼？」

丁賬房道：「也許一會兒就回來了，也許

是明後兩天！」

陳飛虹微一沉吟，轉向項君彥問道：「二哥，你看怎麼辦？」

項君彥道：「我沒有意見，你說怎麼辦就怎辦好了，我聽你的！」

陳飛虹笑了笑，望着丁賬房說道：「三爺既是也許一會兒就回來，那我就在這兒等，丁賬房以為如何？」

丁賬房道：「歡迎，歡迎，反正在這兒等人是永遠不會感覺寂寞無聊的，陳爺如果有興趣，不妨在這兒隨便玩玩，邊玩邊等好了！」

陳飛虹點頭笑說道：「丁賬房說的是，難得來這兒一趟，豈有個不玩玩的道理，我還想盡興的玩玩呢！」

丁賬房倏然哈哈一笑道：「如此，陳爺你就盡興的隨便玩玩吧，請恕我不多陪陳爺了，如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地方，只管叫人招呼我一聲就是！」

陳飛虹淡然一笑道：「謝謝丁賬房，你請便吧，馬三爺回來時，請招呼我一聲！」

丁賬房點頭道：「那是當然，三爺一回來，我會立刻來請陳爺……」

語聲一頓，望着項君彥笑說道：「請恕我失禮，還未請教貴姓？」

項君彥淡淡道：「我姓項。」

「原來是項爺，恕我失敬！」

丁賬房說着朝項、陳二人抱拳拱了拱手，又舉手作了個「請隨便玩」的手勢，舉步走了開去！

望着丁賬房走去的背影，項君彥突然低聲說道：「虹弟，你相信馬三刀眞不在？」

陳飛虹搖了搖頭，笑說道：「二哥，走，我們痛痛快快的大玩兒一場去！」

話落，大步走向了擲骰子的賭枱。

項君彥沒再開口多問，跟着走了過去！

× × ×

賭枱當中放着一隻大海碗，海碗裏有四粒骰子，賭輸贏的方法跟賭牌九一樣，擲出的點兒如果是兩個么，一個二一個六，那不叫八點兒，叫「地槓」，如果是一個么一個四，一個二一個三，那也有名堂，它叫做「小五」對！

掌骰子當莊的是個三十開外年紀，白淨臉孔，文質彬彬的瘦漢子，看那樣子像是個讀書人，決不像是個在賭場裏討生活的人！

可是俗話說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這個看起來像是讀書人的白淨臉孔的瘦漢子，不但在賭場裏討生活，而且還是個此道高手！

理屬當然，他要不是個高手，要不是穩贏不輸，馬三刀又怎會讓他掌骰子當莊？

陳飛虹和項君彥走過去，站立在賭枱前靜靜地看着。

只見當莊的擲出的點兒次次都不太大，但次次却都是贏多賠少，穩贏！

當然是穩贏，要不然，馬三刀開這座賭場幹什麼，賭場裏那麼多人，他們吃什麼？

靜靜地看了一會兒之後，陳飛虹開了口，望着那當莊的瘦漢子含笑說道：「對不起，我請教一下！」

當莊的瘦漢子一抬頭，道：「好說，閣下請說！」

陳飛虹道：「貴場的賭注有無限制？」

當莊的瘦漢子目光一凝，道：「閣下可是想賭大點兒？」

陳飛虹點頭道：「不是大點兒，而是越大越刺激，也才够味兒！」

當莊的瘦漢子點頭說道：「閣下說的是，凡是嗜好此道的人都有此同感！」

語聲一頓，問道：「閣下想賭多大？」

陳飛虹淡笑笑道：「這就得要看貴場的規定，最多能下多大的注兒了！」

當莊的瘦漢子微一猶疑道：「這兒還從未碰上有人問過這個，所以……」

陳飛虹接口道：「所以貴場也無這個規定限制，對不？」

當莊的瘦漢子一點頭：「不錯，事實正是這樣！」

陳飛虹笑了笑，慢條斯理地探手入懷，摸出了個東西往桌上一放。

剎時，在場的賭客都直了眼，臉上都現出一片驚奇之色！

那是顆珠子，拇指般大小，在燈光下，光芒四射耀目，比燈還亮！

當莊的瘦漢子目閃異采地瞥視那顆珠子一眼，臉上神色却絲毫不露表情，顯然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人。他抬眼望着陳飛虹道：「閣下拿出這個是？……」

陳飛虹淡淡道：「我身上沒帶現銀，你請先看看，估個價！」

說着手指頭輕輕一撥，那顆珠子直朝當莊的瘦漢子面前滾了過來！

當莊的瘦漢子伸出了兩根指頭拈起那顆珠子，就近眼前仔細地看了看之後，把珠子放回桌上，再次抬眼望向陳飛虹：「值多少？」

陳飛虹道：「你看呢？」

當莊的瘦漢子眨眨眼睛道：「東西是你的，該由你說個價！」

陳飛虹笑道：「俗話說得好：『入境隨俗』，在這兒不能跟別的地方比，還是你估個價吧！」

當莊的瘦漢子也笑道：「看來閣下不但是位難得的明理人，而且還是位豪爽之人，這樣吧，你想下多大的注，在千兒八百兩的數目內，你只說一聲就行，你贏了不必說，輸了再拿它算！」

說着，伸手把珠子推回到陳飛虹面前。

陳飛虹眨眨眼睛道：「你放心我？」

當莊的瘦漢子點頭一笑道：「你够大方，我也不能小家氣，再說在場這麼多的眼睛看着，我也不怕你賴賬！」

陳飛虹笑了笑道：「閣下快人！」

他抬手把珠子放在海碗前，朝當莊的瘦漢子伸出了兩個指頭。

「兩百？」當莊的瘦漢子問。

陳飛虹淡淡道：「這是我的頭一注，算是試試手氣！」

當莊的瘦漢子點點頭，隨即說了句：「下注！」

這句「下注」自然是對其他賭客們說的，於是，賭客們紛紛下注了。

剎時，銀子在大海碗四週圍成了一圈！

莊家先擲。

當莊的瘦漢子，慢吞吞的伸手抓起了大海碗裏的四粒骰子，離開碗口數寸，五指一張一放！

骰子在海碗裏响起一陣叮噹脆响，滴溜溜亂轉，停止後看，四粒骰子一個么一個三，兩個二，鵝牌八，算是個不大不小的點兒。

賭客們都擲過了，雖然有九點兒的，但十之八九都不及莊家的八點兒大。

輪到陳飛虹了，擲出的骰子是兩個五，一個三一個四，長牌七，比鵝八少了一點兒，輸了！

陳飛虹搖搖頭說：「出師不利，手氣不佳，看來今天我非全軍覆沒不可！」

當莊的瘦漢子望了他一眼，說道：「別灰心，下一把你贏也說不定！」

陳飛虹點頭一笑說道：「閣下說的是，世上沒有每賭必贏，也沒有個手氣永遠不佳的，這是我的第二注！」

說着，伸出一隻手，朝當莊的瘦漢子照了照。

「五百？」當莊的瘦漢子臉上不帶表情的問了一句。

陳飛虹點了點頭。

當莊的瘦漢子立刻又說了聲：「下注！」有了他這一聲，賭客們又紛紛下注，和先前一樣，銀子在海碗四週圍了一圈。

等候注下定，當莊的瘦漢子又慢吞吞地伸出了右手，手一落抓起骰子，一放，這回是兩個四，一個二，一個六，仍是個八點兒——人牌八。

輪到陳飛虹時，他那隻手不爭氣，擲出的仍是個七點，仍少人一點，又輸了。

兩把骰子輸掉七百兩銀子，不少的賭客朝陳飛虹投過惋惜，同情的目光！

這難怪，那年頭裏七百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足够五口之家吃用三兩年的！

可是陳飛虹却一點兒也不在意，臉色不變，好像輸的不是他！

他神情輕鬆地兩肩微聳了聳，搖着頭說道：「這非我之過，手不爭氣，如之奈何！」

當莊的瘦漢子眨眨眼睛笑說道：「你若是不想再輸，現在就歇手，便可少輸一點！」

這是以退為進的攻心策略，也是一般人受不住的一個「激」字！

陳飛虹似乎受不得「激」，果然上當了，倏然一搖頭道：「不，錢財乃身外物，我也從來不信邪，萬兒八千兩銀子我還輸得起！」

當莊的瘦漢子淡淡道：「你還要繼續賭下去？」

陳飛虹道：「我乘興而來，就當盡興而歸，輸贏我並不在乎，也並未看得太重！」

當莊的瘦漢子深深看了他一眼，道：「你算得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豪爽大方之人，這回下多少？」

陳飛虹伸一個指頭撥動了一下那顆珠子，道：「乾脆說吧，價值多少？」

當莊的瘦漢子搖搖頭說道：「我不知道這行市！」

陳飛虹淡然一笑道：「閣下莫非怕輸？」

當莊的瘦漢子兩眼一瞪，道：「這話怎麼說？」

陳飛虹淡淡道：「閣下適才之前是怎麼說的，我輸了再拿它算，要是不知道行市的話，怎麼拿它算法？」

當莊的瘦漢子一直不帶表情的臉孔微微一紅，轉臉向身後說道：「拿他這顆珠子到櫃上估估去！」

隨着他的話聲，他身後站着的兩名壯漢中一個立刻跨步而前，伸手抓起珠子轉身就走。

當莊的瘦漢子目光望着陳飛虹道：「現在你該明白了，知道行市的並不是我！」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是我誤會說錯了話，我致歉！」

當莊的瘦漢子笑了笑道：「別客氣，只要你明白就好！」

很快地，那壯漢回來了，把珠子往桌子上一放，說道：「胡爺，櫃上說這顆珠子值三千兩。」

當莊的瘦漢子抬眼望向陳飛虹道：「閣下怎麼說？要是嫌低估……」

陳飛虹含笑接口道：「我無所謂，低估就低估吧，不過少賭兩回而已！」

當莊的瘦漢子道：「閣下令人佩服，實在够大方豪爽的！」

陳飛虹笑笑說道：「閣下，扣除七百兩，我這顆珠子如今只值二千三百兩，也就是說我只有二千三百兩的賭本了，對不對？」

當莊的瘦漢子微一點頭道：「不錯，是這麼算！」

陳飛虹伸手拈起珠子往海碗邊一放，凝目問道：「怎麼樣，是不是嫌大了些？」

賭客响起了好幾聲驚呼，好多雙眼睛瞪得老大的望着陳飛虹。

當莊的瘦漢子神情怔了怔，暗暗吸了口氣，緩緩說道：「有一回，有個客人一注便下了三千兩。」

陳飛虹一笑道：「閣下既然見過比這注還大的，那這一注就算不得什麼了！」

語聲一頓，轉顧左右賭客，含笑說道：「不敢再躭擱諸位，請下注吧！」

賭客們這才突如夢醒，下注的慌忙下注，有那小心一點的便沒下注，把銀子往回一攬，睜眼旁觀了！

當莊的瘦漢子，沒再說話，伸手抓起骰子一擲！

天！兩個么，兩個四，地槓！

賭客們叫了起來，全都替陳飛虹揪了心！

當莊的瘦漢子一雙眼睛盯上了陳飛虹，那神態好像在說：「來吧，看你能擲出個什麼點兒！」

陳飛虹雙眉一皺，搖了搖頭說道：「當莊家的手氣似乎都很好，看來我這珠子是……」

住口不言，伸手抓起骰子一擲，四粒骰子滴溜溜直轉，一粒停住了，是個五，緊接着第二粒，是個二，第三粒是個三，就看第四粒了，它仍在轉。

賭客們看的都揪了心，這情形誰都明白，兩千三百兩銀子等於已經輸掉了兩千二百九十九兩，只賸下一兩那麼一丁點兒的希望了！

那粒骰子的轉勢由快而慢，已經現出了點兒的跡象，紅紅的是個么。

如果眞是個么，那便是么三，二五，配起來是個鵝七一，那就完了，輸定了！

可是……

那第四粒骰子，眼看着明明是個么，豈料它竟在將停未停的剎那，突然翻了個滾，紅的還是紅的，但却已不是么，變了個四！

二五、三四，恰好是雜七一對！

本來是個幾乎已經輸定了的輸局，竟如奇蹟般地變成了贏局！

這眞是怪事！

賭客們立刻暴起了一聲聲的驚叫！

管莊的瘦漢子臉上倏然變了色，一雙眼睛深深地盯視着陳飛虹！

站立在他身後的那兩名保鏢壯漢，立時往前跨上一大步，緊靠在他的身後。

情勢顯然，只要當莊的瘦漢子一句話，或是一個暗示，那兩名保鏢壯漢立刻便會採取動作，盡他兩個的保鏢職責！

然而，當莊的瘦漢子只是雙眼深深地盯視着陳飛虹，並沒說話！

陳飛虹笑哈哈的看着當莊的瘦漢子，也沒說話！

對峙了片刻。

當莊的瘦漢子突然朝後一招手，道：「到櫃上封三千兩銀子去。」

兩名保鏢壯漢中的一個應聲而去。

適時，一名身材瘦小的黑衣漢子湊過來，臉上陪着笑：「大爺，您累了吧，請換個地兒坐坐息歇喝杯茶去……」

「不！」陳飛虹微一搖頭道：「我不累，手氣剛轉好，怎麼能換地兒歇息，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既乘興而來，就當興盡而去，如今我正在興頭兒上！」

瘦小黑衣漢子笑說道：「行了，大爺，您息歇吧，往後該贏的就算是賞了我們了！」

一邊說着，一邊伸手就拉陳飛虹的胳膊！

陳飛虹沒動，任由他拉上胳膊，說道：「對各位，我另有賞……」

瘦小黑衣漢子陪着笑說道：「大爺，您是位明白人，賭，偶而玩玩是消遣，也無傷大雅，要是迷下去，那便就不大好了。」

陳飛虹道：「謝謝你，請放心，對任何事，我都有過人的定力，決不會沉迷！」

瘦小黑衣漢子沒法子了，抬眼望向當莊的瘦漢子，乾咳了一聲道：「胡爺……」

適時，瘦小黑衣漢子身後來了個人，是那位丁賬房，他伸手拍了拍陳飛虹的肩頭，含笑說道：「陳爺，請借一步說話。」

陳飛虹抬眼笑問：「三爺回來了？」

丁賬房微一搖頭道：「還沒有。」

陳飛虹眨眨眼睛道：「那麼丁賬房有何指教？」

丁賬房笑道：「好說，我巳經派人出去找三爺去了，大概很快就能回來，我想請陳爺喝杯茶去，還望陳爺賞光！」

何乃前倨後恭，現在才來請喝茶！

這是怎麼回事？

無他，因爲陳飛虹顯露了高明的一手，贏了當莊的，丁賬房勢必遏阻他再玩下去！

陳飛虹似明白丁賬房的意思，點頭一笑道：「盛情難卻，恭敬不如從命，我領受了！」

丁賬房道：「陳爺和項爺請跟我來。」

轉身邁步朝通往住宅的那扇門兒走去。

那拉着陳飛虹一隻胳膊的瘦小黑衣漢子，在丁賬房走過來時便已鬆開了手，這時在旁哈腰擧手笑說道：「二位請！請！」

陳飛虹目視項君彥一笑，與項君彥擧步跟了過去。

他那顆珠子仍放在桌上沒拿，他似乎忘記了！

陳飛虹與項君彥跟着丁賬房走進了那兩扇門兒，進入了客廳。

進入客廳，陳、項二人在丁賬房「請坐」聲中分賓主落了座。

坐定，一名十七八歲的黑衣少年送上三杯香茗。

丁賬房含笑說道：「這是杭州龍井，最上好的，二位請先品嚐一口看，包管清香可口，與衆不同！」

陳，項二人毫不猶豫地端起茶杯品嚐了一口，果然，清香撲鼻，入口生津，一股香甜味道直通到肚子裏去。

放下茶杯，陳飛虹剛笑讚了一句：「好茶！」一陣步履聲響動，客廳後面走出了四個身材一般兒瘦高的黑衣漢子，左右一分，神色冷冷地站立在兩邊。

陳飛虹視若未睹，望着丁賬房說道：「茶已喝過了，有何見教，丁賬房可以直說了！」

丁賬房眨了眨眼睛道：「陳爺要我直說什麼？」

陳飛虹淡淡道：「我不以爲丁賬房眞是只爲請我進來喝一杯茶，坐等馬三爺！」

丁賬房含笑凝目道：「那麼陳爺以爲我是爲什麼？」

陳飛虹淡淡道：「如果我猜料的不錯，應該是我不該贏那當莊的！」

丁賬房倏然一笑道：「陳爺高明！」

語聲一頓，突然揚聲說道：「送上來！」

隨着他的話聲，廳後快步走出一個四十來歲的矮胖漢子，兩手捧着一個小布包兒直趨丁賬房近前。

丁賬房道：「放在茶几上。」

矮胖漢子應聲把小布包兒放下，退回廳後而去。

丁賬房緩緩抬手打開那小布包兒，道：「陳爺請過目。」

小布包兒裏東西只有兩件，一是陳飛虹放在賭桌上的那顆珠子，另外是一個紅紙封兒。

陳飛虹訝然道：「丁賬房，這是……」

丁賬房道：「這是陳爺的那顆珠子，紅紙封兒裏是三張壹千兩的銀票！」

陳飛虹目光一凝，道：「三張一千兩的銀票，不對呵！我只贏兩千三百兩……」

「沒錯。」丁賬房含笑說道：「另外的七百兩，是敝東家的一點小意思！」

陳飛虹道：「你說這是馬三爺的意思！」

丁賬房點頭道：「正是。」

陳飛虹道：「馬三爺不是不在麼？」

丁賬房道：「這是我代三爺做的主！」

「哦。」陳飛虹目光一凝，道：「那麼我請問丁賬房這意思算什麼？」

丁賬房道：「陳爺是個明白人，請陳爺高抬貴手，賞大夥兒一碗飯吃！」

陳飛虹眨眨眼睛道：「我明白了，丁賬房是把我當成了向人伸手要錢花的……」

「不！不！」丁賬房連忙接口說道：「陳爺千萬別誤會，您是位高手，到處遊戲……」

「高手？」陳飛虹倏然一笑道：「丁賬房走眼了，這只能說我一時僥倖，今兒個的手氣好而已！」

丁賬房含笑說道：「陳爺太客氣，兄弟我也在江湖上走過，陳爺何必……」

陳飛虹道：「這麼說，丁賬房認定我是個高手了！」

丁賬房笑了笑，沒說話，沒說話就是表示「認定」。

陳飛虹微一點頭道：「好吧，高手就高手吧，既然丁賬房願意送我這頂高帽子，我又何樂而不爲，只是……」

語聲一頓，接說道：「丁賬房的好意我心領，這厚贈我不能收！」

丁賬房目光凝注，道：「那麼陳爺的意思是？……」

陳飛虹淡淡道：「丁賬房也是位聰明人，應該用不着我多說！」

丁賬房臉色微微一變，道：「陳爺是打算走另外一條路了！」

陳飛虹道：「我不知道丁賬房另一條路之語何指？」

丁賬房淡淡道：「請陳爺別怪我直言，既然陳爺不肯高抬貴手，賞大夥兒一碗飯吃，大夥兒爲保全這碗飯，說不得只好請陳爺原諒，請陳爺把那隻神乎其技的高明貴手留下了！」

陳飛虹輕聲一笑道：「丁賬房快人快語，乾脆得讓人佩服，只是我請教，這是馬三爺的意思，還是你丁賬房跟大夥兒的意思？」

丁賬房道：「陳爺認爲這有兩樣麼？」

陳飛虹點頭一笑，說道：「說的是，這似乎不該有什麼兩樣，無如我也不願走這第二條路！」

丁賬房道：「只怕由不得陳爺！」

陳飛虹淡淡道：「丁賬房有把握？」

丁賬房冷冷道：「陳爺何妨試試！」

話落，他伸手拿起了茶杯。

他這一拿起茶杯不要緊，站立在兩邊的四個瘦高黑衣漢子中的一個，立刻大步走近陳飛虹面前一站，伸手就抓陳飛虹的肩頭！

陳飛虹淡淡道：「憑你還差得遠！」

他坐着沒躲沒避，一抬臂，格在瘦高黑衣漢子那隻手的腕脈上！

瘦高黑衣漢子立感腕脈一麻，身子竟被格得一幌，後退了一大步！

這還是陳飛虹手下留了情，只用了三成眞力，要不然瘦高黑衣漢子就不止是腕脈一麻，只後退一大步了！

陳飛虹輕聲一笑道：「丁賬房，這位的個

頭兒挺高，只是手下還不够硬，充保鏢也嫌差了些！」

丁賬房臉色微微一變，還沒說話，那瘦高黑衣漢子已冷哼一聲，抬手探腰飛快地拔出一柄匕首，直朝陳飛虹的咽喉遞去！

陳飛虹微一揚眉道：「你想幹什麼？要玩兒命？」

瘦高黑衣漢子冷冷說道：「我要留下你一隻右手！」

遞向咽喉的匕首忽地往下一落，直朝陳飛虹的右手腕切去！

陳飛虹淡然一笑道：「你再練三年也是不行，刀給我！」

右手倏地翻起，巳電閃般地奪過了那柄匕首，緊跟着寒光一閃，瘦高黑衣漢子驀覺胸前一涼，心頭駭然大驚暴退！

低頭一看，胸前衣襟劃破了一道尺長的裂縫，幸好未傷及皮肉！

另三個瘦高黑衣漢子見狀，臉色齊變，却被丁賬房適時擺手止住！

丁賬房寒着一張臉，冷冷說道：「姓陳的，我走眼了，沒想到你手下也這般高明！」

「不！」陳飛虹搖頭道：「丁賬房剛才曾說過去也在江湖上走過，足見並未走眼，已知我是個江湖人，只是稍嫌有眼無珠，莽撞孟浪了些而已！」

這話，前兩句似乎是捧，可是後兩句却是够損的，簡直是罵人不帶髒字眼兒！

丁賬房自然聽得出來，臉色不禁一變，但他忍下了，冷冷說道：「姓陳的，你痛快的說吧，究竟是什麼來意？」

陳飛虹淡淡道：「丁賬房何必多此一問，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我是來找馬三爺談生意的！」

丁賬房道：「究竟是什麼生意？」

陳飛虹搖頭道：「要是能對你說，我早就對你說了！」

丁賬房道：「閣下儘管說好了，只要不是三爺的私事，這兒的一切大小事情，生意，我大半都可以作主！」

「哦！」陳飛虹微一沉吟道：「如此，我就實說吧，我在江湖上跑久了，也膩了，我想找個安身地兒，找個永繼不絕的財路，這麼說，你丁賬房明白了麼？」

丁賬房淡然一笑道：「我明白了，在江湖上跑久了的人都會膩，都會這樣，你陳閣下想找個安身地兒，這原無可厚非，可是那要睜大眼睛，看清楚地方看清楚人！」

陳飛虹笑笑道：「我兩眼睜得很大，不瞞你丁賬房說，我是看清楚了地方，看清楚了人之後才找上門來的，你瞧，這地方天時，地利人和都佔全了，生意有多好，正合我心意！」

丁賬房道：「你的意思是想一手攬過？」

「不！」陳飛虹搖頭道：「我還沒那大的野心，我只要每日所得的五成！」

丁賬房突然嘿嘿一聲冷笑道：「閣下好大的口氣，你這簡直是痴人說夢，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我倒要看看你憑什麼？」

身子倏地閃電而起，撲向陳飛虹！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這位丁賬房有一副好身手，比那四個保鏢的瘦高黑衣漢子高明多了！

他動作快捷，出手如電，探左掌直抓陳飛虹的右肩！

陳飛虹微一揚眉道：「你身手雖很不差，但與我動手仍是不行！」

他坐姿不動，右掌一翻，攫向丁賬房的左腕腕脈！

丁賬房一聲冷笑，道：「姓陳的，你上當了！」

原來他這一招是虛招。

陳飛虹右掌剛翻起，他左掌已撤，右掌一揚劈下，直截陳飛虹的右臂肘！

陳飛虹雙眉一揚道：「看來你是要定我這隻右手了，只可惜上當的是你而不是我！」

他功凝右臂，硬往上一架，丁賬房的一掌劈個正着。

陳飛虹的臂肘沒斷，丁賬房的一隻右掌却像劈在鋼鐵上，不但手痛，連整條胳膊都被震得發了麻，他心頭一驚，剛要後退！

陳飛虹動作奇快，坐姿仍然未動，底下出腿一勾，丁賬房頓時一屁股跌在地上，緊接着那柄奪自瘦高黑衣漢子手裏的匕首巳閃電般遞到他的喉嚨前！

丁賬房心頭駭然失色，他再也想不到對方的動作如此奇快！

陳飛虹冷冷說道：「賬房先生，你乖乖的給我坐着，別動，只動一動，這柄刀很可能會割斷你的喉管！」

四個保鏢的瘦高黑衣漢子見狀，另三個紛紛抬手探腰，拔出匕首要動！

項君彥突然一聲冷喝道：「別動！你四個不想要丁賬房的命了麼？」

他這一聲冷喝聲音雖然不大，但却凜人心顫，四個保鏢的瘦高黑衣漢子身形一震！立時全都站着，硬是沒有敢動！

陳飛虹目注丁賬房笑問道：「賬房先生，現在你怎說？」

丁賬房白着臉，道：「這個……我作了不主，閣下原諒！」

陳飛虹道：「你不是說這兒的一切大小事情，你都能作主的嗎？」

丁賬房道：「但這事太大，應該例外！」

陳飛虹冷冷道：「丁賬房，你應該明白，憑我這兩手，我只要五成，算是很客氣了！」

丁賬房道：「這我明白，那怕你只要三成，我也無法作主！」

陳飛虹笑了笑，道：「那麼你請馬三爺出來跟我談談吧！」

丁賬房道：「我巳經派人出去找去了，還沒回來，想必是還未找到！」

陳飛虹道：「這麼說，你是願意這麼坐在地上等候馬三爺了！」

丁賬房道：「這是我自找苦吃，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陳飛虹微微一笑，忽然一收匕首，說道：「你請起來坐下吧！」

丁賬房沒說話，站起身子。

他這裏剛站起身子，陳飛虹那裏巳揚聲說道：「馬三爺，別儘在後面躲着了，請出來談談吧！」

廳後面倏然揚起一聲哈哈大笑，說道：「陳朋友高明！」

話聲中，馬三刀由廳後大步走了出來。

丁賬房連忙躬身一禮：「見過三爺。」

馬三刀一擺手，逕自走到丁賬房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道：「丁賬房，你也坐！」

丁賬房躬身應了聲「是」，退步在下首的一張椅子上矮身坐下。

陳飛虹望着馬三刀道：「馬三爺，你可眞沉得住氣呵。」

馬三刀一笑道：「讓陳朋友見笑了！」

陳飛虹道：「我和丁賬房的談話，三爺都聽見麼？」

馬三刀點頭道：「都聽見了。」

陳飛虹目光一凝，道：「如今三爺你怎麼說？」

馬三刀淡淡道：「陳朋友原諒，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③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文·蕭逸
圖·盧令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費時一年，幾經風砂之苦，終於擒獲千里良駒黑水仙，當他滿懷喜悅，騎着黑水仙擬踹返上都的途中，遭遇小五龍攔途截刼，寇英傑奮起與抗，殺死三名歹徒，小五龍之首與另一手下逃，寇英傑繼續趕程，至一砂丘，又遇逃走的二龍伏擊，寇英傑憑仗神功，截殺二龍後，一郭姓老人突騎駝來到，擬用重金購買黑水仙，寇英傑不允出賣，雙方終於動手，寇英傑三攻三敗，對郭老人武功欽佩不已，願以黑水仙相贈，郭老人婉拒，反約他三日後再晤。寇英傑走至一河邊，驀聽有錯綜鈴聲傳來——

鳳曦傳心意

所謂「錯綜」，那是因爲間援了別種的聲音——蹄聲！

在這邊荒地方，任何一種非大自然的聲音，都算得上「特殊」二字，也都足以驚「人」，在這個環境裏，自然而然也就變得很敏感，一點點奇怪的聲音，都會使人很驚覺而加以留意！

寇英傑直起身子來，順着面前這道淵遠流長的溪水極目望過去，他不禁微微吃了一驚。

老實說，在這個窮荒僻壤的地方，這麼大規模的馬陣是很少見的！

一共來了多少匹馬，一時還弄不清楚，不過第一批八匹坐馬，却已經清楚在目。

八匹大概同屬於一個顏色——黃色的駿馬，併成一橫列，以着同樣快的速度，踐踏着溪邊鬆軟的淺草地，風馳電掣般的疾快，刹時間已臨近前。

如非是八匹馬的頸項上，都拴着一串醒目銀鈴，單單只憑蹄聲，那是不易聽出來的！

此刻，那些串鈴聲非但清楚在耳，甚至於已有些震耳了，月光之下，八匹同色的駿馬上，各自端坐着一個十分魁武的漢子。

八名漢子，看起來幾乎是同樣的高矮，也

龍潭探秘辛

是同樣的姿態，同樣的衣着。

每人一襲緞子的箭襖，那是一種關外不常見的衣服式樣，前大襟一角拉下來，露出襖裏子，老大的一塊皮裘！

八個人臉上也都紮着同樣色澤的一根紅緞，夜色裏，寇英傑雖然看不清楚是什麼顏色，大概猜想是紫色的，緞質的衣料，映着月色閃閃生光。

寇英傑同時也注意到，在他們每人坐鞍之前，各懸着一口細長微微彎曲的長刀，刀的式樣，甚至於懸掛的地方也完全一致！

在寇英傑驚奇的注視之下，這第一撥八匹健馬，已自眼前風馳而過！

那是很雄邁，整齊壯觀的一列馬步！

如其說馬步的劃一令人驚訝，不如說馬上人的精神劃一更令人驚異！

八個人不如說八「樽」人來得恰當，因爲這些人看上去簡直就像木頭雕刻出來的一樣刻板，八雙鋒利的眸子，只注意着前方——

他們豈能會沒有發覺到寇英傑這個人的存在？只是却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

就在寇英傑無限驚異的眼光尚未離開這八騎人馬背影的一刹，他耳中却又聽見了第二撥馬蹄的聲音！

第二撥是四騎人馬！

馬色大概是棗紅色的，馬上人的衣質，同樣屬於緞質，只是色澤較淺，每人頭上多了一頂同樣色澤的風帽，帽後飄着長長的兩根帽翎，月色下十分瀟洒。

這四匹馬同樣先前的八匹馬一樣，風馳電掣的由寇英傑面前奔馳，給與寇英傑的感覺，只是驚鴻一瞥，除了驚奇以外，什麼都來不及思索！

然而當他再回過頭來時，情形就更不一樣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面前又出現了兩匹馬，和一輛閃爍着金漆光澤的彩車！

兩騎人馬，連同着這輛雙轅二馬的金漆座車，就在寇英傑回過身來的一刹，已近眼前！

首先映在他眼前的是馬上一雙神秘男女！

男女二人，各人跨騎在一匹雪白的駿馬之上！

這兩個人可不似先前那兩撥人馬那般的刻板，也許是他們身負的使命遠較前行各人爲重，或是身份不同！

總之，就在他二人方一發覺到眼前寇英傑這個人時，兩個人，情不自禁的同時扣勒住馬韁！

兩匹奔馳正疾的坐馬，陡地收蹄，就地裏打了個圈子，牲口不住的打着响鼻，馬上男女四隻明銳的眸子，已經目不交睫的盯在了他的身上！

寇英傑也因爲這樣，才得較爲清楚的看清了對方！

顯然是兩個不同凡俗的人物！

騎在左側馬上的那個男的，一身重裘，皮衣皮帽，月色下略可看出他生就一雙濃眉，眼睛雖不大，但是內蘊的精光，却有灼灼逼人之勢！

這人大約三旬左右的年歲，略嫌過長的一張面頰上刻劃着精明，自負，粗獷，即使不說一句話，却也豪氣襲人！

至於與他併騎一側的那個少女，顯然却又具有另一種不同的風華氣質了。

因爲她是個姑娘家，寇英傑不好意思太仔細的打量她，可是看上一眼總是難免的——

很標緻的一個女孩，二十歲也許多一點的芳齡，白瑩瑩的一張臉，包裹在一襲連頭帶身的狐裘裏，那麼清秀而微微揚起的一雙蛾眉，襯托着其下碧海也似的一雙剪水雙瞳！

她身材很高，騎在馬上並不比那個男的矮多少，細細的腰肢上因爲多紮了一條銀色的絲縧子，雖着狐裘，亦顯不出絲毫臃腫。

隨着她撩起的纖手，揭下了頭上的那頂連衣皮帽，一蓬秀髮，雲也似的披了下來。

她單手接着馬韁，讓胯下健馬繞了個快速的圈子，人馬已偎到了寇英傑正前方站定。

現在寇英傑再想不看她也不行了！

就在這一雙白駒突然定身的當兒，身後的那輛金漆馬車，在車把式穩重熟練的收韁式子裏，也停了下來。

雙方距離，約在三丈左右！

寇英傑倒不禁爲這突然的舉止嚇了一跳，下意識的後退了一步——

抬起頭，正好接觸到正面少女那雙水汪汪的眸子！

帶着三分盛氣，七分嬌嗔的模樣，她瞬也不瞬的盯看着他，拎在右手上的那支雙股小皮鞭，很可能隨時都會向着寇英傑抽下來！

寇英傑可不願再惹這個麻煩，像是理屈似的，又往後退了一步。

馬上少女原本像是要發火的樣子，不知怎麼同事，在她目睹着寇英傑這副老實樣子的時候，無形中竟然把原先那股子毫不講理的氣消下了一半！却又並不太甘心，把一隻手叉在腰肢上，一副欲罷不休的神情！

寇英傑心裏怔了一下，他實在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錯事，值得對方這副樣子的打量自己！

馬上少女繃着那張清水臉——

「你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我——？」

「當然是你——」她說話時候嘴角牽動着，很俏皮的樣子：「難道我跟我自己說話？」

寇英傑怔了一下，不太樂意的道：「我是走路的！」

「廢話——」

說時她霍地揚起了鞭子，却是沒有眞的抽下來！

這時候一旁的那個男的，忽的帶過韁來。

只見他濃眉一挑，盛氣凌人的怒視着寇英傑冷冷道：「半夜三更，你站在這裏幹什麼？見了前行的馬隊，怎麼不遠遠的避開，你想死麼？」

寇英傑不由得一時氣往上衝——可是轉念一想，一路上自己惹的事實在也够多了，再者對方看來聲勢不小，何苦再生意外？

這麼一想，他就吞下了這口氣，冷冷笑了一聲，往後又退了一步！

馬上漢子怒聲喝叱道：「是誰要你來的？說！」

寇英傑「哼」了一聲，道：「笑話，這條路莫非只有你們來得，我就來不得麼？」

濃眉漢子一聲叱道：「你是想死！」

「死」字出口，一隻右手陡的抬起，箕開的五指，像是一隻巨大的鳥爪，凌空向着寇英傑身上擊過來！

頓時之間，空中响起了一股尖銳的急嘯之聲——

也就在這一刹間，另匹馬上的長髮少女忽然一聲叱道：「不可！」

她陡地翻起一隻手，電般的疾快，就在那濃眉青年的手勢方才擊出一半的當兒，已搶先搭在了他的腕子上！

濃眉青年吃她這般的一阻，那隻手霍地改爲向下一沉，空氣裏猝然响起了一股尖銳的風聲，竟把地面上一層泥沙刮起來，「唰啦啦——」濺洒得半空都是！

那剩下的一半股掌力，雖是後繼無力，却也其勢可觀，呼嘯一聲，直由寇英傑右肩側硬掃了過去。

寇英傑身子幌了幌，一連退後了兩步。

雖是隔着厚厚的一層皮裘，却也使他覺得右肩上像是刀削了一般的疼痛，由此而視，對方青年掌上功力，該是何等驚人？

一股無名之火，陡地上衝直起！

寇英傑一撩大氅，甩上肩頭，正待發作的當兒，却聞得一聲輕咳，傳自較後的金漆車座之內！並有一物件擊敲着車壁發出「碰碰！」之聲。

「孟能——你過來！」

聲音發自車廂，雖不亮吭，却吐字清楚！

那個濃眉青年甫一聞聲，頓時面現肅然，恭應了一聲「遵命」，遂即帶馬過去！

只見他一逕來至金漆馬車前翻身下馬，雙手抱拳道：「父親有什麼吩咐？」

車廂內傳出一聲冷笑道：「來前，我是怎麼關照你們兄妹的？你在跟什麼人說話？」

「這——」濃眉青年回看了一眼，道：「是個不關緊要的閑人！」

「既是閑人，何必嚕囌，任他去吧！」

「孩兒只是有點奇怪，想查問一下他的根底……」

頓了一下，他才又道：「你老人家既然這麼說，就任他去吧！」

說罷抱拳一揖，正待翻身上馬。

車內人道：「慢着！」

那個叫「孟能」的濃眉漢子忙自又轉過身來，應了一聲：「是！」

車內人道：「眼前是什麼地方？」

「總壇第十一區，錫林旗部！」

「是誰的管區？」

「這個——待孩兒查看一下！」

說罷他回頭，向着身後那個馬上少女招呼道：「小薇，妳來一趟！」

馬上少女應了一聲，那雙妙目在寇英傑臉上轉了一下，似嗔又笑的白了他一眼，遂即帶過馬頭，匆匆來到了車前，翻身下馬！

濃眉青年道：「爹問這塊地方，是誰的管區？那張羊皮鐵令圖可在妳身上？」

「在！」長髮少女答應了一聲，遂即探手由身側豹皮草囊內，取出了一張羊皮，打了開來。

濃眉漢子遂即由身上取出千里火，迎風一幌，亮出了尺許長短的一道火苗子！

兄妹借着火光的照耀，齊向那張羊皮令圖上參閱。

寇英傑停立一旁，反倒是冷落了。

他原想就此抽身，可是眼前這一切無寧說引起了他極度的好奇，這夥子人到底來自何處？欲奔那裏？他們是些什麼人？車子裏坐的那個人，又是什麼人？

這一切的一切，在在使得他感覺到奇怪，一時反倒不想離開了！

趁這纔機會，他打量了附近一下，才發覺到前行的馬隊俱都遠遠的停下來，月色下，清澄在目，寇英傑再向金漆馬車後方打量，才發覺到車後某距離處，亦有兩撥馬隊，其人數式樣一如前行馬隊一般無二！

這種陣勢，在冷寂的邊荒沙漠地方，可以說極爲罕見，即使是附近蒙旗親王出巡，亦不見得有此排場！

寇英傑不禁有些懷疑來人係官場中的當今大員了，可是却又不像！

他心裏正自匪夷所思，胡猜亂想的當兒，却見眼前兄妹已收起了那張皮圖及千里火！

那個濃眉青年遂即抱拳恭聲道：「孩兒已查過了，這地方確屬總壇第十一區，應該是『小五龍』的地盤——」

車廂內那個人冷冷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了——哥五個來了沒有？」

濃眉漢子跨出去一步，四下打量了一眼，道：「還沒有！」

他退回來冷笑一聲道：「好大的駕子——請示父座，是不是要召見他們問話？」

車中人道：「歐陽天一向恭謹，豈能有此疏忽，況且事先已有指令給他，放火雷箭，即召他們來此回話！」

濃眉漢子應了聲：「遵命！」遂即匆匆向馬鞍上取用物件！

一旁的寇英傑在一聽見「小五龍」這個綽號時，已不禁心中一動，再聽見「歐陽天」這個名字時，更由不住怦然而驚！

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那個騎駱駝的郭姓老人曾告訴過他；自己並殺死的那五個人正是「小五龍」，其中那個身披熊裘大氅，施展判官筆的爲首匪人，也就是歐陽天其人！

這麼一想，他立刻又聯想到那老人曾說過小五龍背後的厲害靠山那句話——

他頓時對於車內那個人，有了一個概括的認識！

起碼有一點可以認定——那就是來人絕不是官場中的人物，多半是黑道江湖中的一個極厲害的魁首人物，至於這個人到底又是誰？却又不是他所能想知的了！

這些念頭，說來紊亂，其實在他腦子裏只不過如石火電光的一閃而過！

即見那濃眉青年已由皮鞍內取出一樣物件，夜色裏寇英傑因距離較遠，看不眞切，看上去彷彿像是一個筒樣的傢俬！

只見那個濃眉青年拿到手中，向空舉了一下，即由其內「哧——」的一聲，連同着一溜子火花，噴出了一道朱紅色的刺目火光！

看起來就像是正月裏玩的衝天火炮一樣，只是却遠較火炮的光度爲强，而且更能射高！

眼看着夜色裏，這道火光足足射起有數百丈高矮，在空呈垂直上昇，在上昇的過程裏，並且發出一連串的爆炸聲，如此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自消失！

濃眉青年接連着又發出了兩枚，才把那個發射噴筒收起來！

寇英傑不想距離他們太近，再者又恐自己新得的那匹愛馬「黑水仙」走失，乘這個機會，他悄悄走到愛馬身邊，翻身騎上。

騎在馬背上，他向這邊打量着，反倒覺得看得更清楚，而且有一個好處，隨時可以策馬離開，憑着這匹黑水仙的脚程，只怕在場各人誰也無能追上！

心理去了一層顧慮，他樂得作出一副清閑的旁觀姿態！向着這夥子人遠遠注視着！

現場沉寂無聲，只有牲口打着響鼻，和刨動蹄脚的聲音，夜風嗖嗖，襯托着一天寥星，和那彎靜靜的流水，現場氣氛，更似有說不出的肅殺——

金漆車廂內的人不再說話！

馬上的兄妹二人已似有不耐之色。那個長髮少女偶而扭過頭來，向着寇英傑瞟上一眼，目光已不似先前的凌厲！

遠處沙漠，在如銀的月色裏，輕泛着點點鱗光，天地交接處的那道長弧狀的分界綫，却是紫灰色的，却有一片蒸騰，瀰空而起的彩氣，緩緩的移動着，面向着溪水，你會發覺到這番景緻太美了——也就是世人所傳誦的「海市蜃樓」那般說法了！

這片靜寂的氣氛，忽然被一聲嘹亮的馬嘶聲所破壞了。

循着各人的目光望處，遠處漠地裏揚起了一片灰沙，兩騎快馬，正自飛也似的向着這邊疾馳過來！

不過是轉瞬的工夫，已奔臨近前！

馬上兩個人，不待坐騎站穩了，即滾鞍下馬，張惶的奔向金漆座車前——

其中一個留着繞口黑鬍子的人，向着馬上兄妹二人深深打躬，恭聲道：「總座車轡金駕已到，卑職等迎接來遲，萬請少君小姐不要怪罪才好！」

說時二人已撲地跪倒，深深的拜了幾拜。

馬上濃眉青年大剌剌的道：「歐陽天他們哥兒五個怎麼沒來？」

「啓稟少君——」那漢子伏地戰瑟道：「歐陽天大哥與四位兄弟，已相繼遇害，屍體才經發現，在五里風沙漠地裏，屬下等正自糾合殘餘弟兄，目前正在緝拿兇手——」

濃眉青年呆了一下，冷冷的道：「你二人叫什麼名字？」

「屬下尉遲田！」

「曹金虎！」

「候着！」濃眉漢子遂即轉向車廂回話！

這一次話聲很低，不要說寇英傑聽不見，只怕就是車廂一旁，除去當事人以外，其他人誰也聽不清楚！

車中人似乎用「傳音入秘」的功力，在與那個濃眉青年答話。

即見那濃眉青年轉向伏在地上的尉遲田與曹金虎道：「總壇問你二人可曾接到了由總壇快馬發出的命令？」

「這個……」那個叫尉遲田的漢子叩頭道：「接……到了……七天以前已經接到了！」

「命令是怎麼說的？」

「這……個！」

「說！」

「是！」那漢子跪直了身子道：「總壇訓令，要邊地十一區在三天之內集結成連鎖陣營，隨時聽令總座手令行事！並負責肅清這一帶地方，不許有任何外人涉足！」

馬上青年冷笑了一聲，道：「那麼，你們可曾做到了？」

跪在地上的二人，由不住打了一個哆嗦！

那個叫曹金虎的漢子，頓時搶白道：「回少君的話，屬下二人只是聽令歐陽天大哥命令行事！」

馬上青年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連總壇主的命令，你們也敢不遵了？」

地上二人頓時神色大變，連連叩起頭來！

「屬下天膽也不敢違抗總壇命令！——只是，五位當家的，忽然遇事喪生，一時亂了章法！」

那個叫曹金虎的人還在拚命的解說！

老大的兩個人，居然像小孩般的哭泣了起來！

騎在馬上，遠遠注視的寇英傑看到這裏，心裏不禁大爲不解，由伏地二人啼哭的模樣看起來，似乎將有什麼懲罰要加諸在他們二人身上！

短時的寂靜，只聽見二人涕泣之聲。

這時馬上青年却又到那個金漆車座前去請示了。

對於車廂內的那個神秘人物，寇英傑內心充滿了好奇，他好幾次向着車廂內看去，都有碍於深懸在車窗內的那襲金色窗簾，而難能一窺廬山眞面目！

這一次，他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又看了過去！

事情竟是那麼湊巧，就在寇英傑目光方自看過去的一瞬間，正好起了一陣風。

風勢雖然不大，却也不能算小，剛剛好能够揭開那襲深垂的車簾！

就在那襲金色的車簾猝然揭起的一剎那，寇英傑銳利的目光，已經直視進去！

在他想像中，車廂內那個人，既然生有如此大的一雙兒女，必然是一個十分蒼老的年邁老人了！

事實上却是不然！

就在車簾揭起的一剎，他所看見的，竟然是一個翩翩儒家仕子打扮的中年人物！

雖然不過是驚魂一瞥，可是這一眼他却看得十分仔細，——那是一個白面微留短鬚，看上去頂多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給他的感覺是：冷漠、端莊，略帶有三分木訥的體面讀書仕子！

這樣的一個人，說他是紳士學子，任何人都不會懷疑！如果要說他是武林中黑道人物，可就令人難以相信！

寇英傑的這些感想，不過基於一窺之下而滋生，隨着那扇窗簾的合攏，也就再也難以一窺對方的廬山眞面目！

他心裏正自在忖思的當兒，却見那濃眉青年已領命回身，高聲向着伏地的兩名漢子宣道：「總座特別開恩，你二人謝恩速速去吧！」

二漢子乍聞之下，幾疑身在夢中，呆了一下，才慌不迭的向着金漆車座頻頻叩頭稱謝，又轉過身來向馬上兄妹二人叩頭伏拜，行禮之後，雙雙站起來，搶躍上馬背，陡地帶過馬韁，急急策馬而去！

旁觀的寇英傑，看到這裏才不禁舒了一口氣！

他原本認爲兩個人多少會遭受到一些懲罰，却想不到對方竟然這麼輕鬆的就放過了他們，未免有點出乎意料！

他似乎放心得過早了一點！

就在尉遲田與曹金虎的坐騎，方自策出的一剎間，忽然就見那個濃眉青年冷笑一聲，右手二指陡然向外一探！

雖然是夜色裏，却仍然清晳的可看見，自他一雙指尖上，倏地飛出了一雙極爲細小的銀光——

細若牛毛的兩縷銀光，映着月色只閃得一閃，前行的尉遲田與曹金虎，已各自發出了一聲慘叫，雙雙由馬背上翻跌下來。

月夜裏，遠遠只見二人在地上叫囂滾翻了幾下，遂即不再移動！

倒是那兩匹失主的坐騎，仰首迎着夜月，發出類似無主的悲嘶之色，景形倍覺傷情！

這番情景，看在寇英傑眼中，一時爲之瞪然！

却見馬上那個長髮少女面色突變，含着責怪的口吻，轉向其兄道：「二哥，你這是幹什麼？……爲什麼要用『彈指飛針』，取他們性命？」

濃眉青年冷笑一聲道：「父親授意我全權處理此事，無威信不立，這是我們鐵家門的信條！」

說罷他舉了一下手，大羣馬隊連同那輛金漆座車，俱都開始移動，浩浩蕩蕩直向前面行進！

現場只剩下兩騎人馬——

寇英傑與那長髮少女！

後者在車隊方自離開的當兒，徐徐策馬一直來到了尉遲田與曹金虎的屍身旁邊——

她默默地無言低頭注視着地上兩個人，胯下坐馬頗不安寧的圍繞着兩具屍身轉着圈子！凌亂的蹄步，踐揚起朶朶黃塵！

她忽然冷笑一聲，原本的些微同情變化爲一種無可奈何的自嘲，手上的馬鞭子，無意識的揮動着，小蠻靴用力一磕馬腹，突地掉過了馬頭！——

迎面却撞見了寇英傑！

不知什麼時候，寇英傑也同時策馬來到了眼前。

四隻瞳子接合的一剎那，長髮少女微微怔了一下，忽地帶住了馬韁。

她蛾眉微揚道：「你——？」

寇英傑抱拳道：「寇某方才承姑娘之情，得免遭難令兄之手，在此先行謝過！」

長髮少女眸子向前面的馬隊瞟了一眼，大概認爲還追得上，也就暫放寬心。

盯着寇英傑，她冷冷一笑，輕啓白齒道：「既然這樣，還不快走你的，我哥哥可不在乎多殺你這個人！」

寇英傑這麼近看對方這個長髮少女，越覺她膚如凝脂，風姿綽約，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平視自己時，那麼冷颼颼的，面對着她的蓋世風華，眞使得你情不自禁的興起一番自憐！

所幸寇英傑先已在內心，對於這幫子人有了人格上的否定，是以對她的敬慕大大的打了折扣，否則在對方冰容艷姿前，將會覺得無地自容！

平心而論，他活了這麼大還不曾與異性打過交道，漂亮的女人，也不是說沒有見過，可是十分出色的却是不多！

像眼前這個少女那等姿容，當眞是畢生僅見！

如果說拿來與他記憶所及的任何一個女孩子來比較的話，都有駕臨其上的趨勢，倒祇有老人遺失的那個晶瓶上的美色佳人堪與一較，只是後者不過是空洞而抽像的一幅雕畫而已，自是缺乏眞實的感觸！

而眼前少女，却是活生生的一個人——一個他畢生少見的佳人！

長髮少女臉上已微帶慍色，畢竟是「那個少女不多情」，碰巧眼前這個寇英傑還不討人厭，她也就破然的沒有發作！

「你這個人……」她眼波兒向着前面遞了一眼，回眸向寇英傑，笑嗔着道：「你剛才說姓什麼來着？」

「在下姓寇——寇英傑！」寇英傑抱拳道：「敢請問姑娘貴姓？」

「這個……」仰了一下臉，她繃着微微的笑意：「你要問這些幹什麼？」

寇英傑道：「姑娘如有忌諱，在下也就不再多問，不過適才聽令兄話中提到鐵家門——在下推想，姑娘必然是姓鐵了！」

長髮少女微微一驚，那雙妙目在他臉上一轉，頷首道：「知道了就記在心裏，你剛才說的不錯，這是個忌諱，無緣無故的說出來，可是跟你自己惹麻煩，孤伶伶一個上路的人，幹嗎有好日子不過，給自己添麻煩，是不是？」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抱拳一拱，道：「謝謝鐵——」

「你看——」長髮少女插口嗔着：「剛說你你就來了，記着，以後人前人後，千萬別提這個『鐵』字——」

說到這裏低頭一笑，那雙略似含情的眼睛向着寇英傑看了一眼：「挺大的人了，這些還要我關照你嗎！」

寇英傑怔了一下，臉上有些靦覥！

「噫——」她忽然注意到那匹馬：「好漂亮的一匹馬——是你買的？」

「不——是在下捉的。」

「捉的？——呀！別就是那匹叫黑水仙的馬王吧？」

「姑娘猜對了，就是這匹馬！」

「唉呀——我爹爹想死了這匹馬！」

說着，她就跳下來，走過去細瞧着那匹黑水仙，又伸手愛撫了一下，臉上閃着極度的欣悅。

「眞美——眞漂亮！」

抬起頭她看向寇英傑，由衷的讚道：「你眞是好福氣，聽說張家口馬市上懸賞萬兩銀子要買這匹馬哩！」

「但是在下並無意出售！」

長髮少女收回手，向前面看了一眼，忽然道：「光顧得說話，我要走了！」

玉手輕翻，已拍向那匹坐馬的鞍沿，也就在她手面輕沾皮鞍的同時，嬌軀已雲也似的翻起，輕巧的騎上了馬背上，那份俐落可就不用提了。

緊接着她右手一帶馬韁，胯下坐騎長嘶一聲，陡地掉頭飛奔而去！

可是那匹白馬方自跑出去丈許以外，她却又突地勒住了馬韁，那麼俏皮而略似依依的回過頭來！

四隻眼睛再次的交接之下，寇英傑不知怎麼的只覺得臉上一熱！

「我還忘了問你——」她注視着他道：「你還是上那兒去？」

寇英傑說道：「還說不一定，打算取道入關！」

「好！」姓鐵的姑娘含着淺淺的一抹笑靨，道：「也許咱們以後還有機會見面——」

把背後那領皮帽子拉上來，像是逗樂又像是多情的，微微的擺了一下手，小蠻靴力磕馬腹。

那匹神駿的白駒，馱帶着她臨別的倩姿，一逕的去了。

似是出弦的一支箭，却是那般的醒目，在這即將破曉前的沉沉夜色裏，那般不着痕跡的去了！

目送着她的背影，寇英傑有一種說不出的依依感覺，他到底並非性好漁色之人。

「好好色，惡惡臭」人之常情——

好沒來由的一番消遣——

當他的眸子轉同到地上的兩具屍體時，內心却不禁又浮起了一絲傷感，和莫名的一番悲憤！

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在他看來，眼前這兩個人，無寧是爲他而死，如果「小五龍」不是死在自己手裏的話，論罪降罰無論如何是輪不到他們兩個頭上來的！

無意間目睹了這樁沒頭沒腦的公案！

鐵氏兄妹與及金漆座車的那個神秘人物，無異的必是武林中黑道上的一股可怕勢力！

由方才他所目睹的一切，進而推想，這鐵家一門，必然是黑道上一個極有威力的强大組織。金漆車座內的那個文士模樣的人，必然是這一個組織的魁首，是堪認定，只是這些人，忽然出現在邊遠的沙漠曠野地區，又是有什麼作爲？

他雖然應該稱得上是武林中人，畢竟他以往所過的日子太單純了。

也許從今天開始，他已正式捲入了武林中複雜風險的漩渦裏，只是畢竟這些體驗在他目前看起來，都還太陌生，太不習慣了！

爲了表示他內心的一些歉疚，他把尉遲田和曹金虎兩具屍體埋在了沙漠裏。

凌晨的寒意來襲時，他已把這個工作做好，身上由於勞動出力的緣故，反倒感覺出暖烘烘的！

陡然間天光大瀉，東方原是魚肚白色的天際，刹息間着了大片紫氣，穹空裏立刻灑散了强烈的晝光！

他抖擻了一下精神，翻身跨上坐騎，認了一下方向，遂即策馬順着這條河流一路奔馳下去！

他腦子裏記得在接近「上都」不遠的地方，有個市鎮，叫做「四郎城」，適在「上都河」所經，頗有舟商之利，那裏有一處很大的渡口。

事實上那處河渡，也是附近千里內外，唯一的一處官渡！

那麼郭老人詩句中所指明的黃昏渡口，必然是指的那個地方了。

不知怎麼同事，自從前天與郭老人那次邂逅之後，老人在他的記憶裏，竟然留下如此深的印像，而每一次憧憬到老人形影時，竟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意，那是一種對故人的依念，竟然會安排在一個素無相往的陌生老人身上，的確是有些匪夷所思！

黑水仙忘命的一程奔馳，在接近晌午時份，他已經遠遠看見了「四郎城」城廓的影子！

在長久露宿風沙的艱苦行程之後，此刻首度接觸到人烟聚集的一處像樣市鎮，內心眞有說不出的喜悅！

「四郎城」在圍繞「上都」一連串的衞星市鎮裏，算是很富庶的一個地方。

市鎮雖然不算大，但是尚還整齊，商業也很發達，人種很雜，居民除蒙人回人以外，多數都是由冀、晉二省移居來此的漢人，流行北方的官話！

是以寇英傑策馬進得城來，首先就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這地方，他以前來過多次，倒也不覺得陌生。

市北有一塊招牌「九里香」，是個姓馬的回人開設的客棧，前面是兼營飯館子，後院有兩排客房供人住宿。門面很小，長長的一間門市堂房，擺設着兩排白木案子，木案兩側放置着兩列長板櫈。

原本是白色的粉牆，早已爲油烟所燻黑，就在半黑不白的牆壁上，橫三豎四的貼着幾張紅紙條！昭示着幾樣酒菜的名目。

當然，這種地方要想吃什麼講究的東西，那是不可能，無非是大鍋燒烤的牛羊肉，還有一種用平底鍋烤出來的鍋餅，小米粥。

能吃到這些，已經很不錯了。

寇英傑獨自個要了兩角酒，切了一斤肉，就着餅和粥吃了一個够！

他那匹愛馬親自由他陪着一個夥計牽到了馬槽裏，這樣他才安心的在棧裏歇息了下來！

棧房裏睡的是火炕，倒是暖烘烘的。

他雖然騎馬奔馳了大半天，倒也不十分疲倦，黃昏前後，他獨自牽着那匹愛馬踱出客棧，在街口一家專門釘馬掌的鐵匠店裏，爲那匹愛馬黑水仙削平了指甲，釘了四塊蹄鐵！又修剪了一下馬蹄上過量的毛，整個的梳理之後，這匹黑水仙看上去可就更神駿了。

不知是誰看出了這匹馬的來頭，張揚了出去，頓時引起了許多好奇的人圍看。

寇英傑拉馬步出時，身後跟滿了閒人，大家對於他這匹馬無不讚賞有加，甚至於還有一個專營馬市生意的人，毛遂自荐的上來與他搭訕，願意介紹一個人用五千兩銀子成交，而他本人却要從中抽取一成的佣金。

對付這類人，寇英傑只得耐着性子解說了一番，力言自己無意賣馬，後來問的人多了，他就乾脆否認這匹馬是黑水仙！

這麼一來，果然打消了很多人的興頭！

他騎着馬踏過了一條石板道，遠遠的可就看見了那道源遠流長的「上都河」！

這道河流源自「沽源」縣境，繞「上都」而入熱河，爲「灤河」上流，河面甚寬，爲這地方唯一可行舟泊的河流，兩岸舟泊如雲，來往頻繁，貨商雲集之處，設有渡口，兩岸並有堆放貨物的倉棚。沒有茶館，馬棚，人物閒雜，吵鬧亂囂得很！

寇英傑察看了一下地方，無意在此逗留。

好在他與郭老人的約會，是在明日黃昏，正好有一整天的時間可供消遣！

說到消遣，着實也沒有什麼地方好玩。

這次他此出長城，深入大漠，實在說就是旨在這匹寶馬黑水仙，馬到了手，反倒覺得一身悠閒，有些無所事事的感覺——

當然，在沙漠裏見識了很多事，也目睹了一些所謂的奇人——這些人，這些事，直到現在他還是「諱莫如深」，難以想像得透！

無論如何，他却是增長了見識！頗有不虛此行的感觸，至於明日即將見到的那個郭姓老人，他內心更是充滿了新奇與幻想！

不可否認的，郭老人必然是一個風塵中的異人，他那身出奇入化，高不可測的武功，的確令人神往，那種悠閒雍容的風度氣質，更令人由衷的傾慕！

寇英傑下定了決心，暗許明天黃昏時分，果眞要是能見到了他，一定要好好結交這個人，就是他無意收下自己這個徒弟，也得要與他攀上一個忘年之交！

想着想着，眼前已來到了江口！

但見一艘艘帆船，停泊在岸邊，舟伕子正把盛裝在草袋裏的鹽包，一袋袋的抬到船上，鹽、鐵、皮毛，是這地方大宗的出口貨物。

當然，最著名的一項物產，却不爲外人深知——那是黃金；包括沙金與山金，這裏儲量都很豐富。

一想到黃金，倒使他意外的發覺到水面上的一艘金漆大船。

——那是一艘極具氣派，吃水量極重的雙桅四帆的金漆大船，其實，在他發現這艘大船以前，這艘豪華的大船早已吸引了上千人的注目。

這些人在距離舟泊處的岸邊，集結成一片人潮，遠遠的向着那艘注視着。

這可又是一件不常見的新鮮事兒。

寇英傑忽然發覺到這幾天的所見所聞，竟然比以往二十年的閱歷，就某意義上來說，都更豐富得多。

在昨夜那輛金漆豪華馬車尚未褪除記憶的此刻，再次的目睹着這艘更爲鮮明奪目的金漆座船，確實使得他的內心激盪出一些不可名狀的遐思。

這艘船就氣勢，排場，色澤，噸位，無論那一項來說，都使得附近任何一艘船，黯然失色。

也許是它的體積太大，吃水量過重，是以難得靠岸，非要停泊在江心不可。

絢麗的陽光，照射在黃金色澤的船艙上，反射出五彩繽紛的漫天霞光，水面因以泛染出萬點金星，一江異彩。

莫怪乎兩岸的這些子人都看傻了。

衆口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猜說是帝王出巡，又有人說是蒙古親王入朝中原，過路泊舟，又有說某一巨商蒞臨，還有人說留居關中的「金大王」來到這裏收購黃金了。

抱持後者傳說的人最少，然而寇英傑却以爲這個傳說較諸其它各項都更眞切得多！

騎在馬上，他打量着這艘金漆大船的結構式樣，只見船艙共分三層，當得上是名符其實的樓船。

那些漆着金漆顏色的船艙，都配有雕着各式鏤花式樣的門窗，艙門處深垂着珠簾，難以看穿艙內的一切，船長七丈，寬三丈，當得上「巨舟」二字。

寇英傑遂即又注意到，就在這艘大船的船頭與船尾甲板上各置有一個三足獸鼎，鼎面亦漆以金色，由鼎內嬝嬝冒着一股白烟。

看樣子像是祭祀用的。

就在這艘金漆樓船的艙面上，前後左右，每面都站立着一個身材偉岸的黃衣漢子。

四名黃衣漢子腰間都紮着一根同色的絲縧，每人頭上戴着一頂黑皮便帽，空着兩隻手，却不見携帶兵刃，也有一副專一侍衞的神態，倒與昨夜那些開道的馬上漢子神態相似。

一想到這裏，寇英傑由不住心裏怦然一動，初步判斷，昨夜的金車，與今夕的金船，他們之間可能是一路的，即使不是一路，也必然有着某種關聯。

想念之中，即見那艘金漆大船之內忽然湧出了七八名靑衣大漢，合抱着一條踏板，使之搭向岸邊，即見艙內步出一個身着藍色緞衣的矮瘦老者。

這人生就的一雙三角眼，兩撇掃帚眉，後背微微上弓，偏偏兩隻手顯得較常人長了許多，直直垂在前面，襯着這人的一對招風耳，那副樣子簡直像煞是一隻猿猴。

只是，猿猴當然不會有這等雍容華貴的姿態！

這個人手上搓着一對虎眼玉核桃，瘦若鷄爪的一隻手腕子，竟然配戴着一隻碧綠碧綠的翡翠鐲子。

寇英傑甚是納罕，他還是第一次見過男人戴鐲子的，由不住多打量了他幾眼。

即見那藍衣老人方自步出艙，大概碍於衆

人的圍着，有點不大高興，眉頭皺了皺，卻也無可奈何，嘴皮子動了一下，像是關照身邊人什麼話。
他身邊一名黃衣漢子頓時應聲跑向後艙，須臾向後艙牽出了一匹紅鬃駿馬。
黃衣侍者牽馬由搭板上走過彼岸，只見搭板上下搖幌着，兩岸衆百姓，俱都發出了驚嗟聲。
那個藍衣的矮小老人，卻緊緊的蹑在馬後一齊步下踏板！
寇英傑立刻發覺到老者身手不凡之處，他雖然像是有意作出一副十分仔細的神態，其實他足下卻穩健得很，一任踏板上下搖幌，那雙腳步卻像釘在踏板上一般的實在。
人馬到達彼岸之後，黃衣侍者鞠躬彎腰的向老者告退，後者不耐煩的揮了一下袖子，遂即翻身上馬。
面前人紛紛讓開，即見藍衣老人沉着一張雷公臉，霍的抖動繩索，胯下坐馬，已絕塵而去。
黃衣侍者遙遙佇候着老者遠去之後，卻又現出一副大剌剌的模樣，兩隻手像趕鷄也似的驅散着兩側的百姓，咳了一聲，吐出一口濃痰，才由踏板上踱回座船。
那座踏板遂即又由原來的幾名青衣壯漢徐徐抽了回去！——一切又回復到原有的樣子。
寇英傑心裏一刹間聯想了很多很多，只是，這些所聯想到的事，對他來說，實在也都是不關自己的閑事——
所謂「事不關心」，人對於不關自己的事情，多半都抱着一些觀望的態度。
返回到客棧以後，天已經黑了。
安置好了他那匹黑水仙以後，他轉到前面食堂用飯——
首先入目的是店前所拴着的四匹棗紅色的大馬，馬的狀態以及其上的鞍轡，扣鐶，看起來好眼熟——
再向店內食座上一打量，內心禁不住又是一動，原來食堂內已先有四位貴客在座！
這四位客人一入目光，頓時使他聯想到昨夜所見到馬隊中的四個人。
雖然那時是夜晚，僅僅憑着月光看不清楚，可是這四人的衣着，神態，服式，以及拴在店外的四匹馬，都使他確定這四個人必是追隨那輛金漆馬車的馬隊之一。
這一點，他確信不會認錯。
店掌櫃的對於這四個人很是巴結的樣子，擺了滿桌子的菜，開了一罈酒。
「酒能亂性」這句話眞沒說錯。
也許是多喝了幾杯酒，也許事情做得很順利——
反正眼前這四個像伙囂張得很，完全失去了昨夜寇英傑所見時的那種謹愼刻板的風度，變得很是放浪形骸。
除了這四個人以外，另外還有幾個客人在用餐，大概碍於眼前這四個人聲勢，都遠遠的坐在一邊。座位本來就不多，如此一來，寇英傑只好在靠近他們很近的一個位子上坐下來。
四個人高談闊論着，酒到杯乾，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寇英傑的來絲毫也不會引起他們的注目。
於是，寇英傑根本無須注意傾聽，很自然的也就聽到了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一個紅臉塌鼻漢子聲音最大，樣子也最囂張。
這時只見他大口吃了一塊肉，乾了半碗酒，大大的吐了一口氣，操着很濃重的關西口音道：「總座吃肉，咱們喝湯，這叫『禿子跟着月亮走！——沾光』！」
話聲出，仰起頸子，情不自禁地的大笑起來！
他對面一個黃臉漢子頻頻點着頭，由鼻子裏走氣「哼」了一聲！
「這叫走運！」他慢吞吞的說：「誰看得出來，一個乾癟的糟老頭子，會是名聞西北的『金大王』？他這麼一死，西河兩個礦場全落在了咱們頭兒手裏了，聽說他那兩個礦場，一年能產整車的金子——這不是飛來的一大筆財富嗎，活該咱們頭兒走運。」
另一個矮個子岔岔道：「你也別說，這個金大王那身本事還眞不賴，要不是我們頭兒親自出馬，誰也不是他的對手！」
紅臉大漢道：「那當然，他要是沒兩手，能在西北道上混到今天？」
「這老小子聽說發大財啦。」
「聽說——」矮個子把身子向前傾過來，一雙手遮着半邊嘴道：「聽說……咱們頭兒早年就是叫這個老小子給逼出西北地面，而且在這個老小子手上吃了苦頭，所以這一次咱們頭兒是決心要面子來的。」
「豈止是要面子？」紅臉漢子笑着道：「簡直是要命。」
矮個子說話似乎比較保守一點，而且並不似其他三個人那麼樂觀。
「話可是說回來了！」他聳着眉毛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道：「你們看出來沒有？咱們頭兒，自從七里橋回來以後，可就沒下過那輛馬車。」
「七里橋」這個地名好熟。
寇英傑心裏一動，可就由不住聚精會神的往下面聽了下去。
紅臉大漢一怔道：「怎麼——？你是說咱們頭兒受了傷？吃了那個老小子的虧？」
「我可不敢那麼說——」矮個子趕快的否認，並且加以解說道：「……我只是覺得，頭兒臉色不對，一回來，就上了車，到現在都沒有下來過。」
另一個一直沒有說話的瘦漢，立刻加以證實——
「對了，」他說：「你這麼一說，還眞有點道理，你們不知道注意沒有，大小姐親自拿着痰盂進去，出來的時候，車把式老侯看見了，痰盂裏的都是血——」
「啊——」紅臉漢子道：「全是咱們頭兒吐的血？」
瘦漢子搖搖頭道：「這話誰聽說？誰也沒看見——不過大小姐倒是哭了！」
「媽的——還眞有這種事？」紅臉大漢揚着眉毛，眼睛發直的猛搖着頭，說道：「憑咱們頭兒那身通天澈地的本事，居然會在那個老小子手裏吃了虧？這……這話，我實在不敢相信……」
「老哥呀——這話可不能說滿了，」矮個子左右看了一眼，聲音放小了道：「你忘了咱們頭兒過去怎麼關照我們的？」
「怎……麼關照的？」
「頭兒當年不是說過了嗎，他平生有三怕……其中之一，可就是這個老駱駝——」
「老駱駝」三字一經入耳，鄰座的寇英傑，隨地打了一個寒顫，由不住內心大大的跳了一下。
他連飯也不吃了——急着一聽下文。
在座的三個人，聽了那個矮子的話，似乎陡然記起來，一時都呆住了。
紅臉漢子點着頭道：「對了——你這麼一說，我也想起了，咱們總壇主的確是說過這句話，可是話可得說回來，那是當年呀——」
他嘿嘿一笑，又乾下半碗酒，還把空碗翻過來，亮給在座每個人看，很海量的氣派。
「無論如何，那個老小子，這一次可是栽在我們頭兒手裏了，這就叫一招還一招！」
寇英傑坐在一邊，只覺得由脊椎骨裏向外面直冒着冷氣，他臉上的神色都變了。
他幾乎坐不下去了，但是他勢必非得再聽下去不可。
他心裏急欲想知的一句話，終於有人代他問了出來。
「那個老小子到底死了沒有？」
——問話的是一直很少答腔的那個瘦子。
答話的仍然是那個矮個子。——
「詳細情形誰也不知道，頭兒獨自個一個人去赴的約，連少爺小姐都沒跟着——不過少爺私下傳的話，說是頭兒已把那個老小子給料理了，這話當然可信。」
「當然……當然——」紅臉漢子點着頭，說道：「咱們少爺這個人，我最是清楚，平常雖是目空一切，可是，說話最實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他說把那個老小子給幹掉了，準沒有錯兒。」
「可是——屍首呢？」瘦子挑着眉毛道：「人死了總得留下屍體呀！總不能說他自己挖個坑把自己埋了吧？」
「這個……你也別慌——」紅臉漢子很自信的道：「少爺已經帶着人找下去了，而且大船上的鷹九爺聽說也出來了！」
矮子小聲道：「鷹九爺聽說是爲了瞧老爺子的傷來的——這話可不是我說的，也是老侯傳出來的。」
「老侯」是那輛金漆座車的車把式，是以很多事他獨能先知。
「老侯又是聽誰說的？」
「是聽小姐說的。」
矮漢子斟上半碗酒自己乾了。
他冷冷一笑道：「無論如何咱們老闆這個仇是報了，對方的地盤也奪到手了，他老人家那身本事就算受了點小傷也不要緊，咱們哥幾個論功行賞，每人十両黃金落在了腰裏，却是實情。」
「對了——」紅臉漢子呵呵笑道：「當樂且樂，吃了飯咱們邀上老馬，叫他帶咱們找娘兒們去。」
一提起這檔子事，大家都樂了。
話題可就由方才較嚴肅的一面一轉而變爲風流的男女之事，越說越不像話，聽到後來簡直下流得不忍卒聽。
寇英傑實在聽不下去，再者他憂心如焚，該知道的也都知道了，焉能再坐下去？
匆匆站起來會了賬，步入後面客棧。
他的心幾乎像是破碎了般的痛苦，一雙腳步也似較先前大爲乏力。
這一切都是因爲他對於一個可敬老人的猝逝而感到傷心，沉痛，遺憾和無比的惋惜！
返回到客房裏，他沒精打采的坐在土炕上，心裏燃燒着一種說不出的悲痛和憤恨。
雖然到目前爲止，他並不能認定；方才那四個人所說的那個「老駱駝」就是他所認識的那個「郭老人」。
然而他幾乎已經可以斷定他們所說的那個人就是他了。
他所以敢這般斷定，是因爲把「黃金」「駱駝」以及老人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加以串連，進而聯想推理的結果。
有了這麼許多的成立因素，「老駱駝」就是郭老人幾乎已成鐵定，最後只等待着事實的呼之欲出！
土炕被火烤的熱烘烘的，然而他的心卻似冰般的寒冷，內心更沒有一點點洒脫的意識。
其實郭姓老人與他的交往，不過是那麼的淺，似乎不應該對他有如此深的依戀情誼，這也是他自己所想不通的事情。

武功叢談

転掌與易筋經

海雲

說到氣功方面，大多數人以爲國術的技擊當中，有些內家的拳腳，以氣功爲主，至於空手道，總是硬碰硬的，沒有氣功可言，事實上空手道是有氣功的，除了一套「三戰拳」之外，還有另外一套叫做「転掌」。
「陳進虎」在電視台上面演過這種氣功，它比較三戰拳另外有些特色，那是「閉氣」，即是說，它除了運氣出擊之外，還有的是忽然吸滿了氣之後就暫時停止呼吸的，目的是使肺部脹大飽滿，能够抵抗敵人忽然展開的攻勢。
陳進虎坐鎮系東流，他擅長腳法，根本上系東流就有許多特殊的絕招是用腳法出擊的，碰頭就用腳，即使對方用手發招進攻，側身一閃，隨即連環踢出，仍然用腳，因爲那一系的穿手道擅長用腳，便要担心對方可能以同樣的招式進攻，要是沒有一個好的基礎，忽然給人飛腳踢中前心後心，或腰脇，就會受傷，故此，練習閉氣。
人體的內臟有幾處地方是含有薄膜的，那一層薄膜剛剛在骨骼之下，包得很緊，要是肺膜給寒氣所侵，便會咳起來，反之，由於閉氣呼吸，利用本身內臟的力量抵擋外來的壓力，久而久之，肺部的薄膜堅實起來，就有特殊的抵抗力，不止抵抗別人的拳打腳踢，還有一種力量抵抗風寒，就算在夏季晒到發汗的時候，忽然一陣凉雨洒在身上，也不會因此發生傷風感冒之類的病症，故此系東流那一派的高級空手道學生，都練習転掌。
陳進虎所說的転掌，那是練習空手道氣功，目的是忽然給人襲擊之際，能够抵擋得住，這種功夫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在中國古代遺留下來的一種內功稱做「易筋經」，它就有這種本領，平江不肖生著述的武俠巨著「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面有一段話是涉及易筋經的，在他筆下所寫的一個奇人，苦練易筋經三十多年，渾身是勁，如果有人把一張紙搓成一個很小的紙團，拋在他的身上任何一處，它會彈起來，要是把一塊木頭拋擲到他的身上，那就彈得更加起勁，倘若有人突然有人發拳打在他的背部，他正在走動，無法看見，仍可把那一拳彈起來的，平江不肖生認爲那是上乘的氣功，但卻不容易做得到。
平江不肖生向愷然，他走遍大江南北，看見過不少英雄豪傑，他所寫的故事裏面多數是眞有其人的，易筋經如果練習得到家，確有這種本領。
不管怎樣，練習氣功有許多種用處，能够自衞，而且保健，特別是別人忽然偷襲之際，更加顯得出它的威力。

然而這種莫明其妙的情誼就是這麼奇怪的產生了，這兩天以來，每當他一靜下來的時候，他總會情不自禁的想到這個人……

每一次，總會在他內心留下一些興奮，一些希望與不着邊際的幻想。

長久以來，「希望」一直是支使着他生命更趨於堅强的一種原動力。

現在，當他正爲着他未來補織成第一個美好的希望時，却不幸這個希望剛剛開始萌芽的時候，竟然就遭到了無情的摧殘打擊！

想到那個不幸的老人，他一時黯然神傷！

由方才那些人的閒談對話裏，他大概可以確定幾點事實。

一：郭老人大概有「金大王」這樣的一個綽號，他有兩處盛產黃金的礦場，產量甚豐，但是，這兩個礦場，目前已可能落在了他們手裏！

二：郭老人與金漆馬車內的那個鐵姓黑道魁首，早年結有怨恨，姓鐵的當年曾是郭老人手下敗將，並被郭老人驅出眼前勢力範圍，姓鐵此番前來，目的乃在湔雪前恥，並赴舊約。

三：這一次赴約的結果，雙方見面的地方在「七里橋」，金漆馬車內的鐵姓黑道魁首，雖然帶了這麼多的人，但是他却格守着武林中的規矩，並不以以多爲勝，雙方赴約的時候，除了雙方當事人本人以外，並不曾有任何第三者在現場，似乎可以說是一場很公平的比鬥。

四：然而，比鬥的結果，郭老人輸了，而且輸得很慘，聽他們的口氣，很可能郭老人已經喪失了性命，而姓鐵的那個黑道魁首自己却也受了傷，傷勢據他們說雖然並不重，可是寇英傑私下判斷，必然很嚴重，只是並沒有性命之危！

最後的一點結論是，郭老人雖然被稱爲是死了，然而却多謎結，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屍體還沒有被發現，目前正在搜索之中。

把整個全盤，做了一番推理的思索之後，寇英傑立刻覺得玆事體大，自己應該馬上有所行動！

如果郭老人已經死了，那麼務必要找到他的屍體，看看是否有機會爲他運交故里，也算做了一件俠義之舉。

如果郭老人僥倖還沒有死，那麼更應該對他伸出友誼之手，在他危弱之際，救助他脫離險境，也算是成全朋友之義。

這麼想着，他越發覺得立刻應該付之以行動。他匆匆把身子收拾了一下，拉開風門，步出室外！迎面就見一個小二端着一壺茶，剛要向自己房內走來。

寇英傑道：「快去把我的馬牽出來，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小二答應一聲，回頭就走！

「慢着！」寇英傑喚着他道：「你知道七里橋怎麼一個走法？」

店小二翻着眼皮驚異的道：「客官，你老這麼晚了還要去七里橋？」

「不錯——」

「往南裏走！」一面說那個店小二跳上一個台階就着眼前懸着的一盞燈籠跕脚往外面指着：「順着這條石板道一直走，出了南城向右拐，直走就對了……」

寇英傑點頭道：「有多遠的路程？」

「啊——遠了！」他說：「就算爺的馬快，恐怕來回也得六七個時辰！」

「我知道了！快備馬去吧！」

店小二答應着回去備馬，寇英傑匆匆來到了店門口！

他身子方自踱出門外，只聽得蹄聲得得，遂見大羣馬隊舉着火把由眼前奔馳而過，沿街兩側湧出很多閒人爭看熱鬧，緊跟着一輛雙轅二馬金漆座車，遠遠的疾馳過來！四個輪子咕嚕嚕輾着石板道，加以馬蹄聲，眞有驚天動地的聲勢。

寇英傑頓時吃了一驚！

因爲這輛金漆馬車，正是他前夜所看見的那一輛，至於前此所見的那個鐵姓黑道魁首，是否仍在車內，因碍於那襲深垂的車簾，却是不得而知。

一行人馬車輛，行經鬧市亦不減速，刹息間已自門前呼嘯而過，直趨江邊而去！

等到這輛車子去了甚久之後，才又聞蹄聲得得，即見兩騎白馬風掣電馳的來到了近前！

騎在馬上的一雙少年男女，對於寇英傑來說尤其不覺得陌生，只需一眼，馬上就斷定，正是鐵氏兄妹！

那個男的身披重裘，濃眉大目，氣勢軒昂，正是以「彈指飛針」殺人於百步之外的鐵孟能，那個女的，似乎有點惜容的樣子，在她那張賽月欺花的漂亮臉上；多加了一襲紗帕。

雖然如此，寇英傑仍然一眼就認出了她。

「鐵小薇！」

他心裏輕輕的喚叫了一聲。

對方鐵氏兄妹似乎緊蹑前行的金漆座車返回，馬行如飛，給人的感覺簡直是不及交睫，就在各人乍聞蹄聲，抬頭驚見的一刹那，兄妹二人已自眼前奔馳而過！

由於寇英傑前此與鐵小薇的一番邂逅，多少留了些好感，他也就難免對於她多注意了幾眼！

眼睛是靈魂之窗，是給人最敏感和直覺的地方！

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因素，也許是心電的感應吧！

總之，就在對方馬匹由店門前馳過的那一刹那，馬上的鐵小薇忽然妙目一瞟，四隻眼睛已經接觸到了一塊！

鐵小薇的馬原已馳出了甚遠，她竟然陡地猛勒韁繩，胯下白馬長嘯唏聿聿一聲，人立前蹄打了個圈子。

借着這個機會，鐵小薇已把遙遙停立在店門前的寇英傑看了個清楚！

寇英傑心中方自一怔，却見鐵小薇已然繼續策馬綴上其兄快奔而去。

儘管是那麼匆匆快速的一瞬——驚鴻一瞥，而寇英傑却獨獨的體會出她掩遮在紗帕之內的美麗笑靨，「此時無言勝有言」。像是在說：「咦——你也來了！」或者是：「姓寇的，我看見你了！」

寇英傑臉上不知怎麼回事的紅了一下，下意識的感覺到有些恐慌，趕快的把身子轉了過去，等到他耳朵裏已完全聽不見蹄聲，才又轉過身子來，前面的人馬已完全消逝無踪！

現在他已完全可以斷定，江邊上的那艘金漆座船，與剛才的金漆座車是一路的，事實上金漆座車內的鐵姓黑道魁首，也必然就是那艘金漆大船的主人無疑！

這批人馬原般搬師轉還，又是什麼意思？是否代表了完成任務的意思？

他們的任務又是什麼？

他忽然想起了晚飯時聽到那四個漢子所說的一切，不禁心裏猝然一驚——

這一刹，他忽然覺得如其間關千里盲目的撲向七里橋，倒不如先向金漆大船上打探消息的好，因爲前者純係「捕風捉影」，而後者却比較實際些，可以立刻知道郭老人的遭遇與下落！

是時店小二已把他的那匹愛馬黑水仙牽到了近前。

寇英傑向他擺了擺手道：「不用了，你再牽回去吧！」

店小二看着他傻了臉，直翻着白眼兒！

就見先前在飯店裏高談闊論的四個漢子，匆匆趕出來，慌不迭的翻身上馬，亦循着前行人馬去處趕去！

店小二嘴裏嘟嘟囔囔的埋怨着把馬又牽了回去，寇英傑却獨自個仍然停立在門前！

他還在等着要看一個人——

鷹九爺！

這個名字，他還是由方才那四個人嘴裏聽出來的，而且猜想着就是大船上下來的那個矮瘦長臂；如同猿猴模樣的老人！

這個人的身份，他目前還不知道，但是必然是一個極有份量的人物，但這一點只須回想他下船時那副神氣活現的模樣就可知道！

就寇英傑所知，這位鷹九爺的離開，必然是負有非常的任務——可能與馬車內的鐵姓人物有關，也可能與生死不知的郭老人有關！

現在所有的人都回來了，惟獨這個鷹九爺還不曾回來，那麼又象徵些什麼？

在門口站立了很久，他也想了很多事，直到夜深了，他才悄悄的轉回客房！

他的心再也難以安寧了，反覆的思索着這件事，內心是愁雲密佈！

房間裏的那盞孤燈，緩緩的搖曳着，他痴痴的看着搖動的燈蕊，心裏對於這一趟沙漠之行，頗是後悔，如果一開始根本就沒接觸到這件事，也還罷了，妙在自己與這件事以及雙方的人都無所牽聯，但是却造成了必欲揷手其間的情勢！

當然，這一切都是因爲他對於那郭姓的老人太過於關心的緣故！

他決心要冒險到那艘金色大船去一趟，查一下金馬車內那個姓鐵的怪人，到底是個什麼路數，以及郭老人的生死謎結！這個問題一天不解開，他一天也得不到安寧！

遠處傳來了梆子聲——三更三點！

寇英傑把自己拾掇得十分俐落，把燈光撥暗了，然後悄悄步出客房，只覺得迎面吹來一陣風，砭人骨髓。

這陣風使得他頭腦清醒了不少！遂即展開輕功提縱之術，倏起倏落的翻出棧外！

這一帶民房建築得甚爲低矮，牆沿也遠較中原一般建築爲寬，以寇英傑輕功而論，自是游刃有餘，很輕鬆的已經翻縱出數里許以外！

由於白天他早已勘察好了地勢，此行是輕車熟路，四郎城本來就不大，用不了半盞茶的時間，他已來到了渡口河邊！

夜色裏，打量着這條「上都河」的河水，就像是一疋白緞子那麼的柔和皎潔，迺邐的拉出去，一瀉千里！

寇英傑站定了身子，仔細地打量着河面上，霍然發覺到了那艘氣勢磅礴的金漆大船！

這個時候，萬籟俱靜，尤其是附近民風淳厚，一般百姓慣於早睡，是以目光四顧，一片黑黝黝的，不見一點點燈光，惟獨那艘金漆大船例外！

大船上顯著的亮着燈光，遠遠看去，極似一座龐大的水面排樓，金色的漆與擦磨得刺目的銅器鐵器，交熾成一片奇光燦爛的玄光，由是映襯在水面上的倒影，也就更是多彩多姿！

寇英傑自忖着輕功不弱，如果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未嘗不能登上大船，可是他覺得還是穩重一點的好！

前文亦曾敘述，這條大船是泊在河中心的。除了大船本身拋入的一隻大錨以外，最主要的還有幾根纜繩和渡口岸邊相連結！

寇英傑幾經盤算下，覺得正好借此渡身！

當下他就試圖着以雙手垂吊着纜繩，極爲迅速的把身子向大船欺近過來！

他所以選擇這種進身的方法，是因爲這是大船上燈光較暗的一面，船的斜度，遮住了月光的光綫，正好構成了一面陰影！

寇英傑兩手交替着接換前進，却把雙脚夾着繩索，活像是一條蛇般的輕巧，很快的已來到了大船邊！

他定下身子來，傾耳細聽了聽，遂即雙手一拉一彈，陡然把身子彈起來，活似一隻夜鳥般的，已騰上了大船船身。

他身子方自向艙面一綴，還來不及喘上一口氣的當兒，猛可裏背後勁風襲項——

這是很明顯的有人攻擊的現象！

寇英傑猝然一驚，身子倏地一個倒竄，方自看見一個黃衣漢子，施展着一口回族人慣用的月牙彎刀；向自己撲到，那口刀其時早已夾帶着一股凌厲的劈空之聲，劈向他的面門！

刀鋒人臉，其間的距離不及一寸！

寇英傑卽使想抽出身上的緬刀已是不及，急切之間他雙手迎着刀的兩側，霍地向當中一擊，「拍！」的一聲，已把對方這把月牙刀夾在雙掌之間！

那人神色一楞，就在這一刹間，寇英傑已飛起右足，配合着他身軀旋風般的一個疾轉，這一脚不偏不倚的踢中在這人左面太陽穴上！

這一脚力量不小！直把那漢子身子踢得向側面倒了下去！

這麼大的一個人，連帶着他手裏的那口刀，如果一下子倒在船板上，必將會發出很大的響聲。

寇英傑當然想到了這一點！是以就在那漢子身軀方一倒下的一刹那，他身子陡地向前一欺，同時右掌突出，猛地抓向這人後背！

說是「抓」其實也附帶着「擊」，只聽見「砰！」的一聲，正好擊中這漢子背後的「志堂穴」上，這人鼻子裏「吭」了一聲，頓時閉過氣去！

寇英傑另一隻手，迅速的把手上的刀接過來，另一隻手緊抓這人的背後，就像提行李一樣的，把他提到了一旁的黑暗角落裏！

雖然動作够快却也禁不住心裏通通直跳！須知道這條船上的高手如雲，莫說那馬車中的鐵姓黑道魁首，就是那一雙少年兄妹，只怕自己也遠非其敵，至於是否還有別的高人，可就不得而知了。

他站在暗角裏稍微的定了定心，就便打量一下大船的形勢！

還算好，這面右舷，除了被自己制服的這個人以外，還不見其他守衛的人。

另外，在大船左舷，以及艙前後舵等地方，似乎可以看見人影的走動。

他算計着這三面必然有人守衛，自然不必無故招惹，這條船外觀已經够大，在裏面看起來更是龐然大物，寇英傑活了這麼大，自信還是生平僅見。

船高數丈，共分三層閣樓。

那種建築得十分精緻的飛簷碧瓦，雕欄畫角，在四週內外的燈光拱托之下，益發顯得氣象萬千，景緻如畫！

河面上夜風習習，吹得畫角上的幾串風鈴滴溜溜的轉動着，發出十分悅耳的和諧聲音！

寇英傑注意到第一第三兩層閣樓上的燈光大都熄滅，只有第二層閣樓上燈光輝煌！

燈光是由正中的大艙間裏外洩出來的，大艙間的四週有一道迂迴的圓圈畫廊，畫廊四週，垂散着如烟如霧般的大幅紗幔，和一溜十來盞六角形的琉璃吊燈！

所幸在畫廊與大艙之間有重重的帷幄隔離，否則寇英傑是無論如何也不敢猝然攀登！

江面上冷風颼颼，那些紗幔被吹得浪花似的飛捲着，風鈴叮叮，檣櫓吱吱，夜月，晶燈，紗幔，江水……滙成一氣，給人一種冷森森的淒凉感覺！

②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怒馬香車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慾望香車車主石瑤姑認回親生兒子，也揭發了天一門主的眞正身份後，天一門和慾望香車同時消聲匿跡，雙方均不見採取什麼行動，數月後，石瑤姑突易釵而弁，以中年文士身份現身說書場中說書，以有人認出她手中量天尺名稱來歷為條件，她便說出一段武林秘辛為酬，十日後為曹子畏認出，石瑤姑依諾說出七十年前白雲山莊的慘事，也因此招來強敵，要她三日後往北邙頂一會。那晚，多梅避過曹子畏逼迫，返回地底迷宮，對杜少桓說出慾望香車主石瑤姑因欲刺激杜少恆，特意用激將法，使杜少恆每天借着醇酒美人去麻醉自己……

劍搖星斗動　掌發鬼神愁

杜少恆苦笑道：「不錯。」

多梅嬌笑道：「但這些因素，却正是促成你的功力，於不自覺中突飛猛進的主因。」

「聽來雖然荒唐，但由於事實的證明，我却不能不相信。」

「車主說，如果換一個方式，或者換一個環境，那除非是大羅金仙，才能於短短四個月的時間內，有目前這種成就。」

接着，又抿唇媚笑道：「別人練功，動輒就面壁多少年，受盡千辛萬苦，而你却是在女人的懷抱中！成就一身絕代神功，所以我說你呀，是武林中最最幸運的人。」

杜少恆笑問道：「多梅，這一項不可思議的神功，究竟叫甚麼名稱？」

多梅嬌笑道：「我也是方才才由車主口中獲悉，這神功名為『混元和合神罡』。」

杜少恆「唔」了一聲道：「混元和合，顧名思議，似乎不是一項正宗的武學。」

多梅白了他一眼道：「武功之於武林中人，猶如手中的刀劍，用之於正則正，用之於邪則邪，它的本身有甚麼正邪之分哩！」

「有道理，但妳誤解我的意思了。」杜少恆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指的是這種練功的方式。」

「這種練功的方式，也不能算罪惡呀！」

「好！我不跟妳抬槓，現在說正經的，瑤姑娘跟妳說過些甚麼？」

「車主說過很多，但你別高興，她目前還沒有打算見你。」

「那要等到甚麼時候呢？」他的臉上，充滿了失望的神情。

「這個，車主可沒說過，但她有很重要的任務要我轉告你。」

「啊！那我可以離開這兒了。」

「唔！」她點點頭，貼着他的耳朵，嘰咕了好一陣子之後，才正容問道：「你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他的臉上，洋溢着一片興奮的光彩。

「好好記住我的話，我要走了。」

「不多待一會兒？」

「我的行藏已洩，再不走，就來不及啦！」她擁住他深深一吻，道：「為你，也為我，你要多多珍重！」

說完，她有點依依不捨地，悄然離去。

多梅一走，杜少恆却陷入沉思之中。

今天，是他生命史上一個大大的轉捩點，而且，情況之佳，遠超出他平日所希望的成就之外。

也可以說，平常，他只有在幻想之中自我陶醉的夢境，居然就要實現了。

多少辛酸！多少屈辱！

這片刻之間，前塵舊夢，齊湧心頭。回憶既往，甘苦參半，但嚴格說來，是苦多於甘的。

但憧憬未來，那光明燦爛的遠景，似乎在向他含笑招手。

他，含着興奮的熱淚，一下子挺身站起，幾乎想要仰天長嘯一番。

「表弟，幹嗎掉眼淚？」像幽靈似地，那位天一門主曹適存，已悄然出現門口。

此刻的曹適存，完全是本來面目，他那張馬臉，那雙充血的眼睛，加上那一副偽裝的笑容，在杜少恆的眼中更顯得格外的面目可憎。

因此，他只冷冷地回答了三個字：「我高興。」

曹適存一面緩步而入，一面笑着：「表弟！多梅那丫頭呢？」

「我怎麼知道！」

「大概是溜掉了，這吃裏扒外的賤婢！去了也好。」

「門主大人有何見教？」

曹適存逕自拉過一張椅子，在一旁坐了下來，道：「表弟，坐下來，咱們表兄弟倆好好談談。」

杜少恆微微一哂，斜倚着床欄坐了下來。

「表弟，這幾個月來，我公私都很忙，所以，一直沒空來看看你。」曹適存似乎是沒話找話說。

「你現在跑來，就是為了要說這一些廢話麼？」

「不不……當然有正經事。」

「那就乾脆一點！」

「是是……」曹適存訕然一笑道：「表弟，最近一段時間中的變化，多梅那丫頭想必已經告訴過你了？」

「唔……」

「你那不長進的表兄我，現在成了獨霸武林的盟主，而你的舊情人，又成了反對我的主要力量，由表面上看來，倒是表弟你，似乎差勁了一點。」

杜少恆心中微震，道：「聽你這話意，好像我實際上還並不差勁？」

「一點都不錯。」

「此話怎講？」

「因為，只有你才是掌握所謂正邪雙方實力消長的關鍵人物。」

「我還是不懂。」

曹適存道：「表弟，你是眞的不懂，還是故意裝迷糊？」

「我為甚麼要故意裝迷糊！」

「那麼，請想想看，你所掌握住的那半份藏寶圖……」

「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是呀——你只要交出那半份藏寶圖，不但你我的武功可以更上一層樓，而且還能青春永駐，縱然不能長生不老，至少可以多享受一甲子的美妙人生，」

由於曹適存方才說過他掌握着正邪實力消長的關鍵，他正擔心以為是自己練就「混元和合神罡」的秘密，已被對方察覺。

當他聽完對方的話後，才暗中寬心略放地，長長地吁了一聲。

曹適存以為他自己的說詞發生了效力，因而又加强語氣道：「表弟，人生苦短，青春有限，為甚麼不好好利用機會，而讓那等稀世奇珍，長埋荒山古洞之中哩！」

杜少恆笑問道：「你有誠意和我共享那批稀世奇珍嗎？」

「當然有誠意。」

「可是，你教我怎能相信呢？」

「這個……我想，當我告訴你另一項秘密之後，你就會相信的了。」

「唔……我且姑妄聽之。」

「恆弟，你我並非中表，實際上是同父異母的親兄弟。」

「你眞是越說越玄……」

「一點也不玄，你想想看，父親生前，對我是怎樣的態度？還有，像藏寶圖和武功秘笈等稀世奇珍，為甚麼要交一份給我？」

「這理由倒是有點道理，不過，僅憑這一點理由，就要我相信你是我的兄長，似乎還不够充分。」

「那你要怎樣才肯相信？」

「我要有人證。」

曹適存苦笑道：「兄弟，你這是强人所難了，像這種事情，本就是極端秘密的，除了當事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如今，兩位當事人，都是墓木已拱，你教我到哪兒去找人證。」

「我娘知道嗎？」

「這很難說。」

杜少恆沉思着說道：「你我的母親，是親姊妹，如果眞如你所說，我父親生前曾與你母親有過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那麼，我娘一定會在平常瞧出一點蛛絲馬跡來，你說是嗎？」

「我承認你的話，也有道理，但如今令堂神智不清，決不可能會記得那些往事。」

「我看……還是這樣吧！表哥，啊！對了，在你我的兄弟關係不曾證實之前，你我還是以表兄弟相稱。」

「這一點，我同意。」

「那麼，你先還我的母親和妻子，讓我親自向母親口中查證過往事之後，咱們再作進一步的商量！」

曹適存毅然點首，說道：「為了表示我的誠意，五天之內，我就將令堂和弟妹，送到這兒來……」

杜少恆截口冷笑道：「送到這兒來，和我一起軟禁着？」

「不！」曹適存連忙接道：「從現在起，你已完全自由了，這一座分宮，也暫時送給你，而且，對於十二娘，只要你還有胃口，我也可以繼續讓賢。」

「為甚麼忽然對我這樣好起來？」

「因為，咱們是親兄弟呀！俗語說得好：打架還是親兄弟……」

「我要聽眞正的原因。」

「我說的就是眞正的原因呀！」

「別作違心之論，我認為，你必然是遭遇了某種困難，否則，以往為甚麼不和我好好商量，而要等到現在。」

「你够精明，」曹適存苦笑道：「是的，不過，那不是困難，而是困擾，是石瑤姑，湯紫雲所給我的困擾，說來，那兩位都是自己人，當我的事業基礎還未穩固時，就自相殘殺，是非常不智之舉……」

「所以，你才找我商量？」

「是的，只有你跟她們兩人的關係，才便於疏通，只要咱們這兩股勢力一經聯合，再加上那藏寶圖中的神功絕藝，則江湖上的任何阻碍，都不足道了！」

「打得好如意算盤，可是，你忽略了她們對我，是懷着恨之欲其死的心情而來……」

「錯了，表弟，所謂愛之深，恨之切，男女間的愛與恨，有時候是難以劃分的，我敢保

證，只要你肯委屈一點，向她們賠點小心，是不難化干戈為玉帛，變寃家為親家的，你說是嗎?」

「……」杜少恆披唇一哂，未接腔。

「表弟，你冷靜地，客觀地，多想想，就會覺得我的話是不錯的。」曹適存站起身來道：「我不打擾你了，五天之內，我一定將令堂和弟妹送到這兒，也許弟妹還會提前到達。」

「謝謝你！」

「這兒的負責人，我已交代過，從現在起，你就是這兒的主人，啊！對了……」他探懷取出一個紙捲，遞了過去，道：「這是這兒的秘道詳圖，有了它，這分宮中，你可以自行通行無阻……」

「也可以自由出入?」

「當然！」

「那麼，我要求你送佛送到西天，不再找多梅的麻煩，也讓她可以自由來去。」

「行，行。」曹適存連連點首道：「自己兄弟嘛！還有甚麼話說……」

× × ×

曹適存顯得很興奮地，由杜少恆的房間中走出，才拐過一條通道，他那滿臉的興奮神色立即凍結住了。

就在他前面丈遠處，俏立着一個綺年玉貌的青衣女郎。

由外表來看，那青衣女郎最多只有十六七歲，儘管那身青色勁裝襯托之下，顯得她的身裁發育得很完美，但她那張俏臉上，却仍然有着五分以上的稚氣。

她的服飾也頗為別緻，就在那對男人仍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豐滿的胸脯上，居然綉着一個骷髏頭和兩根白骨，黑底白圖，非常顯目，也非常的不調和。

對了，她的手中還持着一面黑色的三角小旗，小旗上也是綉着白色的骷髏頭，和兩根交义的白骨。

只見曹適存臉色一整，向那青衣女郎躬身施禮，道：「曹適存見過使者。」

自封為五絕神君的天一門主曹適存，居然對一個稚氣未脫的黃毛丫頭如此恭馴，如非親眼看到，說出來，恐怕沒人會相信。

那青衣女郎只是微微點首，嫣然一笑道：「門主請跟我來。」

「且慢，我有話向使者請教。」

「好，說吧！」

「請問，太上是幾時來的?」

「半個時辰之前……」

「啊……」

「對了，方才，門主和杜大俠兩人的談話，太上已經知道，你要小心一點。」

曹適存身軀為之一震，臉色也變成一片蒼白，沉思少頃，才苦笑道：「多謝使者提醒，只是，太上是怎麼知道的呢?」

青衣女郎笑道：「門主忘了太上的『天視地聽』功夫，已臻化境，一經施展，週圍一里之內，即使是飛花落葉，也能了如指掌。」

「奇怪?」曹適存蹙眉接道：「太上怎會想到要竊聽我和杜大俠的談話的?」

青衣女郎走近兩步，悄聲說道：「太上暗中注意你的行動，已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了，所以，方才，聽說你進入杜大俠的房間，他就立即行功竊聽。」

「謝謝妳！」曹適存順手塞給她手心中一粒明珠，諂笑道：「以後請多多照應。」

「走吧！」青衣女郎含笑接道：「太上的神色很不好，你在心理上要有個準備。」

曹適存輕輕嘆了一聲，跟在青衣女郎的背後，亦步亦趨着，顯得有點可憐兮兮的。

當他們拐彎抹角地，到達一間密室門口時，青衣女郎才低聲說道：「門主請稍待。」

接着，向室內揚聲說道：「啓稟太上，門主到。」

室內傳出一個清朗語聲道：「進來！」

「是！」曹適存恭應聲中，房門自動開啓，室內人物，已一目了然。

這是一間陳設非常考究，也很寬敞的寢室，在柔和的珠光照映之下，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白衫文士，端坐一張虎皮交椅上，懷中還摟着一個半裸的美人兒——公冶十二娘。

如果這白衫文士就是天一門的太上門主，可實在有點令人難以相信。

因為，他不但那麼英俊，也那麼年輕，算得上是風流倜儻，一表人才，一點也不像是一個黑道中的大魔頭。

但目前的事實，卻不由你不相信。

別的姑且不談，只要瞧瞧曹適存對他的那一份誠惶誠恐的勁兒，就够了。

曹適存已行完了禮，垂手侍立一旁。

白衫文士顯得有氣無力地說道：「曹適存，你現在算是抖起來了。」

「不敢！這都是太上的栽培。」

「眞虧你還記得這一點，門主，這些日子來，你給我的報告中，是否還隱瞞了一些甚麼呢?」

「沒有啊！太上，舉凡武林動態，敵我形勢，我都向您報告過了。」

「不錯，這些是已經報告過了，但杜少恆是你的親兄弟的事，你却不曾報告過。」

「啓稟太上，這是我騙騙杜少恆的，目的只想他交出那半份藏寶圖……」

這是曹適存於來此途中，臨時編出來的謊言，但白衫文士却截口冷笑道：「騙騙杜少恆是假，騙我才是眞，門主，你說是嗎！」

曹適存身軀一抖，說道：「太上，屬下不敢。」

白衫文士接道：「俗語說得好：打架還是親兄弟，我不反對你將杜少恆爭取過來，但如果你想取得藏寶之後，再兄弟聯手來對付我，那就打錯算盤了！」

「太上……屬下從來沒這麼想過。」

「即使你眞的付諸行動，也辦不到了，曹適存，我不妨老實告訴你，那份藏寶圖，已成了一張廢紙……」

「啊……」曹適存張口結舌地，接不下話去。

「你不相信?」

曹適存道：「太上所說的話，我當然相信，只是——?」

「別吞吞吐吐，有話就說！」

「是！」曹適存嚥下一口口水之後，才接着說：「屬下斗膽請示，那份寶藏，是否已到了太上手中?」

「如果那份藏寶，到了我的手中，就天下大定了。」白衫文士苦笑道：「可惜的是……唉……」

「太上，那份藏寶，是甚麼人取走呢?」

「蠢材！你何不多想想！」

「該死，莫非是慾望香車車主石瑤姑?」

「你總算開竅了。」

「那……太上，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哼！你等着，我一件件事交待，你一宗宗遵命辦理就是。」白衫文士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琴兒聽令！」

那位被曹適存稱為使者的青衣女郎，應聲恭喏道：「琴兒恭候吩咐。」

「去將杜少恆大俠請過來。」

「遵命。」

「如果杜少恆膽敢不遵命前來，可當場格殺！」

「是！」

目送琴兒快步離去之後，白衫文士又向曹適存冷笑一聲道：「曹適存，現在，我交付你第一個任務。」

曹適存心頭在打着鼓，表面上却不得不恭應道：「屬下恭聆！」

白衫文士忽然將偎在他懷中的公冶十二娘向前一推，沉聲喝道：「宰了這臭婊子！」

這行動實在太意外了。不但使公冶十二娘那張宜嗔宜喜的俏臉兒，一下子變成一片煞白，曹適存更是給震驚得目瞪口呆。

剎時之間，使得這密室之中，變成一片寂靜，寂靜得落針可聞。

少頃之後，白衫文士又瞋目叱問道：「曹適存，你沒聽到！」

曹適存一個哆嗦，顫聲說道：「太上……這……」

白衫文士截口冷笑道：「別問原因，如果你還承認我是你的太上，就只管遵令行事。」

公冶十二娘眞够沉着，此情此景之下，她居然忽地嬌笑一聲道：「太上，你有點不正常吧?」

「我正常得很。」

「那你為何忽然要殺我?」

「因為，妳該死！」

「如果我眞有該死的罪證，不須要別人下手，我會自行了斷，說吧。」

「要證據，」白衫文士冷哼一聲道：「那好辦得很——劍兒！」

「劍兒在。」隨着這嬌稚的語聲，又一個青衣女郎由隔壁房間中走出。

由外表看來，這個劍兒與方才的琴兒，不論面目，身裁，年紀，以及穿着打扮，都是一模一樣，只是目前這個劍兒的眉心中，多上一粒綠豆大小的硃砂痣而已。

白衫文士沉聲接道：「將那個吃裏扒外的賤婢給我推出來！」

「是！」

劍兒返身入內，接着，「推」出來的也算是一個出人意外的人物——俏丫頭多梅。

此刻的多梅，一副楚楚堪憐神態，目注白衫文士道：「太上，婢子可不曾吃裏扒外。」

「那妳為何明知十二娘暗中包藏禍心，却不及早密告?」

多梅道：「以前，婢子不知道有您這麼一位太上呀！」

「妳也不知道有一位門主嗎?」

「這個……婢子以為，門主是知道的……」多梅吶吶道。

「閉咀！」白衫文士目光移注公冶十二娘，冷笑道：「十二娘，妳還能狡辯嗎！」

公冶十二娘冷笑道：「就憑包藏禍心這莫須有的罪名，要處死我，我不服氣！」

「妳是要我說明具體事實?」

「唔……」

「好！妳聽着，妳，是不是雪山老怪公冶煌的曾孫女?」

「不錯！」

「妳潛伏本門目的，是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力量，進而控制本門，作為消滅白雲山莊，以湔雪妳那老怪曾祖父一再敗於白雲山莊的仇恨之用?」

「是的……」

「別人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業，妳却想不勞而獲，坐享其成，這還不構成死罪嗎！」

這時，琴兒已將杜少恆帶到門口，等了一會兒了。

由杜少恆那一副安詳的神情判斷，他似乎表現得很「合作」。

此刻，他正以旁觀者的姿態，在冷眼打量着室內的一切情況。

直到白衫文士的話說完之後，琴兒才揚聲說道：「啓稟太上，杜大俠到。」

「帶進來！」白衫文士目注曹適存，沉聲喝道：「曹適存，你聽好：你的第二個任務，就是殺死杜少恆。」

曹適存朝着白衫文士跪了下去，哀求着道：「太上，請求您饒了他們吧！」

「怎麼忽然這麼慈悲起來了！」白衫文士冷笑着。

「太上，他們一個是我的兄弟，一個是……」他「是」了半天，却接不下去。

「別婆婆媽媽的，我不過是試探一下你的忠貞程度而已，事實上，這二位，我不但捨不得殺他們，而且還要加以重用哩！」

片刻之前，他還下令琴兒，可以格殺杜少恆，此刻却又說要加以重用，這位「太上」的為人，可實在有點那個。

曹適存一面抬起右臂，以衣袖拭去額頭上的冷汗，一面長吁一聲道：「多謝太上！」

「要你謝甚麼！」白衫文士冷然叱道：「還不給我站起來！」

「是！」曹適存連忙站了起來。

白衫文士注目問道：「你知道我為甚麼要重用他們兩個嗎?」

「太上天縱英武，屬下不敢妄加忖測。」

「眞是飯桶！」

「是……太上。」

「你想想看，這些年來，十二娘曾經給本門引進過多少高手，如果不好好重用十二娘，這一股巨大的力量，又怎會為我所用！」

「是的，太上顧慮得很週到。」

「至於我要重用杜少恆，倒不是為了他目前的這點道行，而是由於他所特具的影响力，明白了嗎?」

「太上說的是他對慾望香車車主石瑤姑，所具有的影响力?」

「不錯，對於女人的心理，我自信非常了解，石瑤姑雖然一再表示她不關心杜少恆的生死，但實際上，她却是非常關心的。」

「是的。」曹適存諂笑道：「太上這一手可眞絕，咱們只要掌握住杜少恆，就等於束縛着石瑤姑的一條手臂，教她進退兩難。」

白衫文士臉色一沉道：「曹適存，現在，該說到你自己的事了！」

曹適存身軀一震，顫聲說道：「是！屬下恭聆。」

「你知道，像你這樣的材料，我身邊不止你一個?」

「是的……」

「你也知道，我有力量培植你出來，也有力量一舉手之間毀掉你?」

「是的……」

「那麼，我限定你一個月之內，將石瑤姑這股力量消滅掉，否則，這後果，你應該明白的！」

「是……」曹適存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哆嗦。

白衫文士揮揮手道：「站過一旁！」

接着，目注門外冷笑一聲道：「朋友，熱鬧已瞧够了吧！」

「是的，太上，你好威風啊！」回答他的，是一個嬌滴滴的語聲。

「妳是誰?」

「姑奶奶文眞眞。」

「原來是妳這丫頭，還有一位是誰?」

「是我乳母。」

「好啊！二位既然有膽量進入這古墓之中，該也有膽量自動站出來吧?」

他的話沒說完，但覺人影一閃，門口已併

立着一老一少，兩個勁裝佩劍的人。

不錯，老的是文眞眞的乳母于大娘，少的是綺年玉貌的文眞眞姑娘。

此刻的文眞眞，由於是穿着一身勁裝，將她那穠纖適度的美妙胴體，襯托得凸凹分明，格外令人涉及遐思。

這二位一現身，所有目光都向她們投射過來。

但文眞眞與于大娘兩人，却是目光炯炯地，只向白衫文士打量着。

白衫文士目注文眞眞，只見他精目中異彩連閃，連連點首道：「見面勝似聞名，果然是國色天香，有如謫仙降世。」

于大娘却在喃喃自語着：「是他，果然是他。」

白衫文士一怔道：「妳在說誰？」

「你！」

「妳是說我？」

「不錯。將近二十年不見，你還是那個老樣子。」

「妳認識我？」

「侯……」

「妳知道我是誰？」

于大娘道：「你是人面獸心，狗彘不如的司介侯老賊！」

白衫文士身軀一震，道：「妳是誰？咱們之間，有何過節？」

于大娘切齒接道：「你這是已經承認你是司介侯老賊？」

「我本來是司介侯，有甚麼承認不承認的。」司介侯淡笑着接道：「說！咱們之間，有甚麼過節？」

「老娘本人，跟你談不上有甚麼過節，但有一個人，却跟你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誰？」

「就是這位文眞眞姑娘。」

此話一出，不但使司介侯的身軀再度爲之一震，也使得文眞眞俏臉一變，脫口說道：「姥姥，您這話可眞？」

于大娘長嘆一聲道：「孩子，姥姥幾時騙過妳的？」

「但您一再地說過，我只是一個身世不明的孤兒，如今又怎會平空鑽出一個大仇人來了呢？」

「以往，我是怕影響妳用功，才不敢告訴妳……」

司介侯忽然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這丫頭越看越像一個人……」

文眞眞截口問道：「像誰？」

「自然是像妳娘。」

「你認識我娘？」

于大娘搶先苦笑道：「孩子，這老賊是妳滅門毀家的大仇人，自然會認識妳娘呀！」

司介侯笑道：「別疑心生暗鬼，他們全家都活得好好的，尤其是她母親，可正在我身邊享福哩！」

文眞眞注目問道：「眞的？」

「不信，妳可以跟我去看看。」司介侯邪笑道：「先砍竹子後挖筍，眞正是妙極了，哈哈……」

文眞眞還是一個純潔的黃花大姑娘，對司介侯那先砍竹子後挖筍的言外之意，自然還聽不懂，但她却看不慣對方那一副淫邪的咀臉，和那有如梟鳴的怪笑，因而截口怒叱道：「閉咀！」

于大娘也怒叱道：「老賊，這種下流話，虧你也能說得出來！」

司介侯笑道：「我正準備這麼做，爲甚麼不能說哩！」

文眞眞冰雪聰明，經于大娘點醒對方說的是下流話之後，再想到司介侯方才所說的，她娘正在他身邊享福的話，立即顯悟到「先砍竹後挖筍」的言外之意，因而俏臉一變之下，已「嗆」地一聲，拔出了長劍。

但于大娘連忙一把將她拉住道：「孩子，還不到動手的時候。」

文眞眞目蘊淚珠，咽聲說道：「姥姥，快告訴我，我父親究竟是甚麼人？」

「還是由我說吧！」司介侯邪笑道：「妳，應該是白雲山莊莊主無雙大俠江自强的孫女，妳父親名江濤，母親叫文素文，是武林第一美人。」

文眞眞目注于大娘問道：「姥姥，這厮說的可是眞話？」

「是的。」于大娘向司介侯沉聲問道：「老賊，方才你說江家全家，都還活着，此話可眞？」

司介侯道：「絕對眞實。」

文眞眞道：「姥姥，這厮看來並不老，您怎麼叫他爲老賊呢？」

于大娘道：「但他實際上，已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爲何不見老態，這一點，我也想不通。」

司介侯笑道：「這一點，我可以坦白告訴妳們，因爲我服食了那株千年芝馬，不但功力通玄，青春常駐，也成了金剛不壞的半仙之體，我更不妨坦白告訴妳，妳娘文素文，目前外表上看來，也比妳大不了幾歲，因爲，她也服食過千年芝馬的芝血！」

微頓話鋒，又含笑接道：「整個白雲山莊的人，都還活得好好的，唯一喪失生命的，就是那株千年芝馬。」

于大娘注目問道：「江大俠他們，現在何處？」

司介侯道：「妳們既然進入了這一座分宮，我自然會讓你們團聚的。」

「……」于大娘長長地嘆了一聲。

文眞眞蹙眉問道：「姥姥，我既然是白雲山莊的人，怎會姓文的呢？」

于大娘道：「那是令壽堂的意思，她叫妳暫時從母姓。」

「當年，您又是怎樣將我救出來的？」

于大娘沉聲說道：「這些，以後再談，咱們先擎下這老賊再說……」

話聲中，她也亮出了肩頭長劍。

司介侯呵呵大笑道：「老婆子，妳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呀！」

緊接着，却是冷笑一聲道：「老婆子，別說我過於小覷了妳們，只要妳們能在我這兩個侍兒手下走過百招，目前的事，就此拉倒，妳們可以自由離去。」

仔細想想，這幾句話，足够人氣炸肚皮。

于大娘是老江湖了，她心知對方如無絕對把握，決不會誇下此等海口。

因此，她不但不生氣，反而暗中提高警覺，並以眞氣傳音向文眞眞說道：「眞眞，沉住氣……」

司介侯又冷笑道：「時間多的是，妳們儘可以先行商討一番。」

于大娘也冷笑道：「我們毋須商量甚麼——眞眞，咱們聯手上！」

那「上」字的尾音未落，兩道寒芒閃處，于大娘，文眞眞兩人已雙雙振劍撲向司介侯，文眞眞並厲叱一聲：「老賊納命來！」

「嗆」地一聲震耳金鐵交鳴過處，兩人那雷霆萬鈞的攻勢，已被琴兒劍兒分別截住。

琴兒截住于大娘，劍兒截住文眞眞，就在司介侯身前丈五遠處，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精彩惡鬥。

琴兒劍兒兩人年紀雖輕，但身手却高明得出奇，面對像于大娘，文眞眞這等當代武林中罕見的高手，居然有攻有守地毫不遜色。

而且，這兩個女娃兒的內家眞力，似乎比于大娘，文眞眞二人要强上一二籌，如非是于，文臨敵經驗豐富，彌補了眞力的缺點，才打成平手，否則，恐眞會如司介侯所言，支持不過百招哩！

惡戰一起，司介侯立即沉喝一聲：「來人，將這些人帶到一旁去！」

應聲由側門中進入四個青衣少女，將杜少恆，多梅，公冶十二娘等人逼退到室內的一隅，但司介侯却仍然端坐原處。

好在這個「寢宮」十分寬敞，足够目前這四位高手的搏鬥而綽綽有餘。

戰況暫呈膠着狀態，誰也不曾將對方逼退一步。

不過，十招過後，于大娘，文眞眞二人已改取守勢，但由於她們仍然堅守原地，防守得風雨不透，因而究竟是被迫，或者是別有原因而採取守勢，就只有她們兩個當事人自己明白了。

這當兒，感到最不是滋味，也無所適存的，是退立一隅的杜少恆。

雖然他被琴兒點過穴道，但他已練就了移筋易穴的功夫，穴道根本不曾被制，憑他目前這一身特殊的功力，如果出其不意，向司介侯實行偸襲，則不論司介侯的功力有多高，成功的希望還是很大，而目前局面，也勢將立即改觀。

但苦就苦在他不知自己是否應該出手。

同時，由於于大娘，文眞眞二人出現時，不但不曾對他有過甚麼表示，甚至於根本無視於他的存在，如果說，石瑤姑另有安排，則他這一貿然出手，豈非是給石瑤姑幫了倒忙。

就當他感到無所適存之間，惡鬥中的四人，已交手三十招以上。

戰況仍然是膠着狀態。

至於于大娘與文眞眞二人的守勢，也表現得更從容，更沉穩了。

一直是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鬥場的司介侯，忽然輕嘆一聲，說道：「我低估了妳們的成就。」

「我也低估了你的成就，」語聲嬌甜悅耳，但却不知其所自來。

憑司介侯所自詡的「半仙之體」的成就，敵人欺到了他的附近，居然不曾察覺，甚至於對方已經開口說話了，却不知其藏身之所，這情形，自然使他心中不是滋味，連帶使那句「我也低估了你的成就」的實在話，也似乎刺耳難受起來。

因此，他臉色一變之下，沉聲喝問道：「誰？」

「自然是你的寃家對頭。」

「閣下何不大大方方的站出來哩！」

「我就站在這兒，是你有眼無珠……」

話落人現，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石瑤姑，却已俏立門口。

石瑤姑之美，之艷，凡是熟悉當代武林秘辛的人，都是耳熟能詳的。

儘管她應該是快四十歲的人了，但外表看來，却最多只能估計她是二十七八歲的少婦。

這是她以慾望香車車主身份，在江湖活動以來，正式在公開場合中，完全以本來面目出現。

她這一現身，使得現場中的公冶十二娘，多梅等人，有如皓月旁的孤星，頓顯得黯然失色。

嚴格說來，現場中的女人，只有文眞眞的美，可以和她差堪比擬。

而且，文眞眞的面目，也和她有着六成近似。

但文眞眞却缺少她那一份成熟美——也就是一位少婦所特具的風韻。

很顯然，司介侯是被石瑤姑那超羣的美艷所震懾住了，一時之間，只見他的精目中異彩連閃，却是沒有作聲。

至於石瑤姑，她一出場，一雙美目就盯着杜少恆，櫻唇也在翕張着，顯然是以眞氣傳音向杜少恆有所指示。

對杜少恆來說，多年不見的情侶，竟然是在如此情況之下重逢，心中是一種怎樣的滋味，恐怕他自己也沒法分辨出來。

他，一副茫然而又悵然的神態，却在微微地點着頭，表示他已聽到了她的傳音指示。

激戰中的四人，已超過八十招，依然還是膠着狀態。

司介侯忽然咧嘴一笑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閣下應該是慾望香車的車主石瑤姑？」

石瑤姑傲然點首道：「不錯。」

司介侯目光向杜少恆一掃，含笑接道：「賢伉儷刦後重逢，應該有無限的離衷要互相傾訴……」

石瑤姑截口冷笑道：「別胡扯！我跟杜少恆，只有交易，沒有名份，更沒有感情……」

「但你們有過兒子。」

「那是交易行爲中的產品，現在一切都已過去了。」

「這是說，對杜少恆的一切，妳不再過問了？」

「不錯。」

「那妳何必跟本門作對？」

「豈僅是跟你作對而已，我還要徹底消滅你這個邪惡組織，包括你的狗命在內。」

「那是爲甚麼呢？」

「你何必明知故問！」

只聽于大娘大喝一聲：「百招之數已滿，司介侯，你怎麼說？」

「停！」

這一聲「停」，幾乎是石瑤姑與司介侯同聲喝出。

激烈的惡鬥隨之中止，四個人的額頭上都沁出了輕微的汗珠，四個人的胸部也都微微起伏着，足見她們都已消耗了不少眞力。

司介侯朗聲說道：「老夫說過的話，一定算數，現在，妳們二位可以自行出去。」

石瑤姑冷笑道：「沒這麼簡單！」

司介侯笑道：「石車主，妳的意思，是現在就要見過眞章？」

「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

「石車主有興趣賜敎，老夫不反對，但我不能不提醒妳，方才那四人的百招之搏，雖然是平手，也儘管貴屬兩人都隱藏了部份實力，但我却敢斷言，她們兩個也決不會比老夫的兩個侍兒强到哪兒去，何況，這兒是老夫的根據地之一，妳攷慮到這一戰的後果嗎？」

「我毋須攷慮。」石瑤姑淡笑着接口道：「司介侯，這兩個女娃兒，果眞只是一個侍兒嗎？」

「我有甚麼理由要騙妳！」

「但據我所知，她們兩個，都是你精心調敎出來的徒弟，只是以侍兒的名義，充任侍衞隊領班，以便於滿足你的獸慾而已。」

「石車主知道的，可眞不少啊！」

「我這將近兩年的暗中活動，所爲何來，連威震天下的白雲山莊都毀在你的手中，我又怎能不在事先多作點『知彼』的工作。」

司介侯連聲苦笑道：「高明，高明……」

「多謝誇獎！」

「但我不相信妳比白雲山莊的無雙大俠更難鬥！」

「咱們走着瞧吧！」石瑤姑聲調一揚，道：「傑兒何在？」

如响斯應，湯人傑像幽靈似地出現在她身旁，咧嘴傻笑道：「傑兒在這兒。」

石瑤姑含笑接道：「傻小子，你不是一直在嚷着，沒找到一個合適的對手嗎！」

湯人傑笑問道：「難道師傅已幫我找着那個人了？」

「對！」石瑤姑抬手向司介侯一指道：「就是那個人。」

「師傅，你眞好！」湯人傑轉向司介侯笑道：「小子，站起來吧！」

司介侯向湯人傑冷冷地打量着，並冷笑一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

接着，又立即向石瑤姑問道：「石車主，妳是要令徒向老夫討教？」

「難道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方才，老夫叫劣徒向令徒那個老婆子討教，現在，妳却叫妳的另一個徒弟，來向老夫討教，連這點小事情，妳也不肯吃虧。」

湯人傑搶先大喝道：「少廢話，快站起來吧！」

石瑤姑微笑着退後三步，並未接腔。

司介侯仍然目注石瑤姑，說道：「石車主，妳在這個傻小子的身上，必然費了不少心血，年紀輕輕的，就給毀掉了，我可有點替妳可惜呀。」

「那你就手下留點情吧！」石瑤姑扭頭向湯人傑道：「傑兒，給那斯一掌！」

「是！」

如响斯應，湯人傑的劈空掌力，與口中的恭應聲同時發出。

司介侯仍然端坐未動，只是以右手衣袖，很瀟洒地向外一揮。

由表面上看來，湯人傑的掌力，既無破空銳嘯，也未見他凝神作勢，而司介侯那舉手一揮，更是不成章法地形同兒戲。

但他們這形同兒戲的較量，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只見司介侯忽然臉色一變地，連人帶椅，離地而起，橫飄五尺之外。

也就當司介侯連人帶椅，離地而起的同時，他原先端坐處的地面上，忽然陷落一尺有奇，形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大手印。

湯人傑並不傻，而且，顯然已於事先得到乃師的指示，認定司介侯自矜身份，至少在第一掌上決不會反擊。

因此，他的掌力才敢於取巧，避過對方的眞力防守圈，以迂廻路綫透入對方的坐椅下，將地面震塌下去。

總算司介侯功力高深，閱歷豐富，反應也非常快速，才得以及時避免當場出醜。

但饒是如此，還是使得司介侯的俊臉爲之接連數變。然後，才故裝鎮定地呵呵大笑道：「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這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啦！」

石瑤姑冷「哼」了一聲，道：「你有甚麼發現？」

司介侯道：「難道這小子使的，不就是無雙大俠江自强的無風掌嗎！」

「不錯，閣下很有一點見識。」

「無風掌係脫胎於道家的玄玉掌，再配合佛門中失傳已久的無相神功，更是相得益彰地，掌發無風，却是威力無儔。」

「還有嗎？」

「無風掌和閃電劍是江自强集畢生心血所研創的兩項絕藝，掌出無聲，劍發如電，是白雲山莊鮮爲外人所知的，兩項無敵絕藝，江自强的無雙大俠賀號，也正是由於這兩項絕藝而來。」

「唔……說得可眞是有條不紊。」

「這小子的無風掌，已具有相當火候，只是不知是否也學會了閃電劍法？」

「要見識一下嗎？」

「應該說是要攷驗一下他的成就。」

「你够狂！」石瑤姑冷冷地一笑道：「司介侯，既然咱們雙方都正式出面了，好歹總得見過眞章才行，所以……」

司介侯截口笑問道：「石車主何以如此健忘，不久之前，在洛陽城中，咱們才有過三天之後夜三更，北部山頂之約，怎麼此刻又急於要見起眞章來？」

石瑤姑不答反問道：「方才，與我訂下三天之約的人，就是你？」

「不是。」

「那是誰？」

「我爲甚麼要告訴妳？再說，妳不是對我的一切，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嗎！爲何却還要問我。」

石瑤姑道：「不問就不問，我現在問你另一件事情……」

「不問還是要問，哈哈……」

司介侯的這一陣狂笑，顯然是隱含有示威作用，有如悶雷陡發，使得整個古墓都起了震蕩。

石瑤姑冷冷一聲道：「鬼叫些甚麼！」

她這一句話，聽來平淡無奇，但在對方那洪烈的狂笑聲中，却一字字有如敲金擊玉，清晰可聞，很顯然，她也是在借題發揮。

這一陣別開生面的眞力較量，顯然是斤兩悉稱，使得雙方都暗中提高了警覺。

司介侯臉色微變之下，脫口說道：「好高明！」

接着，又訕然一笑道：「其實，老夫並非有意賣弄，只不過是覺得妳的話，矛盾得可笑而已！」

「少廢話！」石瑤姑冷然接道：「我問你，方才，你那『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話，是甚麼意思？難道說，你也正在找我不成？」

「可以這麼說，因爲，當我於十八年前，發覺量天尺和文貞貞這個孽種失踪之後，我就担心本門武功已經外洩……」

石瑤姑截口嬌笑道：「你也稱『本門武功』，臉皮可眞厚！」

「白雲山莊的一切，都已爲老夫所有，自然該稱爲本門。」

「有理，有理，你閣下找我，就是爲了要查證你那『本門』武功，是否已經外洩？」

「不錯，因爲妳太神秘了，可是，自從妳出道江湖以來，可一直不曾顯示過無風掌與閃電劍法……」

「現在，你已經見識到了，應該是足慰生平才對。」

「對！對！」司介侯苦笑了一下，然後，目光移注一旁的于大娘問道：「妳這老婆子，就是江家孽種的乳母于大娘？」

于大娘傲然點首道：「不錯！」

「當年，是妳乘我外出的機會，與文素文協同，竊取我的令牌，將量天尺和這孽種帶走的？」

「唔……」

「方才，我讓你們走，却不走，現在，當我明瞭妳們的眞正來意之後，想走也不可能啦！」司介侯邪笑着接道：「不過，石瑤姑與江家這小孽種……」

這段時間中，文貞貞已初步明白了自己的身世，自然也在她的芳心中激發起無限的憤恨，再加上司介侯口中那一口一聲的「小孽種」，已使她忍無可忍地，截口怒叱一聲：「老賊納命來！……」

這回文貞貞使出了她的看家本領——閃電劍法。

她那句「老賊納命來」的話沒說到一半，一陣寒芒電掣中，司介侯的那張座椅，已化成一片木屑，跟隨着那一片森森劍氣，漫空飛舞着。

但司介侯却在那電掣星飛的漫天劍影之中，從容飄閃着，一面並朗聲大笑道：「丫頭，怎麼跟我的座椅過不去呀！」

文貞貞厲聲叱道：「老賊，今天，有我無你！」

司介侯笑道：「丫頭，妳的志氣可嘉，但妳的藝業，可差得太遠了！在老夫面前使閃電劍法，不等於是班門弄斧嗎！」

的確，目前的文貞貞，是有點班門弄斧的味道。

因爲，儘管她已使盡渾身解數，但司介侯却不但不曾亮出兵刃，而且，一直是衣袂飄飄地，在飄閃着，始終不曾反擊過一下。

而令人費解的是，像這種實力懸殊的搏鬥，身爲文貞貞師傅的石瑤姑，竟然未加喝阻，只是目光烱烱地，凝注着鬥場。

由於文貞貞的閃電劍法實在太快速了，快速到使得旁人沒法分辨她已攻出多少招。

只聽司介侯沉喝一聲：「丫頭，還不知難而退！」

文貞貞悶聲不响，一味的强打猛攻。

司介侯怒叱一聲：「撤手！」

漫天劍影，隨之收歛，只見司介侯右手食中二指夾住文貞貞的劍尖，得意地大笑道：「丫頭，現在，妳應該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文貞貞冷哼了一聲，說道：「但我並未撤手。」

司介侯邪笑道：「老夫是看在妳這一份天姿國色的份上，給妳留下一點面子……」

他的話聲未落，文貞貞忽然冷笑一聲，同時，一片快如電掣的寒芒，向他疾捲而來。

在此種變生意外的情況之下，饒是司介侯功力奇高，也不由他不駭然暴退一丈有奇。

而且，還留下一個劍套，和半截衣袖在當地。

原來文貞貞的長劍上，居然套着一個套子，這也就是她能够出人意外地，脫離對方的控制，並乘機加以反擊的原因。

也由於這一手實在太出人意外，才使得像司介侯這等老魔，不得不駭然退後，而且，還將挾在指縫中的劍套丟下，並被削去了半截衣袖。

這情形，對司介侯來說，自然是非常沒有面子。

但這老魔頭所表現的一切，却是令人莫測高深。

他的臉上，既沒有驚容，也不見怒意，只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目光烱烱地盯着文貞貞。

這當兒，石瑤姑沉喝一下，道：「丫頭，快退……」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幾乎就當石瑤姑開口示警的同時，司介侯忽然像是底下裝有滑輪似地，疾如電掣，一幌而前，向文貞貞撲了過來——

「砰，砰，砰。」

三聲霹靂巨震過處，密室中捲起一陣激烈的罡風。

只見石瑤姑，司介侯兩人相距八尺，各自衣袂飄飄地傲立那激烈的罡風中，冷笑出聲。

文貞貞被乃師於出手與司介侯力搏的同時，以一股無形潛力托送到門口與湯人傑並立一起。

沉寂了少頃之後，司介侯首先含笑說道：「石車主好高明的內家眞力！」

石瑤姑冷笑道：「少廢話！咱們誰强誰弱，各自心中有數。」

「好，不談這些，咱們談點別的。」

「我想，咱們之間，沒甚麼好談的。」

「有！如果妳我這兩股勢力合併起來，那是一種怎樣的局面呢？」

「可能嗎？」

「只要你點點頭！」

「如果咱們合併了，是你聽我的，還是我聽你的？」

「自然是妳聽我的，」司介侯邪笑道：「但古往今來，一直是男人統治天下，女人統治男人，所以，實際上，還是我聽妳的。」

石瑤姑冷笑一聲，說道：「你想得好一廂情願……」

司介侯道：「這是兩利的事，石車主，妳想想看，咱們之間，不但無寃無仇，更談不上任何過節，何苦要拚個妳死我活，讓別人坐收漁人之利哩！」

「你認爲，咱們合作之後，就可以無敵天下了？」

「不錯。」

「錯了！司介侯，你錯得太厲害了！」

「老夫聆聽？」

「司介侯，你自己也說過，你我之間，無寃無仇，又談不上任何過節，我爲甚麼要跟你爲難，又爲甚麼要將文貞貞培植出來？」

司介侯臉色一變，道：「這是說，妳是受人之託？」

「唔……」

「那是誰？」

「你何妨多想想看？」

「……」司介侯沉吟未語。

石瑤姑正容說道：「司介侯，你雖然一錯再錯，但現在回頭，做一番補過工作，仍不算太晚……」

司介侯截口笑道：「我的字典中沒有錯字，即使錯了，也寧可錯到底，所以，即使妳舌燦蓮花，也休想使我這顆頑石點頭。」

「那麼，告辭……」

「想走？」司介侯冷笑一聲，道：「還走得了嗎！」

石瑤姑一挑秀眉，道：「老娘要走，誰也休想攔得住！」

司介侯沉喝一聲：「封鎖通道！」

如响斯應，一陣轟然巨震，由四面傳來，很顯然，四週通道，都已被千斤閘封閉了。

司介侯目注石瑤姑冷笑道：「石瑤姑，目前，妳只有一條路可走。」

石瑤姑表現得泰然自若地笑問道：「是嗎？那是一條怎樣的路？」

「乖乖地投到我懷抱中來！」

「難道說，連死都不可以嗎？」她的俏臉上，仍然是一片嬌笑。

「即使妳死了，我也要乘妳屍體未寒之前，先行逍遙一番……」

司介侯這兩句話，應該算是天人共憤地，令人髮指，但石瑤姑却是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目注遠在密室中一隅的曹適存，沉聲問道：「曹適存，你如何打算？」

曹適存身軀一抖，一時之間，接不上腔。

司介侯搶先冷笑說道：「他可沒辦法幫你的忙……」

「笑話！」石瑤姑嬌笑道：「慾望香車車主，幾時要人幫過忙的！」

「那妳忽然叫曹適存幹嗎？」

「我要帶他一起出去。」
「那不可能的，退一萬步說，即使妳能衝出去，他也絕對不會跟妳走！」
「爲甚麼？」
司介侯道：「因爲，凡是被老夫控制的人，除非是老夫自願放他走，否則，他就只有終生替我効力。」
石瑤姑目注曹適存問道：「曹適存，眞是這麼回事嗎？」
曹適存點首苦笑道：「不錯。」
石瑤姑「哼」了一聲，道：「那你是自作自受，怨不得誰！」
一頓話鋒，立即以眞氣傳音向于大娘，文眞眞二人說道：「于大娘與眞眞截住琴兒，劍兒那兩個丫頭。」
「是！」于大娘，文眞眞二人同聲恭應。
石瑤姑又向湯人傑傳音道：「傑兒纏住那老魔，小心一點，只要能守住一百招就行。」
「傑兒遵命……」
湯人傑恭應聲中，司介侯却冷冷笑道：「我不信已經入了網的魚兒還能逃出去……」
石瑤姑嬌笑道：「你等着瞧吧……」
說話同時，人已從容轉身，安詳地舉步向門口走去。
「哪裏走。」
司介侯沉喝聲中，身形一幌而前——
湯人傑立即飛身將其截住，並朗聲笑道：「老小子，小爺陪你玩玩。」
湯人傑口中說得輕鬆，但手底下却是一點也不含糊，右手長劍招式玄妙，快如迅電奔雷，左手的無風掌，不時加以配合性的奇襲，居然使得一雙徒手的司介侯，一時之間沒法越雷池一步。
也就是這片刻的躭擱，石瑤姑却已走得沒了影兒。
司介侯又急又氣之下，一面揮掌反擊，一面怒叱道：「小雜種，看你能支持多久！」
以司介侯的成就之高，儘管是徒手，但他反擊的掌力是何等雄渾。
因此，他的掌力一發，立即將湯人傑逼了開去。
不！湯人傑不是被逼開，而是自動退開。
別瞧他外表有點傻氣的，其實，他可一點也不傻，他知道，不論他這幾個月來的成就有多高，總不能與司介侯相提並論。
他也知道，即使以他的特殊際遇，目前的成就，並不比對方多遜，他也不願意和對方硬拚。
何況，石瑤姑臨走時又特別交代過，只要他爭取一百招的時間。
有着這些原因，他自然只好避實就虛地，和對方實行游鬥。
一旁的于大娘，文眞眞二人，一見湯人傑被「逼」退，互相一使眼色，也仗劍攻了上來，但却被琴兒劍兒分別截住。
司介侯感覺到湯人傑的成就，比文眞眞還要高明不少，而其刁鑽程度，比起文眞眞來，也毫不遜色。
年紀輕輕，就如此了得，如稍假時日，那還得了嗎？
因此，他一面暗暗心驚，一面沉聲喝道：「劍來！」
憑司介侯的身份，自然不會帶劍，此刻，由於對湯人傑暗萌殺心，才叫「劍來！」
但他叫出之後，却不但沒人送上劍來，也根本沒人答應。
這情形，使得他怒叱問道：「琴兒，咱們的人呢？」
正與文眞眞殺得難解難分的琴兒，揚聲說道：「太上，那些人都被我叫他們退到密室中去啦！」
不錯，目前，這房間內，除了捉對兒厮殺着的六個人之外，已不見其他的人。
司介侯「呼呼」兩掌，將湯人傑逼退五尺，乘機解下腰間的一根絲帶，冷笑一聲道：「老夫不用劍，也照樣能收拾你。」
那根絲帶，在他的手中，有如一根具有靈性的靈蛇，強勁却不遜於任何兵刃。
這老魔頭一帶在手，頓時如虎添翼地，一下子將湯人傑的長劍點得盪向一旁，同時，左手五指箕張，向湯人傑的肩頭抓下。
這情形，迫得湯人傑心頭一凜，連忙一個倒翻，飛縱丈外。
但他身形才落地，司介侯却像隨形之影，仍然是原式不變地攻了上來，一面並冷笑道：「小雜種，現在投降還來得及……」
「放屁！」湯人傑在對方那咄咄逼人的情況之下，已激起他的傲氣和豪情，而事實上，他也無法再退，因此，他於怒叱一聲的同時，立即劍掌兼施地，以九成眞力硬接硬架。
「砰」然巨震聲中，湯人傑悶哼了一聲，接連被震退三步靠在牆壁上。
雖然在一招硬拚中落了下風，也可能還受了內傷，但他在口頭上，却還是不肯吃虧，強忍着胸腔內翻騰的氣血，冷笑一聲道：「老雜種，你也不過如此……」
這同時，正與琴兒殺得難分勝負的文眞眞，于大娘二人見狀之下，雙雙奮不顧身地，向司介侯身邊撲了過去。
但她們身形才起，又被對方給纏住。
琴兒並邊打邊嬌笑道：「文姑娘，想過去帮忙，必須通過我這一關……」
由於這兩對的實力，都在伯仲之間，一時之間，文眞眞與于大娘二人都沒法脫身，只有暗中焦急，却是無可奈何。
于大娘畢竟年紀大，經驗豐富，能臨危而不亂，並且沉聲喝道：「人傑，不許硬拚。」
湯人傑揚聲大笑道：「請姥姥放心，我知道。」
司介侯並未乘勝追擊，只是目光烱烱地，凝視着湯人傑，喃喃自語着道：「年紀輕輕的，居然能夠接下我七成眞力的一擊，簡直是奇跡……」
「……」湯人傑沒作聲，他顯然是在借機調息自己的眞氣。
文眞眞，于大娘與琴兒，劍兒的惡鬥，仍然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難分高下。
司介侯忽然綻顏一笑道：「娃兒，老夫愛才心切，實在不忍心毀掉你，投到老夫門下來怎樣？」
「……」湯人傑樂得借機調息，自然不會回答對方的話。
「娃兒，投到老夫門下後，你就成爲老夫的繼承人。」
「……」湯人傑仍然沒吭氣。
「而且，老夫保證在百日之內，將你造就成當代武林中的第一高手。」
「是否比你還要高明？」湯人傑開了口，臉上也現出了笑容。
「那當然不會，但以你的天賦之佳，再加上目前的根基，稍假以時日，是可能會超過我的。」
湯人傑屈指輕彈劍葉，咧咀一笑道：「超過你有甚麼了不起哩，我不稀罕！」
司介侯臉色一變道：「旣然不識抬舉，那我就只好毀了你……」
話出招隨，一式「白蛇吐信」，手中絲帶疾如電掣地，向湯人傑胸前點下。
湯人傑身形一閃，已到了司介侯的背後。
只聽「咚」地一聲，那石頭構成的牆壁上，居然被擊得火星四濺地，現出一個拳頭大小，深達尺許的窟窿。
以一根絲帶，居然能發出此等威力，司介侯這老魔頭的功力之高，不難想見。
同時，也足以證明，司介侯的確是存心想將湯人傑一舉毀掉的。
但事實上，湯人傑已到了司介侯背後，並朗聲大笑，說道：「老小子，幹嗎跟牆壁過不去呀……」
就這一句話的工夫，司介侯的絲帶，已接連攻出五招，一招比一招奇詭，也一招比一招快速。迫得湯人傑身形如陀螺疾轉，每一招都是以間不容髮的毫厘之差避了開去。
這回，湯人傑學乖了，不再硬拚，只以他那神奇而又快速的身法閃避着。
司介侯一面加速搶攻，一面驚「咦」一聲道：「小雜種，你這身法，似乎是白雲山莊的武學……」
湯人傑大笑道：「你老雜種懂得甚麼叫武學？」
「你這身法是誰教你的？」司介侯似乎並未生氣。
「自然是我師傅教的呀！」
「廢話！」
「你問的才是廢話哩！我的武功不是師傳教的，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湯人傑顯得振振有詞。
「這身法也有名稱嗎？」
「當然有！」
「說！」
「我爲甚麼要告訴你。」緊接着，湯人傑又自己轉圜道：「告訴你也沒關係，這身法叫……叫……」
「叫」了半天，却沒有「叫」出甚麼名堂來。
「快說呀！」
「叫……靈貓戲鼠……」
試想，這不是將司介侯當成老鼠，也等於是將其罵作「鼠輩」嗎！
司介侯沒想到這個外表有點兒傻氣的年輕人，還會拐着彎子罵人，這一氣，可眞是非同小可。
當下怒叱一聲：「小狗找死！」
「呼」地一聲，手中絲帶一式「橫掃千軍」，向湯人傑攔腰掃了過來。
由於這是司介侯含憤之下的全力一擊，勁力與速度都無與倫比，週圍半徑六尺之內，都在它那絲帶的威力圈內。
似此情形，湯人傑已避無可避，而不得不咬牙奮力一拚，以冀僥倖脫險。
「噹」地一聲，湯人傑這背城借一的奮力一劍，居然將對方那雷霆萬鈞的攻勢阻住了。
但他虎口被震裂，長劍脫手飛向丈外，那高大的身軀，「蹬，蹬，蹬，」地，接連退了七大步才勉強拏樁站穩，並「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文眞眞瞧在眼裏，急在心頭，却又苦於無法脫身前往帮忙，只是尖聲驚呼道：「師弟你不要緊吧？」
湯人傑以衣袖抹去咀角上的血漬，挺挺胸，傻笑道：「我不是好好的嗎！」⑨

（未完）

獅子吼

雲山

練功的方式很多，現時我想談的是「獅子吼」。
正宗的獅子吼出自印度瑜珈術，它並非純然練武的，首先練氣，健肺强心，至於利用獅子吼出擊，並非施於拳術，而是施於角力。
印度人至今仍是重視角力多過重視拳脚，因爲角力選手互相擠壓之際，肺弱之人，不能持久，故此平時要練獅子吼。
印度獅子吼是如此練習的，先行兩脚站定，相距與肩膊的闊度相同，上半身微俯，吸滿了氣，突然張口把氣吐出，其勢銳，其聲其壯，儼如獅子怒吼，故有「獅子吼」之稱。
又因吐氣之後迅卽吸氣再吐，用鼻吸氣太慢，倒不如用口吸氣，凡是練習印度獅子吼的人，俱是用口吸氣的，吼聲愈宏就愈加有效。
日本空手道的剛柔流，有一套練功的拳術稱做「三戰拳」，它也是練氣的，形如印度獅子吼，所不同的是它吐氣有聲如怒吼之外，還發拳或發掌，以助聲威，甚至雙掌推出。
關於三戰拳，香港空手道剛柔流總教練高橋戒師傅，作如此解釋：「凡是發拳出掌，展開攻勢，不但攻擊之力向外推動，且有一股壓力，向自己的內臟推壓，如果內臟脆弱，那就有問題了，卽使打傷敵人，自己亦會受傷，故此要不斷的練習，使內臟堅强，更加重要的是肺膜，震動的力量加强，它會變厚的，練過三戰拳，肺膜變厚，不止是它有力量抵抗自己發拳所發生的反彈力，同時有另外一種本領，敵人偷襲，你茫無所知，胸部或肋骨突然中拳，不會受傷，因爲你的肺已經有特殊的反應，其他內臟，亦可捱打，故此三戰拳列爲日本空手道剛柔流高級學生必須練習的功課。」
事實上發聲叫喊是有益健康的，因此使肺部震動，多吸一點氧氣。在深山修道的和尚，每日誦經數次，讀書之人，應該朗誦，都含有健身的意味，特別是整天呆坐的職員，有機會大叫幾聲，一吐沉悶之氣，更加有利。
中國拳術有時在伸拳踢脚之際，微微發聲，洪拳使勁劈殺，往往有「妻妻」之聲，蔡李佛拳則吐出「的的」之聲，只是以聲助勢，希望發拳凌厲，並非靠着呼喊出擊，至於北方的「太陽拳」，却有一個絕招是用吼聲取勝的，發拳之際，同時大喝一聲，有如獅吼，敵人聞聲一震，不能辨知來拳的方向，於是中了這一拳。
太陽拳的獅子吼並非大聲叫喊那麼簡單，它要把全身氣力抽緊，張口喝了一聲，所喝的是一個「博」字，沉重有威，然後發生作用，打鬥之際，一邊打一邊吸氣，吸滿了氣，然後大喝一聲，一喝便打，絕不能夠無故呼喊，使敵人先行防範。
沒有練習過獅子吼的人，雖然大喝一聲，不會使人聽了心上一震，那是沒用的。多叫傷氣，不如不叫。
因此之故，獅子吼雖然是特殊的武功，仍要按時練習，有了成就，才可以把它施展出來。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歡如眼看大勢已去，遂施辣手，把老僕高忠扼殺，放置床上，僞冒他自己，他則化裝成高忠模樣，走出如意坊，趕往杏花鎮與七姨娘會合，抵埗後，七姨娘告知他花狼見財起意，已被張金牛擊殺，高歡如爲自己能逃脫天狼會及殺手們的追殺，又爲嘉許張金牛的忠誠，擺酒慶功，詎知七姨娘在酒中做了手脚，慘遭毒死，張金牛與七姨娘正感大功告成，虎刀段春突出現，殺死張金牛，七姨娘見段春並沒立即殺死她，以爲段春迷她姿色，心胆立壯，向段春施媚，說只要段春放過她，願跟隨段春一道走——

鞭影隨風逝　刀光映月寒

段春道：「眞的？」

巧姐道：「當然。」

如果要她發誓，就是連發一萬個，相信她都願意。

她怎麼不願意呢？

段春如此年輕，如此英俊，又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就算不爲了報答不殺之恩，她也會死心塌地跟定這個男人——這種男人那裏去找第二個？

段春並沒有要她發誓。

這位虎刀只淡淡一笑道：「好！那就起來，跟我走吧。」

院子裏仍然岑寂如故，所有的旅客，好像一個也沒有驚動。

段春毫無憐香惜玉之意，他吩咐巧姐帶走那口舊木箱，但他自己却不動手，好在巧姐人雖嬌艷，却非弱質女流，那口滿裝細軟的木箱，她居然還抱得動。

院子裏的住客，眞的一個也沒給驚動？

其實這時每一間客房的窗紙上，差不多都給戳開了無數小洞孔，每一個洞孔後面，幾乎都有一雙發亮的眼睛。

右首二號房裏的一雙眼睛，尤其明亮。

× ×

客棧外面，黑暗的夜色中，果然停着一輛馬車。

看到這輛馬車，巧姐一顆心完全放落了。張金牛就是事先備了車子，也絕不敢公然停在客棧大門口，這輛車子，不問可知，當然是虎刀段春弄來的。

連車子都準備好了，你能說這個跟高大爺毫無淵源的小子，殺人只是爲了維護善良的世俗？

就算不是爲了美色，也必然是爲了她如今手上這口舊木箱！

× ×

只有車子，沒有車伕。

段春拉開車門，示意巧姐上車。然後，他解開韁繩，輕輕一躍，上了車座。

馬車很快的就駛出了小鎮。

巧姐坐在車廂裏，開始思索。

她心腸雖狠，但終究是個女人，女人永遠有女人的打算，她似乎已忘了在短短一天之內，已因她送掉了三個男人的性命，她現在盤算的，是第四個男人。

前面駕車的這個男人。

這個俊小子，條件雖好，但脾氣却如一匹劣駒，她要以什麼方法才能使這個小子馴服下來？

事實上，她這樣打發打發時間，是可以的，如果認眞得當做正經事，則無疑還未免太早了些。

她這時只要探頭看看車外的景色，想法也許就會完全改變了。

× ×

這輛馬車走的是回頭路。

它是蜈蚣鎮來的，如今它駛去的方向，也正是蜈蚣鎮。

它也不是段春租來的。

它離開蜈蚣鎮時，是綴在花狼的一輛馬車後面，段春只是一個監視螳螂的黃雀。

他告訴張金牛的都是眞話。

他是收拾了那兩名天狼弟子之後，才得到這輛馬車的。

不過，段春如果因此而深感得意，同樣的也嫌太早了些。

× ×

現在的黃雀是別人。

這個人是從合興棧二號房悄悄跟出來的，他現在就像幽靈似的，遙遙跟在段春的馬車後面。

這人脚步輕靈，迅速，無聲，有如一頭在叢林中跟踪獵物的豹子。

他的一雙眼睛，幾乎比豹子的眼睛還要明亮。

別人都害怕虎刀段春的那口北斗斷魂刀，他並不如何害怕。

他只是不願爲除去這小子，担冒不必要的風險。

所以，他等待。

今夜無疑便是他一直等待着的一個好機會，他如今遙遙跟在車後，心情比一頭即將獲得獵物的豹子還要興奮。

他幾天來的辛勞，如今證實並未白費。

一個如花似玉，浪勁十足的小娘們，一箱價值無法估計的財寶，不必等到天亮，就全是他的了。

他現在只希望充當他助手的金三郎，今夜能表現得特出一點，免得他費太多氣力。

在擄獲那騷娘們之前，他不想自己先將氣力耗盡。

× ×

段春一刀在手，虎虎風生，揮洒如意，無論一口什麼樣的刀到了他手裏，也絕不比舞動一根燈草棒更吃力。

但一拿韁繩，就完全是兩回事了。

馬車只走了七八里，他便給折騰出一身大汗，最後，終於不得不在道旁一座茶亭面前停下。

這時約莫三更左右，流螢明滅，虫聲交織，正是一夜之中，最凉最靜的時候。懂得享受的人，實在應該在這個時候爬起來，泡一壺好茶，一邊乘凉，一邊賞月。

段春也許會有這份興緻，只可惜這兒僅有茶亭，並無泡好的香茗，同時，今夜的月色也不好，他這時只要找到一口水喝喝，就很不錯了。

巧姐在車廂中等待。

夜半無人，車至中途，忽然停下，是爲了什麼原因？

她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個。

所以，她等待。

只是她馬上就發覺並不是那麼回事，段春雖然跳下車座，但並未攢入車廂。

段春走進了茶亭。

× ×

現在，車後跟踪的那名黑衣人，已閃身悄悄逼攏，一雙眼睛也更爲明亮起來。

金三郎跟他約定動手的地點，就是這座茶亭附近。

馬車如果不停，金三郎也會動手，如今小子陰錯陽差，竟在這兒停下來休息，自然是再好不過。

他相信金三郎此刻必然就伏在茶亭後面。

他猜測得一點不差。

× ×

他的助手，第三號金狼，此刻的確就伏在這座茶亭後面。

這位金三郎使用的武器，是一柄純鋼燕尾叉。

如今，這柄燕尾叉的兩支叉尖，正在草叢中閃閃發光，這說明它的主人已一切準備就緒，只等那最有利的一刻來臨。

三號金狼在天狼會中不是等閑人物，而這種形式奇特的燕尾叉，又正是刀劍一類兵刃的剋星，如果段春不能立即覺察到這種危機，這位虎刀今夜的命運，自是不問可知。

段春會不會心血來潮，突然警覺到，這座茶亭的附近，也許有人正在打算向他進行冷襲呢？

這位虎刀進入茶亭之後的舉動，便是一個最好的答案。

× ×

茶亭裏有一張石桌，四張石櫈，段春走去最裏面的一張石櫈上坐下。

在這位虎刀來說，他也許認爲這是一種很聰明的選擇。

因爲茶亭比官道地勢高，他如今選擇面向官道的一方坐下，便可於休息之際，以居高臨下的開闊視野，兼顧官道兩端的動靜。

殊不知如此一來，他等於是將背後的空門，全部交給了金三郎的那柄燕尾叉！

藏身亭脚下的金三郎，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等便宜事。

這等於是送上門來的一份厚禮，如不照單全收，豈非罪過之至？

× × ×

金三郎深深吸了口氣，右手握緊燕尾叉，身軀像尺蠖似的慢慢弓起，待勁道蓄足，然後叉尖一點，突向亭中撲去。

燕尾叉帶着一道寒光，直插向段春的後腦門。

這是致命的一叉！

段春的一套刀法雖然威猛無比，但這位虎刀畢竟也是血肉之軀。金三郎這一叉，力足貫碑裂石，當然不是任何血肉之軀所能承受得了的。

叉光一閃，段春應聲而倒！

× × ×

段春是自己倒下去的。

× × ×

救了段春一命的人，是柳如風。

段春雖然爲人機警，但並不是一個慣使心計的人。他的確不知道金三郎伏在亭後，而他及時倒下去，也並不是爲了閃避金三郎的燕尾叉。

他閃避的是一支柳葉鏢。

柳如風發出的柳葉鏢！

段春不僅不知道亭後伏了一個金三郎，同時也根本就不知道一個更可怕的人物，從他離開杏花鎮時，就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這只怪柳如風太聰明，太精於算計。

或者也可以說，這是由於他將段春當成了另一個公冶長的關係。

他見段春落落大方的坐上石櫈，心頭不禁暗暗起疑：這小子難道已覺察亭後有人，故意賣個破綻，想藉此引誘金三郎冒昧出手？

這位百變人魔天性多疑，一旦有了這個念頭，便對金三郎這安伏兵的作用大打折扣。

他因爲不便向金三郎出聲照會，便退而求其次，想以夾殺的方式，暗中助金三郎一臂之力。

他的如意算盤是：任你小子身手如何靈活，你躲得我一鏢，就躲不了三郎的一叉，你躲得三郎的一叉，就一定躲不了我這一鏢！

段春當然不知道亭後的金三郎什麼時候會猝然犯難，但這位金狼頭兒是知道的。

所以，當亭後一條人影冒起時，他的柳葉鏢也適時出手！

結果，段春躲開了迎面的一鏢，也因而幸運地躲開了腦後的一叉！

火光一冒，柳葉鏢打在燕尾叉上。

燕尾叉利勢不住，一叉插入石桌，碎石四迸，又冒起一串火星子。

金三郎身手確實不凡，他燕尾叉上承受了一鏢，立即明白毛病出在什麼地方，儘管一叉落空，失去大好機會，這位三號金狼依然方寸不亂。

他手腕一抖，便從石桌上拔出了燕尾叉，一面向官道縱落，一面扭頭冷笑道：「來，小子，咱們下去再比劃比劃！」

段春幾乎到這時候才知道，他剛才一條命，是檢來的，當下一躍而起，立即拔刀追了過去。

柳如風行藏已露，自然不便袖手。

所以，段春雙足尚未落地面，兩股兵器已分前後雙雙招呼上身。

柳如風的兵刃是一根金絲軟鞭。

這種金絲軟鞭，除了攜帶方便之外，可說也是刀劍一類條形兵刃的剋星。

段春一下子遇上這樣兩名高手，以及這樣兩件兵刃，雖不致於暗暗叫苦，但可也够頭痛的。

他身軀一旋，閃開了柳如風的金絲鞭，同時反手一刀，向金三郎劈了過去。他的動作，不能說不快，但事實上馬上就證明他這種打法，無疑正是最受敵人歡迎的一種打法。

金三郎哈哈一笑，燕尾叉向上一探，察的一聲，火星四冒，段春的北斗斷魂刀，不偏不倚，正好砍在燕尾叉的叉溝上！

這種燕尾叉最大的功能，便是可憑藉叉溝的絞纏之力，逼使敵人兵刃脫手。

但是，如今這位金三郎顯然並不以能使段春的兵刃脫手爲滿足。

他以叉溝接實段春一刀之後，燕尾叉一抬一推，只是將段春連人帶刀一起向前逼去。

他的用意至爲明顯，他希望段春在無法還手的情況下，挨上柳如風一鞭！

段春當然不肯上當，於是將計就計，向後微退半步，然後刀鋒使勁一壓，藉力拔起身形，人在空中一個側翻，反在金三郎背後飄落下地。

現在，他對這兩頭金狼的戰畧，完全摸清楚了。

那就是說，無論他向那一頭金狼進攻，受攻的這頭金狼都將不會退讓。

他們的兵刃，佔盡了便宜。

他們採取的是分工合作法，一人專管牽制他的北斗斷魂刀，下殺手取他性命的，則是另一個人的事。

他只有一口刀，一雙手，他永遠只能攻向一名敵人。

無論他的刀法多麼凌厲，對方都將有一個人如附骨之疽，釘在他的身後；只要他稍稍疏忽大意，他的一條性命，將不是喪在金絲軟鞭之下，便是喪在燕尾叉下！

不過，他心裏有數是一回事，現實環境又是一回事。

難道他能因爲已洞悉對方的詭謀，便可以就此罷手？

不管這一仗如何艱巨，他還是要打下去的。如今，在他來說，只是一種選擇上的問題。

他向兩人之中的那一個進攻較爲有利？

他很快的就作了決定。

繼續進攻金三郎！

他這樣決定，並不是因爲他已看出金三郎的武功不如柳如風。

他考慮的是兵刃，不是人。

行家有句俗話：硬怕軟，長怕短！

對刀劍來說，燕尾叉雖然難纏，但最大的麻煩還是鞭索一類的軟兵刃。

刀劍被燕尾叉叉住，只要見機得快還可以及時擺脫，必要時甚至還可以較較內勁；但如果被一根堅韌的軟鞭絞牢了，除了放棄兵刃，改以拳脚較量，你根本別無良策！

同時，退一步設想，萬一他的兵刃被鎖住了，必須承受另一敵人的冷襲，挨一鞭的滋味，無疑也比挨一叉的滋味要好受得多。

所以，段春主意一定，立即揮刀再度撲向金三郎。

如今，他也學乖了。

以魔鞭左天斗那樣的人才，在金狼中只不過排了個第五號，這位柳如風口中的三郎，當然不是一盞省油燈。

因此，他第二次出刀時，刀法上也起了變化。

他決定不貪近功。

目前他只求暫時戰個和局，保住自己不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同時儘量使對方的一柄燕尾叉無所施其長。

他自信精力充沛，鬥志昂揚，能耐持久戰。只要穩住局面，使對方奈何他不了，他相信時間一久，他一定可以找出兩人的弱點。

他的這口北斗斷魂刀，雖然砍不斷金絲軟鞭和燕尾叉，但如砍在一個人的脖子上，却不比切一塊豆腐更費力氣。

只要搶了機先打發了其中一頭金狼，另一頭金狼就不足爲患了。

不意那位金三郎，竟比段春所想像的還要精明，僅僅兩三個照面，他便識破了段春的心機。

他一面緊緊逼住段春，一面高聲向柳如風招呼道：「老大，這小子跟公冶長一樣刁鑽，我們先前那套辦法不靈了。」

柳如風笑道：「沒有關係，法子還多的是，你好好纏住他，等着瞧我的。」

這位一號金狼並不是虛聲恫嚇，他的法子果然多的是。

× × ×

只不過一眨眼工夫，柳如風手上突然又多了一件「兵器」。

你道這是一件什麼兵器？

一個活人，巧姐！

這位金狼頭兒顯然誤會了段春和巧姐之間的關係。

巧姐雖被高敬如收爲七姨太太，但今年才不過廿歲左右，他以爲段春留下這個小女人，是爲了迷上這個小女人的姿色。現在，他倒提着巧姐的一雙纖足，就像揮舞着一隻獨脚銅人似的，向段春一步步逼了過去。

巧姐駭極狂呼：「救命……救命……」

柳如風呷呷怪笑道：「別怕，小娘子，虎刀段少俠是個正人君子，又是個多情種子，他不會傷害妳的。」

巧姐嘶聲尖叫道：「他會……他會……放了我……放了我……天啦，救命啊……救……救……」

呼聲逐漸微弱，終於暈厥過去。

段春一邊後退，一邊暗暗咬牙。他發覺這個姓柳的果然不是東西！

他並不在乎巧姐這個女人的生死，但是他不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讓這女人挨上一刀。

懲處一個人，必須公平；一個人即使犯了死罪，也該有他應有的死法。

他不能幫助姓柳的完成這種殘忍而卑劣的人命遊戲。

柳如風縱聲大笑，狀至得意。

他向金三郎高聲笑着道：「三郎，看到沒有？現在，瞧你的啦！人家段少俠手下留情，是爲了憐香惜玉，你幹嘛也閑着？」

這意思就是催金三郎趁此機會，趕快動手！

金三郎會意，立即挺着燕尾叉，向段春左肩戳去。

段春無心接戰，矮身移步，雙肩微閃，避開了這一叉。

柳如風不容段春有喘息的機會，緊逼一步，將巧姐湊着遞了過去，笑道：「老弟，看看美人兒是不是已經睡着了？」

他是以左手提着巧姐，右手仍然握着那根金絲鞭，段春只要一揮刀，他的金絲鞭無疑就會跟着出手。

段春以一敵二，處境就不利，如今又多了一層顧忌，更是進退維谷，狼狽之至。

這位年輕氣盛的虎刀忍無可忍，心頭漸漸起火。

他決定不理巧姐死活，跟這位人魔放手一拚，即使落個兩敗俱傷，亦屬在所不惜。

不意就在這位虎刀切齒發狠之際，一件怪事突然發生。

× × ×

柳如風和金三郎，一直都是將段春夾在官道中間，如今因爲段春爲閃避金三郎那一叉，打橫裏滑開兩步，三人處身的位置，也就由「一」字變成了「品」字形。

段春退去官道邊緣上，柳如風和金三郎則仍在官道中央。

金三郎一叉不中，照理本應收叉後退，返回原處，以待下一步局面的變化。然而，這位金三郎，不知是何緣故，當時竟未遵守這一默契。

柳如風以巧姐爲人盾，向段春一步步逼過去，他竟也持叉跟進，似是想以排攻的戰術，將段春趕落道旁的秧田。

當段春被柳如風逗得起火，正擬揚刀一拚時，這位金三郎突然一旋身，一叉插入柳如風的頸窩！

柳如風痛極大吼，雙手一鬆，巧姐跌落，那根金絲軟鞭也掉了。

這位金狼頭兒像一條掙扎在魚叉上的大魚一般，一面踉蹌後退，一面悽厲地怪叫道：「三郎，你瘋了？」

金三郎嘿嘿一笑道：「我一點也沒瘋，瘋了的是你！」

柳如風顫舞着一雙血手道：「你——」

金三郎道：「本座是遵會主密令行事，你犯的是什麼罪，你自己心裏明白！」

他口中說着，燕尾叉同時一捺一絞，柳如風悶哼一聲，腦袋登時歪向一邊。

段春完全瞧呆了！

這是怎麼回事？

金三郎似乎一點也不擔心這位虎刀趁隙出手，他等柳如風嚥了氣，從容拔出燕尾叉，將柳如風屍身一腳踢入田中，才朝段春抱拳一笑道：「適才多多冒犯，還望段少俠海涵。」

段春定了定神，疑訝地道：「你們在鬧內鬨嗎？」

金三郎笑道：「這不是內鬨，是淸除門戶中的敗類。」

段春道：「敗類？」

金三郎笑道：「本會會主已將箇中詳情告訴了公冶少俠，段少俠回到蜈蚣鎭後，不妨去向公冶少俠打聽。」

段春道：「這樣說來，閣下適才埋伏亭後，也不是誠心爲了對付我段某人了？」

金三郎道：「本意不是。不過，我也不想說假話，適才少俠若不是閃躲得快，那一叉也很可要了少俠的命。」

段春道：「你已與我無怨無仇，又爲什麼要下這種毒手？」

金三郎道：「爲了取信姓柳的。少俠也該知道這姓柳的不是個容易應付的人物。」

段春不禁冒火道：「你們爲了家務事，竟不惜拿別人性命當兒戲？」

金三郎拱拳道：「在下一邊奉命圖謀少俠，一邊又奉密令淸理門戶，處身夾縫中實無他法可想，如少俠一定不肯見恕，但憑裁處。」

但段春轉念一想，氣又消了。當時如果換了他是這位金三郎，也的確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來。

違抗會主命令，是死罪一條；得罪了一號金狼柳如風，也絕無生路。對方跟他段春過去沒有一點交情，憑什麼要顧及這許多？

同時，對方爲取得他的諒解，儘可揑造一篇說詞，而不必吐露實情。如今對方毫不掩諱，完全實話實說，正足以證明這位金三郎尚不失爲一條直爽漢子。他一向最敬重的，就是這種人，如今若因一時意氣用事，豈不有悖於他一向做人的道理？

段春想到這裏，立即改容道：「事情既已過去，不提也罷。」

金三郎欣然說道：「多謝少俠棄嫌，後當圖報，在下尚須趕返覆命，就此告別，少俠珍重！」

兩個不相識的人，突然拔刀相拚；兩個拚命的仇人，轉眼之間，忽又成了朋友。這種事你相信？

段春呆呆地站在官道上，直到金三郎的背影於夜色中消失不見，才俯身抱起尚在昏迷中的巧姐，慢慢走向馬車。

× × ×

段春回到蜈蚣鎭時，天已大亮。

鎭上正在紛紛傳說着如意坊中的變故。大家都不齒於金蜈蚣高敬如的獸行，一方面則在猜測這位高大爺逃去了什麼地方？

高大爺的下落，當然以段春最爲淸楚。

不過，段春並不想湊這份熱鬧。

他將巧姐帶入自己的房間，然後叫來歪脖子楊二，問道：「你昨天說的那個熊麻子，現在人在那裏？」

楊二道：「在外面，剛來。」

段春道：「你去喊他進來。」

楊二道：「是！」

不一會，楊二從外面領進一名粗壯魁梧的麻臉大漢，這名大漢正是蜈蚣鎭上小有名氣的熊麻子。

蜈蚣鎭上的烟花巷共有兩條，這個熊麻子便是另一條烟花巷的護花老大。

這個熊麻子並沒有練過武功，打架全憑一身蠻力，以及一副天生的惡相。不過，就憑了這兩樣，用以對付那些想惹事的尋芳客，已是綽綽有餘了。

段春忽然找來這樣一個角色，究竟是何用意，實在令人費解。

至少歪脖子楊二第一個就弄不明白。

× × ×

楊二完成使命，哈一哈腰，悄悄退出。

段春指着一張椅子道：「請坐。」

熊痲子欠身道：「小人不敢。」

這位熊老大，平時吹鬍子瞪眼睛，任誰也不買帳，加今居然變得這樣斯文起來，可知楊二一定已經告訴過他，段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段春也不勉強，又接着道：「熊老大一向靠什麼營生？」

熊痲子有點忸怩道：「靠——咳咳——靠地頭上一些兄弟幫襯幫襯。」

段春道：「聽說你脾氣不好，在家裏經常打老婆？」

熊痲子道：「喝酒、賭錢，是男人的事，不該女人管，只怪我熊痲子命不好，偏偏討的幾個老婆，一個個都……」

這位熊老大似乎並不認爲打老婆是件什麼了不得的事，說時侃侃而談，先前的忸怩之態，也隨之一掃而空。

段春像是有點意外道：「你討過好幾個老婆？」

熊痲子道：「四個。」

段春道：「以前的三個老婆，是得什麼病死的？」

熊痲子道：「她們都是偷跑了的，一個也沒有死。」

段春道：「被你打跑的？」

熊痲子道：「是的，這也怪我不好，下次我一定先打她們的腿。」

段春道：「你最近這些日子，打過老婆沒有？」

熊痲子道：「沒有。」

段春道：「多久沒打了？」

熊痲子道：「將近三個月。」

段春道：「現在這個老婆是不是已被你打怕了，不敢再管你的事？」

熊痲子道：「不是。」

段春道：「哦？」

熊痲子道：「這個老婆在三個多月前，又跑掉了。」

原來他這麼久沒打老婆，是因爲已無老婆可打。

段春微微笑了一下，又問道：「你還想不想再討第五個老婆？」

熊痲子搖搖頭道：「恐怕不容易。」

段春道：「因爲你打老婆已經出了名？」

熊痲子道：「好像是的。巷子裏那些女人個個願陪我睡覺，就是不肯做我的老婆。」

段春微笑道：「知道我爲什麼找你來嗎？我找你來，就是爲了要送你一個又年青又標緻的老婆。」

熊痲子呆住了！虎刀段春會送他一個年青標緻的女人做老婆？

他熊痲子在這位虎刀面前算老幾？

段春又笑了一下道：「這個女人如今就在裏面臥室裏，你可以先去看看，看中了意，我們再談。」

熊痲子當然不相信眞有這種事。不過，他稍稍猶預了一下，還是依言走進了臥房。

熊痲子只進去了一會兒，就出來了；出來時兩眼瞪得大大的，就像受了驚嚇似的。

他本來不信會有這種事，現在，看到了房中的女人，照理他該相信」，但事實上正好相反。

他更不相信段春說的眞話！

像這樣一個天仙似的美人兒，這位虎刀不留下來自己享受，却要送給他這個粗人做老婆，這種事誰相信？

段春微笑道：「如何？還中意吧？」

熊痲子訥訥地道：「段少俠……那……那……開玩笑了。」

段春收起笑容道：「你聽說虎刀段春什麼時候跟人開過玩笑？」

熊痲子不禁又呆住了！是啊！燕雲七殺手中的「虎刀」，一向不苟言笑，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退一步說，就算這位虎刀是在開玩笑，對像也不應找上他熊痲子。今天蜈蚣鎮上有的是人物，他熊痲子算什麼東西？

熊痲子心裏漸漸活動起來。

事情也許是眞的。

燕雲七殺手是今天江湖上的非常人物，這種非常人物，行事經常出人意料之外；如果眞是事實，似也不足爲奇。

於是，他囁嚅地道：「小人只不明白少俠……爲什麼……」

段春擺手道：「你什麼也不必明白，只要你願意，你馬上就可以把這女人帶走。」

熊痲子忽然噗通一聲跪了下去，叩了個响頭道：「謝少俠厚賞，小人一定從此改過，以後永遠不再打老婆。」

段春微笑道：「能改最好，改不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熊痲子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話。

這女人他也打得？

其實，他就沒有想想，他熊痲子是塊什麼料？如果不是他以打老婆出了名，他又怎會得到這個女人？

他若是頭腦夠發達，他應該不難明白，段春送給他這個女人，正是要藉他一雙手，讓這女人受受折磨！

段春頓了一下，緩緩接着道：「有一件事，你熊老大必須牢牢記住：這女人你隨時可以打，怎麼打都可以，但絕不許讓她跑掉，跑掉了我就找你。」

熊痲子又叩了個頭道：「小人記得。」

段春微微一笑道：「所以，你應該記住你說過的一句話，以後打這女人時，應該先打她的一雙腿！」

× × ×

段春忙完這件事，才開始進食今天的第一餐。

這位虎刀並不怎麼貪圖口腹享受，所以他一天三頓，一向吃得都很簡單。

他的早點只是一碗大鹵麵。

段春很快的就吃完了這碗麵。這碗麵的作料很好，有蛋花、木耳、筍片、肉絲、豆腐、板醬。

也有死亡。

× × ×

一個內功精純的人，只須稍稍一運氣，便不難知道自己的健康是否處於正常狀態。

加今段春幾乎僅憑呼吸就覺察到自己已經着了別人的道兒。

他對藥物方面的常識有限，他不知道自己服下的是一種什麼毒藥，當然更不知道這種毒藥應以何種藥物化解。

不過，他有一種預感，他服下去的這種毒藥，一定是一種發作較緩，同時也很難化解的毒藥。

這是什麼人下的毒手？

麵是楊二端來的，但是，他清楚，這件事一定跟楊二無關。

不論對方出多大代價，他相信楊二也絕沒有這種胆量。

但他還是把楊二找來了。

（未完）

一日之計在於神





人生添姿采
前程似錦綉
紫金丹
爲你帶來一切！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
祇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
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
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葯，
功能生津斂汗健脾祛濕，提神醒腦，
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註册商標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號